



http://www.lib.uce.edu.tw/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序
文者道之著也。與道之傳也。道待人
而行。待文而著。斯時。彰傳。到
通。否則。曷。塞。美。文。至。可。少。求。哉。吾
鄉。金。華。黃。文。獻。公。其。友。柳。文。甫。公
均。以。文。名。于。時。之。稱。黃。柳。如。唐。退。之。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345447 01



於子厚也蓋公生長何王會澤四
君子道學之始以向學之正傳而
仁山白雲二先生程氏克寧故至以
爲討文意完而字克寧澤之詞數一
根流理以羽翼德先之緒論其此集
帛之可私食而不可缺非彫濬徒文

如珊瑚未難之流悅美觀也公大學
一傳之白宋公潛溪王公華川王傳
而得方公連志宋以文行顯王方以
忠爲義輻、爲名臣威大禔於治
教其源流亦可見矣宜特文集三卷
以色後學侍御度史惟的素慕公之



田趣者深懼刊集湮沒嘗以迪後進
觀風卜婚乃購蕪木門扇中書編後
儉何人刻亥當是任顧一念自違
志不敢不勉竊祿賢邦原以未領
惡為憂氣又獲親取集之為兄子所
誥白雲先生墓銘欽推封也當先道

不外是也何幸如以本類缺失
且後載耳一時俗名黑端一托在恕
非以意也索之與以善本及多可為
筆此一編藉加刑定付盡疏才必登
陳璫至梓何付卷式修承老恬笑泚
去一卷心亦小書恰書安一助也



嘉靖十年立辛卯春上旬吉庚

李儵居善山張佺拜書



全華先生黃文獻公集序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
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阿焉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
而彌章氣之樞文之所固也成周而上六藝興焉禮不
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
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
于河汾河汾則異于昌黎昌黎則異于廬陵廬陵則異
于伊洛夫豈欲騁異狀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
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
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危靡漸焉如弱并



之泥縮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群工疊出剝華而踐
撲草澤以趨直矧然五色之文照耀于天下浴至先生
歸為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本根則師群經揚其波瀾
則友遷固沉沒之文超然有會于心嘗自誦曰文辭各
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為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已故
其形諸撰述委蛇曲折必隨所欲言出用于時則由進
士第教成均典儒學直禁林侍講繼以文字為職業
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惟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群者矣
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天
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

其能察其端倪伏於戲珠浴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
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主鼓之聲其聞弗及百
武迅風騖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上下無幽而不披此無
它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為無窮奈何
不河海風霆之若而觀嘽蹄泮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
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
液至今猶津津然足誠何道其學者尚以是而求先生
也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書共二十五卷縣大
夫胡君惟信思其堙廢亟取鏤梓以傳謂瀛普從先生
學俾為之序庶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時昔侍几



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徵醜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
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域不足上承明
訓方將刻鴈剔去陳腐以垂華史而九京不可作矣俯
仰今古能無感乎姑編所聞以告千篇端若先生所以
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
姓黃氏娶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具見臨川危公所撰
神道碑銘茲不著問人同郡宋滿謹序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七十五首

律詩 六十二首

絕句詩 四百首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二十八首

律詩 一百二十九首

絕句詩 四十四首

卷之三

賦 一首

贊 六首

騷 一首

答問 一首



策問 六首

雜著 四首

樂章 一首

祝文 九首

牋 三首

公文 一首

書 一首

行述 一首

箴 一首

辭 一首

策題 一首

勸農文 一首

祭文 二首

表 十首

箋 一首

啓 三首

傳 四首

制 二首

行狀 一首

卷之四

題跋 八十九首

跋 三十首

卷之五

序 二十八首

卷之六

序 二十八首

卷之七

記 五十六首

筆記 三首

附錄 三首

卷之八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目錄

墓記 四首

墓誌銘 三十一首

卷之九

墓誌銘 三十六首

卷之十

碑文 一首

神道碑 十一首

墓碣 三首

九首

廟碑 二首

墓碑 四首

墓表 五首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一

門人 王未 潘 全輯

後學 張守 陸 全 校

溫校 張維 張子 張世 是 會 王 題 會 培 卷 補 勿

五言古詩

樸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群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讓茲安所
以魯中史遲遲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又宅

展起步南園旭日明以清蔡花泉草中擘擘數舟築流
光非汝私獨爾心自領覽物有深懷竚立方舍情

璞玉與寶劔淪落初未偶君看被滿核各在千年後將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目錄

墓記 四首

墓誌銘 三十一首

卷之九

墓誌銘 三十六首

卷之十

碑文 一首

神道碑 十一首

墓碣 三首

九首

廟碑 二首

墓碑 四首

墓表 五首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一

門人 王未 潘 全輯

後學 張守 陸 全 校

溫校 張維 張子 張世 是 會 王 題 會 培 卷 補 勿

五言古詩

樸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群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讓茲安所
以魯中史遲遲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又宅
展起步南園旭日明以清蔡花泉草中擘擘數舟築流
光非汝私獨爾心自領覽物有深懷竚立方舍情
璞玉與寶劔淪落初未偶君看被滿核各在千年後將



身止金石誰當獨長久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滂無心出山偶爲兩長風忽吹散渺渺歸無處唯
餘向來山突兀青如故慷慨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著萬物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
有澗底松偃蹇如不知何疑彷彿就草玄髮若絲

效古五首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我亦見之故
山日已遠故人不可思殷勤謝明月願爾無時虧
女美衆所悅士窮世所輕輕重安足言泥盡水自清淮
陰初寄食曲腰躄下行委子黃金多買楚來相迎自古

已復然影屋空春聲

擊石乃有大石火光不揚擊夫亦有路天高路何長
噫嗚古雲下覆歌哭場富貴誠足多貧賤不可忘

落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既不息水流復無極同
生不同歸能勿異顏色木生則有枝物死則有皮悠悠
岐路間多言亦奚爲

飲酒莫盡醉盡醉無餘懼讀書莫弔古弔古多悲酸蕭
艾蔽中野白露摧芳蘭鳳凰不得死隨臭食琅玕去去
復去去采芝青雲端

人事如草木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悴之外物何預人而莫昔與志堂
堂異姓王昔者陛下見窮道不遵遠達者固不疑阮生
亦慚人慚哭直奚爲

煌煌明月珠

煌煌明月珠木屑居濁水自看黃河清且辭汚水濟我
方遺形迹魯齊一指識知破更藏未看捧檄相

微雲翳白日

微雲翳白日群動何嗟嗚呼麒麟兒化爲板與猿登
高望四荒但見黃河奔流截派其流與我歸順冷委賦
行桂花霜露日已黃豈不有鞭李對之有以言

古意

荆人初得玉珮足辭巖阿持獻萬乘君君門正嵯峨誰
其尸國工譟以石見河迷邦誠不忍欺君反同科臣口
不自明臣心終靡它抱璞重再拜呼天淚湧沱淚盡血
可續玉在良已多是事古則然嗚呼今奈何

連雨雜書五首

蕭蕭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愁道路難所懼沾我衣悠
悠看屋梁作計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遂哦吾詩
昔慕棠里翁頗復志耕耘偶入翰墨場把筆學爲文偶
寒獨何成喧啾浪云云念彼荷蓑子窮年愧其勤



塵堂坐無言，繼繼悲宿昔。當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
判
琢者誰子，令我喜折屐。忽去已莫追，一嘆岸玄幘。
我思仇山人，山川莽回互。十書九不到，木葉歲頻落。
頗
聞近移居，併失夢中路。得無擊妻兒，倒載入山去。
今日曷不樂，孤侶無與酬。兀坐把書卷，展玩不自休。
借
問誰所爲，其人已千秋。山雨政可聽，撥書置床頭。

暇晴

洩雲散積雨，林木含餘清。披衣有奇懷，偶從林吏行。
新
晴遠峰麗，夕陰孤花明。曠日固所廣，聊茲息營營。

夜歸

日暮蒼山落，日暮蒼山落。日暮蒼山落，日暮蒼山落。
杉
杉影深黑忽，忽疑伏虎林。窮澗水明，稍聽歸人語。

陪諸老夜飲

世故不可料，忽若浮雲移。坐令百年內，顛倒殊歡悲。
顧
惟我與公異，代同一時覽。古既深慨撫，今亦餘嚙長川。
去悠悠，青山莫委蛇。向來遠遊意，我行方遲遲。咄哉有
志士，卒歲恒寒飢。况復託渺茫，欲與千載期。盈虛信天
運，廢興豈人爲。願公姑舍是，一觴聊可持。

讀忠簡宗公遺事

公初起滄陽，艱危備多憂。蒼然國家憂，多身干戈裏。陰



踐春翠華湖雪被南經悠悠震洞日力盡揮不止青恭
不齋欲際會開朱郎長安付馮異漢梁中興始宮庭數
汛掃蹕路無荆杞疚心望紫輿感涕如水 upper 表方出
師嗚呼孔明死宴宴不可追猶食母乃都巨丹竟未焚
三語猶在耳蕭然獨祠下香香塔泥益堂挹光儀亦
扁仍凡几千載墮廢碑一大敢發毀傳家有遺書叙
非虛美助哉值失墜庶以裨信史

曉行湖上

曉行重湖上旭日青林半霧縹寒未除鳥鳥靜初發
綠縹徐黃變後後多遺玩會心乍有得已已忘言

丹霞約又茲芳洲畔獨徃願易遠離者感方換沙隨正
芽動春遠川華亂存期乃未未取適宜爛漫小隱倘是
招漁樵共昏旦

西峴亭

層巒抱春岑急漸洩寒青脩踐入窈窕衆綠耐以茂名
亭標水樂柱折荒碑什幽尋倚縹緲亂石扶結構青精
午堪飯碧欄寒可漱平生慕真賞及此成邂逅真探拍
絕頂有路忽通透綠蘿度葉密翠氣濕衣袖寄身汰家
內下睨人寰陋清謳雜風竹大嘯落巖欬東峰在肩睫
可望不可就同遊却何時瓊草春已秀



夜興

秋氣入病骨，殘夢驚驚苦。秋葉開露風，過皆成聲。覆衣次家內，搔首天河橫。血蟲語不休，中宵誰汝令。孤鴻亦何苦，犯霜度微明。悠悠念群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不爾，吾其免營營。

寒星掛疎林，夜色昏餘暝。鷓鴣聲嗚行，客出門路方未亦。有山中人熟睡初未醒，而我立於獨夢。嬰玩光景一笑，天宇青此意。君自領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今我身不樂歲月如驚鴻，常憐古志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夜受曼。政合乘桴遊，臨風振吾衣。蕭瑟不得留，小立殊復佳。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慕慈母，承顏承養溫。兀然處膝下，不聞晨與昏。蓬蒿蓬蒿井中叟，生深閉門。晬晬百花時，陳生不窺園。常恐去左右，或乖違音恩。一朝抱長痛，飛霜墮秋堂。鹽酪不入口，日夜涕傾盆。益欲娶弗及，養矢言終不昏。尚賴百歲後，兄子父所孫。朝來遊子衣，忽逐東風翻。世方醉糟粕，何庸薦糝尊。陳生顧謂我是事，安足論。幸託山水窟，放情誦蘭蓀。嗟今學步者，觸險爭飛奔。願爾利鋤耒，深斲六籍根。願爾進罕縵，高泝百

聖源源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挫崔嵬竿誇作磔磔
言弘惟孝與梯百行茲其元咄哉行勿休日月方运云
贈言豈子敢情真聲辭發直爲陳生榮庶感薄俗救

述懷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餘營夙逸金門路緬愛丹丘名謬
忝君子願捧已朋群英甲棲念遠引翕步迷先征倏然
敷宿尚低徊阻平生伏枕倦中夜攬衣寄遐情上天南
澄移列宿揚光晶俯視林木改仰悲鴻鳴嗚嗚嗚子衷誠
素十年守朱別希世非近務慕隱餘衷誠願言長時脫
海內人具

寄方子踐子發

窮居恨無遂徂歲半載陰飛翹阻芳華候蟲厲哀音急
屬扇叢薄注露棲喬林撫景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
開幽佩解纓濯清潯石林自蔥蒨佳柏鬱蕭森遺世豈
子敢匡時非我任覽已謝高軌卽事念所欲纏綿阻道
里編遞眺岡岑委懷矜芳訊貽好在規箴

寄俞子易

間居寡歡豫枉駕忻周旋清言邁修夜朱火銷餘煙嘉
會良不易鬱抱帶所宜撥余徇微業春冬屢徂遷著微
作往哲馳芳謝時賢聽絃企參益揮袂增慨然杪秋淒



且厲郊圻曠阡賦振屨卷飛藿積霧迷邈川芙蓉歲復
流瞻望情所幸存期尙勿奪福仁庶不營紫芝無新曲
白駒有遺篇天心遂格要贈言比芳荃

東園晚歸

澳認要近務趨適愛佳辰典言望東菑良苗滿津津鄙
人琳瑯趁曠途風所遺幸遊管組累稍欣田圃鄰兀兀
登故畦悠悠聯城闕理穠出新竹撼枯落荆蕪夕日逗
遠川餘暉散衣中疊疊觀物變依依念農人渠渠長者
言惻惻非賤貧

送凌吉叟杭州教授

浙水西入州惟杭實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况
茲百年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駟路隅春風
笑樓醉一笑百斛珠亦有朱門家齊議間吳欲綉錦散
煙霞繽紛被童奴可憐彼輩蚩蚩久爲紅塵驅顏裕如波
調執障翠流趨又如敗屋壁風雨須人扶博士非冗官
登卽無良圖當今歌舞場化作弦誦區行矣循所務辭
章信其餘春風慘別衣晴沙秀寒蘆何以贈子行白雲
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比邪禱禱

送朱仲山之京

麒麟出渥洼意欲周八極芻豢豈不多未便甘伏檻念



君抱耿耿坐視暄涼易忽辭白髮親去作青雲客應恐
鄂仲華笑爾長寂寂鄙人能有念未幾老世策青燈雨
如綫窮巷方偃仄誰知糝斧斤不必用移舊往哉布汝
懷庶用副前席勿云萬戶侯自可談笑矣百年酒酒內
跋路足南北出處會有爲聚散奚暇惜歎我辛苦詞送
子遠行役呼蝶社主志慘淡蒼子色那無平生期慎爾
保金石莫將賈生淚先爲離別滴

贈葉審言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燕黃金亦何物願用贖賢才
君披短褐志方何兼欲北走呼駕駕紅塵指徑鬼終

無苟售自保同嬰夜車服非吾愛黃金直浮埃十年今
何官茅屋歌薪昔豈無瓊珥樹鳳飛故低徊一朝脫身
去歎觀雲路開葉君善自愛往矣母嫌情迷那古所諱
豈爺貴不回願言吐奇骨落落排風雷尙念窮賤者無
門守藟藿

舟中偶書

我舟合江濟水清石頑頌念此疎可嬾如何有行役涉
頭白雙鬢都白了晨夕茅茨八九椽終歲悶過客

曉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遊臺故噴旣那無漁樵居政復不敢安舍



舟衝微雨過，稍清灣。念昔乘興來，無從寄游觀。今我
有行役，乃習容躋攀。山靈豈愛我，爲解塵土顏。落日食
蔬藻，清風開翠環。幽尋不可極，林暝吾當還。却去望屏
碧，孤舟生曉寒。

登鍾山最高頂以三山半落青天外爲韻得天字
平陸漫千里，茲山乃穹然。猶憐布金地，未卽辭喧闐。巖
液散珠珮，春圃走蜿蜒。杓欣涉幽邃，登頓衣屢褰。路絕
石礧礧，崖深竹娟娟。洞屏刻開嶽，峻峯指中天。冥探歷
嶽登，垂蘿窮客牽。碧潭湧光怪，華雨標崇筵。下視飛鳥
背，茫然但看煙。渺然圓期淒，涼雲澹縹緲。休駕將未能

偶懷春風詞

休日集于城南

投來從遠遊，牽世垂明畧。豈不有簡書，未能置丘壑。崇
岡近盈互，春物紛照灼。休沐集諸彦，近並惠前諾。翰空
林中尊，復沐霞上作。迢迢歷墟壠，靡靡賦城郭。修陽陰
胎清野，樓散朱房。撫時悼推斥，畢景顧棲託。損益爾子
別，才能百生薄。瞻言觀歲寒，無將塊場藿。

卜忠貞公墓

江左失其御，強臣玩天誅。歡娛一以乖，狂獗無趨赴。黃
屋播草野，彤庭交劍戈。事根始誰秉，機首如奔狐。偉茲

百世士死與二子俱孤哀耿未泯足以乎厥無義旗果
東指白日開天術孰最振亂功之人或其徒伊昔大雅
廢清言鄒文儒不黍已積委衣冠尙舒揄屹然見砥柱
獨障狂瀾趨高風悲難攀捐生乃區區青霄煥遺烈蒼
藤閩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祖世方用儼傲猶將
愧支盧江濤渺在望雪涕空漣如

制司馬公廟堂

朔風破澗瀟白浪無餘地可憐甘棠樹乃爾能蔽帶借
問誰所遺馬公古能吏當年印纍纍庶務劇于蠅蠹豈
不特灼駟駁無解書偏仄兵馬區區然承平意晏安亦

聊爾固步方不易至譚久嘗騰壯士類裂管煌煌青宮
鉞可同牛刀試嗚呼衰後人竟偃風雲志致身豈云卑
生世已其萃安知穎川守遂非廟堂器嚴祠閉寂寒古
木合木翠平生辨香榭母乃兒女事如何百載下能磨
看碑淚未惟茂陵翁苦心抱天藝力耘宜有收馭勉觀
來齋渠渠桑梓恭喟嗟市井讓庶於瞻前脩樹德母自
畏

送人赴廬陽學官

播非人所居潭陽實其鄰荒瀟雜巫鬼哀怨餘曠臣念
子有行役水陸彌數旬乃知臯比座行本文翰資嚴儼



指天未男邦控城闔俎豆當在列冠裳定來臻足明理
化盛漢盜周窮垓廣陌望入荒出車自轅轅發制孰無
適忠信惟書袖簡書有程期取別無途焚揚鑿觸炎熱
振鐸警遠人沅水春蕩滿楚峰莫嶙峋行行植其成雖
別何苦辛辛

贈別

城頭鶴鳴曙起坐理冠帽開窓寫暹望煙霧竟川澤喧
喧市聲動漠漠并氣白如何山中人處莫塵埃客

發金陵留別一二同志

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雖枉嘉遊去未渝白圭言

釣出滄海迴帆迴江濱城闔遠蕪沒風水屢崩奔蕭條
故交地愴恨遊子魂始雷及陽溪孤生限窮鱗沈翔自
殊勢兼榮實同根戰勝物可遺目擊道已存乘桴詎無
取絕茲難且論寄言同心子毋徒念加旃

滬濱夜泊

乘潮出遠浦日莫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遙遙笳鼓聲月
明寒鴈下江空夕煙生非關川途念沈憂坐自盈

敬亭山

苦窺謝公作今陟敬亭寺微素忻始遊賞勝資深前將
脩綠水木宛宛交蹊術絲澗澗草豐幽巖松懸駭微鍾



響香障高閣浮花氣
重栴檀妙豈愛岑壑
媚巖生實內楊即事
多宜昇自際聽松
擢案芳懷芝桂海岳
期屢遷石林路深闊
經絡華道要迫窄餘
物累稽首調御尊
尚飲無生惠

宿雲黃山作

束髮弄文史
挂席去瀛壖
邂逅非良會
擢落迫殘年
息景念生理
洗心宿象筵
恭惟上皇代
異人松靈詮
宗師既逾海
茲山亦棲賢
金棺滅雙樹
寶篋絨紅蓮
仰窺攝誘功
信知願力堅
內愧實菲薄
冥通未精專
慕窺峯巒
雨焚香石林
煙絲翠何紛
亂香澗自洄
淪尋幽匪外適

綴真真重宜二遊
鄙有無五濁空
羅躡登伊俄領
川庶謝平生緣

重登雲黃山

茲山實靈奇
吐納變舒慘
太常闕弗錄
名號何辨詳
重華秩山川
盛典鞅封疆
蒐遺倭給符
獨潔羅醜醜
儒世所貸薄
藝守鈇粟無
能旅駭奔徒
取肆游覽森
嶽峙始收天地
餘馮曉嵐光
乍瑩看石狀
終騰驤行行
恣甚歸往往得
洼坎目進誠
近貪自畫將
豈敢久之
霧埃縹秀色
坐可攬青
奕捕鋒錫
翁施被藟
昔崖奔馬
駢駢石踞虎
耽耽高尋
指天路
幽蹻極
支脊
前行
幾台
背後
或



兩髦髮綠同旣蹕彈登巖仍相驟舉頭塔廟湧地平忽
如愁天人所食息瑞玖化儵崧林群寶峯繞風語金鐸
振敗壁詩者誰漬墨亂浪淡險盡乃復佳哉極復何憾
是節我賓初野薦首昌歆煮瀑茶可啜削石壺堪號名
談析毫髮苦語凝肝膽理冥心自珍機濤首屢鎖陽鳥
若西竊聚色齊慘憺崔嵬議梗楠蒼莽辨葭莢暮投僧
所餐鐘磬鼓旋繞羣居肅不異共飯聲有嗆迴現夸奪
場撫事叢百城趨名域赴燭迷利魚投糝何時脫火宅
霍若頽去領綺言息誦誦妙供紛醴醴于焉寄相羊庶
以忘坎壞誼云入道若餘味雷檄檄

秋夜觀書作

閒居感時駟獨學難爲功杳言思古人幽懷極忡忡秉
燈起中夜攬卷來清風恭惟千載心皎潔懸無窮埃俗
自升降道妙非汗隆後來亦奚爲黑白紛相攻華芳昨
可悅執轍何由通吾將雜言說庶以觀其同所憂明爲
累不懼蓄不豐開軒視明河白月當天中怡然掩書坐
夜氣方鴻濛

覽元文山春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以寓鄙懷
惟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可奈何闕流聲束手無一施屬
者秋夏交上林殊酸悲赤日紛披行人馬同時疲連汗



見標簡不救餓與羸仍聞咨報等慘切傷膚皮檢數須
再三供張常恐遲哀哀醫兒女質賈行安之感茲欲無
想既往何由退尙慚喚昧思稍緩程稅期云胡有倉卒
微斂更相隨但將充其數肯復計資肉食不自鄙謂
我非敢知棲棲願石儲劉劉無或遺言是鄙囊因藉此
敷恩慈寧知九州人俟死他無爲出語餘喘息行步須
扶持猶合比樂士疾苦備謂誰俊首州縣問道責自其
宜况迫大府合聯務飛符移對狼方在郊鷹隼宜用時
區區獨狐兔政爾何增窮吾賤不及議爲君陳苦辭

登錢山望菽城慨然而賦

吳興水高州諸山若浮萍况此一培塿瓊屑世未名所
欣漁樵居乃與蠟錫并種竹有萬竿結茅無十楹老僧
解人意蹤躑能相迎芳草被行遲朱藤暗巖高蕭條空
堦暮日照藟苔青箇嫌所墜卑未極遊眺情登身白雲
上始見春申城想當高會時樓觀飛青冥竭海鷹壘勺
窮山羞鼎鉶安知千載後寂寞無人行煌煌冠蓋區壤
壞狐兔堊歸來朱門客聽此松風聲

遠山過姚紫英別業

逸山誠復佳逸人不可逢何言一笑頰得此蒼柏蔭今
晨過其廬碧苔感行蹤坐我松竹間野蔴羅甘豐物無



驚世談頗多曠士風念昔去歲整輟耕白雲中白雲故
無恙我乃羞笑龍愁應山林癖未易棄石攻高期出遊
近意氣將無同千年舊泉石忽忽端吾曾起視白日低
歸禽亂西東拔地森四壁極天唯一峰復聞麻谷幽近
與金蓋通山態方屢改泉源殊未窮惝然一區內嗟我
何憺憺

次韻答蔣明府先生

文章不經濟耽書或成淫偶從長者游稍窺古人心不
琢豈非玉無絃孰為琴嚴冥燈火徹江濶魚龍深願言
報嘉熙安得雙南金

秘方韶父先生以蒲城風雨近重陽為韻士首
掩書坐中宵增空葉落蒲不見書中人蒼燈夢秋館
豈不有香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最哉歲寒情
棲連憐紫爪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荆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改復佳有酒無用滑
江瑤肥荔仗勝處終不近奸醜且勿爭天道有定分
蟹菜逐已矣目斷山千重煙霞故無志勝會何由逢
寒華東復梁東雜幾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金華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偶爲山中游，遠過雲關宿。蒼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時聞清梵音，窈眇松林曲。

草堂

迢迢上方界，水木翳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寒淒淒。其懷昔遊百，厥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蒼。清靈薄暮移，遺跡洞天秘。巖阿春寂寥，群仙勿子違。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羅紅白，老屋亞雲雨。前

瞻石徑微，咫尺不得取。

寶峰

下山復上山，躡屩行沮洳。宿雲冒長嶺，旭日曛高樹。山僧亦何爲，獨向城闌去。

菁岳

潘公古達人，陳迹闕丘壑。草生春晝長，鳥啼巖花落。神交千載上，未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木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懸，坐聽春泉響。尋源竟莫窮，卽事成幽賞。



暮後招提境明簪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遙認經行處重
重巖空間蒼然正烟霧

寶石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仰字

嘗窺仙華錄勝踐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
談出邂逅高梁條佛彷彿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
空中絮此會知難兩欲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晝多
夕滋風竹宿晚豐岐路方悠悠云何稅塵鞅

能山九日

蒼蒼滄海濼彌年蒼將迎屬茲九日至網愛龍山名飲

行勝踐况乃群彥并碧蘿引幽泉涼泉皮飛龍志適
形可忘神舒體逾輕鄙劣竟何取醜顏結華纓祭高湖
能賦狗得憑歸耕幸此農事休萬寶咸告成庶竭一餉
樂持用夸并平月出衆山靜天空夕雲鷲先民貴無荒
簡書今有程懷焉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跨其在萬古挹瀟灑祭
臨茲維夏朋從未去寡迢迢歷祿莽靡靡眺原野白雲
與翠霧曾在屢屐下窮秋向樾落霜菊故堪祀賞心誰
無同幽抱欣已寫迎矣千載期銘山俟來者



雍熙僧舍偶書

幽隱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發葉間露中實聽成雨起
視天正碧萬里若垂宇慈子亦何爲兀兀穿塚堵

送楊學正還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
帆渺沙浪翠葦葦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
春木生烟柳仍漉漉若胡久去此三徑獨盤礴空齋耿
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故人書遂致江上作白駒幸無
遐津陽詎云薄想委質良會緣看春可酌黍芹有遺篇
風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憐離索

奉州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林樾去卅邑承筮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爨粟料時
春雨新已暮木陰正繁農人有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
物情適念此王事敦悠悠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遺
老逢幸聆長者言持以薦芹曝無慙負丘園低徊白日
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衍此懷誰與論

避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薄游厭人境衆策窮幽理公所開鑿遺跡在巖麓秋
杪霜葉丹石面寒泉深仰窺條上猿攀蘿去相逐物情
一何適人事有羈束却過狻峰廻遙望松林曲前山夜



來雨濕雲漲崖谷縹緲辨朱堯禪房帶倚竹故人丹丘
彥袍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誄異書欣共讀疑此未聞道
甩勉尚干祿風有立壑期吾若幾時卜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甲甲桃李門明世得松栢未失山林尊相
逢今歲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夙所敦刊條
落其葉薪使兒本根霜根日月微綴然蘭浮雲奈何夸
毗子聚訟生紛紜淵源不處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
合美價傾輿璫惟須用卿法力行尊所聞丈夫必有事
瘠生在一言上以裨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喙豈

後思乘軒子如抃風鵬本是天池鯤樓樓文學叔平世
何足云勗哉保令德契闊斯無譏

陳孝子詩

南仲抗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書傳考亭夫
亦人之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道母盛王實生年譽盛謂
我已出無殊祝螟蛉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瞻然答
之去呱呱聞泣聲年運日已往頭角稍嶸嶸天乞殞
滅願以益父齡父沒盛亦亡弔影傷孤孰或乃告之故
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時仲新捧檄稍
廡梅橫經悲號華其官肩輿親奉迎安知世代易人非



餘故城鄰有鶴髮媪叩之久始嘗言我與汝母少小俱
娉婷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
丁仲也聞益悲感擗事於征六年困逆旅冷雨啼青燈
譬彼無母雜投林詠哀鳴末豐有施氏大屋深重局於
焉得母處一夕相合并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
負母還盜賊方捨擲倉皇與之遇百刀紛交橫頓首前
致辭纒纒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敢發仰昔以至
行上天降休祐靈鴈既群寒暑瓜復冬榮區區彼惡賊
豈遠無人情聖門語純孝庶有聞與曾未聞樹奇節謠
編傳壽域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感

崇善歌

上京道中雜詩十二首

發大都

辭親獨行邁迤迤抵京國胡爲突不黔驢馬更遠適至
暮有時巡樹羽殷阡陌宿衛必近臣顧問須耆德固懦
亦何知冗從同執戟草深原野青雨暗關塞黑寒家座
年意春春游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劉善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丘園嗟此豪俠窟文雄歛孤寒平
生二三策匪微明主恩瑛瑣謫得失無乃市井言馮高



一長望苦厭軍馬喧微風過疎雨青山滿前軒陰晴倏
異態浮雲實無根悠悠千載心去去勿復論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越中斷忽如禁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聖
人大無外善閉非鍵鑰車行已方執關吏徒拳拏魯
虬成市廛井互聯終幽念自雲臺石磁清泉蒸地蒸
要衝俗乃近淳朴政須託桃蹊不必銘劔閣僕夫蹇
我無爲又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傍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
人亦何幸生時屬休明向來遼陸地今見風塵清木
被行路牛羊散郊坰儒臣忝載筆帝力倚難名

檜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月晚今辰乃中魯居
人誇具慶游子慙叱馭茲山稱最高揚鞭入烟霧巖
多峭峰深濛澹饒雜樹崎嶇共攀援踟躕頻返顧陳情未
成表登高詎能賦獨憐山下水遠向盧溝去

李老谷

綠崖一徑微入谷雙壑窄密林日易曛况乃雲雨積行
人望烟火客舍依山色家僮爲張燈野老煩避席未覺



風俗殊祗驚關河隔嚴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鷄鳴林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著名灘
長石齒齒樹細風冷冷時見巖壑間聚若丹砂明翠草
發其陽攜詞動百靈前峰指金闕直境標殊旌白道人
跡稀青嶂雲氣生信美無少留鍾馬起深情

龍門

蛛身望龍門緩轡行兀兀溪迎秋屢屢雨橫
嶺巖相向白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天
渾漣漣不得矜捷疾飄飄巖壑巨靈靈

覆昌利漣用終古迴眺向所經千嶂隱朝日青林外盤
汗黃流中蕩漉後來未與史君子宜戰栗

獨石

解鞍及亭午稍欣烟霧收蒼然衆山出歷歷如雕鏤前
瞻一石獨靈宮居上頭頗闊去年夏永激龍騰湫走避
燈屋上夜半齊呀林幸茲溪澗中今作清淺流寧安不
可懷變化誠難求壘華碑在壘行矣毋淹留

擔子窠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
陀皆土山高下紛起伏連天暗翠草不接見林木行人



相際來牛羊雨中牧
岷然木葉單咫尺異寒煥
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
畏途直疾驅更傍潯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官道邊土室容小
越漢將安在哉荒草
堂猶存幾代個爲之久
懷古增歎欽長風吹
曠野飛雨千里至蕭條
蒼山根草不餘表氣
常憐司馬公子奪多深
竟寒對實至情論錄存
大義史臣司述作遺則
敢失墜

上都分院

晨興過檀州旭日生
香巖峯頭見孤棧金碧
何處煙洪河貫其前
青山環四傍暮投王
堂署鼓譟喧中央升階
殊群彥官燭分餘光
琴書森在側談笑來
清話列坐每所爲陳
詩誄黃唐帝鄉豈不
樂父母遠莫將起視
雲漢低垂星爛寒芒
南飛有宜鴻邀哉天
際翔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流不能
度蒼楚巖華晚避近
舟楫且拂衣乘天風
挂席隨烟霧且從蛟
門祭暝投新洲住前
瞻積水深島嶼青巖
數梅岑特孤絕遙見
日出處寄身人境外
矯首禪關路繁榮金
砂石雜雜白花樹高
期懼幽抱歷覽增遐
慕俯伏苔磴間庶與
真靈遇二邊非可取
三觀何時悟嗒然坐
忘言目送寒潮去



靈臺紀遊八首

修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峰迴川途曲烟霞藹若高別墅在林麓

攬衣待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乳峰稍已近恐懼那復數

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間月窺鏡池裏躑躅成迷應接殊未已

幽尋指山榭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木末懸水在足下冥冥巖岫中宴坐奚爲者

在亭妙高臺迥出千峰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

質孰與同昔賢有餘唱

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峰路難辨丹山雲仍積

聞古仙人石上餘足跡詰旦逾西岡草木益深秀梯苔下絕巘坐石看飛溜陰

雲多窟宅欲往不敢又興移初出山紫纒長汀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猶疑鍾磬音遙遙白雲處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同樂典教專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去惟名存之子負遠志被褐徂冬春低徊不自衛保此席上珍小試



特老木食祿同庶人幸與駿奔滿位卑號仍尊既殊仕
伶官况及將聖門金石方在耳頌聲未崩淪閣風苟有
作薄俗斯還淳嗟子領胃子四術空遺文銜銜尚莫辨
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具陳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墜黃榆萬馬皆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鷄石
路更幽阻僕夫慘不怡徐驅待明發澳濛窮烟霽貂裘
者誰子恠我逢掖衣爲言霜露多遠違獨安之我非不
自愛簡書今有期憶昔州縣同折腰向小兒荏苒二十
年白首初登畿同袍如燕鴻去住恆相違悠然慨平生
與世何參差曉投龍門驛高館臨迴溪青崖拱白日水
木含餘輝秋色故瀟酒我行殊未遲相從况魁彥烟若
珊瑚枝衰暮奚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鄭以道

鄭君不羈客涉仕常優游故人滿天上獨佐嶺南州嶺
南風土異去天將萬里駟騎如流星衆手挽不止到官
定多暇坐對梅花時溪石秀可硯泚筆成新詩詩成付
迴鴈動是春冬隔用儒行召君努力崇明德

送王君寃同年歸長安

昔忝膺薦送被褐趨上京蒙恩賜清問彙進陪時英東



帶仕州縣警爲閩里茶硃蛇二十年來拂舊題名升沈
久已判存殘復堪驚忽逢王明府話舊欣合并蕭條逆
旅中書帙亂縱橫半湖車馬喧滄海若無管維懷帝鄉
樂不受世網嬰窟窟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緜袍戀
猶矜故人情于方拘微祿未能返菜劑終然無補報白
髮日夜生如何同遊處截此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落木
寒蟬鳴相思阻良說惻愴何由平

題社左司西巖詩卷後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鷓鴣聞白駒起避心遙
望故山紫塞縈以深峰巒勢交集積翠千萬尋園

在其下門巷常悄悄軒窓帶流泉在水久成陰春林足
新釀亦有書與琴終然懸魏闕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
退粉署猶沈沈披襟坐高閣獨對西山岑爽氣幸可致
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異方苟同得視
古猶視今聊爲招隱篇往和巖中吟

題象山環溪園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清澗堂堂故相家高風在高木仙
翁上天去逸畧今誰續優哉四奇石接軫飛華轂大君
水靈姿乃爾抱幽獨翩然來帝旁霞裾儼物服侍祠明
廷上厭直齋廬宿瞻言懷舊君結構依山麓軒窓對晴



嵐林抄出懸瀑散爲百道泉噴薄翻珠玉餘潤之所紫
杭稻豐比屋春事日向深桃源酒方熟往來無俗質異
書仍可讀歸歎定何時再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
眯人日被圍觀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杖屨存
遺蹟愛山錫嘉名惠幸及然牧子千後來者繼或被官
醜安得從君游青雲帶黃鶴

題趙涼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况異瑞呈瓜由生五而成十奇偶出自然觀
物可知德緣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
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藏晏

藏晏木葉落逢見東城隅雉堞帶蒼苔列屋何蕭疎愜
悠西南聖橋林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涕通備合選
多俊游並舉飛章楯顧盼有光彩行者爲踴躍俯懸筋
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坐官舍遠拂案上書緜彼川路
長感此年運徂遲迴不能去歎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青雲意早通金閤籍升服勞駢奔執事謹朝夕忽
乘使者車意氣何輝赫將指固有展爲務本非劇經營
樽文事詎曰期會迫定知多餘暇時復辟游歷向來佳



離地觸目成陳迹西山獨假寒不改太古色相逢幾道
老憐慨語嗜昔芙蓉君子花足以娛使客我方守一官
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溼留臨別增感激長風吹遠塵
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采真信乃在四明山霞裾朝帝所瓊館闔人間忽
聞雙鳧鳥却向東南還聖之若流星灑然不可攀海月
照塔肥天風飛佩環我何苦辭嚴冰雪生朱顏

集淵明句題李中甫自外祿亭

東方有一士客養千金軀東帶曉鳴雞出則陪文與代

耕本非望誓與園田踈園田日夢想披冠旋舊墟眼言
在茲春新鳴復應會田父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
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待秋稼時還讀我書雖未量歲
功栖遲固多娛此事真復樂此語真不虛錢送領皇朝
歸子念前途前途當幾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事
事在中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王嘉樹軒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
霜九月中卓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荆扉深谷
父應蕪此蔭獨不棄唯俛六九年懷此貞秀姿常恐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懷未足爲高栖及時當勉勵慷慨思南歸親戚共一
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高賦新詩坐止高蔭下
一觴聊可揮從今至歲寒縱心復何疑

末嘉王君自製挽歌辭蓋能安死生而未忘情乎
死生者也集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沒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
生無根蒂去來何依依既來就不去去靡歸期復得
返自然人間良可辭何事空立言念此懷悲悽日醉或
能忘一觴聊可揮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汪生元明詩

生存仁來命曩宿鹿田寺明日乃由山橋回至芙蓉
峯而別追念數十年間並游之士往者已不可
作在者又莫之與同兩生願能不憚其勤相從蹻
蹻行風雨中誠一時清事也第未知後游爲何日
同游爲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遂兩生同賦奉
呈寄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僊飛已知還乃復嬰近務無由縱清歡幸
與方外士相從巖壑間小憇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
有遺蹟縹緲青雲端高居匪結構異狀如雕鏤志怪固
無取慢賢說難繫停策訪蕪游欲去仍盤桓迅颺發中



夜根木號鶯滯涼秋變梓著山深氣先寒泉石無改色
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愴然兩生亦可人環
佩來珊瑚莢手恣幽步履目窮遐視時於林缺處遙見
城南山行行度危磴悠悠睇蒼巖陰闕朝采玄澤醴
神淵嘉穰日已豐萬焉滿中田覽物多所欣賞心殊未
闕後期孰與同良會當何年

湖上即事

垂雲畫濛濛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雲杳積凝
陰勢方盛虛境唯暫息坐久聞擊首忽然破塞聞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晏天高雲仍披漾舟西城曲散策南山陲
轉幸已撤黑鵬欣共持及茲酒不空未害席更移會合
非可常簡書各有期念之動予懷最賦儀其儀

題清華亭

名區匪脩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峰淨如冰生
香餘晚華繁陰鷗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盈掬觸景
幽興多接物道機熟誰能與之遊食芳飲山醴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
人有真聽無迎亦無拒向不知有耳况竟聲處所起視



南山高明月在庭戶應念朝市人聞雞走風雨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又厭離籠養子如海上鷗物不嬰世網胡
爲逐吾輩飲咏勞俛仰得無坐書癡蓬爾生枝癡欲於
一毫端而現諸萬象重愛蓮夏秋雨燕大如掌三州成
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排我去風蒲映飛榮有形天地
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焉亦非往臨岐將何贈
詩境方渺莽幸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至正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
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五首

予抱微尚漫仕遽浮沉汰去不復疑甘以投華簪春
天動使星空谷發楚音倉忙遣就道載筆歸詞林弱質
幸木朽茂恩一何深義當不俟駕事乃違初心揖與親
友別長眺故山岑臨觴不能御明詠巖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來活活呂梁扼其衝石芒殊峭拔沂
河杳忽推度洪纜運絕前途總安流風勁挽復折蕪甸
涉險艱脫命爭毫髮行行薄畿甸值此正陽月皇輿方
北狩前旌晚已繁疾驅望清臺我馬不及秣出關歷峻
阪下視原野闕礪路多縈迴岡嶺互盈缺舊遊如夢寐
古道無旌轍經時春草變又早夏雲蒸遠行誠苦辛儻



免蒙霜雪

信宿憇虛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靈雨階祀無纖埃良
會秩初竣芳馨湛瓊垂內官出黃封飛鞚天際來承平
多故事鄙劣慚非才扞蹕向宸廷慶雲鬱崔嵬乞身懼
再瀆靈闕空徘徊

日出且氣清晡後越行宮周陟文馳道天帳垂穹窿鳴
輶下霄漢別殿臨薰風攝衣升玉除穆穆瞻瞻容謁拜
未及已迴光赫重瞳詔使侍經帷通籍冊禁中斯榮非
所希十載庶一逢休惕又復前旅進陪群公願因奉清
燕沈憐翰微忠衰遲力不逮勞心但忡忡

歲無休遲日取憇西陸原野多歸人翩翩共馳逐念
昔君閑曹未老先納祿蒙恩列外監放浪湖一曲薄田
管藪富秋廬非新卜白首重見招英遊正華轍寒松雖
後凋幽蘭豈再葺宜尼譏進失伯陽貴止足時暮後何
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簡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爲韻
賦山中杜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
頭未能屬和今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
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存
歎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道人寰宇老四山得一翁乾靈光二季亦秀整晚
聞楓林鼓雨過鄰壩香倫然發孤詠語盡意方水
昔年勸笑地古劍生銅花委其懷故交中精氣如麻全
彼盛壯時綾綺揚輕輻吁嗟世星墜運復出安已
淮陰權奇士解肉老始省衣眉已雪色髮漸紅潮朋
游三數公於馬共道逢平生經濟未忘言付詞歌
卓哉全歸子離塵返冥極都幾人世間千秋猶一息贈
言在吾耳風規良可則欲叩封傳者探靈竟無得
憶別青雲翁歸進江上鶴書札木相忘歲月遠如詩山
長春樹深地閉雲濤阻詩筒杳不來今雨非舊雨

子華幾千仞峻絕臨紫清天壇瑤草合石穴陰風生
踐秋履采卷卷丘壑情幸有一夔足雅歌續遺聲
前脩遂不作良友孰我同兀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徒
操五色筆隨人畫虛空悠悠感存歿惆悵百年中

五言律詩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
興洽冥闕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雨二首

兀坐九十日雨聲殊未收花時翻益睡茅屋不禁愁生



事吾何望春寒晚故留江波自滿眼萬里付雙鷗
泥濘今如此出門知路難蓬蒿春自長桃李蕊曾看木
覺龍公倦誰憐燕子寒青燈耿蘭瑟千載入憂端

雪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蟲應逐螢老鴈故南征生
理真何計流吟獨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須傾

送友人

鄉路三百里獨歸衣正單京風紫洲水斜月白沙懸
火期方遠潮山威欲闌倚門應望汝莫漫駐征鞍

寄友人

鈔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里悲秋草涼風滿楊花
洲斜日晚白杜幾人歸寂寞分遙念天寒木葉稀

秋懷五首

天末雲猶去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歎息古人無野
鶴疑秋樹新駒怯曉途蒼苔念同志微蕩悉爲儒

對酒高天簾笠樓落日曛亂蟬悲暮葉老鴈赴長雲落
拓樞中散樓遲歸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竟何云

稍稍秋河落娟娟宿露徹天清江不息野迥樹相依回
首狂歌數經心昨夢非流螢無思極巧入絳帷飛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補生才見忌費傳直爲災世



肯憐博學吾曾悔草萊小詩聊戲耳何乃併生猜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帶雷願從生事拙關情壯心休弱
夢繁歌石空極計淡詠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柴荆

赤日薄烏帽柴荆無定棲可能詩似錦乍取醉如泥薄
業慚漁艇深衣逐馬蹄蕭條江海興芳尊故裏憂

憑軒

信有儒冠認憑軒意欲迷山深風雨惡天闊羽毛低它
日開筵盡連城送鼓鼙倚危吾懼爾未敢歎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晝眠故應爲計拙可復受人憐燈
火羞村路桑麻杜曲田悠悠今視昔把卷一茫然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趨群彥脩才復壯齡汲澗聞白雪羽翼動青冥
臂懸殊調明時敢獨醒未妨茅屋底寂寞掩遺經
望遠空山裏天寒夕夢孤林昏行禮懸江晚變靡蕪風
雨憐同病塵沙感壯圖向來懷古意題首未能無
跡放誰容我交遊重得君論文輕咳唾問俗到耕耘一
嘆能青眼相思有白雲春風動問巷還往設紛紛
何事虛齋裏猶分首宿盛高林容優裏象翼避扶搏黑



夜文星動青天，
劍氣寒絲南山正好，
那得梅儒冠。
自是麒麟種，
半樓又幾年，
故塵南雪下，
短褐北風前。
歲暮山林瘦，
天高雨露偏，
肯同兒女輩，
悅仰事春妍。
卓犖恒山秀，
相逢發地靈，
五年風雨別，
四海弟兄靈。
外梅花遠，
山中桂樹深，
定知嵇叔夜，
高興薄雲林。
洛社推年少，
清才照士林，
春風何處客，
芳草獨行深。
遺墨收秦刻，
新吟學楚音，
別離無一字，
目斷白雲岑。

悼雙林栗上人

飛錫通諸方，
樓身復故鄉，
年隨巖樹老，
人與一琴亡。
暗草迷春峇，
煙銷夜堂滿，
滿今日雨，
誰在影前香。

杜日重過方子踐

東風吹客衣，
長憶見君時，
一別幾事散，
重來與燕期。
春深今兩夕，
花老去年枝，
莫待空山裏，
青燈有所思。

聞子踐卧疾

吾子仍多病，
何人共醉顏，
未聲和藥臼，
春色閉松關。
積雨連三月，
梅人劇萬山，
同遊况雲暮，
浩渺可追攀。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十首

佳桐

憐爾抱奇質，
無香亦自焚，
材高物偶得，
音書竟誰聞。
天海空遺操，
水石相見裂，
紋中周方貴，
鶴終得合天君。

六籍灰寒又名山餘蕩蕩添猿猴石字芸草寂無香
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球目豈掩卷一淒涼

森簡

破碗

巨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線紋虛綠潤雨氣未實陰
是礫看無異埃積情深明光盡其入性事皆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納餘舊園丹青物朽掃塵土半糝網
蝶飛疑去波清圻漸無良工今豈有焉爾一長吁

舊劍

怪啓蛟龍匣捉携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
滿月鋼花澁雲烟十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塵網暗珠匣土花浮
吳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靈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藥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
雨宿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襲爾亦已又霜風兩袖穿甘從禪子笑未受故人憐
雅



製餘前古深期在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卧何年廢廟碑圓經愁莫載香舊說頻移野
燒龜趺失荒者鳥跡疑還知千載後拂拭堪堪悲

卅鐘

龍虜久摧折泥埋奈爾何研氏誰聘駝野初自摩挲雅
奏多年歌銘文幾字訛斜陽荆棘裏哀伴舊銅駝

過謝臯羽墓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闡音途
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元日即事

回首人顏異興懷誰與同塵埃欺白苧歲月入青銅雨
急蒼井外春生浩蕩中長憐故園樹一一受東風

八詠樓

懷古荒碑在登樓晚望餘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
地悲遊千水霜感歲華紅塵吹短榻歸興及清笳

溪南即事

莽莽長川去行行薄暮時山光連睥睨寒色入旌旌夕
鳥歸飛急風帆逆上遲世情關物理倦仰寄長思

明月樓



遺堞何年有飛鳧
壓上頭鼓鼙分大帳
香火望靈湫曲岸舟如失
遙沙樹欲浮登臨且吾土未敢恨
淹留

含香道中

殘日亭猶遠輕風峭易斜
稻畦低沒鶴草溼曲行蛇
經世知無策謀生會有涯
殷勤理黃菊留眼待秋花

懷揚仲弘

離別驚如雨蹉跎媿後塵
祇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王
嘯春風濕煙霄碧樹新
課慚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八詠樓過方子踐

風雨三年別登臨一笑同綠
莎垂古井碧瓦映疎桐

夢遼高徐吾生願轉蓬
樓臺處處綠苔生
萬物紛紛

杭州寄子踐

樽酒何人共春光著處同
龍堆容野馬歲月失飛鴻
俗眼能無白風花故自紅
向來帶皮筆早已負諸公

次韻谷子踐

不謂飛霞佩珊珊
然寂寞演相看今雨夕
漸近長年人往事驚如夢
何峯擬卜隣平生字里
駕遠往得鮮頻

劉聲之燻亭夜話

儒冠寧誤我壯志自多遠
昭代尊經術先生尚布衣
清言今夕共大隱昔人稀
預恐蒼山麓無從修少微



兩三首

湖關雲如積，天空雨正蒙。風馳晝夜井，色帶波濤牙。
屋垂垂破漁舟故，故高何幼張仲尉環堵自蓬蒿。
穉子吾憐汝泥行去不難，憑闌真自笑高梳敢求安天。
地三尺，逸江湖。五月寒灯將盡，日手却把釣魚竿。
田父愁何訴，龍公怒未休。千畦流翠羽，百水散黃流。小
市猶長閉，孤城併欲浮。誰誇補天漏，此事恐悠悠。

金陵客舍漫書

不擬芙蓉珮，終然挂寂寥。百年多事始千里，一身遺累
幾驚華屋繡。塵壘未宵，紅叢樹愁絕，小山招。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

彭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遊成汗漫，高步覺鈴蟬。
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盃酒及此，慰飄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此行端有意，何處託知音。
隱青山夜，寥寥太古心。空携水仙曲，更向海中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竟長終莫。
掛還鐔劍直，隨履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爲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



蕩期千載蒼莽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
社荒春汐鄉山墮夜星夕陽隣舍笛悽切可堪聽

春日郊行雜興三首

忽忽時頻異書畫花正繁登臨聊極目出處可忘言風
急江光亂春濃野色昏舊游嗟異路閱覽物思空存
五畝清江曲爲農計未疎那無經世策宜付絕交書野
笛吹頻歌漁舟去若虛上居能有待天地本吾廬
高興真誰共佳辰祇屢經天清風細細花遠樹冥冥勝
事今非昔狂歌醉欲醒終南飛鳥外一髮向來青

次韻答友人

十載論交地才皆第一豪江湖嗟莽闕風雨夢蕭蕭
走知無力標題敢自高期君養翎羽一擊可徒勞

九日登石頭城

背郭蒼崖遠高秋川岳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橫遙
望龍盤鶴長嶺蟻穴爭緝圍隴處關紛喋向來領餐草
窺晉井看碑驗故壘門開蒼耳路亭愛翠微名遠樹淮
南出滄江鳥外明人煙川浩渺風物歲嶄嶄吹帽仍佳
節傳觴但老兵愚生雜蛙黽浪走媿瑣珩去去帆檣盡
蕭蕭蘆葦鳴笳高未成賦覽古獨含情政復哀王粲何



堪厭爾衡欹廬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寄李生

有美維仙李孤標見碧梧高門留雨露短褐混泥途安
得寧爲小機深或類愚洗心須且業游藝及茲藉政爾
難藏頑懦然獨抱竿從容觀近效僥倖事齊趨翰墨琴
心曲能操精背書誰將窮幽象莫使避珊瑚定日疑何
暮清談動至脯醉醒勞問我喜怒得令渠弊闕江湖迥
漂零歲月徂青雲悲捷徑白日何事徂秋社紛掄外南
包橘抽物飛騰如借願能勿笑蟾蜍

次韻答陳君采菴簡一二同志六首

徐君夢溪上相逢暮雨時交游傾意氣談笑挹丰儀
草中年別寥寥大雅詩受材知有分豐音竟誰司
不謂飄零日求賢網四張胡然卑小技乃爾闕孤芳實
垂非無色江鴻詎有行散材何所似徒愧飾青黃
十載西州客論交著處新時時談述作一一望光塵滯
月銀河曉暄風玉樹春幸今窺鬢鬢微薄尚何伸
默守知存道清言不處儒身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此
士須前席何人爲後車唯應畊釣者縹緲識霞裾
尚想南歸始春花出禁闈塵埃迷故步桃李借餘煙有
目酬天造終身返布衣風流成二老巾屨倘相依

亦有貞居子難忘太古情詩筒未絕響茗碗出新烹
落單傳意蕭條異代名無爲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洋山夜發

瀟雨洋山暮蒼忙拜水神吹壺端有力深泊竟無津
黑夜魚龍界呈天蟻蝨臣生還如偶遠敢憚歷微辛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楹敞清秋笑語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鷗
坐挹才華盛衰懸鬢髮蒼新詩穿窈眇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機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急蘆滄海大轉嶺雲高揚

子多奇字王祥忝佩刀深情空縱綉短髮正刁騷

送陳泰道歸四明

迢迢溯河水同渡不同歸執袂方成別驚帆已若飛
野橋行處酒風雪去時衣瞻望嗟何及天長鴻鴈微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泚存亡尚喜友冠舊能傳翰墨香
春秋嚴叟對富貴實臣鄉莫厭官曹劇諸生在鴈行

讀陳制幹遺事

塵塵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宴清夜郎城詩
老去山河在仙成日月遲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陰山牟先生挽章

井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伐閔仍世親嚴刑漂
轉逾三峡森扶並五丁芝蘭紛紛砌楸袖歎充庭它日
看空嫵羣公夢發劄典湖論掃迹華表訝權衡風物嗟
王繫心期託管寧束梓良已後抱瑟睡米甞此道誠何
病明時忘獨醒迨地瞻比極素袞化南溟爲劍多新墨
恩袍祇舊青故應魁座不不愧草堂靈食糜餘深味懸
車及暮齡一朝傷未訣千古闕遺經謬香湯私久徒增
雪涕采無詳歌薤露有恨寄泉扃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岸花何
方堪報國將老更浮家可得同携手山頭復水涯

送句龍提舉之雲南

獨抱文章印驅車甘朔風行歌萬里別簪教百蠻通列
郡創發後諸生色笑中誰當情計吏封殖待新功

題天童學秀軒

名山標巨剎樓閣在青冥別路通樞窟當軒列翠屏
禽多雪色儂樹出龍形負土新成塔非才愧勒銘

登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遂獨宿智者
之草堂已而子長與正傳俱來同出靈源詣康田



遊三洞遠過山橋至潛岳高故中書舍人潘公之
某復迴智者而別

昔共張公子翩翩訪赤松而來經兩紀獨去宿孤峯古
木蒼波映禪房側徑通夕陰千嶺黑八靜一燈紅奎及
軒車會空齋杖屨從相看如夢雲徒走佩兒童春盡山
仍好林深洞忽窮天低時墮雨寺遠但聞鐘弟古田無
粟探奇洞有龍幽淨宇穹窿高步踏玲瓏靈草多成藥
疎莖不作養嵐光凝曉曠野色在空濛下瞰稷無底言
旋復向東巖門樓斷磴烟外落飛淙細路緣苔磴危橋
跨石拱泉依山曲曲雲與樹重重巨利饒名岳穹垣讓
對不才行海嶽終古盟遺風池據雲閣裏餘鱗室峽中
追隨尋道侶述作付文雄急景真流電浮生高轉蓬後
期親歲晏來往意憧憧

送簡縣尹

簡氏多兄弟才名萃一家嗟君本朝士出宰向天涯度
嶺三冬雪行春一縣花庶憐未歸客檢馬尚風沙

送趙仲理御史

籍甚聲華舊類年沐盛恩披書天祿閣執法尤嚴垣檻
懸峯埃諾揮若玉露繁庸疏後自笑投贈鈔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憶共趨龍禁警開正冠冠汗顏君館下第首志臺端去
路黃河直飛霜白日寒仙舟空可託物理釣魚竿

送馬伯忱教授

卓犖青雲彥飛騰及妙年書成天祿閣產有廣文瓊九
陌車塵外千軍筆陣前白頭新倚幕臨別思茫然

送王道一御史

使者下青冥郎官勳列星揚旌關瘴癘荷芥用雷霆
俗難馴化爲臣解引經無須多詭謀能勿望平亭

送天頤夫憲會分題得御台球

謝公千載後陳迹在淮瑞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
花方爛熳使節莫留連移取甘棠樹分栽郢水邊

送宋翼鄉照磨

莽莽關河路西征獨據鞍借材運幕底養望稻菽端指
日傳溫詔朝天正法冠廣平心鐵石寧禪朔風寒

送潮陽蘇縣尹

夜水藏蛟鱷秋天卷瘴雲田多陶令秫石有大蘇文巧
宦誠為樂修才況不羣尚煩犀筆陣時復張吾軍

同劉遂初脩撰周伯溫編脩任大瞻經歷王繼志
架閣兩山行香次初韻



仙馭賓天久水涯此出游祗園金地古汾水白雲秋謁
拜陪諸彥繡攀屐寸眸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岫
巖青瀉平蕪映綠疇管息臨太液環海像瀛洲粵自遺
弓劍無從望鞋旒明庶庶次舍綵纒舊維舟陸敦盈千
列靈輿副九梓祠官偵何誰中使往來稠備禮蕪今昔
求神過顯幽琅函開貝葉玉璫薦黃流彤嶺人天合輝
光日月伴遙看陳羽衛靈異問龍樓花雨繽紛落香烟
泱泱浮重關羅虎兕旒仗擁蟠蚪去去蕭聲遠微微扇
影收清都成夢境塵劫等浮漚歸遲綠湖尾殘陽暝
頭舉盃相慰藉分席暫淹留物色逐行轡風寒悲

迴瞻天路未坐感歲時周總關蕪衰朽非材墮謬悠何
休富鴻藻珍贈苦爲酬

題道士慧君壽母詩卷

臨鶴出山中春木窈窕度關占紫氣賜酒拆黃封介
壽慈顏喜承家積慶重蘇耽却來否石上有仙蹤

題石門淨勝寺

十頃蒼波上山迴地勢偏坐棲黃面老碑掛赤烏年葉
葉風荷頰曾曾雪瀑懸青燈夜寒關獨照一僧禪

初至寧海

地至東南盡城孤邑屢遷行山雲作路累石海爲田登



炭村村白椶林樹樹圓桃源名更美何處有神仙
縹緲蛟龍宅風雷隔杳冥人家多而水鳥喚若浮萍
海墮豈黑洶沙鐵氣腥休驂方開俗漁唱起前汀

試院同諸公爲主試官作

右轄升庸目秋闈款藝初端居頌名鎮姓東備賢書憶
昔典文運惟天啓聖謨教條行九有學業出三餘儒術
俄中香詞場遂久虛綸言何運鳳髦士共于于吐
謙德飛揚感壯圖至公留澤遠成物待洪爐肅然
聚迺容化日舒誰歟隨計吏行矣聽俾臚播天
參苓相府儲鋪張須紀筆衰朽媿荒涼

試院同諸公爲監試官作

文治回亨運群言協虞謀設科存謬真傳詔及題陳風
動黃簾曉霜飛白簡秋迂臨宣上化精察副旁求懷
魚鱗集搗詳藹經抽按行承獎飭鼓舞聖甄收水鑑
清照淵珠免暗投充庭先品物入較總英游奏自蘭臺
上名依桂籍留神仙司下土桃李在南州使節光華盛
公堂禮數優無能禪末論誅獨網繆

游法華山回宿樓氏書房遙望高頭陀智者國師
道場上清五雲龍書諸山而未及至其處贈同游
傅生國章



故廬湖山曲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峯曉雲開倦
游煩汲引闌步強躋攀老怯高寒境非緣興盡還
小憇虛齋夕何人笑語同青雲一才子白髮兩衰翁節
物逢春好名區有路通未能窮勝踐健走嫵兒童

過末康桃巖

立石平如削飛雲近可梯冥窮千古勝但惜衆山低靈
草經春長珍禽隔樹啼人言舊朝主感事有留題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古苔隱石色寒花明藥竈有時白帶雨終日青松風

夜坐

涼風動千里孤坐思滄洲白雲洗明月青天此夜秋

題題公畫蘭竹

荷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天天彼棘心胡爲久吾側

題馬虛中畫

人在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欸乃聲但見山水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一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二

門人 珠 全 輯

後學 誠 守 愚 全 校

溫裝裝 雜 撰 于 環 重 選
會 繁 江 廷 會 培 卷 補 訂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屨飢走荒山裏。
翠眉新婦雪色兒，掩袖嬌啼瘦如鬼。
道傍朱門照霜戟，腸斷汝翁呼不起。
金魚象笏供樗蒲，絛袴終然愁餓死。
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柰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一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二

門人 珠 全 輯

後學 誠 守 愚 全 校

溫養敬維 撰于環重選
會稽江定會培卷補訂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 杖藜飢走荒山裏
翠眉新婦雪色兒 掩袖嬌啼瘦如鬼
道傍朱門照霜戟 腸斷汝翁呼不起
金魚象笏供榜蒲 絛袴終然愁餓死
春風秋月哀思多 嗟汝少年柰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翠管啼雲天四垂花龍雙雙神姥歸金僊憶君淚如水
昌陽落花青葉藥會城珠闕揚素氣聞明信信環九門
羲和走馬不待人鯨魚吸海築生塵若有人兮悵脩阻
紫王參差老風語笑揮如意教雲舞雲間鶴攤生兩羽
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琪柯

梓山行贈桑生

井開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蒼前桐君家本以桑爲氏
胡不種桑翻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桑君學醫兼采詩
朝來索我歌梓山使我閣筆頻指顧問君梓樹家何處
青山雖尋夢中路但見清風兩袖寬詩筒敲我多栏樹

長歌短歌亦奚爲坐着藥籠懸珠絲種桑種梓俱有術
也應無術醫君處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峯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
迷花失石儻忘歸忘歸幾載無消息蟠桃積核萬數尺
何日青牛駕爾還肯念金華牧羊客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葉如雲屯芙蓉峯前問行路
宛宛一線隨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弱蘿纖葛手所捫
須臾橫側變峯領高岸忽復爲平原細泉瀏瀏竹竿直



石樹駢立疑同根，利金敗碧逢廢刹。循以第一名其軒，
天明獨去爭遺迹。玉女委曉空丘博，樓居西起望明滅。
石扉呀若山之樊，罽幽穴險徑沮滫滕。行簡固不得奔，
剝觀崖广架家次。雙龍連霄蟠蜿蜒，紛綸怪狀滿巖腹。
能虎踞伏鸞鳳，審其餘瑣細無不有。形求像索難具言，
前趨林麓却下銜。俯矚九地窮，涯垠青枝翠羽不復辯。
但聽風木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隨華燈繁，
從身上出指絕頂。瑯桐高下彌山圍，遙穿蓬艾翳雲雨。
險巖從此不易論，秋毫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藩，
怪藤如鈎草如劔。舉首仰歎愁攀援，後山翁頤之笑引臂。

前牽後接猴與猿，馳坑跨谷歌側過。背汗喘息逾包絡，
陰沈古洞閃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却行左轉復深入。
愈覺慄慄推心魂，珠纒縹緲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穿，
拂衣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沒波濤翻，或云漢人隱身處。
彷彿肩背餘音痕，蛇蟠磬折又數里。龕巖十丈開，壙垣
夜歸草堂殿。突兀坐看雲月吐，復吞怡然携手盡文士。
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護，

送俞觀元

寒窓讀書吻政悲，坐聞剝啄走啓扉。衝風踞凍至者誰，
俞子訪我絲剡溪。相逢把辭語移時，婦女驚吟群兒疑。



俗物病我不可醫眼明見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
忽然掉頭去莫覓吳端氣息于虹霓詎能折腰向小兒
文章枝癭聊爾嬉策勳聖殿今母遲緊我愛子莫叻之
臨岐踟躕徒嗟咨

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燦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續紛
况乃淵源魯中叟迺後應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
長公平生二三策大廷披腹驚群后及流斑斑仲與季
葦茨采擇絕丹黜獨追古昔寓陽秋稍抉疵瑕到瓊玖
却嫌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不有爰物人文啓河洛

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末藝巨筆待搜須好手
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雨如練
輿論微辭頌擊刺追慕政復輕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
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讓政以文章為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
手鍾蠟梅待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青楓隨影霜露白
遠遊賦成一朝去翠蓋雲棋綠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
鄧君白康無消息袖中驪珠三百顆夜深勿近蛟龍宅
金華之山青盡天山人看山忘歲年黃精芝草幸可食



安得與子集其間石林醉聽松風眠無為長歌怨如哭
使汝惻愴獨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舟

湖中作

日終甲子斗直辰持觴送新胡侯墳兩葉趁鷓鴣背城聞
四十有四同州人半為吳語如李真湖窮岸出水陸分
舍舟登途指嶙峋少年徒走黃犢奔或乃鳴道驚春雲
老翁鬢足仍後塵解衣徑眠草為茵前短一里趨廟門
杖藜不得辭微辛巖柯高居絕四隣儻為一丘標石鱗
井階鞠躬羞藻蕝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格首稱諸孫

歸途探幽挾荒榛下視塵上多蟲蠹放舟催我無邊巡
勝賞莫許窮涯填開蓬列坐羅羶董託名鄉飲無主賓
誰歎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為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
口吐秀句天葩芬鴈行拱立何紛紛爭言我公詩絕倫
雁眉被褐兩山民閉目宴坐芳申甲鱗舟黑亭鷄噪昏
晴楊吹花灑衣巾裁詩紀實聊云云慎勿浪傳來怒嗔

送傅主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衛
青目尊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却抱一
生今白首隨人騎馬著青衫喪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



嘆望長安長安萬里行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君一杯
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魏魏黃河之水兮清有
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采未遲燕昭之事不足
云陛下聖德如華勛願公功名遂身早退魯連小兒
能笑人

蒼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泛

黑風翻江白雨傾橋欹榭斷人行此時惟我與章子
孤舟蕩漾煙波裏蒼蒼楊柳黃浩歌擊舷興彌長翩然
一葉恣撒舞青山白塔頽低昂朝過城南暮城北舟人
問我將誰適章子棹頭作吳語秋水夜來深幾尺忽看

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間
翠石何蕭森迴舟少林雨如注四顧冥茫但煙霧角鴛
龍踰吾不知披叢却入菰蒲去岸傍群兒拍手呼笑言
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為君
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煙雨圖

由蒼溪出大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為飢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
腐鼠何得疑鷓鴣誰物令我墮世網久抱礫硯行崎嶇
今晨笑與親友別煙波浩濤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為一
回視人境茫如無向來蟻聚安足戀而取窘束同囚拘



幕授高館燈閃閃坐談姬孔歌黃虞是聞幸可容一息
孰與臣胡肩休偏汗顏悅首飽脰腐咄子所樂非我娛
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通塞久自斷
豈憂一夕忘江湖春風二月花蔽野珊瑚玉樹唯空株
丈夫兒女各有事爲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方子騰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腐儒共走謗三白寧知有客卧欲僵
凍骨稜骨揮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言揮
野風蕭蕭日色死看人射虎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
金石餘音懸慰藉平生藹卷定安施一編送我當渠街

題陵陽年公繁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
安用佩玉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須
昆蟲閉關水返壑孰使驪龍道領珠頭言保此勿輕出
幸免兒輩相睚盱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爲誰出
深崖古像松聲哀鴻飛天上爪在雪過者莫脫君能來
想當月斧乍揮霍奔走屬役皆仙才卷藏瀛海歸一粟
顧盼瞬息生風雷森然幻有啓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



昔聞使者茲入海樓船煙霧何時迴君其置此勿復念
少須碧水揚黃埃九重躡履陛下聖方士未易誇迷
乘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來爲湘竹詩予辭以
未見竹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昇其竹而來好
事有如此者欣然爲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舊種千竿竹小栽方斛不盈尺
中有滿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脉從誰縮
晴窻脩脩散烟霧眼底森然立翠玉豈期我乃累此君
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方遠重愁絕新句未成題迫促

新岡之產大中祿政用材美剗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
歲莫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兒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
夢中識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遙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
涼風颯颯吹汝急樽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
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游歷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
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玄都觀裏舊桃花
見我重來能幾度緬思曠者仍念汝倚徙關干日將暮
前潮方斷後潮續層波複浪無重數魚龍出沒相後先



疾雷槌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烟霧
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
能勿徘徊起哀慕近聞早喪肆為虐殺吾手植千株樹
且須為我語此隣莫遺牛羊上丘墓

題松溪園

獨騎瘦馬走赤白忽對畫圖雙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
石床卧聽松風聲秋風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
齏糲遲暮祇自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周鍊師雲崖園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矮首丹崖不可尋

但見管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
騎鯨騎鳳者為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
流水堯花尚春色為言白石久已爛後冬無復成琥珀
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為握手賦歸來
求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筆

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補六尺軀年丁七十氣尚蘇
鬢髮舟楫遠江湖塵埃掠面水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
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



王好羊寒風蕭蕭雪寒凜嚴從諸生諫唐虞詩成弄燈
手自書字如冰蠅客復踈食可無肉由無驢爲我蹶履
來于子曰予其歸無所須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
概株拘啗然忘言據槁梧重于穰穰環座鬪笑我腹寄
太空嗟感若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許何如翰林主人
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鱗棲穴處多其徒君歸而求
宜有餘長歌鼓缶聲鳴嗚青天自高雲自孤

番禺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番禺君里長身侯侯嶺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
夏蠶冬雪頻繼畀先生愛君不辭激君謂先生我知己

先生慷慨爲之起曰彼輩虫聚蜂蟻兇渠本我家奴爾
我將笞之用折箠被其角毛脫距背奴換兵來速如鬼
刃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勿雜庶君聞之失聲七
曰古復讐蓋有禮師長之誓視兄弟我今必也書于土
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移以爰折與弧矢
或云彼衆我無幾蓋募援兵爲表裏若奮不顧行益駛
賈勇直前無與比賊窮鄰金計何說得金失賊墮其河
亟取貪夫尸諸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遂比劍賊
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既覆衆柵毀生致賊奴泊妻子

刊其心肺歎狙凡告于先生
薛登覽凱旋公庭旗旂旒
散遺却伍歸耘耔天戈耀日
方南指那檣殺死弗拜跪
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君
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
大哉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
不獲已由為吾師別隸耻
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
無刑犯不為富貴寧飲水
公母多謫且休矣閉門高卧
肉生脾白駒空谷餘四紀
殘蕞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
擊羊家子暇果與胄子齒
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壯節
甚奇備播茲歌詩侑茗誦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鳥飛曲

志市樹枝上鳥無數當年元
只為公來今日從公去
去趙北際燕南垂道傍綠樹
多好枝公之所賦鳥所依
公母亟行鳥勿飛問公此去
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
公歸但聽鳥消息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
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
雪柏霜松鬢立豎一朝興來
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
叩門遺我尺素書龍玉駢珠
相照灼為言家世本膠儒
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甘與
鹿家遊敢希鴻鵠翔寥廓
祇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
求官爵華星秋月幸分輝
持向山家慰滿索我聞君言
重太息感君望我殊不薄



清時維運富才彥
名鳳翔鸞躍閣
揮毫成風墨成雨
瑞錦披張分製作
一言引重力千鈞
青雲驥尾端堪託
顧我方為句讀師
撥拾殘編味糟粕
坐隅童子日攻歎
平生雅意渾銷錄
奚暇清吟天巧剪
紅刻紫供朝譔
君歸丹木尚餘春
况值新篁初解箨
傳家有書故可讀
有石可眠泉可酌
大勝山人未索價
低頭欲就微官詩
我雖醜醜坐無穩
有客如此良不惡
戲拈筆管和盧煤
爲君聊賦山中樂

風樹登爲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
牛羊在丘壑
風吹白楊樹
葉葉各自動

何當此時孤子萬里歸
有琴未成聲
速欲絃吾詩
言詩子姑去抱琴聽
子風中樹

題錢舜舉畫

鳥雀鷹鷂皆羽族
強之食乃弱之肉
兩雀亦分弱與強
一遭搏噬一高翔
畫師描貌勞
意匠詩人見畫齊
惘悵人聞萬事無
不然雞蟲得失安足言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
上有立石如立玉
尚書履聲怒已遠
隱者新居在盤谷
花開鳥鳴春晝未
白雲重重養喬木
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
能藏且能讀
露鈔雪書久愈富



何啻鄭侯三萬軸山靈翁霍讀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
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吳儂歛山綠我欲從之不可到
細字長書俄滿幅壘分縱析極根柢大義森然見條目
鄙人媿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吏僕頭聞石洞閣遺音
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傾誄寄綉繆交柯終期絕膏馥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尾兩誰繼
鵬鷄道遠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俯視軒裳猶髮疑
翩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
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嶼瀟瀟銀盃裏

葉桑之人去我又風味何妨略相似神交真莫忘海長
目送歸鴻渺千里

題醉歌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爲鱸魚開江湖渺渺天一色
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祗有水竹無亭臺
碑材久已沒荆棘履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
今我不樂胡爲哉太官馬連遠莫致郵翁綠蟻浮新醅
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間別有一天地
不知何處爲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臨雞磨粟何噴鼻
黃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長學士



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宴多玉露爲歎。酌彼黃金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

笑語匆匆似夢中，衣裘俄復判西風。殘蟬落日那堪別，瘦馬長途喜未窮。感事已空兩故隸，歸期應老故山相。興來尚有平生棹，載酒何時覓釣翁。

感舊

華屋山丘不可期，規峯依舊綠參差。空懷下榻延徐孺，無復東舟訪戴逵。日暮更聞隣舍角，歲寒聊有角弓詩。舊遊寂寞成今古，冷石秋花處處悲。

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淒涼。爲言故國遊麋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管道，雨多蒼薺上官牆。遙知沐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開元宮

誰使藏丹一夕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煙暎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赤蘭橋畔多時立，閒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漠漠晴簷散薄雲，獨搔短髮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



曉月窺簾欲近人
旋覺新吟隨夢寐
不知清露濕衣巾
何人正踏長安陌
想見看花拂面塵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消
潘岳才華玉樹彫
後爾千年開健鑰
森然作者見風標
琪花夕日輝相並
金匱名山路未遙
騰欲傾心數
還往高期無使會
蕭條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彫零半九原
後來英發見蒼然
高標能復居人下
緩步猶須出我前
天馬爲誰生月窟
仙禽有日到芝田
論心待取同傾蓋
可使空回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物
喜傳消息數離居
姓名漫入山公啓
懷袖元無買誼書
已分叫共供賦歛
胡令汲引到樵漁
臨歧踟躕頻回首
風雨蕭蕭屬正疎

獨立

數盡飛花一愴然
壯心迢遞夕雲邊
十年人事空流水
二月風光已杜鵑
過眼青春寧復得
污人黃土絕堪憐
故園尚有平生約
可使蒼苔到石田

即事

南陌東阡草色齊
惜惜門卷客來稀
受風燕子輕相逐



著雨楊花濕更飛
綠樹無言春又盡
紅塵如霧手頻揮
浮生莽莽吾何計
獨立看雲竟落暉

予與劉君師魯為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
識也茲過武林偶逢良覲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
青楓落日幾愁予
何言此日同傾蓋
勝讀平生未見書
天上玉堂客可到
山中金匱傳長虛
故多餘事宜商略
可待秋風怨索居

九日

獨立憑高發興新
霜清露白復清晨
綠樽一不辭醉
黃花滿頭應笑人
橋邊老僧幽期失
寂處一不辭頻

秋天此日併回首
鴈寄書愁未因

次韻山南先生遣興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
更無魂夢到塵埃
苔枝自送黃昏影
寶篆頻銷白晝灰
世態漸應隨日別
老懷可復向人開
擁爐坐聽蕭蕭雪
載酒携琴也莫來

蒲團兀坐久忘機
何暇重尋是與非
老馬長雲天渺渺
曉花寒蝶思依依
起看丹竈春無恙
欲試青鞋雪未晞
鴈鷗逍遙端可耳
玉堂何必媿柴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沉淪
門巷蕭蕭白屋貧
自有陶公為社友



從呼杜老作詩人
兒曹故復輕前輩
誰當出後塵
招隱詩成無處寄
莫雲疑碧坐愁神

寄朱十八丈判官

金縷淒涼已十年
風流文采故依然
香山老去誰同社
栗里歸來尚有田
懷古坐看西日落
得春寧問北枝偏
清泉白石多深趣
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朱仲山

異縣關心朔雁飛
酒燈棋雨計頻違
寄書全覺穩康頰
入夢多疑李白非
黃葉閉門方寂寂
碧雲回首故依依
相逢預有梅花約
試問東風走翠微

寄友人

繫舟一別雲水鄉
暮川霞鏡空蒼蒼
漳濱卧病它年憶
渭北題詩春日長
蘼菁作花已爛熳
楊柳飛絮苦顛狂
聞道茯苓已堪斲
蓮子青鞋經澗岡

夏日漫書

林上初殘柏子香
鳥聲簾外已斜陽
碧山過雨晴逾好
綠樹無風晚自涼
芳巖背人成在再
好詩和夢落蒼茫
求羊何不來三徑
門掩殘書滿石床

逢葉伯幾

水煙沙雨送歸航
楓葉蘆花已十霜
瑤曲天風春夢遠



墨池秋草故遊荒，碧峰又是新迴馬。白石依然舊化羊，一笑相逢却成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曠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灣。寒沙細水通幽徑，脩竹高榆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語，悠悠醒醉百年心。石霜煙月寒無寐，坐聽疎鐘出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送遠接清遊，煙雨東城曉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笑談未害各風流。百年芳草頻頻合，萬事孤雲故故浮。大華黃河入回首，春風愁絕李膺舟。

答友人

芝掌峯前一盃酒，別離歲晚遙相望。野梅如雪逼入眼，曉鷓連天寒叫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幾時抱被却同宿，愧爾詩筒遠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壯心零落竟何如。人間漫有金臺夢，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蒼苔埋野地，一聲白雪斷絃初。芙蓉峯下聞吹笛，淚滴春天草木疎。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談笑俄聞變古今。千日却醒徒有望，



九原莫作遂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鍾此夜誰彈子敬琴
水樂亭西煙草碧博遊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
不知秦樹幾啼鳩牧童耕指看碑路野衲分畊祭墓田
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松柏正蒼煙

雜興 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得古寺
風雨漫山連杜鵑憶別老僧如昨日待分坐事及他年
春江正綠不能去勝踏蕭條堪可惜

興回擬作送春詩出戶春風去不知葉底孤花猶入眼
竹根禪筍欲過眉久拋書卷都如夢閑看香煙偶似癡
青語平生張仲村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生去滌相如器朱子新裁賈誼書百代風流今視昔
十年懷抱我憐渠故應曾對談諧樂也復能容禮法疎
風雨瀟瀟守環堵祗今可望故人車

山中夜歸

漫山松葉行踪迷獨穿磴確幽步遲驚風低草山虎過
寒月掛樹天星垂泉鳴煮茗夜半落露洗青林光陸離
茅簷抱膝者誰子歌闌飯牛聲正悲



昨夜

歷歷飛螢度眼明，獨指高樓數殘更。薄遊已倦新彈絃，
舊業猶餘未棄藥。一雨送晴物月色，百蟲專夜故秋聲。
情知三十并年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昔應奔走魏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
祇今忍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濠境，送酒元無窈窕聲。
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

紅藍新長內園花。可憐童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
好在北山猿與鶴，依然同住舊煙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樓遲懶曳裾，可能爲我強躊躇。一帆秋色紅塵外，
千里江湖白鳥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湖斷定無書。
黃金未盡朱顏在，莫種桃花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著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夜壑擊舟無定，
竟使春天草不芳。賣藥幾時來海上，遺文須我訪襄陽。
誰憐後死仍漂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宜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宵擁勝流，漂零回首媿沙鷗。
黃塵烏帽知誰爲，白飯青芻復此留。
未必嵇康能作吏，何妨辛廣不封侯。
破亭雲鳥知無恙，款段惟須逐後遊。

梳頭得白髮

偶逢飛雲別嶺纒，聊爾滌澆長襟懷。
久已無山水，客鬢誰令有雪霜。
未必丹砂具却老，何如白首更爲郎。
前脩未遠斯文在，努力無愁步路長。

送留父先生遊京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
誰知往事如流水，

祇想重來是後身。
掉臂肯可風色暮，雲雞野服翫毛新。
舊遊偶失扶桑路，頃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警喬徵失嶠峴，千載風流可復聞。
鼎有丹砂經縣令，鬢無青髮說將軍。
半袍歲月孤青簡，石室文章闕白雲。
淚盡侯芭悲獨立，短衣高馬秋紛紛。

喜方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詩難向頰青。
簡經踐蹕山中舊，剝期猶在歲晚相。
逢威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
風雨見差我百年，琢重新文齊跡足脩程可奈何。



邵父先生有詩復次韻以和

兩翁故慣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
華屋山丘如隔日，夜床風雨得彌旬。
書篋藥囊仍舊在，櫛刺藤梢一一新。
漫寫餘哀寄冥漠，大江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謬委侏儒飽一餐，舊遊接首儘淒涼。
連天斷鴈初飛日，匝地寒花欲有霜。
聞道頭顱頹白髮，未殊高枕侍黃梁。
紅顏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草長。

送王傅明靜江教諭二首

丞相威名震古蠻，蕭條異代得再賢。
宦遊忽過三湘去

清學應令四海傳，比盟犬牙連上國。
夜占鵲尾直中天，炎風朔雪皆王土。
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蓮峰下駐飛驂，風土遙知又自諳。
會有新書禪禹貢，坐聞舊俗化周南。
深窠盡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
珍重斯文強殲飯，飯漫誇丹荔與黃柑。

送揚州傅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遙，尚想青春虎豹驕。
一日江山走珠玉，萬家燈火沸笙簫。
喜逢才俊登文畧，好頌升平答聖朝。
芍藥瓊花兒女事，可緣風月道華鈿。

余山



春雲半落鴈無聲沙岸參差石有稜
雙履漫窮芳草逕
一龕長愧白頭僧晴窗閃閃翻孤日
山木昏昏卷翠藤
後夜清風滿遙念夢遊空指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臉眼明避風舟楫滿迴汀
斷雲換雨時時黑
密葉藏花樹樹青苔隱未成陶令賦
行歌聊共屈原醒
碧潭光景無消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遣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
漸覺交遊隨日別
強知顏色逐人行百年松檟誰能去
五畝煙霞故可耕

妄念掃除渾欲盡少游何得尚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具見幾白頭
被髮祇誇迎駭浪
側身寧解障奔流江吹碧瓦人聲曉
雲閃朱旗海氣秋
後夜月明天在水有誰能比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杜歸巖南

久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榻任飛蓬
時情冉冉心如醉
世議紛紛耳欲聾會種份榆依漢杜
共談禾稼續蕪風
蹉跎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間歲一終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
燈火關心夢不通
浪走紅塵真自笑
舊遊白杜竟誰同
胷中好貯千巖秀
眼底徐觀萬馬空
風雨未休鴻鴈斷
此懷渺渺故難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
晝日高樓閱過船
睡起小窓初聽雨
岸旁垂柳已生煙
坐抱歲月今如此
每望雲山欲泫然
尚喜游從得諸彥
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答詩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
軒然談笑一舒眉
晴風石鼎浮花乳
夜雨春盤冷碧絲
握手遽成三宿戀
論心那覺十年遲

酒船漁網歸無計
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唐

百里鄉心海鷗飛
三年官况野鷗知
兒童早已占歸信
弟子應能頌去思
茅屋荒田春草草
杏花深巷雨絲絲
人生適意須行樂
駟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鴻
碧樹重童蓋一山
何意茲辰成邂逅
與君攜手共躋攀
鉤衣亂石通高步
著面和風啓醉顏
尚愛銘碑多楷則
俗書且勿闢妖嬈

重遊毗山



十載重來思惘然勝燈遊迹一開顏高林有色煙雲淨
曲溼無香草樹剛漫遺金樽催白日絕憐紅粉流青山
南朝舊迹今誰記勝斷風流不可攀

湖州遇葉士心因寄郭杵卿架閣

謝公城下蹋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梅波漱漱
高花銀燭露霏霏未愁強醉羅衣濕政恐重來燕麥稀
大地風濤竟如料九霄一鶴看橫飛

大物半公挽詩二首

雲光一夕失崔嵬多上相逢淚雨催爽道共看丹旆去
遺民猶憶繡衣來蕩滌悲吹蘋花冷渺渺緱山杜宇哀

哭董貞元舊朝士曉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望儀刑青史徒煩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冢
死無新爵上銘旌瓜田方任逢高漫玉樹偏依雨露生
舊坊潘床知未墜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半主簿南湖客中

遙望仙桃度碧湖翩翩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
無柰青山不受呼過眼光風疎獵獵露衣多露已塗塗
相逢幸及南枝好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錫菴別業

故園煙樹渺江關長憶求閑未得閑客路獨愁黃葉下



高人正在白雲間 隣儂蓬容依止我酒終期共往還
未嘗看山仍往勞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還及試春衣忽聞煙際鷓鴣動
誰共花前玉笋飛青眼收多知已在黑頭未覺壯心違
赤霄孔雀吾何望嗟嗟誰自肥

花信

已覺塵勞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能無萎
試問春風竟不知斜日游蜂應有夢野亭立馬已多時
殷勤却是江南客曾擘冰霜寄一枝

草意

澹煙斜照舊離離吐漫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得
若教措佞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南國春來有夢知
留取青青水雨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闕下口號

適裝先獻在作人忝陪多士奉明綸端闈乍啓清光近
臚句高傳茂典新奎壁照臨四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
不才何以酬天造徒誅青我樂至仁

賜第後歸謁郡府承為置宴口號

拜賜纔霑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黃堂鳴騶合選迂十騎



坐席雍容累百觴他日同鄉脩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
承宣得意逢明牧諸君能無共激揚

郡廳宴集之明日錄先生復爲置酒車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瑯琊兩露光華映古今稱慶謬承賓禮重
微榮彌覺主恩深少須天詔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
千載斯文寄未哲可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靈源宿却過雲關墨翠微枌日映空千樹立
驚風連嶂百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烟霞路易非
幸有潘郎遺事在何時一鉢去如歸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采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
雲霄迥首路岐長交游歷歷銀河隔製作紛論瑞錦張
爲語何時共傾倒秋床風露已生涼

寄曹子訥于壽道二同年

憶同鷓立蓮天關清漏無聲虎豹閑黃榜未開齊望拜
紫衣高冒遽分班已爲恩出最常表更羨身居李孟間
海國鄰疆幸無遠可容接武向蓬山

寄別宋推官

目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華近壽盛



况忝黃堂禮數崇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
悠悠聚散何堪計趨走終期出下風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蓬人猶解說春坊雲霓有路新推轂
風月傳榮舊佩幾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
况聞交友多筆冑休暇過從樂未央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四馬去翩翩老佐名州爲未斑
送數驛程知到日坐令官府靜如山
河塘烽火檣聲裏墟落鹽烟海氣間
歷歷舊遊知夢寐可容來一追攀

送貢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羨寒糧去若飛
嚴晏忍爲千里別林間驚見一人歸
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暄風颺綠衣
漫使臨歧生悵望可容泉石借餘輝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
流風百世今誰嗣應詔諸生故未還
荒冢草深迂石路高齋月滿闕松關
窮年漫迹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煙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
畫圖想像空陳迹



譜謀流傳善到君春水白鷗分在席寒泉秋菊薦爐重
臨歧何限滄洲意目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宦譜
又聞議獄用儒臣中年離別信何求南渡風流迹未陳
遙想郡齋多暇日肯憐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擁皋比十載餘忽聞飛鶴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
隨處猶須小曳裾燈火尚勤條事在雲霄轉覺故人疎
爲言留滯今頭白無用踏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蓬萊宮河駐綵橈春深綠帳不蕭條已驚雨露恩尤厚
還喜山川物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
定知館下多才彥政樂風零對一瓢

留別錢董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盡鄣公鄉忘形肯厭遊遊數
借酒頻飛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
杏花時節霏霏雨誰共春風舉一觴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



春淺猶生陣陣寒
公事如兒何日了
雲山圖畫要人看
輕風正滿微黃柳
誰與相從試凭欄

湖心寺夜坐

蕭蕭涼月滿池臺
水檻風樨四面開
一柱殘燈何熠燿
半簷衰柳故崔嵬
謀持微祿知無補
未謝餘緣得重來
塵土馬蹄何日事
可容良夜廢銜杯

次韻答徐文蔚

一別溪頭十五春
踏來烏帽尚黃塵
故應用意寄驅外
未忍忘情寂寞園
畫雲臺非我事
掛冠神武獨何人
也知州縣徒勞耳
相見空愁白髮新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
浮湛用器竟何成
涼風嫋嫋仙舟去
夕日依依魏闕情
金匱故義多鉅典
石渠高論盡鴻生
杖身朱墨非君事
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彦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
西山回首落烟霏
及逢朝士登舟去
如望仙人拔宅飛
將戲何妨依綠水
追趨早已到黃扉
公餘若過滕王閣
為捲朱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繚繞碧波中
曲榭方橋面面通
雲氣偷花如欲雨



柳絲垂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
九奏鈞天樂未終，更有殘山并刺水。
煩君迴首六橋東。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尚帶星，倚蹊牽確斷人行。
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雲地忽平。
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頗作雨來聲。
上方燈火青林曲，隱隱疎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聞道危樓架沈寒，樓前物色不蕭條。
恣臨謝傅祠邊樹，門對曹娥渡口潮。
解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徑風標。
倦將已忘山陰路，勝踐仍須折簡招。

題東柯谷園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
石上仙人留足跡，春深灑水出桃花。
流傳國畫采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
目斷飛鴻那可到，舊遊空指赤城霞。

酬趙樂清調安陸縣尹

慈恩塔上果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
相見都門驚判袂，又聞澤國去鳴絃。
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
歧馬望君先數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日青天映羽翰。
疑是青觀辭大宰。



驚聞出宰用郎官
花迎墨綬春光暮
風引仙舟海色寒
想見捧籙仍綵戲
鄉人爭作錦衣看

題吉寶妙高臺

偶為清造宿梵宮
凌晨試上最高峯
水翻雪色寒猶落
雲捧丹光遠更紅
有一僧能跨之近
隔三河驚歲龍
下方車馬應難到
烟際唯瞻日暮鐘

題觀海園

昔年解纜峯江上
初日圍圍水底紅
麗乳忽搖千尺浪
鷗羣仍快半帆風
遙看島嶼如星散
祇謂神仙有路通
及此樓身萬人海
舊游却在畫圖中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峰
精舍寥寥一徑通
夜靜寒泉猶映月
秋深老樹不驚風
舊題尚喜苔碑在
高卧無令蕙帳空
我已倦游今白髮
有山如此願長終

送葉仲輿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
翩然一舸犯晨霜
秋未翦髮依前黑
日射河流徹底黃
此去乘槎須有路
可容執戟更為郎
絲綸閣下多知己
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主簿公自為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
青春如水去難追
一從玉樹歌殘後



數到黃梁夢覺時
李賀元無接可記
劉伶沒有鍾相隨
少須海上蟠桃熟
歸蓬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馬已絲
此身端合老巖扉
興來復舉山陰棹
別去仍留海上衣
夜聽泉聲如雨落
暗看天末有雲歸
浮萍飛絮何時定
空使詞人賦式微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
理官高選出新除
承恩特與金魚袋
訪舊爭迎駟馬車
春入園扉庭草暗
天低驛路嶺梅疎
風池不隔同年面
歸及梅花照影初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重書路不通
秋風使節下青霄
頗聞僚佐登才去
應看文章連教條
日照樓江活水活
天低銅柱瘴雲消
歸時嶺上梅花發
想見詩囊未寂寥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
星河蕩漾宿雲披
頗驚遼鶴歸來晚
正值驪龍睡覺時
百尺珊瑚無地種
六花薜蘿任風吹
高秋蘭若烟波外
此樂應須久自知

題寄節婦詩卷

春旗柳色映門闈
華扁新題節婦居
作傳小篆青竹簡



疏封近降紫泥書
河橋松柏風烟外
階祀芝蘭雨露揚
三釜及親殊未晚
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群賢
新渥時聞下九天
東觀納書何日了
中丞遺笏要人傳
過家莫久依林廟
封事先須徹御筵
千載斯文寄耒耜
暫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同袍
簪上南船去莫招
不嫌官俸薄
過家未覺驛程遙
長溪白石晴雷轉
深洞黃茅毒霧消
想見行春有佳句
坐令遠俗變風謠

送謝仲連小廬巡檢

而翁許史舊家聲
遺子黃金不滿簾
坐擁齋爐驚歲晏
出乘邊障厲時清
避山定復多新句
飲酒何妨得老兵
媿我白頭官尚冷
夜深仍對讀書檠

送烏編脩代祀海岳南鎮兼簡明善隱君

承明退直馬如龍
將插桐庭檉數柴
岳色非烟生近甸
川靈藏器出幽宮
周原共識皇華使
禹穴誰陪大史公
亦見安陽韓處士
為言客髮已秋蓬

贈黃資深

涼風蕭蕭吹故裘
三年小作周南留
相逢傾蓋盡青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肯抱遺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
春秋快事待公等。莫戀寒糧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祇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
百年遺廟獨巍然。要從身後觀餘烈，試聽軍中奏凱還。
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英華重錦繡。

題王君冕同平芳潤亭

花縣歸來盡寂寥，終南山翠湧亭皋。林深未覺蘭蓀老，
天遠何妨雨露高。此去漚根須食實，誰分贖復與參寥。
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露霏霏酒滴毛。

題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目斷繡衣前。禹門尚想能初化，
溟海驚聞鶴已仙。烈日秋霜空耿耿，重山宿草正芊芊。
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兩蒼然。旆旌久坐歸何日，
上幕初登望若仙。莫使樵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
春生馬首逢迴鴈，併寫相思入近篇。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遇天風上泐臺。共喜彈冠如貢禹，



豈期投筆學班超時清存鼓元無用巖晚弓旌倘見招
雪後江南春水活重來莫厭驛程遙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土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賢傅今無策
猶幸虞卿舊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鴈年來旅食厭騎驢
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弼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攜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揚州鶴
四十年前御史驥先廟德衣猶挂燈兒郎玉帳已生風
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時一笑同

次韻蘇侍環千村暮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倉玉杖
行春聊過赤蘭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
媿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分臨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舊
地近台垣寵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
公餘若過滕王閣煩爲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僑憲使

又參法從侍歟旌忽擁轡輅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



淮南草木自生秋
遙曉罷節辭中禁
尚想斲筌接鶴游
樽散那度無所用
幸搜巖壑副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
鈎校寧煩事細微
遙想名曹多暇日
不妨高詠發清輝
湖生江上仙舟迥
春到湖邊驛使稀
送盡北來南去客
石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延閣預時髦
出守名州領教條
已羨漢儒知吏事
要觀齊俗變風謠
雙旌前路方迢遞
八座家聲未寂寥
北去行領歸報政
鳴珂幾日造昕朝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耻學山人赴辟書
身隨使者駕輕車
橫經父合居高座
上冢應須過舊廬
黑夜文星南斗外
青冥鵬路北風初
來期莫落梅花後
待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偕撰

近聞退直自承明
忽報揚鑪出鳳城
未老已嫌金帶重
暫歸不著繡衣行
故人尚作瀛州客
歲晚無忘魏闕情
臨別贈言聊復爾
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拾掳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
遠奉靈輿返壽藏
予告公朝存舊典



疏封泉壤發幽光
樛戎行復開
油幕優直仍須赴玉堂
它日過家如上冢
歲寒松柏正蒼蒼

書東張君挽章

歲晚葉居寄一枝
上林無樹可相依
不隨葉縣飛鳧去
竟作遼東化鶴歸
架上牙籤書在否
門前珠履客來稀
春江如箭船如馬
忍見舟旌隨落碑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傍南峰
遠有感平處士風
山態近人猶偃蹇
湖光無雨亦空濛
行春杖屨時時到
臨水軒窻面面通
別作新亭供戲劇
青甯搖曳杏花中

次韻伯雨鵬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泛山陰雪
不奈舟膠野水凝
朝士白頭愁獨步
仙人赤脚傲層冰
招來盡是雞群鶴
趨附空懸驥尾繩
夜久松龕同掩盡
絕勝傑值有青綾

予與江陰何善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
感舊述情謾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
春去風花各自飛
遠信已隨潮水斷
故交渾若曉星稀
綠袍可戀知誰在
青鏡頻看歎昨非
正欲從君共傾倒
莫言興盡便須歸

至大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瀑



真人于龍湖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爲賦詩四
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是爲至元辛巳正
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
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
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蒲榻花如霧典盡徐歸月在空
仰止前脩那堪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

春風未卸雪初消野宿龍絲靜不騎綠水芙蓉分上
青雲驥袋渡輕船能展會祭包茅貢約尾窠居佩玉

下土微臣今老矣淹留敢望小山招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鷹鷂
風生老筆動龍蛇蜀鄉路遠春多雨江國雲深樹有花
若見君家彭澤令爲言且莫回桑麻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壽號遺民鍊成偃月爐中藥
闕過銅駝陌上人魯國靈光依舊在謝家玉樹正傷春
忽聞舊唱貞元曲衰漸能無灑石麟

六月十二日上京翰林閣院喜雨院長開府公俾



爲詩以志之

雨過蒼峯長綠苔佳辰良會玉堂開涼生薰殿宸居近
恩予官堂詔使來盡醉不愁騎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
作霖正尔須公等行見文星入上台

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本贊納謁于翰林其歸也
上介黎括以贈言爲請賦詩四韻以遺之

上聖敷文格遠人外藩脩職用儒臣並馳使介踰丹微
特設朝班親紫宸炎海計程歸路永都亭燕饒寵光新
祇承德意勅宣布鼓舞魚魚誅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自爲刺史宜鑿坡嶺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參筆削
惜才聊復試弦歌屈原故國蘭都長陶令公田林最多
應笑衰翁苦留滯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達代祠補恒洛迎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仙槎函香秘宇祈靈祝
出節宸廷擢使華嚴楊舊謬華誕筆錦末重過買臣家
相門喬木殊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坐老仙翁曾及清時後際逢行殿曉趨闕豹尾
禁林秋宴出馳峯休官尚想英遊並愛客何嫌異味重



况乃東陽山水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送李師曾將仲善赴春宮

憶隨飛鶴上秋天夢斷慈恩四十年
及此羸羸俱秀盡見君頭角共嶄然
計借已輕輶車動臘句行聽衛士傳
紫陌紅塵衣劫化看花得甚莫留連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連連溪上青蘿獨繫船
正是落花寒食又水煙沙月又鴉鵲

哭御史王公十首

有人新自甬東來別後音書第一回
欲問布帆無恙否豈知塵世隔蓬萊

被髮胡爲竟渡河由來魑魅喜人過
不須待聽山陽笛一曲瑩侯哀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桑田爲海已多時
路人方爲乘驛止流水生涯遷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
人物渺然時事異漫令平地有青雲

金井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
黃泉會有相逢處轉見人間母子情



掉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群仙入貝宮
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折一絲風

膠滾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
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訝來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錦旌獨返時
畢竟江魚與蠅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刻劍痕秋風已到孟嘗門
殘潮落月天涯夜剪紙誰招萬里魂

天吳同象正縱橫誰認鼇山頂上行
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路弔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蹄路如弦定不迷
應到故山叢桂裏笑人騎馬學聽雞

有感二首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紛
披頰聞玉食登巒果不獨涪州有荔枝

漢室需材拔隱淪鼓刀屠狗正求伸
可憐風雪南山下未有它年射虎人

葉書言張子長同遊北山知者寺既歸復與子長
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子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



積觀賦絕句十首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巒滄禽青紫陌紅塵寧有此
十年空負北山靈

芙蓉峰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奇更向水窮山盡處
一菴高貯碧雲師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須不脫登山屐
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處流水桃花三百曲
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峰巒別

惟有青天面面同

雙鶴冲天歲月多至今香火壓差巖劉郎不是無兄第
奈此丹雘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薜蘿衣何人爲擊冰壺破
共看青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雙白塔幾疑日月費撐支一朝頰在圍千底
始悟從來見處卑

遙憶仙羊鶴髮翁清泉白石滿奇骨若寫此日千峯頂
更試平生九節筇

一宿山中竟莫留可能長伴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



休愛人間萬戶侯

避暑園

一丘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
關對青山揮白羽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圍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
人言此客殊癡絕盡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尋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溪翁惡客向人傳
無端又被丹青污狼籍春風數百年

次韻李兄雨中

卧聽風水共喧喧起視青空白雨懸
祇謂桑田可無恙不知江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颼五月秋
莫謂天公無皂白誤將陰雨怨鳴鳩

故山回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枝
賴有四門章博士不綠風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却回江天五月未聞雷
南風祇在浮雲外彈折朱絃喚不來

草長故山懷獨往蒼生今雨歎離居
誰能共飲桃源酒



一醉千年不願餘

傷二首

久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
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身第一叅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
不盡普賢殊勝行隨方願啓一城門

松江舟中偶書二首

山房偶為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
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却聽吳歌思渺然
飛憶灤山湖上寺

白雲堆裏看青天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
忽見畫圖疑是夢冷花涼葉思紛紛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貌不成翠深紅遠若為情
江南有客頭空白腸斷東風百轉聲

追和曼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我夢方酣子遠醒絕絃可復要人聽
梨花寒食東風惡浪盡重山宿草青



深賜邢君隱於梁市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
先朝嘗以進御云

君家藥籠有新儲苦口時供茗飲須上味醍醐无佐使
從今合與酪為奴

芳苗綠線過山阿珠帶金芽未足多千載不經有遺恨
吳儂元不過梁河

春風北苑開時新萬里函封效貢珍後嗣託根天尺五
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廣南亭上言道中

欲去仍為一日留玉堂中夜有河頭曉曉曉逐南飛鷺

及西山半夜秋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烟想見春風士馬關玉勒錦鞵塵土化
盡圖流落尚人間

水隈圖

錦翰翠羽映鳴璫誰遣乘風過我傍歲晏高堂空四壁
一簾烟雨夢瀟湘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舅姑長慟小兒悲元戎奏徽鏡歌曲
來聽完州節婦詩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尚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者
蒼梧落照不成悲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竹竿寂寞不成叢絕憐意匠經營處
都在風烟慘澹中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亂山高下白雲層夢中猶識江南路
惟恨舟人喚不應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海闊天高月正中坐對畫圖如夢寐
六街塵土畫深濛

送許參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驚蕩綠槐風旌旆搖搖馬首東惆悵鳳凰池上客
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靴掛冠神武意如何也知久歷中書考
若比汾陽恐未多

紅筆書題墨尚新杏花零落故園春一從今日公歸後
身到黃扉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路人噴噴歎晉武東風無限新桃李



不敢煩公手自裁

片雲為雨出山時
群物欣欣各自私
收歛神功去無迹
尋常草木竟何知

住近韓家畫錦堂
不將才德詭同鄉
翻嫌相國歸來日
腰下猶懸太守章

白袍鶴立漫紛紛
透曉車音共候門
相見唯須飲醇酒
看山看水坐忘言

南游聊食武昌魚
莫學騷人賦卜居
天子若思真漢相
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聞富貴
年山中道士早求仙
石田茅屋歸無計

題畫前老鄭侯

高想舊同遊
藥籠深慚晚見收
新菜沙隄却何日
欲歸且復為公留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趨選
便腹先生醉欲眠
匡鼎若來猶自可
後堂無處著彭宣

題金德原所截元暉小景

床頭書畫正縱橫
忽值今朝醉眼醒
起向米家船上看
青山元是舊儀刑

題畫屋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
遠背春風度市門
不到人間今已久
多應醉卧古藤根

贈馮真

自是清時翰墨流
水林下莫淹留
漢皇正在麒麟閣
欲畫將軍博陸侯

送傅梅溪遷任福州

往歲從君直禁林
相於道義最情深
公車詔在行日
莫怪頻頻酒屢斟

題王南谷大夫自作墨梅詩送傅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跡未陳
染衣不是洛城塵
素端一綫陽和力

題有江南萬斛春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畫濛濛
百一山河一夕空
夜飲神功歸化筆
野花啼鳥尚春風

題陸山長柳州

幾簇春山紫翠間
瀟瀟烟水白鷺飛
東坡正作西湖長
一曲空懸賀監歸

題清鏡閣

投老歸來負盃船
何時結屋鏡湖邊
羨公高坐毗盧閣
禹水同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泉

平原公子去翻翻，獨遡剛風直上天。
家住孤山春樹好，歸期莫落復千年。

次韻答濟公

三首

舊遊零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
聽徹貞元供奉曲，羞將短髮照西湖。

病須藥餌親丹竈，老厭書牋綴綺紗。
幸有文殊來見問，更無天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欲過六橋愁路賒。
目斷紅雲花鳥上，樓居錦綉尼王家。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為雨，雲氣垂垂欲傍花。
莫問前村何處去，重羅盤石即吾家。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間。
筆底春風殊未老，蟠桃積核已如山。

次韻題墨梅

一自芻家湖水東，於汴時度玉花叢。
因君貌得橫斜影，開却孤山月一蓬。

題先照樓



初日團團出海東
凌晨先照最高峯
不知今日華嚴界
樓閣新開第幾重

武王扇鴨圖

一夫偶爾獲清涼
四海仁風孰奉揚
有道曾孫不忘遠
幸均此施遍羣方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即事詩後

銷金鬲玉音聲古
扶石奔泉氣勢雄
目斷雲平天路末
小樓春雨杏花風

題明公畫蘭

吳淞蕙草照生銷
嫋嫋幽花欲動搖
夢斷楚江煙雨外

風濤水落瀟瀟

東陽縣西道中

枯葉成陰綠滿村
桐花覆地草連雲
百年舊事無人記
猶指前朝御史墳

壬辰春三月遊左溪癸巳春三月遊天宮有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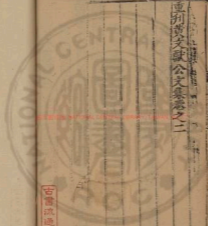
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
祇有山光與水聲
尚想玄珠密相付
免令我慢肆譏評





古書流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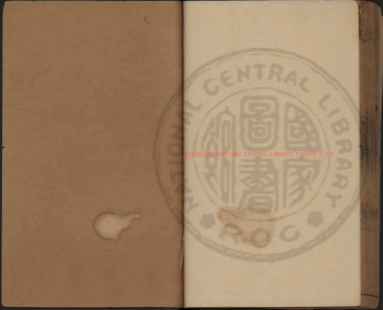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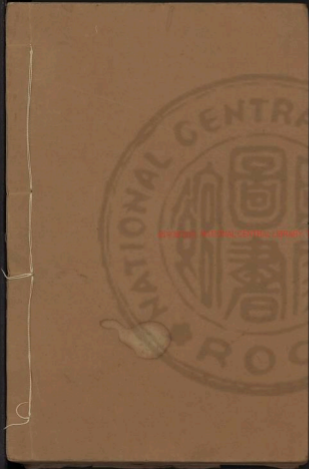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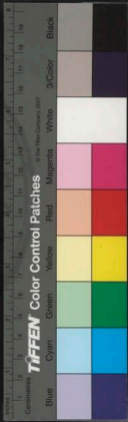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2008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R.O.C.





2025.01.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三

門人

珠

全

輯

後學

廣

全

校

洪茂 吳欽 莊學 于 履 申 劉 會 監 王 廷 會 培 港 補 功

賦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潔志以好脩憑祖先之遺業兮
援往烈之餘休粵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泪其已周獨賢
賢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遙郵攬憫慈以我彌兮懿前志
之為諱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贈躋而見收胡閔執抱
茲獨兮曠同旋於窮鄙松處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



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授幸非帶以疾驅兮
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顧忍恥而榮落惟昔者
之擇從兮極遠討而窮搜衆雜運其既多兮迥異趣之
交鉤紛謂謂以微逐兮咸得頓而勸愛曰予行之不可
兮矧將助予以良猷居快怏其誰師兮茲予歌之幽幽
惘惘以頌懷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塗濁兮曠
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以吉卜兮易去之而返遊廣輪
受愛而靡極兮忽又感其所由非漢路術之先道兮懼
九折之摧吾物走穴隄以孤疑兮懷臨岐而憂猶軫中
情之纏纏兮思勃鬱而其插意適行之已累兮因吾以

爲贊焉弗暇眩之是圖兮何厥疾之能康聖所乘猶未
忘芳悼年歲之易逝諒予懷之既辨兮雖坎壈其敢偷
苟非予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頌言而招要兮遂矢心
以網緲夫有情以爲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大極賦

厥初鴻翼以普蘭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
配天地以爲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違違其求索曰道
不可名兮孰無微而有獲嗟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
負圖得妙算於俯仰兮向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
兮非名言之可奉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



日月於中天兮啓群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
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
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極南乾北坤兮西塊東離萬
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
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之紛糝正清言之弗衷兮去
道遠而儒先哲之闕請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
圖兮開目算於千億謂斯道之匪它兮在夫人而曰誠
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
壙坦爲尸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
可使薰兮壘終不可使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誥言於

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
方僅有觀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
方疇敢索無聲於宵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
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
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
兮曾不滿夫一啜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
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諉庶逐觀而有得兮明萬理
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詒兮聊抒意於斯文

贊

閑閑贊 并序



客有談玄秋嗣師開闢公於僕者曰夫開無爲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釣天之庭而王列僊之籍烏乎閑侯聞而笑曰嘻蟻蝶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蜺蝸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予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墟廬衆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奪大方無隅出入追搖與道爲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回軒裳所不能繫立擊所不能拘夫開之又闢者非斯人之從也歟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盡何如乃罔畏忘休彼虫虫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于鈞則重屐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籍沾演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鱗鱗之舞尚其聞孫曰子樂侮

李御史畫像贊

瞻如點漆顏如渾丹法冠朝服莖之儼然人見其有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就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畫史



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爲玉
人之不學不失其爲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
學而求師虛以爲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
以道因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爲宜居焉
朝斯暮斯宴息尚要其歸請爲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
詩

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以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

世祖歷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
京師因拜公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自伏教
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睹公遺
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
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鴻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游搖於丘壑緬想其際會
於風雲觀一言之得意器崇論而敷陳灼灼乎繼善之
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勵以紀綱乎憲度鋪
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
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成懷誠



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矣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
其經綸曉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
後是將在其來昆

董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國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
者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祥雲
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清
風也

騷

訟題

皇皇正直兮目下惟仁肇毓嘉種兮誕生烝人胡汝慙
之暴亢兮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兮俾閔厥伸窮干
里以逞毒兮豈此土爲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兮傲九尼
之邁凶乘陽竊出兮霍霍隆隆斥棄輿馬兮謂肥螭其
猶龍釋帶形削兮疾走如風揚氛植於滄溟兮瞻我野
其童童儼相殫於草木兮搏瑰瓌之不可食施倪儻尸
兮強殲死力首丘而弗追兮胡慙隸之可得彘狸飽而
蹤跡兮腐齒縱橫藜藿出戶兮室無哭聲野黍藜其誰
關兮篝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兮毋泯喪而極斯樂人
之死兮職愆所爲耗賦大抑兮遐玄澤於厥施胡殃友



厲兮出入放欵仰九闕而往愆兮于毀彼其屢止曰無
往而勿復兮其悔禍之改埃病覆鼎而厲肆兮踰窮萬
平今茲扇虐隳於焚焚兮導伯強仗先之怒氣燎其如
饋兮借薄人之四肢挺刃欵至今狠顧朕朕會遺民其
幾何兮矧有秋以爲期春改懸兮誠仗忍而彼復憑妖
於孽兮睚辰聖則謂吾莫汝厲兮何裸身顛目而辟易
有赫臨汝兮顧盡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敦兮威不可久
乘孰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道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叱咤
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戕屏絕兮宅嘉生於百
冷深棄妖脅兮沈溺清冷噬臍弗悔兮後雖悔其何益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
居田里或訊其苞苴不修以爲迂濶乃做昔賢述其
同谷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於道者不貞

於小諒通乎變者不侷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
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送
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和今吾子養醉辭
裴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
熙洽之朝名膺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闕歷終闕騰驥



翁絕揚眉鼓舌使聞之者齟齬矣之者于然下是猶不
得輸筋力效智能於牛食之末然且爲絕起擇地而
趨持下執靡以隸 踴手泥塗于之爲術不既疏乎於
是主人嗟然而駭駭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貶勢交
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庠賸聲鶴之利用而將乘之階祀
也曩者王途慘海獮狡接尾忤悍姪婢壞壤蠹蠹川奔
森駭爪孛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
廉爽行懷膏潤以買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
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
膏盡則火微以利鋼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爾喪矣

更起是作朝躒要津夕館羈旅會得喪之幾何而榮
於終古是宜頽子殉志於簞簞魯連墮脫於商賈長
獨立蟬蛻萍湖而勿顧也今國家陶秦和溲淳源執燧
農釋義軒麗恩濂澤芻囑布渡圓顯方趾之民濯沐神
化者無不抱信讓揚貞素藉禮義之襜席服中正之冠
屨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
以伯夷爲太傅會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
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
黔婁待詔於公車選哉此非常之際巨億論之所無由
是起取奇壤鬼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繼版唱唱



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難以珍幣遠迤朝估夕呻亦且
睚眦批捩遂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速有時顯默有宜
故甘生以童衛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爲萬乘師此理
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
季當羣居而言財利奈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
挾纊離羣衰以助其駛邪客乃愜然有問曰夫市井之
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
者亦潔名以爲高矜己以自煮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
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秩介婁登厥開富疆毛庄
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季匿滕以嬰湯是皆邇

不世之閔略將圖伯而謀王誠謂夫廣志之弗究寧與
已而遑遑夫以飯生辨淺毫稱糞拾遺若失九牛之一
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質而容度綆而汲亦安
敢肩聖節而驕立哉乃若樹不負以爲名宋司城之一
也弗在尋以合汗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
世之師表也且子聞之時盛時虛天理之常乃仁乃義
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顏曰勿行爾悔無患名
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溢九珥珠
華重覆無惡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尤品吐卻烈
則人亦莫得而索相也若夫卜生棲閣於芝輿張李藉



勢於禮賁相如登朝於武騎太公奇勝於虓黎是亦非
實人子之可幾獨其已成命而美聲

策問
土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則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二一
之可乎人材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回
困於征徭備物并不尊而未幾崇推懸浮吏治非不展
而未幾發姦情伏因雷積久莫知所以爲變通之方識
時務之俊傑誰可獻賦而已乎願摭所蘊以俟爲政者
擇而行焉毋徒爲其高論也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國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絃歌之
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
者以經義決事者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玩
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爲細務從政則苟違吏議而視
仁義禮樂爲虛文不幾於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
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爲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
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
試陳之無以讓爲也

尚欽惟天朝建國學爲育材之地二三子以公卿貴胄



而齒於諸生其相與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若夫五射六御干戈羽蓋凡古所用以爲教者皆未嘗以接於心目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是宜成材就實有卓乎其特異者乃或不能無媿於古何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古人爲教之具亦有可用於今者否歟願推求其遺法將以復于上而與二三子講習焉毋徒以空言爲也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爲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不與以爲郡縣之治有未善者更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惡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爲盜者其失安在弼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所知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版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豈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交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在世未嘗無小人
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惟陰陽
之消長以爲處小人之法或前則法或後則法不愚而嚴
何其不同乎方今明長相違君子道長將之所以爲惡
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次與不
惡而嚴者今宜何先二者以對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
之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貫須
不可偏任者夫向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
千不盡登於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
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教法視古則已
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再此勢之所
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物意否歟品詞消息之使無
彼此輕重之偏亦有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
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
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
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

焉



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
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古之爲治者必正習俗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所尚
不同故其爲俗亦異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
漢人所習尚者果周之文否歟方今之俗以爲文耶則
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爲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樸以爲
忠耶則爲史者又往往舞智以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
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復備官使出而任承流
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繡歟試言其略
問除盜秣荒非無良法然莫思患而豫防之乃今聖仁

在上威行愚乎蟻聚之衆固已滿清菜色之民殆將寔
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
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之
采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
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
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
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
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
明者其爲言也實一三子宜審於自知矣幸因答問少



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諉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歟由施該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

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識者歟尚畢其說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本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椹榻不完全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贖於富家固不能無敲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



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物不多見也伊
欲以斯道覺 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
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
何如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
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
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惠信
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
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嘗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
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
史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
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
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請
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果何事歟幸
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
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
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物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
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
異逮何燧至若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貴
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
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
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禮夏時也今之
爲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稱義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
不講也幸究其說

國學漢人策問

商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質不
以文後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
氏之數納以言迨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迨於
質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
有司者即古之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
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
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
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
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欽父



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
至班固始述散言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
相爲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易爲而古書獨五行有
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
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
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廢乎然考之周官則
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
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洪
範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爻異之學
豈但小道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開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美君友之親也樊遲問
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廣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
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
遷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群居終日求於師者爲甚詳而
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
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
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
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
茂明之母荀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



晉行於辟雍今頤以非考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
邑守令之有志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
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
之賢者唐世三歲賓興唯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坐入
聞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
鳴鸛鳴而已碑美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
欲蒐輯遺文以論于前而辨習乎庠序之宜請君子倘
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同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儲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
平法既行民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
論議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
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
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須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
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
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
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
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爲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
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
風之變獨見於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



俗之可言國興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
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
爾然以其時攷之禹有夏道政德之苗民固有怙侈滅
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
失樞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
下韓延壽先之以教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
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
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未
裕幸有以祛所惑焉

向論者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譙仲舒
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
尹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
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歎不以向之稱
仲舒者爲然而於誼無所取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欲
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
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闡切於當世之
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據其言之無忤於
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



以養廉爲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強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夫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爲難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爲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英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

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謹布衣游俠之倫溫良反受振窮周急讓退不伐亦皆有純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象儼自任諸君子亦嘗守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數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



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爲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故委任責成焉亦難矣是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賞之榮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商議者謂秦尚申繡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復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摺紳先生言必以孔子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繡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不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効傾若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歟不然則承流化宣者未能論上古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



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
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立意考諸載籍
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
乎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
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言也周之六官掌
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
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爲事固有不
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
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

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
爲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
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則
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
乘之國爲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閭者有幾而建學立師
悉聽命於天子爲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項天子之
命乃立綜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
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法所惑較俟未新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夏子之教典
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
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
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
學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爲樂果皆出於古歟我
朝所製述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樂而未
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通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
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
可希闕弗謹歟伊欲知帝王盛時俾爲士者無不成於
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於于序序之間歸德詠仁不爲

文願具陳口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
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
其取之也詳故其爲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
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令法遂判焉兩
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
地于京師以風四方建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今
如種之稷適適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
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借討吏者之衆豈取之
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闕闕貴游恥與寒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爭長歟伊欽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
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卒試陳之毋
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
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
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
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大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
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究儒之議是
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
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皆自儒科而居編

修編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千於普人之是非得
矣安可無夙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古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內刑其存
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
民無甚貧而遂其生歟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
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蠶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
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
雖以著令儆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於萬民直
溫寬柔剛簡之教不行於胥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
實乎先生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如此其池張橫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毋以勦說爲也

問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狄其人無所回撓幾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禮辭恭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無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闕者焉清談何嘗爲之累歟蓋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古注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詒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言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敢復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



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太書蓋有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循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松江倪古之河渠與

泗水其爲方孰難而就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條議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筭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爲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爲將相之詔問是爲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爲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



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
千載之下迄今遵爲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
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以名河唐之集封
刺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
時殊事異通於古者或廢於今而工之漸便步者或
古今之問乎民苦於兼井而無以樂之也凡此皆古
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步之也凡此皆古
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老宋以三厘者入志可
遽數也詩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
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苛謂此儒者之當言
而雷同勸說以對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題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教民而事具則
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禮之周官則所以
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
上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
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
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
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爲其教無聞焉



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善若何而可以
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
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雜著

賈論

曷嘗觀於賈陸乎兵之強弱之布會稽之美蓋前代之名
馬至於漆象厄蓄筋膠藥物之衆無不盡聚區別而具
璣丹銀重淵蓬谷惟珍之產又皆篝火腹組昌百死之
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龍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
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遠運頓頓心計自察苟有閑者在

有者賈而藏者辨之惠弗良聚之惠弗豐耳辨而必
其且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且以千
金至矣求其張虛肆負朽索自廁其間而能以攝奇贏
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歸集蟻合
辨物以真賈焉方冀詳相植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
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
金非以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太寶而爵祿車服
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為寶也非必燭幽隄深涉死地而
後能有也彼歸虛懷枵號呼以望售者何憶憶耶儻人
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



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賈生以謫去過湘水乃授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變憤鬱而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玉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盛爲天下笑項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又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腑之親歷試之

久願於卒然遷王之頃欲盡去其舊而惟己之所欲一不見用則遂自耐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事至不經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諫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與至其論曆火積薪之勢頭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



選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怵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
前言之易而尚肯尤人之短已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
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
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
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
蒙蔽賢之議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叙

後叙為元敘時固已不敢盡以客語
而新史類如二王事亦與坐朝經臨大時自有不
盡合者史既成而公兵尤懸未始以其與海等
者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前遂撰其一
二附於手書文之下以見其詳外情其詞也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

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襄孫討國秀嘗得之辛位
即來華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記嚴辭禮部
光薦家數從卸取之不得故傳所登數殊弗能詳至公
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職而莫能定因字
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
番禺者頗能道陸山事云宋益王之陵帝位也不踰半
而政權原矣茂元子五月乙未濟朱亞和討立中興立
為相安府縣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碑
尚諱諱州之諱諱以予天為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碑
洲諱諱州之諱諱以予天為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碑
大月火古碑九月文茂茂十二月臘秀山一石為
定頭山入海至仲樂一本仙古碑大月火古碑





自回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河州從明州乙亥至

高辰片廣州為押與府見州海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

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星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

對美建宜中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

正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

如雷蓋天狗云己巳星墜海中善於新史而吳方錄以

如其中磁裂為五面墜地聲如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敗

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

西行者參知政事季恒以步騎出梅嶺弘範釋策古漢

副元帥大典所書可考而恒則明恒明年正月己酉

為鄭元帥江非會亦道弘範至自漳州

年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

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星

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

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事見大典及集二月戊寅朔世

傑部將陳寶降陳寶以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寶海

寶則陳寶與格發強逃忠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

發張成不倫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不同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恒

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前

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莫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



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傳命小舟欲勿

世疎舟或不免或又為人所賣後宮及百吏士從死者

以萬數因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有餘人是歲實至

元之十六年也題亦官亦宜使是大夫其

世詳知大

事已去乃挾閩船十八清園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遂至

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

宋軍械旗矣世詳知大

至山東欲向占城土

海陵山故濟南集

風大年新士節世保登舟

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

官秀夫空名

水在左

又從以

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人未敢殫述後遊宣城有蘇會

者蘇小史也僕遊垣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

誰以是字汝縣吏亦稱職耶其人無所對劾一人曰是

人乃蘇劉義之手以恩補官其直寶章閣人呼之而

莫能變非字也對劾次子

世詳知大

向所記客語贊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
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它何證焉姑叙客
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
衣黃潛謹叙

說水滸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其國以秩滿去爰生
金華黃潛述之茗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
之爲物乎敬發壽空一神之多遺針防芥可憐而取井
不冷飲水骨爲齒也無福焉無相焉斯可耳及其去而
爲滸况州也暮山爲谷壑百折而弗頽不既壯歎然而

迫於風則驚坭於石則怒矣若夫醜爲三江鍾爲七澤
茫洋演溢涵烟霽而瀉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
其休汨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兮龜銀魚之
所家儼蛤生焉而不以爲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
爲耗也鳧鷗出沒焉而不以爲褻也蛟蛭投焉而不以
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千瀕
萬洑交起互藏瀟漫爾洋涵爾澗之莫能害其蓄挽之
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骨瓊附
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碩
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



潢度瀛海且有日晷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
而無以是水雩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
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
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豈能持涓滴以相波瀾
砥強顏耳雜歌既闕風驅速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爲先拊循勸率具有其
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衡事莫重焉
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

澤兼之背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
知盡在其人而一切聽其在天可不可也昔魏文侯使
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
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
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致盡地力者亦在乎盡
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
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
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
年乃若疑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
興率遵校常躬秉耒耜爲爾農勸其尚勉之毋苟以爲



其文而鏡鏡其聽也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黃鍾宮 三成

之曲 九變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靈兮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呂角 二成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展良日吉感事有儀感以至誠尚右享之

降神

大蕤徽 二成

之曲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其尊是奉歎事孔虔神哉沛兮冷風颯然

降神

應鍾羽 二成

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安安有位清廟奕奕所饗清通體誠恒赫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 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旂戾止武燕以寧吉蠲致享維何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有

于頤若文于神明

初獻 升殿

南呂宮

之曲



齊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燾左右周旋陟
降庭止式禮其愬用介多祉

贊幣

南呂宮

之曲

裝奔在列品物咸備盛嚴載見天威齊整惟茲惟實肅
持忱意靈芳安留誠哉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高羅孔碩以將以享其
儀不忒抑其迥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

與前同

初獻升殿

與前同

大雩宓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玄
酒在罇歆盥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柔報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
稷非粢春言顧之享丰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爲衣爲裳法乾効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
儀具陳純精粢遠匪藉繡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擁靈休留
娛嘉庶歷世昭配未永無極

物獻降嘏

與前同

亞獻終獻

南昌宮

之曲

緩節安歌載升獻觴禮成三終申屬令芳凡百有職罔
敢怠違神具辨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昌宮

之曲

邇亘有踐股薦盥時禮文既洽靈徹不遲愼終如始進
退無違神其祚我綏以繁登

送神

黃鐘宮

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逝弗留舉雲翔騰鈞扉及德
音不忘庶回景旣餐爲禳祥

望瘞

姑洗宮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旣蕤食蒸精誠斯馨惠
澤無窮儲休錫羨萬福來崇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登光華之莫續頌冒尚之易
非惟君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
不琢況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待乎家庭



之遺謂宜益大於先烈遂襲素而傳龜奈何乎步武之
物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我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
之所夙謂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乎莫疑君之自處
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
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覩華靈草於道
周望喬木以增歎臨陳辭而薦酒為有知乎無知嗚呼
哀哉

祭求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頌
以文為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律簡式戒涉銘下

百氏名譽縱橫芳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揆片弗復弗
弁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德運滿盈藏其絃華
根抵一貞以歸于樞以終于成金春玉撞發其紀平遠
彼晴聲勿使囊鳴獨抱嚴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
韶韻乃茲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裨雅意熙
熙恬為父兄於穉昌辰文事聿興乃謝弗賴乃專鑑衡
職華貴實樹之風聲藝款所及驅馳交遊學徒嚮方俊
良用登觀此陋微亦異品評贊邑海壖道則是徵擇士
藝關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勉夫競競曷使中路奪其依
憑嗚呼先生為幽為明有燭斯文揭若日星重江樓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煙慘雲冥聽言遠而泣涕雨零馳辭俯體式昭哀誠

祝文

謁先聖

黍縣諸生蒙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履載生成名
言罔既飲承睿旨屢謁告虔望神臨之敢負風學

謁愛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富而民善矣齊魯諸生
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者合潛祗事云初肇以
禮見遵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祗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
敢不以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國學遷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侑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
嚴廟像奉遷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修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榿故敝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詎



辰典作廟庭清盞伏懼警誼非薦陳誠尚祈照鑒
巍巍聖師廟祀惟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旣因旣完式
苾俎豆吉蠲薦告奠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其位姓
某等敢昭告於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爲名
臣沒有廟祀雜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仰止
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咸薦俎豆有引弗替神
其鑒之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
子奉政大夫江潮等處儒學提舉潛政昭告于先考祔
承府君潛蒙賴教育竊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
秩升朝載揚卹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
夫祔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
門祗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潛繫於職守不得躬展奠儀
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
順大夫祔書少監致仕潛政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
君先妣郡君童氏潛泰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職官克



承步社稷情歸養而在羅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
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
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
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
祇薦於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
謹告

太廟時享祝文二首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
燕來寧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載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吉貝路

薦孔時弗祿是承永世無斁
表

翰林國史院賀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宸
宇均懽臣鄰胥慶欽惟陛下克神廣運鴻德懋昭月
露天池揚風霆之號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
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寵禁造跡鶴班黼黻丹青莫
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正旦表二首

玄枵紀歲新曆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履



臨所登并臨惟均欽惟 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嗣服
元建號道名協於重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
天貺式迓春祺臣等忝職教序陪班序鴻鈞一氣難
名有造之仁有壽萬年中衍無疆之祚

七政旋杓回陽和於蒼陸一人當寧展朝會於彤庭凡
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 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
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倬應
恭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旌千官瞻就日之清
光載逢昌且祝齊天之寶算永固丕圖

國子監賀聖節表二首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
宮均慶百辟騰惟欽惟 陛下祗適文謨丕隆舜孝雲
行雨施等天地以無爲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欽時
五福觀及萬方臣等忝職儒膏欣逢瑞節播南薰之至
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高呼三祝
頌度明堂允協乘離之候紀梓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
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 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
樂承顏昭聖人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
正陽益增坤策臣等忝司教事欣親朝儀律應薰絃並
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齡



國子監賀冊太皇太后表

德爲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俗
物隆名庶朝盛典歎惟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黼
座端臨念皇慈之保佑給青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遠
道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拯廷紳傾
向日之微忱遙瞻廣內祝齊天之齊筭永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
輯邦家懼同華夏欽惟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
日俱新剛健允符於乾德自天作合頌承式表

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濫司教事欣觀義章闈唯正始
之風四方來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
輿外廷肅稱元會欽惟殿下道光內治德配先朝尊
極宮闈誕舉推崇之禮慶流宗社彌章擁佑之功履茲
端辰哀時多祉臣等忝司教育獲預班聯繡綵闈天開泰
展三朝之拜滌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太皇太后賀冊皇后表

禮行當宁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



騰禁掖喜浹寰區欽惟 殿下德備僉慈功參覆載承
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建中堂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
華於椒屋增鞏固於蘿圖臣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一
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於王母

中書省賀正且表

歲臨析木萬瑞氣於神華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
朝嘉會萬福來同中負欽惟 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宅
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供當知八佾日月以並明震器
風成俾橫經而就傳謙光下施加備物以展親惠綏群
黎函蒙慶澤日其等忝司政柄夙願朝紳金鉉調元莫

齊皇祿之盛玉庖稱壽願增寶曆之長

中書省賀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瞻龍御之當陽綬
典載行典情胥慶中負欽惟 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
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
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經曆多祉巨某等忝居政府
肅領朝儀接武奉陪莫贊無爲之化發祥神筮願綏有
永之年

牋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且牋



春回椒掖茂近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惟
騰廣內喜溢羣工敬惟 殿下淑德純全德音夙著中
饋黃裳之美恪謹柔儀上侔紫極之尊未綴吉履肇臨
綬且並介蕃禧臣等忝賦文詞獲陪班序化行宮壺願
新形管之書慶銜家邦敬上玉卮之壽

國子監賀皇后受冊儀

嘉禮備成正誼儀於內壺隆名載舉乎大號於外廷治
首六宮歡形八表敬惟 殿下性全淑摯德並神明玉
冊金相茂輯彌文之盛暉衣綸袞先昭象服之榮會
齋享更爲鉅典臣等叨承芳序獲展下儀

皇祥開吉且祝南山之萬壽慶銜齊年

中書省賀正旦

璣衡密運回玉律於青陽肇程今儀應軒星於紫極慶
行中壺喜溢大廷中賀敬惟 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
衆纓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耳之求賢助成
治道春生穀且天錫蕃禧臣等等虔獻宰司遵班元會
載新椒頌展盛禮於三朝永固燕圖登齊年於萬壽

公文

代制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
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
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涑水郡公繼文正耶
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資深沈不器
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論已而治人
每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先屬於公
卓居軍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
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
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啓前賢
之蘊與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觀時髦之傑出莖莖
束帛承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於當子特
晚乘傳加錫上樽高朗今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結一節
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富
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異世
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脩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
其生負庶幾人材之作典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
是用申明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選撫躬無
措戰循忝冒竄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倭成周之多士
史彌間出彰大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為盛際然必紳
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借方署太常之籍凡皆
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
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數猷莫曠典於三紀之餘徠萃
英於千里之外茲矣求昂殆幾爰然而有聞于千纓冠
孰耳睜若以自後棘連園而並樹袍何自以太紛惟薦
送之定負實和損於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梁度之
可稽業有專政競出管闕之餘見選辨繩者或乖雅馴

之體儼幽眇者或昧精殺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
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憂乎
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蚩並脫細
大不遺則何以開賢路之物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
舉曷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竹副詳延之意如潘者器
質窳陋術業疎蕪遊迹英躔根玷舉髦之造時光華且
謬充所馳之末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
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光塗輒與十朋而前列
辱采甄之及此顧庸謏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
官之考論言俯被雍容衛室之詠檣奏森羅煥爛上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札蓋以但於未議庶無負於殊知夫何故已至於再三
威實歸於咫尺匪終條對靡中題評挾以先登徒偃大
官之士存而勿去偶同嬰簡之資勿縱第以爲榮省流
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庶厲文風假華袞
之寵褒曲垂鴻藉致維流之適聽獲預并容潛敢不勉
企前脩益圖後效輟繁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爲銛
尚一割之可用上酬享邁次答隆私激烈情淫鋪葵語
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昕陞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與春慶惟古有詳廷

之禮肆時多間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場
類霄履渥之恩英發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
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稟壘某官
卓乎總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爲餘技究觀當
世設旆匪事空言粵策薦於鄉闈速掾陳於方物褒然
高舉辯甚能備可錄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
膺妙東式副旁求日具形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
宜審近於清光修是際逢胡然引却姑一登於選部不
再轉而爲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疇庸之美丞規
圖任之新其猥以陳人觀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爲儒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榮有澤下流上慰斯人之望聊慰悃悃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靈仍之雅輒
憑書問庸僚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英華學海故家
舊物陋把宋之黃敝大冊高文卑甚蓋之所對科目之
士於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然爲之竭力禱治化
風行草偃里無珥筆之民川冰雪無聲有彈冠之客載
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稽之期敢後典義之詞某衰
遲漫迹惕息素餐忝肩爾爾何久自慙於揚輅瞻承伊邇
幸毋爽於及瓜拱俟晤言悉據下悃

書

上憲使書

某烏傷之鄙人也郟縣不見菲薄猥以克貢由是昧昧
於一來庶幾求伸其所欲爲重惟呈身識而昔人所恥
輒不敢踵門納詞以速誚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
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某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
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
人君子古者士之任也上有求下之制下無求上之法
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
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



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
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觀李之念生趨
競之俗成矣國家剗除前弊政試爲課以說不爭其貢
士之法即鄉舉里選之遺病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
之效關焉未著豈風俗實爲之與且古者舉一人而不
仁者遠不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
有瓌偉傑特之彥且遠恐引却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使
首削匄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
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爲凡物之
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趨于奪之柄者

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
身徇勢者之咎耶伏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
又適以觀人風爲轍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訓
消息之是未可以爲細故也某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
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
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
實也某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
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典
治忽之由固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爲有得也不意今
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褰書表釋而來且庶

平親承明問以少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爲不义而寂焉無聞彷徨踟躕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某而某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爲滯留典澁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某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嚙嘿而遂已也擇敢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某敢知也惟明公不以某之進退爲嫌而以人才風俗爲念幸甚幸甚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爲脉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爲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鄉士大夫聞而參知政事吳公淵先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爲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輒去也物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毋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爲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更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



蘇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爲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嘗用比貴客不徇以真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問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歛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毋因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妾貴猶裝美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歿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瘡疾弗爲

報立夫嘗爲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效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劑緣之方冬洏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連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嘗弟畜之嗟稱立夫賢有道者皆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爲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脈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詭殊絕之行著於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窟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氏藏處遂爲所得將

殺之劉懼所哀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蓋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往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奇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乃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于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無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奇之乃使受學羅鄜中所羅鄜中者蜀人號個儒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死頸幕交之器之事羅鄜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塔由是名益聞諸



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爲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夫本草事遂爲太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技藝庸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乃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詣晉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任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聞始來又十九年乃歸聞巷之人皆爲次歎息焉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爲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舂器之乃爲僅制服喪久

號慟如初喪且自爲文以祭其言個 惻怛皆可流涕也

贊曰子瞻器之酸酸然爲卑讓君子哉迹其遭值艱難躡白刃而不驚誠亦能勇矣至身爲係異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隘也彼因隱忍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爲難乎故曰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倚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僕它日然後信耶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爲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時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婦孀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爲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

孝節云

東陽黃潛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爲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石埋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餐居具郡關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疾醫不能療則剔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它日毋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授以藥皆弗効莫知所爲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盜毋書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訶焉而開若啓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毋所則毋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毋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爲

之序云

金華黃潛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性徃務擁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難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婦之補教弊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謙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恥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自曾大
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俠疎常落落
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大學爲丞相高其材衛女焉先生
不可廼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
同舍生擢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
亡何當以優升解褐惟德祐失國適逐耕築寧南山之
南膏藥以自晦人物以任亂不容然亦不爲數詭嶠絕
事暇俗矜叢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強起以
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
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

白當請謁先生笑弗頷銓曹譖以年未及出其名優得
正統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
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信穎爽辨絕人
然任氣好臧否間里少年以爲厲已而與謀中傷之然
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
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凌
核颯駛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
好之者凡所著爲夢雲六卷癡癡六卷聽雨留癡八卷
歲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叙也故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潛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賞得其學碩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賤技巧之列以聞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蔭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求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驗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爲之銘若誅以揭諸幽云

制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瞻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間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聖百世之真儒竟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辭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乎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祿國公王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物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昨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殄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箴

朋樂齊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齊名之室曰朋樂子竊希其能
得朋而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為之箴曰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矧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予之從來
之紛若匪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
適莫惟德是徵復而朋來寔用無咎坤以喪明厥慶終
有一陽之至我其峻焉三陰之聚我其舍悔豈茲記言
與易殊指便碎佞柔既曰損矣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

之匪人其樂也柔穢伯陽甫式謹爾類交海司規取告
開練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傅學同德
鄉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
公諡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事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韓國公諡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格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諡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
追封韓國夫人

本貴

公諱孟字道履系出後唐李氏世爲潯州著姓康惠公
金末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編皇朝佩
猷符使潯州宰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
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
淹貫文愈超卓每苦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

於當世然恥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
至翁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魏公初
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公彥通於公爲父執名
能知人見公勉頌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
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閩間公名將
辟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管原縣簿文辭臺府交章舉
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飽首州縣方今
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
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下一見輒
加器重薦之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得諸子弟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刻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道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爲夔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嶼沂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清具甘自爲事忠獻公勉之入仕復北上三十二年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覽求傳以進時武宗仁宗俱未出關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邊仁宗特留官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

受知於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廢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官僚從嚴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覃懷四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成宗涉遐神器暫慮宗王大臣密謀構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公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孫答剌罕等力贊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武宗入正大統仁宗削承制以公爲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國之幽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申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倖草小多不樂公不爲之少自撓也居亡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言于 仁宗曰執政大臣空出於前天子親擇今鑿與
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述
之許昌築室於隱山淇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 武
宗仰皇帝位 仁宗爲皇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
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于玉德
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安
坐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
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值宸極真拜中
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
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

以爲事爲已任慎賜予重名爵駁八官之濫費汰諸士
之冗負責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已而莫敢言也前所建
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廢政一避 世祖皇帝
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
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慎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
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真長者之言即在朕前惟
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在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
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是黜公乃力言于上俾
殿外藩且優加賜資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
是時朝野又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毅然不自以爲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功士大夫或舉之輒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烏乞辭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李璘辭秦國公上親授印章仍賜書命以龜龍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願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繪公象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謫官歸葬其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迄之曰卿襄事重宜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矣十二月入朝

大澆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秦國公大詔令省公規草史冊所記亦公手自利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



于廷仍命公爲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
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頗年廢從上京教
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辭其政柄復
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改階勳爵如故公
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
年春 仁宗奄奪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
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妄構誣言盡收前後
所頒封拜制命終授集賢侍讀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
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
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

罪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
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爲譖也恩意稍加焉入聖公將
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營發于股臂莫能療公知不可
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墓地於燕遂以夏
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七以其月十八日塋宛平縣石井鄉之某原遵遺命也
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
官 今天子念舊闔功加贈舊學同德廟燕肅治功臣
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聖劉氏前
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一



月卒並封恭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
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
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字登聞亦材略過人三入
中書事閑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屬於至當苟有
益於國家雖疏聚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特所推許
者輒拔無遺及引後進未始有吝翳之色品題所及後
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編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
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屢
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
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宅所奏陳亦
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其常而國史之
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之記公詩
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爲之序潛幸辱從兩人
之後溫廟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潛爲之狀以俟太
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詳謹撰次如右謹狀

辭

白雲辭 馮陳主作

秋風起兮白雲生親之命兮予奉以行秋風落兮白雲
歸倚闔望于兮予歸遠連膚寸而起兮大雁周乎八極
求仕與道兮爲性而弗得于兮來歸毋使母心惻



重刊續文獻公文集卷三

三

重刊續文獻公文集卷三

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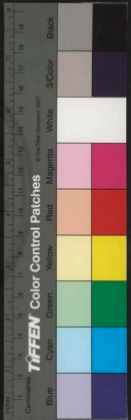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arvard Y.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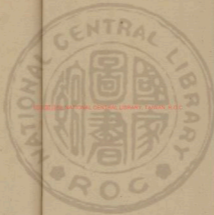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22/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四

前人 王 珠 全 輯
後學 虞 守 恩 全 校
正妻張維翰子環重是
會葬王廷會治卷補訂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斬當世知勛哉保令德
千載以為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
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
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
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深水遠童兒女婦之所偶吞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爲詩耳或者幸能探幽餐奇使組繡之嚴被于草木是因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爲詩顧其用但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君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爲詩失之此而被得之非果亡也它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所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也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揚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詞音掩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昔經世之大務所賴



以存者發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稜公焉稍種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知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翹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翹飛跋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爲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爲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况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未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盛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綠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移心慕焉兀貞丙申



秋予游倦華寧堂間因得拜先生補陽江上先生顧予
喜曰吾二十年釋交江南有友一人焉曰方君韶父曰
謝君卓父今卓父已矣士乃能從吾游乎予其遂為吾
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
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聞為予上
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
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
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其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
敢即哭蓋猶疑其為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詔父之子
言以計至育先生婿也嗚呼先生其死矣先生之先處
州人由大父婿龍川陳氏故又為髮之永康人先生嘗
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寂
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時人靜者
擇幽登竒以泄其鬱孤感澹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
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樵
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
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
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
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
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



君子恒若以為歉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弗復為辭以相之始追叙嗚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致李北海未康帖

宜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龜相值哉

題黃給事山居圖

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撥禍固莫有得行其言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䟽檜茲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它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處處靡所聘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陽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竟是國猶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詔閣後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



磊落突兀崢嶸者竟卷猶可擊見也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移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迹上有秦越私印蓋其家藏傳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爲公論須久而後定

正不然者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奇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爲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爲無故又謬而爲無幸其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政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君中撰知淮陽軍



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
公胃素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
無稱焉獨賴此書爲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位
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書光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弁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檢記不知何人書檢所謂
楷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微
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
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
切以功利目之乎檢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
膺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適與國贊並存
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爲士者至更名它師其間遺尺牘之偶
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家簡復啓其
祕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
君子政不當隨世爲歆艶簡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
二先生墨蹟因書以論焉

記止善集



止音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爲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爲史官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爲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沒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感不苟牽引取合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不可少擬哉表而出之則自謗也亦以厲吾徒也

題脫輅返權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杵微矣盧董之儉謀狡智非不能爲爾飾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半公之守姑熟也嘗畫脫輅返權二圖而爲之贊宋臣怒其讖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它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



人歎寬是圖者未可第以爲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
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爲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湑水教授
君更購善工縮圖爲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
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
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官用事欲歸
田里故作是賦以予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爲祿中
太史令末勅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
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

中在帷幄諸侍共護之衡乃傲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
遺言奇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
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
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爲作乎衡後由侍中
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
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
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爲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
言求之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



賤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皋羽後自成一
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主而雅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
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
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
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闈闕白事中書
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爲詩如千篇清粹圓美庶
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
爲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邂逅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
願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廣
謂楚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爲言章句且

書餘姚新學詩後

屈蟠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婿吳萊竟以言
春秋取第薦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
重楚然之喜耶因此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餘姚學正楊君請予府君州撤廟學而新之于友彥實
既爲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
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
魯修預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爲之師
者弗與也何揚君之得於群公者閎侈若是哉記春秋
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



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節
壽之密冊烈之麗紀誅備矣故子爲本詩春秋之旨系
之末簡云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世入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
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爲固非曰曾子爲
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子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
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
道之不啻者得不以其事爲甚高而難行也耶夫徐君
君之事爲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爲能然
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克
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讀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
止尚矣以多言爲哉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
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
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復六年
其有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恭殿御書奉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上尊開奎章閣廷學儒流入侍燕閒
冬十月臣舜備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
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禮宗禋使臣阿榮傳旨
以刻本賜爲臣舜備直林蹈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潛待
罪太史屬傳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
集爲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規澀宸翰書奎章閣記刻
寘禁中凡墨本悉藏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
賜者必關學士畫旨具成業持詣榻前鈔復奏然移子
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昇臣舜備
直當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名對明仁殿侍給

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朔安河南山東
又彼者督諸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它服
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遠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逆
而特預是賜殊掌之恩莫絕前比茲蓋時濟主聖施武
而隆文示之意竊以風厲於四方將使中林鬼冒之士
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嘆一笑
豈虛乎哉臣舜備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僞上意
抑可謂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
畫遼諱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嚴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廷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爲苟同洪公繫慮既不致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尙何言哉

跋書錦堂詩

祁國社公草書錦堂詩絡繹間管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尙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齊國公治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而魏公若益後人追改之幸真跡尙存可考也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爲火或爲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爲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子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象象同稱明出地上而象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爲言觀也慕也惟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爲本諸易而申言之如此云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爲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賈將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件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請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顯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逸時人行事未有若

王武所譏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爲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爲桑怿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怪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旣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餘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徭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寨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擊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



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僥功有未易造數者視悍爲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撲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于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創而祇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爲事益有甚繼而其所遇與悍甚不同也然悍與汝楫崎嶇簿尉間名位畧等悍以史置其間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史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緣調補邊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空愈信遷書之不溼而悍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尚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歐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帖中寫新安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直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間逸韻度清美陸臺之家宜有必惠好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宋元碑帖

看者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碑因伯壽識佳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爲術精爽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宋諸公遺墨



泮化閣帖張華相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
而把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
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曄購司馬氏下至章藻凡
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傳
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
徽耳

趙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據古書錄事寮所錄公是行過秦風昌國
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
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書諸者哉即此亦足以

觀其雅量矣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
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
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旣凱旋入奏因
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
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又矣公下車
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瓠以宣皇威於遐
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揚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逢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草創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坐五禮也凡制敕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頔獨在中書記

草署行者御也新史御本傳稱御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東坡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爲然也今之善爲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今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



記水樂亭詩

東陽發天縣爲長史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與宗
宋王君榮德若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
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
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史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
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從看察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
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爲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
刻真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曆二
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其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
復刻詩亭中侯之爲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繁見

矣視前人何歎乎轉爲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
者有取焉

跋米南宮帖

示章負其才氣傲視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爲
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
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直輪墨之工而已

題雲山圖

予不辭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爲工近留南屏
積雨彌月遙望群峯隱見於煙雲杳霭間倏忽之頃變
幻百出宛然它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能規



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感突兀以爲親涉其境始悟爲佳句豈虛言哉

先世墓銘後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爲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幕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從妹作銘者夫人之從孫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去者十五汴人以頓首居戎幕得士辛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克留守乃以頓直秘閣爲其判官尋與允議不合去秦檜枋國李泰發參政得罪貶頤坐貶奉養書有怒問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其官

銘作於檜死之月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遞爲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爲潛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前銘叙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權州興丁丑第魁元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子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朝嘗以太常丞兼攝工部郎官積積朝議大夫府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



集申居士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依臣謂檜也公
改迨今百四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唯所賦樂府猶爲
人所傳誦沿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餘言第
爲三卷間又從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歲之併記其後
庶來者有考也

先居士樂府後記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即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
舊傳檜秦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坤武中軍統
制楊沂中發卒築榭石真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綱劾
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檜已夫相位則檜之建當在
於東政務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
之美樂府所爲作也將檜命蔡奉卒數百辭市中聞言
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士書言朝政凋弊萬里外
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滑旣錄二
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茂恭跋文附見其左茂恭蓋龍
川先生所謂四君子者而龍川茂恭兄子塔也

跋景傳遺文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子正其感
與子爲忘年交而其子克讓子塔也景傳始屬疾陰陽
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非井所獲



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爲鄞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終其葬遺景傳之舉府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爲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晡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于昔之獨行君子者予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旣無數字以爲之銘又無片辭以爲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散諸以示無忘或者克讓因是尚有警也

跋景傳新店樂詩

新店樂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余以督運吏居鄞時景傳剪其子克讓來爲予塔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未缺者



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乘不勝愴然輒錄爲一通一以授克讓於家一以寄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致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豈非一日張侯將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邳能致其昭受而聖者此皆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異符莫張侯固若無所察其力矣雖然君循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厥功之功不既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莫克贊者

以是觀焉

書王氏忠孝堂記後

僕所居里於漢爲烏傷縣蓋秦人顏君以孝稱負土葬其親而群烏衛土以助之烏吻皆傷故曰烏傷其後有宗公澤宋元祐進士靖康時守磁州高宗以親王比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尋以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而公爲副元帥遂建中天之業公以京城留守歿於汴蓋曰忠簡縣人至今奉公與顏君合祠于學官號其堂曰忠孝云夫以數萬家之邑上下幾二千年乃得此兩人其子孫或不克大振或已泯絕無聞若潼川王氏萃忠孝之



名於一門而詞人又能修大之併彌又勿墜雖晉卞氏
不得專美於前吾鄉先哲固有所弗如也因親侍講處
公所撰王氏忠孝堂記輒識其贊美之秘於篇末焉

跋劉聲之詩

僕年二十餘識聲之先生于錢府時聲之方以經學教
授媿莫能執弟子禮後因讀周官稱質所疑于聲之而
聲之已死今年秋始獲觀其門人翟君士弘所集遺文
凡如十篇劉君師魯實萃其首於是聲之同輩輩流人
物凋落殆盡與聲之游最久而兄事聲之者今唯師魯
而已士弘得師魯以為聲之不朽之託尚何憾哉獨惜
其所纂錄殊有未備以僕所藏聲之遺墨校之集所不
載者五七言古律詩猶十有二首輒書而歸之併寘卷
中僕所弗及知者固不止此也聲之之子某能係其父
書先王之經大法見於論者必尚有可徵者士弘其
合而傳之述作之家或有取焉

跋俞好問記外家遺事

記外家遺事者前有陶公淵明後有蘇公子瞻米公元
明皆既沒而言立故其傳至今俞君好問以外孫記沈
君遺事而不能必其如昔人之傳與否是以沒汲焉有
求於人而託之以傳四十年間所得前朝故老若一時



公卿顯人之文數十通好問年今七十有六而求之不厭雖以某之蒙詎晚出亦將使附氏名其末欲報之德吳天罔極凱風寒泉之恩詎有既乎沈君約已裕物爲善而未始近名傳不傳於沈君何失得竊獨感好問之爲足以厲薄俗而有功於名教甚大故弗辭而爲之書

題嚴棘圖

客有持嚴棘圖過余者作而言曰漁陽嚴君大德中由殿中知班爲州州判官判有屠羊者誣爲病牛詣州上狀君臨視之則牛自其家逸出鼻首屈膝望君悲鳴若有所訴蓋牝牛始孕不病也迺獲致屠者罪牛母子盡全今所畫騎而立者嚴君也持文書跪牛前屠者也有願受屠者文書若擁跪者後趨騎者旁君所從吏卒也其事亦異矣里父老旣爲之圖且率士友爲賦詩竊妄意太史氏辱爲之敘余聞昔有以詩遺史官願書桃花犬事者有識之士或譏之曰史官書事無大於此犬者乎觀嚴君之愛物而其仁民爲可知固不必計犬牛之要可與桃花犬比否也序而歸之覽者尚無謂焉

書趙繼清詩集後

延祐初予以非才叨綴末第浮沉州縣十有六年晚通朝籍乃與繼清相見京師追敘慈恩舊題升沈存歿殆



相半不能不爲之永慨於是吾同年之在朝行至大官者凡若干人入則奉宴間退又各有事手其職業獨繼清方待班而予以卑官備員冗從得以暇日致過繼清繼清亦大出平生所爲詩文相與誦咏之以爲樂每愛其詩極清婉而骨氣森然評者但美其不事浮飾殊不知吾繼清非復異時東塗西抹久矣居亡何吾繼清隨牒調補一縣去臨分握手於繼清之詩未及改訢姑故識歲月以道其離合之思云耳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記歸辭章云乎哉記詞辭章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爲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益本於考亭門人屢氏進修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爲是以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卽其排年之工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跋胡氏家藏公牘

予家藏先世以京削外改時舉主五員照牒皆有奏檢而此悉無之不知偶失之邪刻無之邪凡自判司簿尉關陞須舉主三員其舉舉充縣令者謂之令狀右選中乃得以校尉徑舉縣令又不限所舉員數觀此亦足證當時故事也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成淳間賈氏初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雖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標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蔡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在後歸京師今在故址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蘊黃二公帖

蘊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卽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爲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蘊賦撰條陳策題議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賦素疾程頤光庭爲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蘊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胡莫知以災去職者爲誰當別考也

跋晦菴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爲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知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於朝丞相王文定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違顏陰右之誣俾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爲蹊牛奪田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結中樂謂馬公爲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瑯瑤官除取

一 祠 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併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方辯論撰而未允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文兩帖迺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兌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授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蔡相蓋指文定所謂邪說姦心陰自惡結廟社之靈實糾繩之者言若有激惡未必專以前事爲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



元年春一稱秘閣脩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春請委之副榜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時事出處問答兩門此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庶俟采錄以補闕逸云爾

政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往逐細調對通咸有定式文雖涉大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訕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槩見也

跋蔡母啓詩

其詩是名政淳熙所序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諸碑
其遺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掛清
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不
遠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瑞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
意也因觀間上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題真文惠公小像

潛嘗從仇仁父先生觀此卷于金陵今二十又六年重
觀于京師寓舍撫歲月之逾邁慨前脩之渺然景行行
止無以多言焉也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



頌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冠準出師遺詞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與公伯氏尊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長者十有五年其功烈在史氏而公摩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歿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舉見公之子是爲魯齋先生以被其猶子且謂其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孫以材自足列於仕籍者瑣瑣相望魯齋之特于其後者正不之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乎澤在焉非直望也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爲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爲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質又蚤有志於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家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聚葉南康遺墨

學必有師觀南康史君葉公銘俞先生墓其本水源流可見矣今去公僅六十年新學小生往往務求名位尊



顯爲人望所屬而能相引重者稱以爲師習俗之不久
甚矣覽此銘不少媿哉

讀趙御史奏藁

伯修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
躬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開闢幽隱苟有闕乎大體
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五人
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者德與一時之名流而
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
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爲之進退今豈
可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徵文抵罪

詳若干人而以照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爲世道衰
壞將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頃因發策上庠嘗
以爲問諸生成莫知所對茲獲觀伯脩奏章始知天下
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
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爲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
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爲已久所論唯陸
贄裴延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
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脩蓋伯脩遭逢盛際與城所遇
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臺言爲功
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爲不然哉



跋頌可立序舊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爲名執
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
識也可立以家世之非且有連宿識之邂逅逆旅中既
與之飲酒又爲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
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爲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
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
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
人之右其智願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爲賢
於今之高人逸士竊徇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

一不居也歟則可立之文骨宜無傳乎

跋致慈亭紀誄

梁棣州之先大夫秘監公作亭祖墓之側以爲歲時汛
掃饋奠之所名之曰致慈按商人之詩稱緘我思成而
不言所以思成之道記禮者始終其義以爲致慈則著
蓋少威儀之謂慈有合乎商之質禮以質爲本該其所
以能思成歟墓祭固以義起禮而公之名其亭則可謂
知禮之本者夫夫至私無文至敬不飾墟墓之間至哀
也偶人象馬雕刻如生不已文乎宗廟之間至敬也一
宮三室施以采績不已飾乎文飾盛而哀敬衰是則公



昭示後人使無忘其本之意也孔子之先實商人其嘗而奉薦也慈雖子貢猶疑焉去聖日遠安知不有致疑於公名亭之義者哉不宣無忌也凡記散序景賦誄總若干首棲州既輯成巨編以某管託年家之梓復俾題識其末如此

跋何節婦詩

併舊聞曾大父戶部府君偕吳時未康何公以閣職導旨樞虞奉詔察訪江淮招集射陽湖流民道適吳興戶部府君慷慨劇論時事竟夕而別未幾丞相吳許公六國言者希旨曰公爲丞相黨人戶部府君亦坐與丞相兄厚善奉祠而去僕與何氏故肄家也節婦呂氏之夫實都承公之子僕以其家居同郡而莫能知之僕誠鄙人哉若都承公兄弟材猷之美業履之盛與節婦父母家衣冠奕葉望于一鄉則僕知之矣矣節婦之能以義自守皆家庭濡澤之素與閭巷之間砥行並名者固自不伴竊意節婦方以不得終事其所天爲大戚諸公願以有司之所性異勳色相慶而誦歌之不知果出於節婦之所願欲否也謹附氏名卷末以志其媿而質其疑焉

書曾氏家譜後

韓魏公有言謹家諱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諱
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敬先其宅死而嚴奉之其可
得乎賴人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官游南海
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
於豪右者本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諱之未墜猶
有可考是也魏公之言皆其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
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於十有
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
友著作郎審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
傳焉

敬思親堂記

思親堂者廬陵彭氏兄弟登其親之堂而思慕之不忘
故以爲名堂非以思親而作也則凡可以寓其思者矣
獨斯堂哉竊意其布政而南必曰此吾親所行之庭也
拾級而土必曰此吾親所歷之階也入而窺其奧必又
曰此吾親所居之室也不寧惟是至於盥杆几杖物器
之微苟傳歲而不廢者必曰此吾親氣澤之所存也是
宜於目觸心接無不託以寓其思亦無時而不思豈必
當祭而齊始思其居處如記禮者之云乎雖然此猶其
末耳身也者父母之遺軀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人莫不有親也而不能人人皆爲孝子嗚呼思而已能致思焉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彭氏之孝曰斗字宗建者久遠宗師示予以堂記求申其說宗建之去斯堂也旣日以遠故告以近取諸身而廣其爲思之義云

暖思存堂記

新安吳氏之先墓是爲存山即其家舍作堂曰思存蓋因其山之名以名其堂庸獨夫事亡如事存之意云爾之思存者其存與否視夫思與弗思而已祭義曰齋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嘗

之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言此言將祭而齋嘗齋而思如其親之存焉詩所謂緜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者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遊宦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仁人孝子之不忍死其親周無時而弗思其親之沒而不亡者亦無時而弗存不必齋則盛服以承祭祀慈後見夫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輒以臨川先生之記斯堂者申言之如此吳氏之嗣人何日而忘之哉



致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君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爲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宜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爲乎人不能爲而趙君獨爲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謂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儉其親者焉

致和靖先生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蓋屢見之也先生書額不多見山陰僧舍有先生所書詩數行

無此帖字畫與之正同可寶也

致誠悅堂記

濟南程侯子徽徽歷州縣間治行甚著既而棄官歸其母廬陵王君吾素與侯有雅故又與侯之子益同在史館爲名其所居之堂曰誠悅且作文以記之蓋治民本乎事親而悅親本乎誠身其說具於孟子之書記不釋其義而獨稱侯政事之美者固未以見其本也夫善言理者必有徵於事是以君子言貴乎有物苟徒勸取昔人之成說而侈爲空言將焉用之覽此記者由其仁民愛物之功而得其誠身悅親之實所可爲知言者矣



跋常探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元亨從其推官劉君慮因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元獄具已久元亨聞其賡知有寃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適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千公爲東海郡舉曹夾獄平顧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耳而太守不能聽至令抱其獄哭而去嗚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元亨能爲千公之所不能爲者非元亨之才有大過於千公蓋其所過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爲太守者矣吳劉君方居比門掾史筆微因撰者而有所啓發

以見嘗令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寃民前代所不及也必可以爲小善而略之哉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爲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背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領臨汝書院錢穀討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倅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絕乙遷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吮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鄉僧殺士元尸而遷焉乙後自陳考清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



迪時爲都曹掾按儒甚故贈得士元死與乙父事月日
白其狀罷遣之且爲文弔祭士元御史宋監治者欲爲
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畫
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警謂萬山長至云凡舟
之記亡慮三千言其大略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
覺子迪得閱其嶽恭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
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故所記止是
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爲之掩卷而太息也
標刪其要而論者于篇

書中脩公墓表後

必有傳慶而孟子論君子之澤直斷以五世嗟乎名之
成否慶之有傳不足亦視夫善之積與不積何如耳子
子孫孫勿晉引之雖百世可也內翰臨川吳先生既以
善人表申屠公之墓且登載其爲善之迹甚具人知公
之無愧於其名而不知公以考城君爲之父御史君爲
之子諸孫又往往能以材自見而取顯融於時所積之
厚非一世矣公之名則以暴著餘慶之未艾証易重哉
繼述之善是在後人庸志諸下方以俟

跋蘭亭序



吳興公臨被帖予所見亡慮數十本其最佳者然嘗
觀唐馮承素所臨極蕭散村拙然與此不類好事者能
合而求其同則王氏筆意所在可矣

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爲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
章奎畫復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字有獲拜賜者惟
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孔刺爾公以開國元勳
之胄世長宿衛清忠粹德獨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
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爲字臣潛奏以非才敢
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於下方臣竊惟君命重

者分之殊休戚同之甚禮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之
庶載皆取諸人之身而以元首股肱爲喻元首之明君
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爲賜而因以
字之於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
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皋陶之庶載所謂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
惟人良臣惟聖者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爲
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
侈爲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於公因
俾昔賢專美於前也



政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朶爾直班嘗
一日侍燕聞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
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朶爾直班由遼
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爲中政使出以示臣俾謹志
之臣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
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
然竊謂之皇極五福以壽爲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
以勲賢貴胄爲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室也乃若
推廣上恩均慶於下使八荒之臣同躋壽域豈非所謂
彰君之賜乎臣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旣不敢強贊一辭
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政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開嘗
以佩刀刻蘆葦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摸馬
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時方以
禮部尚書入侍燕間與被是賜數歲已又恐人無知者
出以示臣其裨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
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爲圭徒以實其
戲言而上之孝思浩天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八主



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跋袁翰林尚書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 武宗皇帝始親禼獻述
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尚簿之儀蓋太平極盛
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為秘書監者作郎寫
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禁掖之下而視
熙朝之黼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尚簿圖宋
王欽若有尚簿記三卷宋綬增為七卷後累增為三十
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跋武學博士朱公誌

神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
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
奉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
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太學謹錄
當時所被告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偽

跋王江州誌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
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恩賜令固紹聖甲戌
則知福州贈王議大夫末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



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共以輒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
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請而請必
有褒詞故尤以爲榮江州之七世從孫權從子游意師
子因闈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
之闕文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爲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
員則闈陞令錄卽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
爲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員則班引
而改令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
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定有除權而理爲通
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
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
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
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
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
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爲轉
官以知縣爲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絳



節同事茂陵而具錄使裴寶璠猶子曾開府親書其卷
郵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取近臣以及庶僚而不
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實
於鄭侍郎作肅之後闕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璘書有
造是必嘗歸於祕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
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
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跋宋兩朝遺墨三首

理宗與賞校道書

右宋理宗付寶似道親筆校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

卷卷末錄款上諭宰執曰情為難憑又曰
信十二月戊戌都省言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
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直是日有建飾封王之命而連
書之耳璠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
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
是月之初十日丙申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
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筆批者或上批
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
寶璠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



似道故正史及它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月日以備
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與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
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議於史氏若夫賈藉鈞庇伏丐
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君臣之分幾於甚廢
此紙流落人間乃被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識焉孰
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
之秉筆者焉

跋宋元章書蘭亭序

臨帖帖者得其貌似優美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
男子之學物下惠也世所傳三木蘭亭乃是以前軍書
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最不公同毫無少異可
寶也

跋傅氏所受誥命

潛入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尋與先生從
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誥命蓋修職郎致仕恩贈
外先生為曾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松先生為大父修
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
亦以長子本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



慕之曾大父也傳以世業需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需
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興推恩懷才而不試
泰始於秀發委其所及將於是在先生名有說字商
佐云

跋金縷圖

尚書正義分金縷一篇為四節其秋頗直之用龍眠遺
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
之冊祝第三節之上古祝與上同在一時猶絲所記乃
後來事讓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惟聖東過魯登廟
冊而已此圖於冊矩據得宜選作龍之屬亦所不備亦
蓋少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方承奉墓誌銘

承奉方公大右丞諱應龍之父也虞公與大右俱嘉定
癸未進士故承奉之沒虞公為銘其墓因及吾邑諸同
年景雲者朱公元龍字元齡者樓公大年字處善者龐
公應之也龔公以經義受知稽陵歷踐清要官至右史
終於中大夫直實謨閣朱公由宗正丞兼樞密院檢討
諸房文字左司郎官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累
遷知台州虞公由尚右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
檢討官累遷知瑞州樓公亦以吉州佾攝郎事入為提



領戶部摘賞所正管文字惟大治先已有官績應換授
僅得一階未及陞改而以選人先其父卒人莫不悼惜
焉後虞公作銘一百有四年是為今至正十二年大治
曾孫道確以歲久銘文失其傳來訪於某謹錄而歸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第十四郎
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甲
官必為監營界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憂夫人
憂五年八月自穎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
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
到必類之鄰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為誰
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修天爵奉天職可也
伏觀此帖雖不據古經傳為無高論而勸戒之辭真切
懇到出于至誠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
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
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
公之子季默編公牋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于世當
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跋歐陽文忠公帖

宋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祕書郎而羣小門之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况已具恭兄書中庶儒之効如此豈復敢有轉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魁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雷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開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持

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上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在來年六月若不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遷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杪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爲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



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于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爲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蒸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替劄後

曾大父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濬戶部府君奇其才以仲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舉龍飛乙科初筮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修竿櫓之敬自適於臺閣時伴交代同僚皆戶部府君爲之具棗葢以文爲贊在盛時固有之其爲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絨屨幅累百千言聞有以一二聯援据之功偶譏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搜巧球尤不敢率易爲揚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榮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



有責以向來煩苛之贖者矣白公得謝而終老於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後者焉潛近因袁樹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藁凡爲啓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碑遂藏之盡篤於學而酷嗜爲古文若無用此爲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昔變文之異尙也

跋

跋唐臨王右軍二帖

右唐臨王右軍二帖其精詣如此而不著臨者氏名蓋當時士大夫類能書非獨二三鉅公顯人爲可傳也

跋東坡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者者盡於此帖乎觀之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徂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爲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橫本刻于金陵郡學



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觀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表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勃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元是梁之徐僧權云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擅黜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畧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李西臺書

浩翁稱西臺書出群拔萃脂不剝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靈小復有浩翁之遺恨乎

跋林和靖詩

子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



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不所改定也

致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撤得之於無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箴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燹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末公寫乾卦而公矜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三等法亦要切嗟未是處無

他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交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比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歎乎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叙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



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物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且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政東坡書春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酒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爲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擇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霧濛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蔡成潘公帖

考卒朱子稱公所居僅鹿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運行獨以丘墓之寄輸易數天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文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條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爲灑落嗚呼賢哉

政靜修先生遺墨

某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襄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葉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飾



伯道來亦昌事著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某既得以快觀
前脩之真蹟又有以竊覩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
遭值聖時海宇為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習中之磊
落軒昂峰峻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
子乃欲一切律以尋常畫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
也某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
先生所為孟浩然詩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譽趙魏公出處
者爭慕效焉歐學遂盛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
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粹匠輪輿能與
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
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錢董之千文

其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
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
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摹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
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求以



古人而別出新音自爲一家如吾真之者殊不多見此
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真之已不可作
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爲然否乎

跋餘姚海隄記

昔叙禹之治水備著其疏道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
滄濟漯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
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大史公河渠有書班孟
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
南而地誌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爲縣時宋慶曆間
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

君嘗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
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朝易縣爲兩四
十餘年而隄君恒來爲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
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
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
其一也自世儒務爲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爲之末或者
遂指經義爲無用之言以相誦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
釋禍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功於古所未
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爲人之難能者由
其知先儒爲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爲空言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於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擬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雖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鄰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辭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其家

考其墓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可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娶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蒲原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思補官而公自真定遷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纂志載公爲副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相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得其罪稱譖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爲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



爲大戒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爲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旄於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取憤若是乎諒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于空言矣子友吳正傳爲公書贊敘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矣稍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謚議溷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焉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年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某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於明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爲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旣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飛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



東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致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某日出柳詔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關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為劇切似道知奏藎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真子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為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長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憲宗皇帝奄棄群臣世祖歸正宸慈鄂州國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避為已功遂入據相

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獻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傳誦之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遺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詔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詔叢歲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詔沒後其子天驥始出以示其俾志其



歲月于左方以依東史筆者來擇焉

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臨
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蹟自不無小
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閻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子嘗於故祕書少監
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
乃獲觀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遺此則其
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
已鑒定為真蹟誠可寶矣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末和棧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
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
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
李伯時有鵝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羅微
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契帖未嘗為苟同
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



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爲恨也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間帖張華祖溫王尊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八皆宋宰統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闕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圃王公評考真朱子之書曰道義精神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象辭辭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湖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固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爲儒者細事真而弗論秋圃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圃公者爲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朱稼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克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爲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爲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



理戒矣敬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爲別白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爲哉諸公猶嗟嘆之詠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爲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戒天理窮人欲者則敬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復論其所不宜無傳庸僕夫觀人風者焉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宋昌元年事視此尤爲詳備此特其於甚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敬謹

高貴輕揚而感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
三復之餘唯掩卷太息而已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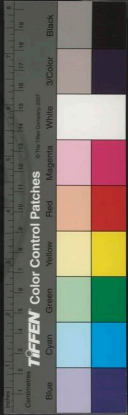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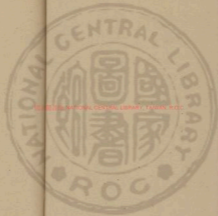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五

門人 王 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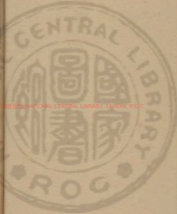
後學 張 全校

溫俊張維樞子瓊重選
會稽王廷會培卷補訂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為用其微矣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巖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獨士有適而不慰或者舒揚振道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濟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為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其亦所謂嵇華其樹者非和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
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
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子與之交而善而弗
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愛其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
焉因追次韻所僅聞而可知者爲五七言古律詩如干
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遠激越其嘗於用與否子固
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
合也而茂卿子子焉自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慕乎
然子固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閭必有俟以彰其用嗚呼
烟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埋滅物之顯晦固繫其用
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爲甚非謂夫賤且拘之
爲病也僕厝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
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
士君子自爲者而今也惟以其古籍爲斷焉耳方儒服
組豆矍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
是彼施施焉于焉焉居飽食而肆其力于負販技巧
者豈亦少哉幸而有龍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于世或
者且將摩之以篋齊東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



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責下莊以搏雞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業君幼而學壯而行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子視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于孫狄也躍乎若九飛而矢決也歎乎若揚颿風簸鉅海而高舉大舶出沒後先也僞稱熒舉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狙豆之外者和今方世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爲歌詩以諷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子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弗歆羨而贊慕乎雖然子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它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顙者升唇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俱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况其子若孫之克肖者乎歟今孔氏



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子思者
子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某字周卿者
子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去烏
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益其去予竊以爲孔子之道如
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
其家者邪誠合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子謂空列之公
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因人成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
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子固未敢違以吾周卿爲賢于有子不猶愈乎陸頌
升昏圩頂河目面如蒙俱之偶同者邪周卿行矣予之

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旣形于羣
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爲舉子業者劬躬苦思徹徹焉穿穴乎經史百氏
之書德不得休垢不服沐然後能以其藝爲強而取勝
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簞糧荷書呻吟踊
躍合乎京師以圖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
未嘗不閉戶塞竇益泮其鋒鏑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
不欲使卒廢乃爲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
於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于是天子亦



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爲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調蒙之職視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與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慘厥擊處以欲盪乎徐生之去也况夫嘗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爲向之求于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獲冠大裾于子楊楊執經以升于

高座則人之期君將有大于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作焉可也尚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于生者冀諸篇端云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真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外內郡縣所實主僧之官職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儉從之盛往往縣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子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于



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訾乎其用于時者以爲釋氏之子
空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空還
遙然惟印組之爲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
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教其
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且能者宜爲世之所不捨
矣浮屠氏寧于是而復與人異情邪若立師之負材傑
驚庶幾不見捨于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于甬東南東
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
于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
徒一言以爲贈夫豈自歎于其道而思有異同乎傳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爲性而道之所以爲
本也其爲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爲異也而吾且安
取異哉顧其衆歸于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爾東之文
學據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諭之其以吾言爲弗畔矣
手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門
圓風丹丘桐柏而南田號爲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
險絕莫適至顧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
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峯水泉花葉竹箭之美山山足綠



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
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面平劣可坐十人旁睨四
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鳥霧縹緲可指也臺之
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仰凡觀遊者恒用爲稱首予佐
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挾剝蔽窮求昔人
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
之望東麓杉松蒼翠臺桶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遊院乃
欬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爲山之
卑地之近也遂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
臺也抑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遊息之物以養其

精神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
手物斯異方而同得者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
之南園以爲石臺故事

聯珠續集序

郵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大
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余紫光祿大
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
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
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
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猶夫衣冠



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命大褒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詞謠誦之間識悉委曲見於詩爲最備善諫諍言馳驅麗婦葵棗瓜壺莖茶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聖人以之列於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磨者厥旨深矣而况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槩見豈可忽哉凡其爲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宜獻樓公既爲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瞻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潛序之端先今方以備入官其石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書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阿繁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荷那長發並存者毫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阿繁也夫旣無阿繁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



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
剩水間往往握手歎歎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
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
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
皆可隱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纒
麗以爲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
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鼻父素以風
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之子樛梓懼時無知
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
以遊先生門最蚤聞其不朽者甚悉既綴辭銘其墓且

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
求嘉尹趙敬叔刻翼縣齋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佯來
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
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
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
龔公聖子見先生於缺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
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
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
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始子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
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茲其
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
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筆墨牽縷之異扶掖
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巨南
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依依然無所售其技
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合人物至
於舟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壺發於詩故老往往
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爲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
稱先生也大雅曰芄芄城濮蘇之類之又曰勉勉我王

網紀四方夫薪樵山材也網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
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愼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
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爲清廟欲爲薪之類之之
械樵又不可得而爲空谷之白駒而遠爲黍離是果孰
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
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
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淡深
又近爲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
者其格力之早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送曹順甫序



曾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
用累考序遷爲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
自海鹽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
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
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說
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發
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在
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爲書甫立說起呂氏
終其能罕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
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

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
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其堂周恭叔以達於程
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
秦漢說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
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
道參繫之餘而能必尊其所固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
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才可以專秘蔽錮爲其詬病也家
鉅論沒晚後無評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
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
之中有澁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



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子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它日順甫歸休而與千齋於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養莫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由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爲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公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僅有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

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視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爲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爲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帶囑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師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爲也蓋子聞之古有窳老而無乞言窳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者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未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親感興起而以



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
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爲然
乎唐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一卷古古法一卷林屋山人俞
氏述其爲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
有罔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是焉其是非取舍不合
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小四學之教詩
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於
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筮之書漢興言

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
直齋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
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
氏籍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
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
所及知者未可真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
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
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
士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
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



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古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鑿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礱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雜以爲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大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覺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謀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之次第如此



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子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鑲金鍍土弓車皮玉畫績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迷焉蓋其于書三歲而一回之考其文而已備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庶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呼見之者掩目而啞也

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於今之厚而徵於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錄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爲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軼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君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爲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愒邁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



爲序庸侯覽者詳焉

陸氏燕書目錄序

夫郡陸君居閩閩中四壁之外輒與質區直君殊不以爲淵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牋若君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汎勝處幼步行數落百家衆校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春群王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益帙却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亦異之味至豹胎猩臂封熊之

蹄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木草小蟲網范岷螭野果之實入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尙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竒之士苟游於君而獲



其所嘗焉染指而出足尖尚無以奈人之多易吾之多也哉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爲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爲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三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解不失其業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爲存也是不亦可深長

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懷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追國朝著取士今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又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興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爲之序而潛顧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筭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舍民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液于四明蓋君嘗操大察以爲非君莫宜當其選也若亡何中臺復奏募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爲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于虛而已君之夢清華陪禁密固可且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嶺海關者乎未知一宰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柳子聞之古之任者行其志達其道

斯已爾感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敏貨賄人民牛馬牛鬻珍異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買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爲憾焉者故其詩曰鴟鴞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鴟鴞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郡尉之耻縣令而薄郡守蕭大傅之雅慮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子幸以督運吏託官職於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奇勳其志狂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量矜者爲說說而獨識其爲均之私於群公爲什之端



焉

述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曹監之長流
咸有師道焉曹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
若夫縣教官率選其於閭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
餘曹補研文學而與醫卜雜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
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諸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
爾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則不辭俟乎強而仕矣蓋古
之爲師必取之任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饒之未及選
任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行

再試于有司課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則是特資以爲進
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于
也抑予問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于大
司樂而論說于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勿專也鄉學
之政總于大司徒而朝夕坐於問塾者有父師焉有少
師焉司徒勿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
曰父師司城司城豈亦仕焉而已者邪是故官有職而
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
道刻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官日刻父老
舉以相告曰吾刻之得師自鄭君始願不越歟生之行



有日凡朋從戚以詩送之而屬子以序故子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之

鄭氏義門詩序

滎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捐公實爲之記一前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子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子若因屬子以序子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

實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爲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爲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宜褒嘉之者遂著于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爲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邪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旣奉著令從事而未



克上其狀于太史氏子飯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于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夏生文案序

子筮仕卑溥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爲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于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

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爲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爲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吾區之得失少與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大旱計然較之推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獨撫其片言隻字爲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業如此它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而予言而有考焉

送王雲別教授詩序

昔宋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



爲已任而俾洛學者獨推朱子爲人宗文憲王公則朱
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該學相家爲吾邦之望王
氏之族尤大以行其不本於古者豈然有所祠立以表
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既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
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幾
升王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
摧落而百年之喬木摧年蒼蒼爲而自爲猶爲之低仰
而不刃去魯多君子深澤未艾也王齋之子是爲雲卿
與其群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據睦
學蓋言公造化之地也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裔方

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
有求其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
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
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
家庭淑艾之私爲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
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
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
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
云

送吳良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雖同里吳氏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早父成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嘆，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悅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躡迹，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等閒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

予亦老於州縣，聲迹幾焉不相及矣。夫今年秋，適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當官守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母望良貴以其所統之寶，少自見於世。良貴獨遠，遐邇引恬處，下列矜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三輪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遠館，不以爲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



干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與於鄉也必選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又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干意又曰獻色及我匪怒伊教

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暮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盍未來蓋師發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繁然之文相愛以醇然之思薰而鼓舞德業而厭飲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去既不必群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時時焉廢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昔嚴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恩大篇短章



亮整而不已非其親且繁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
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庶
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
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它邑爲猶近於古也
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愚夫窮鄉下邑塊焉
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饒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
裏皆儒道老猶有存者則益探前書論詩江西西幸而
有所披讀然以達觀越海不能久與居與語間獲聆緒

言之一二於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語天

志歐陽詹之句卷事未嘗不有樂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
而去其親並命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
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
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
浙而及諸公之門楊秋濤於學海獲夕秀於詞林有日
矣今方參慈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
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爲茲昌辰崇
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襄然而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
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歛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



吳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歎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李德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次翁之子武享壽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米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家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君

時任越之寔廬以節婦歸焉僅再奉養遂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它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嫁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贊合內外屬尚未悉取其蓄聚而奪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楹而已問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樞葬城東北戩山下錄事自念無以資衣食辭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爲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妻



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奉定元年春遷
李君登傑馬赤氏之柩返墓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
政事王公實爲之銘於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
黨其必己更適人或疑爲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
至泣下節婦伴任留奉丘隴而興伏未越上以存江南
之祀一特名之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
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
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己之欲
爲若馮氏有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
其賢與它見褒表者因不伴也特美之詩則補什存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堊縣也國朝以其戶口廣大易縣爲州仕焉者
往往憚其僻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思意日益
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
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異
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
嘗一日亡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
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爲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
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
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



政成又徙詣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
地之遠近俗之學薄變其志居之三年未始鄙夷其民
一切除去苛燒而與之相安于其事不致疑于形迹之
關而入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
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誰不信夫
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友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
者其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
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
如此它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凡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
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
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史見察舉
朱邑起齊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
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曩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
士衆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邪粵自先朝者貢舉
令廣延茂士充於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
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
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魏古循吏者吾
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胥監生擢進士第二



人爲郎祕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
表以爲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
至峻急刻深而姦豪習伏或自媿悔歸于善良暇日則
修岸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歟否
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內明經進而列于循吏者僅兩
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
法澁密民俗澁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
凱爲浦江滿三歲而去滿江之隱君子曰方楞壽甫者
子友也善爲詩而不苟出獨于元凱之行率主人賦詩
以送之且以書侔子序其首下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

矧今明良相逢一旦嚙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
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
於治民特寤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爲人
以俟它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墮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
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
知自振飭以文有其光榮連夫遠去物改故家喬木幾
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發齒如芝蘭之在辭庭不以
雨露之弗及而繁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叩



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恭以文學顯河州以忠節著其
歸後魏武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論議世所師尊而河州
乏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頌赫矣有名繼
忠字承之者於河州爲曾孫生子異代之後懷其材不
苟自售而與時浮湛於章布之間傾軋慘慘焉求世源
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欲世
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子與承之相見鄴江
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已則
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
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而徵于言
爲之序愛寶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龜乎哉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六

門人 王球 校

後學 張象 校

會稽 王廷會 校

序

送李子貞序

始子泰由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橫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願子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遊子軌爲之太息不已後子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值伺其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六

門人 王球 校

後學 張子 校

會稽 王廷 校

序

送李子貞序

始子忝由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橫舟鄞江上李君子
貞時為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
子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
暇日遊子軌為之太息不已後子秩滿受代去而子貞
隨牒遠方為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值伺其



上官退則與遲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烟火寂寥之
境子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
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子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
與子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子盍以一
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
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
得守其職業豈獨子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
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
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爲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
爲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聞

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
累矣予故婆之諸生也它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
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
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諫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
舉者受業其間餐餼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
至而又次者必負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
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携其子而來既俾
秦晉堂上以禮見顧以限於常貢未及執經就列與諸



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
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
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
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
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兮十五而舞兼學射御二
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
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
施教導民之効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未如之何
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
以自傷徒爲其子來耳計其機米子必已代去而不得
與其子卒成師第予之權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鄙人之詩曰一目不見如三
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父者雖
然此諸侯之學也况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調
于上用古之道愛令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且
父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三縣而治白馬
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
彙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滑序之滑竊惟昔之



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及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馬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刻軀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史職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爲己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瑣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論訪徃徃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耐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爲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爲書纂輯也備考據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俟采錄而重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爲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清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爲一州之榮觀也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書之所取者表不揚矜舉今之所取者寡可



以選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宜於于天府者也况夫或彼持恩而躋顯仕爲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鄒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衰然借計吏乘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大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士之致處焉而來亦一時之榮過非謂祖宗著教豐苞之澤爲止於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網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教中者乎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大以是言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嗚呼其所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其傳而居也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字景師示予以其詩詞學餘藁者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高爲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



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爲乏人公又傑
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
視此爲何時而使全羅保妻子之臣得以殫其忠一
斥而不復廢與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是公已試
之效著於簡冊歲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
與未克究於政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
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
文治日興爲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誦歌太平之
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
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宜其幸歟克紹

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爲碑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
未可以是爲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
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缺望而
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
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宜苟然而已乎
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
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爲能贈人以言若夫借



為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宰分寸者亦得侈為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歛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偷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求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科有日矣未嘗欲以為百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為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屢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未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子游者厘十數人欲相率推子為之師子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緡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



其所著書三十卷東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于上
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統
贊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
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
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
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
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
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
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
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

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
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
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
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勦取而
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
是而它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
行也姑書之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
官於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



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寘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墮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爲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痿縮顧忌禁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若嵩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

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登臣王翬胡濙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爲射賊壘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濼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尤中其彘于是和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莛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使人懷歎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論



封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至其崇論懿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空無傳也公歿迄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它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瓊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為典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誌既稱公感末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歎世故之不可料其自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并著之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為詩薦于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典施於邦國鄉人則出于上而被于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或令雖不行



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
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殆不足以使人創艾而
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
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
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
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榮于心莫不爲之發憤
壹鬱嗟歎而誦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
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良張景陽之于二疎謝宣遠之
于張子房虞子陽之于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願
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

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于累
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
預乎蘭溪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
而尤精于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
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
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
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筆
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
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
先生謙張君愜爲序以傳不鄙謂某盍爲後序某竊觀



先師朱子感典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契字乘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畫

樂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窺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廢遠且益歷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弘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于朱子之晚年喪祭二



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爲一書而奏
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
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
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
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
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
儒之未備折衷其抵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乎新學
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願今之爲士者
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異命窮極高深而不察夫
制度文爲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典器未始相

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
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傒也
與某之同年王君所爲序其備述其源流之自以
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廢學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藏書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載而
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勸懲王度則如五緯
耀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托於空言
以俟來哲則如珠捐壁委而禪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
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



能閔藏者人亦不能閔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誕
馬寧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
距其前清豐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偉之士隨所受
之豐番發而爲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弘嚴往往
各名其家露峯李先生則盍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
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閣
籠擢簡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第一
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柞移杖
策東還屏迹海上草詠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
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

鉅闕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
爲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
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擢著由是舉
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懇數千言
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宅歌詩
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
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
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
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
十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清歸休于田里



先生之季子樂始衷輯遺文證次爲二十卷解其序之
言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顯藏者人亦莫得而顯藏也
哉昔楊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
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
雲沒既久法言乃行文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
而挹其膏馥以爲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
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
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
系年壽卒葬其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其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
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騷
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各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
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
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
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
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
矣正傳自壽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覺瘁
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曩遊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
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剝摩滓礪日



長月益訖為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嘗齊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莫為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道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發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小稱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為可以信

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遠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已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家子深前卒仲子沉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案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風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



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
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
已卒它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進
職編摩而其忝縣常調供奉詞林遵屬史氏與公爲同
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題清約介焉
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爽然亦未嘗見其
苟於言矢深切故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衆入臺後十有
年遂持節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方勦游不俟引

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屢於屬郡辱公曉說者再控手
道舊故殊欬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關士之具知於
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繾綣之意俾某序于篇端蓋古
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
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准
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
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
乎以陽公城之行誼克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爲諫官韓
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者論以譏之或貽書以
前之逮其上既伏閹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以諫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
寒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達稱揚之豈非要其
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衆
庶海宇又安固非有關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
兢業虛心采納片言弗遺念公又於馳驅而熟於當世
之務權宜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
國家大事必能擇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
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文以舉其職業直易耳使退
之末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也日聞朝廷有骨鯁之
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其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

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
于試飲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爲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
僅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
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某生乎其時而獲事
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乎古循吏者清江周侯其
庶幾乎先是爲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養納諫以自
通皆弗之拒習爲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變却之是
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



程而隱匿飛弁之弊有未盡革俟始令民得自實且躬
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
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共于奪之柄
以爲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惜俟遇其有所赴愬悉
委曲營贖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愁伏悔罪
誦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委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
不決之訟候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旣以無
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齋常平義倉而
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善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
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至于生爲立祠樹碑糜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僅
有者也而况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
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俟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
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某序于篇首俟初
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
功超擢宣閩都可歷江東制郡元僚積用甚著其來烏
傷治行爲諸邑最憲府方文章列薦于中朝行御用矣
輒因序詩而附見俟行事之大畧俟它日傳循吏者采
擇焉

送慈務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都使者薦其材于宣闕署慈溪縣學
都論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子序
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
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
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于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
之事功姑置弗論臨川陸氏與朱氏並以性理爲學而
其爲說莫適相通雖鷲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
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憲公父子爲巨
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
始以朱子之學倡于其間而後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

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
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其修實踐所守之約固
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鷲湖
所未發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
設科取士悉主于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于朱
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詩先生益
之之門而卒業于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夫
而泄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
也爲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于其行舉以告之乃若
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恩已具一篇什作者之意



不待序而可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嘗言地理先師季子有取焉而朱子之門
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遠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
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苟嘗以是爲學者所急乎後
生小子翠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爲不足爲而獨以不知
地理爲竒探竒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爲家務以取勝俗
習所向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記辨駭
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會
不悟反疑術者未賄此秘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

變置百年之丘龍使先世魂靈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
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
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爲圖
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國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
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噬臍悲
夫可爲太息流涕垂涕語大抵皆場屋中譁世之浮詞予
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而術者
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
地但當擇術者而已爾渠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
於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爲之序予方懼書生



以游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爲可恃欲藉諸公
之餘論以收名定價於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
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逮於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
而就正焉彼沾沾勳其業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愚
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倘有
慨於心乎

師文集序

師文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
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
參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遂放事延儒先以爲師放

之志焉而伯雨特聰穎矣伯雨不爲貴戚即初記
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輩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
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
凌高厲望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觀其光儀而聆其
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
之素因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
盛時去爲黃冠師關出而窮國之光靈當文明之代一
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錄金鑄辭著焉訓
典播爲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
皆與之相接以榮然之文如埴鳴而虎處也逮伯雨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松益密蓋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多秀奇米蓮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贊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縉紳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遺其高風雅致固可傑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轉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年齒爵位尊卑而一以歲月爲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其爲之序而刻實

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亦續集者與木爲之畢其說乎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授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正元年春泰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復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粲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正木其名明善其字也子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千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



去服闋而來秘試數占首選時子猶居國學其夢如物
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
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子益疑夢之不足徵及子請
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
天下士子亦復夢如物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
再薦於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
一子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科舉特廢之初其慮在於
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矣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
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液曰動曰
曰成步其術皆亡祖可考者獨固有占夢之官而

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
夢多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敬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
則贈送而去之于向之所夢以爲噩歟則明善族系之
貴舉殖之富潤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
之士數百人子所慮者不止明善也以爲寤歟則明善
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寤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于於明
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
歟兆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
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于
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者因會粹成卷求于志于卷

首以實其說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爲豐年旒
旒爲人衆釋之者謂此即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神在
上文運方漸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
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
不足而誅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
故固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脩其在人而徒欲取必
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子與明善之所風
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族譜圖序

右者圖譜有向掌於史官局疑高士大夫家自爲譜

氏族者或謂黃氏爲陸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於帝
高陽者自柏翳賜姓蕭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
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於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
而其後有沈妣蕭黃諸國爲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
黃淵皆以國爲氏或又謂蕭之得姓始於柏翳祖皋陶
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
唐之江夏登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
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
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
發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



江陵之監利爲五大族而某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於
之浦江舊譜以爲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
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
可以舊譜爲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也七世
祖始徙義烏族日蕃銜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
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
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
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
嘗補官而不及祿某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於
三代頗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憊懼一旦殞滅

以爲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充其宗
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及於分
寧七世以上皆畧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
九世祖而下丘隴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爲之圖若譜
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
詳疏者宜畧爲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畧者自可互
見今不以親疏爲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
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
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族譜圖後序



其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次女也窈窕之子直秘閣顯其墓孫男五人其三人曰公顯公燦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揚祖而無公顯公燦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村爲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擬上世必同所自出感久而失其世次譜

所以不及也義烏之屬嘗有紹興四年進士名耕字子時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於我嘗祖爲譜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雖觀大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乃於七世之上又適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繁由繁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略稱知爲兄弟繁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普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發由發而越一說尤異併議于此以待咨訪焉

高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
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
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個之迄
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葬物猶與猶爲之立祠即其
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
賢於章句備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共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
祭其入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爲先
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
祭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于夏並爲先師子夏詩

有六易有傳國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
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于夏子才哲而徑推顏
子爲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
道學一出於濂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
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爲書院者又取前
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干陵者以爲先師子陵矯前人之
失不過吞侯霸之兩語它論議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
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於文
則爲經術脩於行則爲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學
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實以選畧餘姚之高節書院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子聞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
受業考其讀論語至予欲無言也然而嘆謂言語非所
以學由是一意務爲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
殊而脩名姆節視子陵可無媿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
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爲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
勸之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秘淑之使羣居而講
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別贈言凡若
千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敘唐復求予爲序
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爲起慮後世
子陵者仲寶試以子言贊之何如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蔡祿大夫札刺爾公爲資
政院使准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總政務之本
末次第前徵政院紀源之書部秩汗漫而序述弗詳披
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
在東朝則曰徵政院互爲廢置開奎改建儲慶使司及
備政院而詹事徵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寶
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序
錯隱漏倅難窮竟故於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
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爲古之君子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其德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於院官令祭廟舉出所歲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負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官給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廳分所列細大弗遺疑為三卷號曰資正備覽聖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指之斯易易耳以濟承之緒太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卷首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封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

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為不如矧今資正領以專使皇上為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譏于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禁闈上承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為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尚無忽諸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卽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固



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遷輕也乃妙東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於便殿親臨諭遣之羣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罷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爲敷繹聖訓目告以利害有須典除宜垂以聞而見于施行不至徒爲虛文泰司等導旨于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委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于職分之所當爲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舉未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 十有 人皆首及於要地而

兵部郎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守千里冀州五縣最爲名郡而尹爲尊官視百里之宰不啻重故彥禮奮自儒科待詔翰林編摩史館博涉於古今而寔爲其治亂盛衰之故知宦簡在春知罹咎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真之循吏之列而爲主傳法權其勿爲沒黯之於淮陽而爲黃霸之於潁川也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矣乎彥禮行有目錄交及士之工爲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

所由發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祖
齊而尹吉甫送以柔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
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
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
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恙不燭鑒內重外
輕之弊而爲官擇人其盛舉也播於諫歌鋪張聖德以
配柔民有不容已者矣宜直私於度禮而慰其永懷之
心邪庸推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陸山羊先生文集序

昔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

江後疆園日蹙夜冠冠而蜀之文章萃于東
其既父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羊氏父
子處山嶽爲蜀士之望以著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
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陸山先生大理公冢子
能世其家業而不墮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
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
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
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磋磨母夫人鄧氏
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關於史學大理公殘學者
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覽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



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
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坐率
疏吃而忘其老閱賈游揀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
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者言必有實而
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為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
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劉郡虞公稱先生學敏
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河江
之決不秘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
髮則果不食南羊方新斯文之未喪宜但為弱士之幸
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遠必勝在必勝應慈嘗意必勝

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為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於
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太常府君同為
郎于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於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
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
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
以序為託潛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
旨耶姑次第其梗概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
陵陽徙吳典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
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遠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
祿以貧強起為儒學官晚乃教授深水州尋以建康上



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處公已
爲誌于幽堂此不具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顏齊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
文曰問居業藁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某俾序之孟子
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
行狀公生而岐岐壯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
大義弱冠文聲藉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
復以謙洛諸儒之說倡于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
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

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于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學
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
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于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
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
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
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一宇內治化休明主俗醇美一
時鴻生碩儒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
久流風未墜皇夢延蔭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
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瑠
珠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卽位方嚮用



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
列之口策名于斯陸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
極盛之際也其浮沈州縣白首登畿畚以非才承乏胃
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益幸獲以
旌賤之士名自附于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
概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于公之文思過
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
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
居眉之青神公之皇考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
挺典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
有碑茲不贅述焉

續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傳君景
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著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
廢士散東書東歸避跡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
壯激烈有以發其適任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
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



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
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
可得而測也其傳之詩如珠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而
下雜植於名園終日說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固
宜乎能接先生之傳眺而與之參翔翔非餘子可得而
預也予年復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爲中表子姪行自壯
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願以材器劣弱每
褊小不敢窺其渾渙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三
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葉寒葉聽雨留客卷末
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文則皆已

洞謝後生晚出有容好醜醜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
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
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今若干卷題
曰續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
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卻使者強致
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爲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
浮沉嚼飲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
之傳不傳蓋無足爲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
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揚于
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誦字元益景文諱野景



傳詩堯道云

送鄭仲舒詩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
爲檢討會參贊官閣即命攝其官予與仲舒同里閭而
託三世之邦至是又以官職而申寮友之好休暇過從
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休田里仲舒亦以外幕南歸
服除當還朝朋友咸爲賦詩而徵予以序爲贈言之首
蓋贈之爲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
今之贈言者直欲爲延譽併增重於一時仲舒之先嚴
族而居迄今九葉朝廷旣旌其門閭而復其緜役士大

夫莫不爲之紀錄以修其事仲舒染黨家庭義方之訓
厚自樹立卓然有過人者予固無改爲其增重而仲舒
有國之元臣以爲知己凡所納交皆鴻生魁彥亦無俟
予爲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撫瑰奇之素蘊酬特達
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情不
容已於言者矧令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衆彥靡或
遐遺仲舒諸父昆弟巨遊于京國有同升館閣者仲舒
踵躡連奕葉之盛表被雲漢昭回之光使澤加於人名
垂於後在此行矣宜但躡尋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爲州
里之榮哉願予衰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墓左待終天



年追念向來英俊之並濟恍若隔世於仲舒之行雖不能無欷歔替慕然以心愚相耗筆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敘盛舉輒因序詩而附見于翁壘之私焉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活碧有~~中~~處見於剡賓客之品題戴峴
鮑嚴水祭環翠亭於郭氏之石洞齊氏之南園凡名公
紀錄所及入於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
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爲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奪之間
又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廉城邑之黨煩始闢其地
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擇其要會以極遊眺

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爲一詩鄉先生與時
之俊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爲序於左方公澤復出
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
晟之千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題聽並至節度使而愬
爲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爲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
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不過
爲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舉步而
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爲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
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
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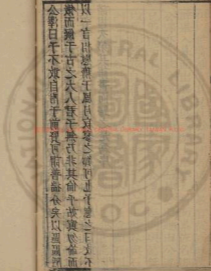


但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宜政使
辟舉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座登乙科而累佐名郡
公澤亦嘗被命伴一州獨避不就而耕於肥遯由公澤
已第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
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
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
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鴻筆能鋪
張其事以爲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
強顏復起而竊食於葦藪之下奔走伺候趨避喘其
爲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

公澤曰予不敢自附于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陋
傲而饒于古之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實勿論而
以一言相慰藉于風月寂寥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
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序



以一言以慰燕于思且哀之憐則止仁德之仁方不
憐而親千古之大人誅于無氏非其命乎故寔修命而
公擊曰于不奴自請于前覽四附善益食矣以溫風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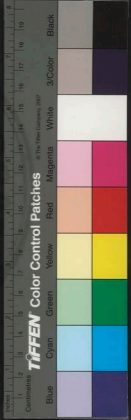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141





2025/05/2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登荆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七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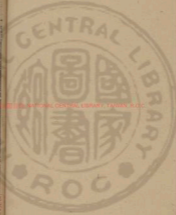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撰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爲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爲何時某侯爲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宥有私史循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吳興會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

後學成守錄全校
溫陵張維
會稽王廷
曾培

門人球錄全輯

重刊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自聖化南被國
家遴選仁哲以惠宰牧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
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為題名而屬予
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
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然
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
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諍回直之目使來者知
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隱不必

言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
國風之作大抵發乎情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
歲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為本者
也。其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闕材傑
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為世所貴則一言豈誠易知哉。
蓋先生自少時為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遠其年邁而氣
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為文逸出橫厲譬如風
雨之所潤動維他異卉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
肆情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為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
剽竊譁察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矚幽微辨



名教者殫藁來而先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絲絲
儻儻存澆俗間其自視吾言爛田爾蛇蛟爾豈復累於
稱讓者耶滑受學於先生最久且熟誠悼其餘芳溢流
無所記以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寐寤寐聽雨
垂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爲言也非
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誰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
地之心爲本者乎綿于禮貫萬物而無遠壤淪滅者莫
壽於是物天區區之篇崇高矣爲故姑用以致吾意焉
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著既爲之述茲不復云

明正書院田記

明正書院之先賢愚簡遺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
矣考定末王侯已守定邦始諭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
爲道院者闕書堂曰明正且以其没入之田百七十有
六晦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宅田六十
有三晦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負而
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
慶初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
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爲闕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逐
所侵田有挾教門徽來爭之者侯弗爲動乃賂吏職侯
在告認爲可疑上其事于宣閣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



破其計而開後下于郡侯爲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
以辛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
不守又三十餘年迺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
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
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歟而已綱夫感味
利誘有其於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挂大
難一斥終其身不悔速絕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
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
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撻是應焉不可奪者
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脚祇奉德意幸惠斯文甚

至感六君子之曹若士之後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
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人傑出其間媿美於前哲大能
實其不費之罪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潛既爲書其
槩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
孫衍嘗以已田百畝代其匱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已田
三十畝相焉至是兩家因指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
同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崖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爲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
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



未泚縣事狀既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克也按其籍則田之析於郡庠者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爲米不盈四百石楊島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爲學官承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者方若過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愛其所有以弛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米微文爲記嗟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六人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

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夫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爲同也侯與吾從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上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喪費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爲原其大趣而爲之記其目之細則埋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適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爲甚具追今千有七百



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循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爲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頌出它州縣下歌誦之聲希聞寔寔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賓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輟田之可耕者若干晦山之可樵者若干晦以佐之士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子文以記之子聞古昔按田建學悉有成法之士固不必慮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爲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以飲食之人爲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爲弟子負而藏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爲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爲某官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爲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爲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嚴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爲貴者乎。春秋譙新作南門非謂夫倫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發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庠及下陋歲久且就圯丞耿君某以爲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郡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爲基之崇參其基以爲屋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爲闕者五而加其舊者三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爲其役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爲大頭紀成事來者尚有省也。潛不佞無能贊贊頌動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執程工屬役之



凡庸可累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爲治所幸伍散處墟落聞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爲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爲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寀不足則其史士泊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庶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換聽事而休史士于旁舍廼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爲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平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爲力眠尉難矣矧處爲山郡而介于跳越國間以淮馬難以積安且久而推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爲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荷適於史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爲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抱鼓不鳴而田里之人其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



其緩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爲非特土木之功而已
世恆讓備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爲武夫俗吏不可少媿
耶爲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備者之譏也君
名自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爲常之
宜興人

平江西虹橋記

嘉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
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
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
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歲於屬縣者三百

五十九而爲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
去年夏天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斲皆腐缺
其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
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馬
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伐
木以堦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
其後屬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
半更爲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爲此有司者之事非細
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東馬事聞于府
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



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
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
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爲之周陔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隴
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
五千有奇後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
率僚屬餽酒橋上以遂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
田稍食貴殖奇贏若宅大姓比川乘達路官實額之而
文貴額能輟其衣食之餘以將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
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利
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
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
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
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
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潛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
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
爲題名而虛其左以缺且屬潛記之潛惟 國朝以科
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



以立邦家太平之基其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
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
逢之流相與蹈詠爲目已又如種待獲適惟其時是以
詔下之日莫不爭翺奮奮以自廁於英雋之列獨是州
闕十年而借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
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
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就禦焉雖然士非科目
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
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爲稽古之所當豈
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乎歸成人有德滑與

君子求無作焉可也小子有造滑於承學之士蓋曰
聖之

鄞縣義校記

浙水東州縣練慶元大府着大尼所入田租鄞以一縣
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氏爲最夥而其
爲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
漕市爲鹽筴之利有爭于海者悉蒞治其處一切趨辦
用民爲最繁富者巧自辟墮貧者日削而弗繼吏嚙饕
靡惟期會之或後爲憚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爲
丞也會 國家申嚴法秉右以它名數自占者毋敢



弗與同侯進父老其宣德意且教之爲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林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賦物力之薄厚各捐已粟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音韻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且語有可以聽徹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東因延酌父老以爲衆勸勞鄉比井爭慕爲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忘爲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表幾夫嗣爲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忘

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大義也者固亦之而
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
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
之所以爲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
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于文矣周君名仔有延祐五年進
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
以三年三月云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有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
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



墓從子姪之藩衍也感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文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恐吾私焉耳矣禮曰凡若干晦別儲其入爲子本而權其奇贏俟以日凡膳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采薪使成吾志以節乎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起仁也國時制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子聞之古之制禮者焉之井曰以同其利爲之比聞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恩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庶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命若聚食之謂也服窮子總而別姓殺于

仁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誣勢也繁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以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下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叔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克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宋仁一國典仁一家讓一國典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

旌異之實在乎舊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書

潛齋記

劍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繡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
潛窩扁其居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繡之
為言退也潛之為言藏也是固以世為莫足用吾聰明
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善為退藏者豈曠然伏其身實然
閉其言而已歟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
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席蓋爾人小子却立而視之如萬斛
之舟順流而東騁騁擊衝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
一旦溘游而歸遠遊乎山祖海涯而時出以浮沉俗間所

居而隱於戶外矣滿聲駭望兵起水涌庸詎知夫退
之非進耶惟夫不為物首而墨以為守是以恒瞻若平
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
若之於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違也惡乎退未嘗行也
惡乎藏頑獨弊弊焉於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闕其藏者
矣夫湛盧臺曹固不斬一劍之用其光氣燁然星及之
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揜過也善刀而藏亦有其
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
則其退藏也斯睿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懋德齋記



不願釋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源知乎此故其書談夕講之際退而即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微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爲家人其象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孟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爲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執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厲同

天台須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齊今國子祭酒集賢卿公各爲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爲之記以釋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禩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齊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齊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略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無瞞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感者事也抑事物之理以剛非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相易動者或味之善感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志也

鄉學記

朝之益津人官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生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焉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議未暇如君琪詰迺以狀授潘俾執筆而書之潘惟古之施以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史士三會道者為教念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自無時焉若夫

閭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閭胥亦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恆足賴故其詩曰倣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者今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薦之職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闕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使雖固非有長民者之責焉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淋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若干楹費錢



若干縉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珙君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闡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校公裕具祭料而祈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惟迂鄙野而委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能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周之君以爲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數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盡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嚴園歸職方驗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於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閏管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逢尊花赤入時思薄化以廷對第三人由中秘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遂掖之士時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



彼而畜於此非所以致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
衆而改作焉中爲殿堂其嚴像設兩廡旁列四楹外周
前植樞星門而密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終始于
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于明年之某月書味屬諸記之
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於萬世其太庇乎斯人者若天
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
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曰疇弘矢棟宇
棺槨均之爲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
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宜靈休不宜無以告
來者庸弗辭而爲之記俛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永嘉縣重修海院記

永嘉爲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
枕江爲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侯館在焉使指所臨長
史運勞無虛日亭之西爲市區百貨所萃塵氓買畧咸
附越之江游故有大石堤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
泥蹻不得前其俗率於巽之旁爲石路外出以屬於舟
次爲之馬頭凡爲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
云先是江水溢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
突莫支旣數毀總治之費公私交以爲病至順三年秋
水暴溢括括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爲害旣傾



路夷卒隨什永和監倉亦起木架未已且將發虛舍敗
城郭未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納謂是不可緩急
議曲作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
以力經畫嚴相圖身親之以期成之盈縮有時也按其
隙而賦功焉何巨木爲柱而設欂櫨其上內擡象木間
之三周外施其苦以播派攻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
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欹側而飾石其背以復行者隄若
路豈卒之壯悉如之而卒亦復其故始事於三年之春
二月旋役於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年來俸
記其歲月而惟春秋之秩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故

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爲縣當其第
一驛路水逕關閘中橫絕通衢震濤暴至則水湍悍益
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
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領教令內奉職
貢使客傳冊之往來率由乎是爲長吏者曷敢弗謹迺
規貨食募匠備揆日之吉架石爲橋其脩六十尺而其
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爲日若干車者無濟益



徒者無屬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官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論曰吾畢侯之爲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褫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政橋頭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屢勅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閭遠近咸用粟備除之不特猶或識其失方州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勅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典作之功有足稱道乎庸弗拜而爲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竊正掾外補云

蘇州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爲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罷就職即分淮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犇悍喜鬪爭獄事爲寔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養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勑因有言其寔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囚皆曰前此處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爲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



沅陵民文甲無子有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析薪之斧也斷股之既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頌以爲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汚何以知符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實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若其子及家奴言胡孫鑑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上今宋已死宜蒸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遺洞蠻使與個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個人指乙

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其妻于於諸洞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史受賕止以占田坐其個人實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迺諭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澗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性視之彭適過其廬張因殺之而徑以盜禾取其家竹簾實禾爲驗吏以爲所殺者真盜也將貫其罪公曰彼盜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鎚也曰用鎚耳公問鎚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懷與諸兄數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



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妾發其事仲謂天發曰
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于某能衣食
之天發尚諾季就隕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殺之龔
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賄史如其言文到成
獄公疑有冤訊之果然適以始謀者為罪首常德之挑
源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
弟之為僧者欲訟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
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盧其復懸首梟
草間而棄尸與俠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溺灘
言尸與俠皆無有公曰尸與俠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
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母已替而謬云曾見一
尸為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廼疑獄且不止三
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悶風疾其妻惡之逃歸
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于官事未決而乙
於暑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歐既去而至屠者燕
丙家責所貸人與丙鬪歐而去中路斃死其母知無
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極以鬪更不察廼捕繫兩
屠者治殺人事故問其母得乙風寒狀兩屠者賴以免
印社于者聘同里民家女為妻未及娶而周某者耻與
為姪婚止婦翁使勿嫁社于恨周而殺之楊忠孫黃文



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杜子本受備惠孫所又適備大
德屋以居文德因激杜子棧傷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
強服而不能言其故物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
周適其妻而殺之後徙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遇風
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救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
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况無尸
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杜子已
瘞死迺出楊父子破械還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
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致日而患腹脹文貴
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蝦蟆毒乎

德為相根和酒飲之得暴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德
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建明而德
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
變定為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驗不
實為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檢作中毒死解連三十餘
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寃為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衆
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及其獄併按衛推
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當
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寃會者以年飢
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



十百人澧之齊氏元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並雄於貴
而古持吏短長爲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
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施粉黛著其過惡遂減去省
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爲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
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米訴者
公雖歸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與當否即有未當折以
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爲御史湖北之
人思之不寔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同君歷叙其事焉
昔者于定國嘗爲御史矣而其爲廷尉也居十八歲乃
遷夫以十八歲之久事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遷之

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無所從哉
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寬而已豈其當時軼其傳而史策無
述疑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一四周君所叙則取大畧
爲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
今由中書禮部侍郎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
寔無足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萬乎草木禽魚煙
霞蒼忽風月寂寞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
其不能無待於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



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矣。取奚舍焉。
苟無累於取舍則穉穉也。蟻蟻也。瓦甕也。萬物之職。猶
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千秋。仁者樂山而未
始資夫山以爲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爲知。君
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子雲與客道乎自怡之齋。而叩
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
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職論。爾夫既已遊乎方
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爲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珠。恐
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爲
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眼玩安足多道。華陽之白
雲固不能爲之累也。今之名齋。固有取乎其自怡之云
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者。孔子之
問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夫非有自得乎其
中。則夫所得以寓其樂者。由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
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
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無庸
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子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
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魯其氏。泰不華。其名
嘗以嗣。襲長萬夫云。



餘姚楊君名其寢林之室曰巽菴而微予言所以名之
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頌君之
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蓋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
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為卦其象辭曰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
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蓋況君遭時承平方
以材見推擇且家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
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藏脩游息
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
事者究之必至卷動則觀其變統其占而已以言乎巽
則巽自邇來邇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
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
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避而不變者乎
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
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
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
命行事而或為隱或為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
菴有煩夫以潛隱屈伏為巽者於是乎言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肯立傳而為之表悉著



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
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履跡
江浙行中書省蓋治錢唐五十六年題名有記尚矣
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省燬于火而石亦什今丞相適下
車亟使計工程材柘故址植廣廈增崇其壯觀以昭示
乎等威而未及蕙遠興壘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
公視事伊始命掌故考遺蹟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
石而大書深刻為合潛叙次便繫以告來者潛卒嘗以
文字為職業而效趨走於署部何暇以不敏辭載惟茲
湖稽古建官以來流臣碩輔入則保茲天子而儀則

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昇翰平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
一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析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為行
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
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
海隅旁連諸蕃樞結舟楫稽首內嚮軍兵民二枋而臨
制於梱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
寄丞相錄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紀綱號
令煥然事新群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為之改
眎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功特勅詞林宗工
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



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
稱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秘閣之所藏名山金
匱之所儲相爲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
州下邑鑿僻所記可榮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
院題名以爲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
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有言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
乎是道雖東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爲記又
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
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齊庸於內成周
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邈觀
其時而瞻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
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
分三省筆置都司爲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
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故之六典則
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將目執直簿以知
省內留直等儀儻數事而已位有常責職有常守也今
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爲元僚小大之事罔
不與聞則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會議



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着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
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司員外郎曰都事官稱
令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爲一
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
務尤劇委任之重實絕前此非清方敷實陶敏周通之
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雖武相望號爲
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天性往觀乎題名
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薄功偉烈自見者侈爲盛世之
羨漢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者左右司
重折於災燬之餘爰命增記其題名而刻諸燕下

自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位而
定規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
務至於邊囑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群
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
置之沿革以爲之記凡恭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
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
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置先達諸公
之後人始復脩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實其中昔我世



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持旨以宋
威遠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爲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爲科目之設
茲其植與逮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寔又文運之
開適惟其壽誕布詔條尤揚祖訓著首舉令以其賢能
法行於延祐之初而世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
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
表顯之不獨爲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禮
古右文分命備臣撰定前史罔立善惡以寓勸懲列傳
所載蓋率事國如志簡宗公正色立朝始文清除公皆
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
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爲科舉之士哉是宜
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因未泯也又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滑之曾大
父左曹公實志之茲得滑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滑不得
辭也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
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



廟宇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爲
學而規制寔倫連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三
年冬達魯花赤鐵闊始盡撤而新之與野遠庶天庭穹
門崇高俯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
甚正而地脉隱隱隆隆然以起堂通薄其脊或換宮宅地
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澤潏
工後未間有不爲其所休者幸俸外役殷費鉅罔敢自
任頌假術者之言以爲辭闕歲滋遠莫或以勅其意至
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強來治事展謁而邊境所
當之屋茨不絕坎又故希殆將履臺問其故而爲之太

自是令鳩財僑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朽墁甃甃必
堅必良棟桷豐碩樑椽顯敞飛椽步簷周于四阿左右
齋序爲至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葺新畢潰于成什
器之傾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志孝堂寓於廡下則遷
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
以土壤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爲杏壇脩五十
又有竒而廣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
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佚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
實錄潛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
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詒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



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矣夫何一旦陵與
忽廢春秋行事駭奔走執遠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
墓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闕寤寐若向之有
廟無筆何以廣教道稱上古哉宜乎同侯鯁鯁焉致其
力而不卸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
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理郟免達朱公如
璋陳公炳及潘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爲記論者已詳石
多不存而其文能傳於今未泯潛不收勦取前人成說
以墮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有考
焉

徐偃王廟碑後記

瓚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爲碑文其列廟在今蘭谿
州者里人徐疇實爲之記疇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袁
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
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
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
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
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
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衛人榮其家于蘭谿既與州
之士民脩其祠事且篆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潛志



其歲月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假王以仁義亡
興亡雖異其爲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
誠能於愈之盲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
虔祥慶之來下蔭麻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疇聘備
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泐心寺鐘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
已文寺僧曰直曰謹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寐謚今以
甲乙之傳嗣爲佳持爰撮木孟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
於丙縣探家集得書記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謹

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
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依
縣差通判登州倅道士得幸用事者既巧伺而歸猶坐
刑奪職置鎮江園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坊康
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各不
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遷易河北帥中乃權公直
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
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
爲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
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

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齊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
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
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遂以遺表聞詔
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物行止用
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
府儀同三司云公謚在鎮江之京觀山而立廟於鄉郡
從祀於邑卒益著焉有司之彝典謚之生上距公歿二
百餘年且去宋爲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
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卒次其作始之自弁
以公官伐之樂亦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石

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介犢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
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
受去耕於富春山披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
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齊富春故地先生釣臺
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
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爲最著崇立而表顯之
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爲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
桐祠於苑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



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崧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
朝仍其舊設師弟子貢而都僧恬勢悉奪其位產以爲
已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畚田五十畝而已間
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
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捕盜連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
管羅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聞其牘亟命度其地之
肥瘠均而爲二俾分佃之咸以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
沈元鼎方謀誅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
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
亦其南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查其

行舍建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
爲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
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
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格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
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
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峯繡嶺亭曰東臺西臺
兩亭 登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
臺曰富春山庀事于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
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于是馬君奉之以書
來屬滔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



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
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
惕焉於中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戒修游息於斯碩瞻
江山想像儀刑闕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
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
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贊陳也高昌公名聞爾仕於中
朝歷章佩監中尚書羅公名廷玉典和人以監察御史
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
來蒞茲郡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稱莫折俎升觴而已其爲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
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
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于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
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于太學開
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成始頒行於
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
學有事於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
其聲音器物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
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旣立學而廟祀孔子建
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



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典舉學政閱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祊然與秦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真有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于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仰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爲樂僕親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于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

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
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
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
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吹來屬于書於歷
往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經
典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
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循其時事周
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篋于意
魚樂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
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堂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勸囊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軍員而訓迪勸勵之器用全教諭胡宗海之補校舊圖補遺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鐫爵簠豆登盤勺祭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取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令達薄也赤與侯下車同日克寓於宣春之義併志堂楹

而仰其所欲爲儀居其間雖無能爲後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吏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官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顯舉其所重爲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也略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今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



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蓋嘗
花赤名李蘭美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
君名子陽下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饗者之氏
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整之官守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
達致宋兵部侍郎胡公景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塞
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
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
學士領節臺潛幸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宴
之末遂令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
鄉僧游龍井觀公舊題而輿道其故事或謂不可久廢
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
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
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
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休惟潛忝
有掃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
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
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通濟橋記

登瀛溪爲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溢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爲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經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滿潭不容篙楫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乃菴禪師開人之病已甚謀依石作橋以利未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紳士宜慰使合刻解金吾公爲移闢闢徵善二而投復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築石于滿者十有三旁爲兩隄中爲十一頭北頭之形西正方東則小猶而刻其上以扱水終

起天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爲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航游民沈甲斷髮爲頭陀走京師結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爲請于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錄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婁也乃發其處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苟而毀石頭石堅緻不易動僅什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于雪牛勸公嘗以橋不可廢新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三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卽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未幾

久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遂以茲橋爲言徐公瞿然謂
人之爲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民不寔因人而廢親
署公積爲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參議中書省事自於
宰相執政咸以爲橋梁與不急之役異議言甚明有廢
必舉無可疑者特下龍公首募夜誦以倡興作江浙行
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
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爲錢五萬緡乃市
大木於處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
四月庀事令工部尚書慶善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
部使者偕而來躬泐說之且擬俸金以增役費魯佐及

於說史民依聆恐後二公復併志盡慮殫其勸相
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大
梁被以石麓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
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橋闊五十而爲殿者
三爲亭者二殿以妥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
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
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烏伴來陣爲之
記古者履角見而兩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
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後也邇其湮塌之始已不啻四十
年而一作一極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衆之援着令



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典所繫因非有司之常事可以
懸論天何以措其辭哉昔泉州守茶公祀萬安渡石橋
第叙後要而不及其它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
文見意者也景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
記之用謹歲月貽諸後之君子云爾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余淮西江北道康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
名御史也公平居無宅好玩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
求售者輒授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絨縻皮置覆以傑簾
名曰博古之堂公後遺今 十有 年嗣子耀州史君

德誠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聞寄諭于
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具文正公實為之記別
號丞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揚公記之武昌別業有蕩谷
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
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備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
李公觀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辛卯
以一言俾我後人未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生也後不
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
為後然把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
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足徵當孔子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把用夷末國霸已文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
不足徵尚何惟乎秦人莫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
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書典依物則一切
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
所爲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
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爲江浙宣
闡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
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
獻既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辰公之賢於蕭何則已
遠矣而又能以餘力常搜極訪因山巖立隴星壁之遺
而窺見皆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
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爲之子克
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嘗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
所樂思其所著也來者評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
平善良人其歷官行事有宋國文康公所爲碑銘此
不著耀州名嗣以清方直諫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具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辛
然遇之輒購以重資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



者有宋內府故藏絲興丁巳郎諤所進述古圖因研因
以述古名其室而宋干紀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
李將軍用着色滿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
先覺所爲記坐勸書臺寢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喜觀
者爲王晉卿凭几而立視者爲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眸
者爲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爲蘇子由
執蕉簞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凭几而偶語者爲陳無已
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爲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爲
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爲晁無咎坐古檜下學阮者爲陳
與堂袖手則聽者爲秦少游昂首而題石音爲米元章
詩立而觀者爲王仲至坐蒲團說樂生論者爲圖通大
士偶坐而諦觀者爲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
帽者二人而其一爲道帽僊桃巾翠尾冠者各一人衣
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
其一爲道服齒衣紫裳懸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
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鬢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
褥玉卮理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障石深流曲徑危檣
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蕪紫茂翠巖聯絡天民又謂有
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
而爲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爲誰記作於政和



甲午後一十又三年謬乃以研遊研蓋端溪紫石其形
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爲水委而旁刻故圖其
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
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遷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宜急遠而費近哉取其新
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斧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聲樂器一旦歸于土虜之家回
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
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
爲乎志之者宜重改堂以研得名記爲堂而作仲素所
著石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
著也

西湖書院田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
所統吳越間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爲書院者
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迹所存
而表顯之以爲學者之依歸不然則好義之家創爲之
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杭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
尤盛舊所刻經史羣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
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



徐文貞公持節使者佈澤治于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
西湖上所祠三賢于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
詳達于中書界書院額立山長員異時書庫官之所掌
悉隸焉顧所以贖之者田皆薄瘠且遠在它州縣富歲
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原給之須猶或置乏而弗繼未有
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三子嘗肄業其中念無
以報稱乃捐宜典州泊陽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畝歸
於書院遵著令減其租什一實爲米一百三十石二石
請別儲之以待書庫之用而毋移它費凡書板之刻缺
者補治之舛誤者刊正之有所未備者增益之主敦事
者旣白於僑臺而轉聞於憲府俾有司蠲其田之徭役
慮後人昧于所自而墮其成規徵文爲記以示永久昔
蘓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爲物之悅于耳目適于
用而不敝不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
于其書旣取而用之而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書誠
可悅而適用不敝不竭矣使傳刻者歲滋久而嘗無弊
則摹造者日益廣而增有竭哉向之書院若白鹿洞若
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意
于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之
不完此仁者之心無窮之惠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能



玩味其英華而究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蘊公所以嘖
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易
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蘊公書院之先賢顯誦其說而
推明之以爲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夫來
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
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
私財以賑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
義莊以敦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沒君以爲前人之志

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板宇
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闡講舍齋宿
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僉瞻材以受業鄉人求
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
南立義莊屋以開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
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
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
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
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
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辱筆於



千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
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
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因制壞而此
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
苟克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
而發其油然而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
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宋仁一國與仁
一家讓一國與讓有能樂流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人
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予子孫孫勿
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感賦足第善述以頌家

敬學齋記

具郡施父文好脩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爲齋居之所扁
曰敬學四方士大夫來具父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
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驛舟姑蘇驛父文來求予記
其所謂敬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堯見於武丁
之命說而論爲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
而知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脩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
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已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



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它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避抑可見矣四之仁參之孝三手之徒未能或之走焉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凡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凡文不自以爲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納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言爲好學凡文予居承範孝文朋友有信教於行與事

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爲哉姑以此復于文云爾是爲

記

問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蕭翰自娛尤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問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道遠問止爲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蚩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



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在右則醉于無窮之變氣能於膠
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
於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壑若可以止矣是猶
爲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
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倚不知城邑之爲山
林峯爲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
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言者乎抑其言不止於止酒
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高蔭而不知孰爲輪奐
之美步止於華門而不知孰爲康莊之達味止於園葵
而不知孰爲食前之方丈歎止於解子而不知孰爲侍
妾之數百非夫彼而取此也固放不拘道適自適耳又
安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子英清修好古
與城邑知在山林未嘗辨斧斤爲牽於名迹宜其開淵明
之言而有契於心也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
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
淵明以弦歌爲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爲
五十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於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
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正者也子英爲子記
其爲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
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聞止誅止酒其取義皆非



學常精於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于方欲見好讀書而不
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于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
倘能爲子言之請留更僕而筆受之以爲後記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居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
司郎官宋公元龍方奉柯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爲
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
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拜過明堂恩與申贈
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
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

三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謀妻父即戶部
公是爲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
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
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挾以文應口輒對是也
既而以終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牘表
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
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
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姦初戶
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端假以男爵使就試
於漕闈非其志也掇便請爲啓以辭曰來子仕補花黃



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與秀才緣要須取本色而歸兵
公嘉其志而不容其辛辭乃以回隸於廩後累遷忠州
臨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
卒年八十有五火燒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第次焚以
公歿前一年補大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
人長適王國金嘉應戊戌殿試第五人後從事郎昭慶
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帥鎮軍號而書州名
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
二子長拔次承節郎諱潯是爲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茂
長子應益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三子長植次塿或淳已

已戶部公似明堂恩儒係子輒推以與壽故戶部公之
子無用產入官者壽未命而戶部遵內親母更名君澤
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于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
適朱叔驥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
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一子峻生一女適劉璋校生于
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于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
猶未名也其後歲又改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未云
四人莫得面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爲壙誌
有墓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潛生于高
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後見其



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寢蹙遂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繼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會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語存焉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爲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禰復九世是爲武翼大夫飾武翼生尊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鑄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絕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爲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共節薄而樂極人之窮急謂

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爲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爲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范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高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爲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



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
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
田以爲相調相恤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
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又夫有能以
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
君三子長濱次濠次京濤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
弗懈益虔而京不逮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墓于石
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予
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歟士君之言行前進王侯
死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稱其所居之室而名之
於君曰昔我嘗國忠宣忠武兩王佐 太祖皇帝肇造
區夏克有大勳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爲國家之世臣茲
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者承制行事建牙
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
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業被養
知備貧禁從恒棄馬以墮其家聲爲懼竊聞古之人或
以善爲寶或以仁親爲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爲寶
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



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帝室夙興夜寐靡敢怠忘不可
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其壁觀漢家之榮
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
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俄耳頗以智自全
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愛知高帝稱之曰忠者千
今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 百年猶願食于
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
而言則爲德之薄厚特係夫能忠與否耳惟托刺爾氏
之先念其雄材崛起運元功茂烈載于彝常自時厥
後子百千上下漢朝堂出入惟魏者莫不世濟其美德

蔡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徒
傳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
魯兩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忠冠以忠與
向之著今稱忠者若無以異今謂長世不亦宜乎蓋人
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
也公以宗臣世胄日侍天子清閑之燕而謙退不伐克
念厥緒休沐在外棘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
而知忠之爲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以受之前人者
陷揭而自微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水勿墜爲虛實不
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也公之所實家世之傳也誰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又
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尚慕于茲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命其居室而志於某曰予幸以國子
覆統經於館下忝稱搢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其
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
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
幾遂息於斯有所自儆以爲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于
今人苟未至于古人不取不勉也予其爲我記之其闕
事論所記于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

斯言非爲學而弗仕者勸乃爲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
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出
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
必選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闈壘
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子
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爲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
以鈎據趨辨爲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
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馳馬海隅微寒萬里之外
則弦誦之聲益以希明年未至而不視學者曷是也有
能不爲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0 Color White 30 Green 30 Cyan 30 Blue 30 Yellow 30 Red 30 Magenta 30

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
于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爲此誠意正心之極
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跋歷之久舉朝甚著年踰
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老之長
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益
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爲言考也庸謹記
之以俟它日考其成焉

勅賜丞相蔣寧文忠王祠堂記

致送相蔣寧文忠王以宣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

慶千位二十六日乙丑柑葺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
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于宣平縣官家莊
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明
仁殿而退諭上旨俾臣潛撰其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
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連世貼睦連使書
千石仍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南策題其首而刻
焉惟 武宗皇帝昔在昔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
獻王以宿衛重臣父侍帷幄上就詞大歷服忠獻遂以
佐命元勳入秉國鈞夙興夜寐勤勞省室將寢其家于
北土今就高爽而遠故梓乃以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別聖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有成立為時名臣即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為制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中書岸之類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為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而祠焉其構興之物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銀幣物以相其棧東朝及中宮致助有差迨其訖功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詔詞臣歐陽玄為之記至是別為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勲勞則祭於大黍稷世之朝廷配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祀壇墀而祭之後世之

聖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為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問之有周公自則自其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也夷夔桐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材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旋轉旋國闢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已責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肇古良相殆無以過而况前作後述濟美累賢位冠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飾於燕祭享祀於廟室壹鄉國
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手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
事裏慶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濟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
焉文惠諱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所
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
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
見於前記及上所賜勳德之碑者此不具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宰佐

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

事則特給印卷

查其事也昔在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

王公弼奏請立史局纂脩先廟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
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擇監脩上悉從之至元元年
始置翰林國史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
公鐸監脩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綜監
脩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
歷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爲一院而
史事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
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
在方冊垂千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抑可知也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此大拜之後必誦告視策于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
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連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
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
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故得右
丞相完澤太傅公而下總十有八人藪石大書而深
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
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
二品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 仁宗皇帝

天德元年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
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
馬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
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
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與文署以待制兼令諭
脩官兼承俱來諫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
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秘
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而四學士亦省而亦思替
非以待制兼掌之 今上皇帝建宮文閣而不設學士
詔以經筵洪文監皆歸于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樞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建
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改庶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
建寧公華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文未
克立是用蒐羅故蹟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知諸石版
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宗以來備用下邑莫
不有記刻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卒止安可觀其闕文
而弗之講乎嗚者因其人而尚論其世則國家之聲名
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槩見也僚屬參佐具
于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克遜名記

先有著述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高
天官師相規之意焉專自 世祖皇帝作別都于曠曠
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悉
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
信於萬世 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講啓沃聖心退
則紳綽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上所識擢必勳闕
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
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建寧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版
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
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 Color White Yellow Cyan Blue Magenta Red Green

馬爾蓋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行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口知曰燕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曹屬並列于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賢者謂其人可以知其政故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之意而取焉烏古孫公良楨之為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定命

謂中書使使者都尋獲名入參議中書省事乃為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焉為之記潛竊憚都司以彌綸省闕為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有左右丞官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為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為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若其父建至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于左右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况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家號雖繁而百工之事尤為最劇豈能有司限於官序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之意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昔人所謂



學爲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姓名知所欽慕而奮發焉則其爲風厲也大矣肅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廐府各以其職分宮應夜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宰侍劉木爲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整德護都率羅鐵穆而慮其久或書版乃今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伴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若殿中簡臺外督御史內領侍御史受公

差事與劾按章亦謂之中丞法則居殿中者實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陞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爲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于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卑從於豹尾之中而卑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



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爲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黜賢貴冑秉清方直亮之節風爲衆所矚懼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託以昭示于永久者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爲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爲存也論以是爲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屆梁陽八月回鑾十月甲子朔記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書籍其間得以類

群補太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歷于太學故其規制編追尊儒顧出他州郡下搢筮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爲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湮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寸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寶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列屋爲間者五而後爲熉亭題福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額曰尊經者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典所書也大德

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
倪教授淵達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宮解舍至治元
年進德典能兩齋燬于災總管忽都魯沙又卽其地構
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幸皆屬於地勢前阻遠路後
逼屋居雖欲克拓使就顯敞而遺置煩不可得也至正
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燼及殿檣而止持正齋
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北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
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繕易其廢址
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理之度木簡
材而李君和來爲副提舉丞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比

既銳然以學校爲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趨事此
功乃從闢於四齋之故位且爲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
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華石刻置
闕之比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殿廡門廡官廳吏舍及
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廡之屬什者起之缺者完之
卅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開
計者總若干覺堂涂自門屬千闕二百餘尺土木匠傭
之費爲錢若干緡爲米若干石悉出於贖學經用之餘
未嘗以置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潛
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
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
群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者羨矣息焉游
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辱廣居所位
正世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
有感觸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
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
工役之繁併志所垂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
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

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中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爲時名卿娶之宋康賈公鄉邑公嘗讀書方
巖山中歿而爲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
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
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宇淳祐間遂進爵爲公更
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物再加忠佑祐之南山龍井源
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
者因物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于
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



歲者望於公止村墟里杜必爲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
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鄉巖者里
人方氏倡衆爲之也東物藝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
季生方氏有大治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
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而不懈者蓋亦視公爲鄉先
達而知所敬慕不徒効俚俗微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
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
詢於潛曰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建事
三月十種州府六持使節通判省至交委塗視以從

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
非感紳先生莫能言也願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位治
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
墓銘論文尤悉謹書而俾之使刻諸石且爲之記其作
廟之顛末附見于石背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衙僉身丁
錢民被其屬而爲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
俟博洽之君子而考實焉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望仙樓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
子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遊關中



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鄆雍郡之仲子是爲吾高祖雍
國貞獻公被過世祖于略岷山之陽眷遇甚至而恬
於進取足迹不至京師以京兆與魯總管終于家吾曾
祖大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
京留滯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旣歸老關中而宣忠亦返
葬於鄆蓋視鄆爲鄉土久矣吾父佐今天子位爲丞
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
則侍問燕于內廷出則奉溫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
鄆杜吳縣而曩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卽吾土也頃
嘗買田藥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安矣
石其間幸爲之記庶幾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
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
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爲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
今爲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爲樊川西爲鞏曲東爲
杜曲則唐人所爲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
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爲終始秦樹隴
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連道之盛而
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使民物之蕃阜不減于
異時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



相柱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為幽遠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于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做公孫敬之尤愛樊川傾俸資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遇直必召密友往遊其地自謂吾老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太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於竹洲蔗岸者經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爲家無何有焉鄉視牛真里皆吾室吾謂也而况約

白牛鎮戴氏義塾記

唐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爲其鄉之望者曰湯谷與士戴氏諱某字某思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廳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名匠闢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廡翼其旁遠廡穿門下至庖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况今一畝爲數至於二百四十
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
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
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暮恭
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物
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
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爲弟子之卷
尚恐糜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資
自任而致其力爲使之因地之利議取之而不竭利於
本者有以推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欲

其後改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
宅曰由是而以俊選論于鄉以賢能登于天府授之以
政將見利澤之加于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
之功奚獨善于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
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
職不就而上書力詆青苗法許執政意請爲監當官公
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
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
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于其間戴氏
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子所厚望庸因記事而并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志之以俟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肇置婺州 國朝
卽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創始靡得而詳圖誌載
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而廣
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爲門十有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
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
北曰旌孝連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勿葺非一日矣聖
人有作一觀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園林林總總
之衆相安乎樂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 皇靈所
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
顧以承平並久執事習於因循忽于細微不測之變
起乎倉猝中區傲慢而旁州比鄰民爲不寧于是行中
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
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于要害併下其事于帥閩
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議行修築之政焉婺州政廉訪
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誦奉政公僉事堯滿鐵慶爾朝列
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爲有備乃可
以無患此古之良現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候伯顏
不佞亟謀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



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爰頌其役于州縣州縣
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安東責備既其匠備既集
乃換日以死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材而佐
費邊落解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官地利者蓋曰高城
深池今外濠塹率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惟其勤而
護千方求由是役既罷而復舉繼創之役所不及者使
中錢爲徵直募閭民來印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
鑿而濬濬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量其役則使公
首尾親監督親命寮屬某等相繼總其功程而爲之經
畫勸相經營某官某繼至副使公辦其收助爲多焉城

之緝直卷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原
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量之俱有加
於舊緝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局鍵如式而
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甕石爲路脩與城等紫甕爲堞
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堞堞之
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徵巡其南因大溪以爲險北東西
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
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鈞橋邊以三石壩壩
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橋以防其空都屋于壩壩之旁者
三十有六而樓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

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爲百有七
之復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爲
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復者以
分之所宜爲而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頗末以授某司其
爲我書而錄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某竊惟易於奉戒
不真而重門擊柝有取於像使節所莅葵爲舍府民物
萃聚殿盛叢刺儼戒無虞而陰銷潛弭森觀之萌誠有
不容緩者鄰境之檄鼓相聞而葵獨按堵如故居安慮
危思患豫防及是開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
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華君親上

撫字之官博施思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
垣墉士氣爲樓櫓精神會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爲流通
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未
求足朝制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
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
後先其地雖福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 皇朝治教休
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其備至正十二年大
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間學繹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佛公曰既作序官准爽攸履因并喬山之事可同日而
語也賢侯事宜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
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詞矧以彫勳末學衰朽許耽瓊
令載筆爲之說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
序次其廢典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
監公以任風憲文集賢直學士公伯郡有聲家學淵源
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悞于緩急之
序如此云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
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問從
族裔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授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
友也及聞其升臨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
同叔腹中矣先生于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
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謬謬者
取其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團累至于百歲曰羣書百攷
大愚呂公闕其馮貢圖攷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
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
人所不能者受教于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
爲之盡疊疊不倦先生于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



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
里居之日與馮公師文孫公居傲爲同志永嘉戴公少
望聞先生名奉贊頗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
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剛吳公德大汪公季
路黃公文叔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
以官知先生不可屈乃止惟節于商伯最久賓主之間
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
其爲臺諫爲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既不任仕祿又不
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庚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
於宗族隣里一無所留晚益貧節守孟公問而嘆曰不
知何賢者僥倖於我土地乃輟俸費倡其親友爲買田
築室于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爲東陽人于是大槩及
一時名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
先生好爲詩問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爲子七
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慈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關
爲本經第一先生既遺猶子定受業朱文公之門得其
微言與旨歸與諸弟其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游楊
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
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
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卽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于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于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固以伯食堂師蒙作也祠堂堂軒爲間者三翼以齋廬爲間者六有田三十畝于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兒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爲古者鄉先生歿則祠于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爲文以祭率聯得書屬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案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有所矜式也來者能開風而興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爲之莫願而未有所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旣不可作其子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于東陽者十一世乃定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粟佐邊捕物品官而不汲汲於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勗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有所爲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幹而個儻尚義慕



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廡五
舍及廡廡之屬爲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
隸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尚書方公爲之師公時
自着庭歸卧蛟峯下欣然爲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
文藝凡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辛者具其式榜於
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開其門者以發之
郡符東陽婺屬邑也公遂撤其北而去其地達見山喬
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爲
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塵亦無減於昔名人魁士項背
相望後生說出頤角巒然見於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

人建屋之請父元善兩廣鄉薦從弟合猶子
正登上海領曾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齊從子
國華國琦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爲仇家飛語所中
不得安其居而墊廢矣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
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久在廬陵亟遣招之
見其磊落不羈論議壘壘知爲奇士力加甄拔授建昌
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
久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廬其季子
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義整故宇之僅定者
於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俊秀率皆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而肄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殺穀城逢時
休明慨然以材自奮又留京師且有官海于朝豈出爲
殺賊尉倦游而退休于家秣遽以疾終積舍亦廢矣子
晦自以生晚不及親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
圖起其廢而有暇給爰卜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
曰黃金鴉雙峴擁其後鄰邑之姓亦龍門諸山拱揖其
前而東岡獨擬乎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爲
楹間者三昇石刻寘其中外爲小軒以懸來客而便觀
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水
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絕延名師
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論相聞旁郡他邑所不及指石
洞西園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塾而言也
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
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遠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
致其成規舉其懿典使賢材興於照代義聲動於遐方
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
書特書辱書不一書者吳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
予實銘之得以互見若不贅焉

書東陽徐氏族譜圖後記

宋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徐公諱彬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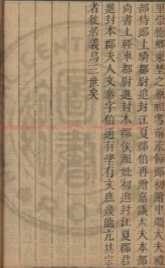


伯潛之曾外祖也徐爲東陽著族七世以上名皆闕而
以行稱六世祖曰增兄弟五人增最長次承次極次湛
次逸族大而分增居縣南號南徐湛居縣東號東徐兩
族尤盛振巍科躋臚仕者代不乏人增之子曰起起之
子曰書公高祖也曾祖曰元輔祖曰德允曾祖進士考曰
忻公以太學上舍生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補安慶府教
授差差泗州教授召除國子正寶祐六年與潛之曾祖
戶部府君同在兩淮制幕爲主管機宜文字淮西則公
淮東則戶部府君故戶部府君爲我祖考請婚焉祖妣
之來歸景定元年也時公已不祿一子亦早夭

卽我祖妣次適永康章氏潛生未晬遽自免乳去母氏
之側而荷祖妣之撫育教誨者二十年祖妣沒已久而
潛泰有祿食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莫伸
罔極之報衰退之餘誤蒙收召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
用著令推恩于祖考祖妣比年兩膺錫命潛旣得謝而
歸虔奉制書展告墓下族姻里黨咸會祖妣之再從姪
文泰亦在焉因出徐氏諸圖俾潛以祖考祖妣之年壽
卒葬贈封官爵系于下方我祖考諱瑒卒於大德八年
五月廿四日壽六十有五祖妣卒于大德七年八月廿
四日壽六十以十年八月合葬于義烏縣所居東北三



里崇德鄉東塋之原祖考前承節鄆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本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本郡侯祖妣初進封江夏郡君進封本郡夫人文泰字伯通有學有文庶幾能亢其宗者後居義烏三世矣



高山劉氏曰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之說為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圓十為方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教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朱子發張文瓘精通邵學皆以九為圓十為方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而戴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矣知非河圖也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辨不



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將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
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
瞻者來京師自言從謝榮山得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
公多傳之而秘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
卦爲河圖未必不與將說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國尚書
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
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
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以
八卦爲河圖自昔已然鶴山之說勿可不考也

尚書古文益經篇在治忽今文作文及忽史記作來治
滑漢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
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
解之獨鄭玄忽作督而謂督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
是以督爲紛也其說尤異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
姜里時伯邑考已爲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
得不立非舍也史記云文王崩太子伋立豈伯邑考未
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耶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謂異其
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饋於人者反借以爲雅



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類者極多此特其一耳

春秋左氏傳聲子微而祭席杜預曰微足衣也

程泰之演蕃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爲陛下按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未求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未求無極蜈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辯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切而狗齊家語大戴記並作散齊司馬貞曰狗亦作濬蓋以狗與濬音相近濬與嚴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當讀爲迅則又因兼駟訓狗爲疾而以迅爲疾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關親之義乎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復齊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壘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群臣壘其衣冠或者起辭也其叙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爲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鑄史寬舒封禪書註引徐廣曰鑄丈恚及鑄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註引韋昭曰黃鑄人姓名一以爲地名一以爲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類師古

鑄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鑄者又似可疑耳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于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常有名遂以爲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于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始有所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



T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傳三尺安出哉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却皆有刻字作文而好用後語以為奇者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文帝有中元有後元高誘仲曰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賁南漢刊誤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違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違命乎宜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

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賁甫因封禪之語不取應邵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土一適謂之好德二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為篡器何耶

漢游俠傳茂陵守令尹公註謂守者朱真為之或以為宋之權行守試卽其遺制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耳真令至復單車歸為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賢序之榮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不同臣竊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



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寄祿官
高于所任之職事乃爲行也

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
于習鑿齒純別存唐本于沈既潛而感典詩第六章第
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
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觸感典詩則
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臺湘山野錄卷首書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正
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尊化二年賜
姓名保吉授銀州管内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

不常所賦姓名兩經削本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
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始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
難軍節度使銀綬者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
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
咸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爲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
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
平王大詔令及今新脩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
之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
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才駁速
敗躬之篡位俄封疏以首珍彰厥遠國冠于當代宜仲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懋賞式勸忠勳野錄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
直封以賞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
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言太祖開寶元年
壬子冬事亦是捨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難兄弟不容苟同其
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穎濱主分祭朝廷迄
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
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復行合祭以仲
始見之禮儀親行比郊則備元豐六年之制仍集官詳
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

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祇
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通燔火
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尋復執前議蘇
轍時爲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嘗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紹聖三
年而比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
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尤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記孝宗聖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
曰淳熙中張說爲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
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道中使賜以上鐔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咨而良祐不至是盡聖意也已而上命拜賜說復附奏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按求實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誤以良翰為良祐而不知良翰傳未嘗不載也且說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為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為副宰相而良翰之除大抵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為簽樞密進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大為於秉史筆者毋責可也

靖康元年宗中竊聞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飛將謀奪下

犯法當斬忠簡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以之軍前會金人犯汜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為踏白使已而凱旋補為統領尋遷統制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陵之於張蒼滕公之於韓信最勝之之於王新大抵相類漢史備著三人之事以彰其奇遇孫珂撰飛行實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家傳今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備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侵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淮派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容具公所從吳公親行



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
公與語大悅即令校誦而禮遇焉供張服御之盛比它
重客有加人咸驚訝既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
庚戌第實祐三年乙卯具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闢京湖
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軍備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
日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于江陵府治聞
檄立信回先戶部護還歸葬宜城而先戶部為撰行狀
上于史官其後立信入跡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略與吳
公等入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
所樂所史於立信信得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

無所私考立信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託亦弗
之考而旁采傳聞之具辭以七年為六年則歲在丙午
又以爲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思兩年皆非
策士之歲後之東史筆者所宜考焉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籟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
先曾祖戶部府君忝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

諭實與公並命同一告詞是年十一月籟孫除監察御
史而先戶部奉勅兼樞密院編脩官後九十年是爲今
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爲太學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爲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
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學士論皆師儒之清選
也間嘗錄家藏先世所被苦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
訛近閱新宋史雜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
告詞首云勅史館校勘朱維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
尤足驗其爲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于此以俟後之東
史筆者刊正焉

雜辯十三則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司馬子長楊子雲皆以爲疑或曰
竟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大

母之後曰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少

於許爲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

以爲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欲旁引曲證以實其

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戶之裏者又爲誰乎姑厭其說可也

御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爲宋繆公

之後音繆者爲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

後書穆公二字並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

正作穆未聞繆可讀如繆也繆固有兩音一與繆同秦

繆可音繆如宋繆之不音繆乎古人固有以紕繆之

繆爲謫如漢之張勑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



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終論乃後世文人出
竒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遽以為據乎
漢有謬忘字正作謬文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為一
而忘之為亦辯證所不及辯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羅夕
進放南人而謂方進之稱音狄汝南之稱音宅何其自
相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
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改臺為臺
臺為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

丞獨存與尚書謂者並為三臺

同漢唐御史臺署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
臺中書為西臺秘書為中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
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
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令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
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
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
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為
勅當是誤以梁字為勅也程泰之考古繩力辨其非引
南史賈希謏傳勅註郭子既以帝命為勅而興嗣傳云
勅制寺碑尤可為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攻宜東



傳勅賜尚書程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為勅
自漢已然泰之特以與勅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署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為羊蒂或為徽
徽與蒂猶可通用羊乃芈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國故人
入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回紇米懷至五代有沙陀米
至誠非若村之與晏御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
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初
平初起草皇與黃河混為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
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
為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或作黃而山谷則自

一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蓋未
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為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夫人
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
又以為張說因東封而其婿躡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
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
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
不以此又因嶽山而轉為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疏詳傳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
而弗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繫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
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昭一弛何緣教已覺翻翻不受
繫陸放翁曰繫作平聲押用漢註也燈繫亦謂之繫音
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繫夜珠圓漢地里志朝
鮮民飲食以蕒豆顏師古曰若今之繫音其敬反韻書
繫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義山以繫爲去聲蓋本於此
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
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予曰既
云孤館則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是傳雖未必有然

亦有害予曰此詞本擬寫牢落之快若云簾櫳恐損
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嘗徐思之宵柝聞外舅王君
仲芳隨宦至柳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
時傳錄者以樹字與吳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耳蓋其
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爲
人言而爲之末慨或曰傳錄者旣以廟諱同音而爲之
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比史齊神武相
魏時法曹羊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於之則二
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爲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
字本不必避禮部韻略諱而不收者失於不考也况當



時諸公詩篇中罔用樹字不一始以天爵字中所載而
言則寔下梧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紅樹頭鳳鸞銅罷琅
玕孤城吹角烟樹裏清風欲發鶉鴉啼樹頭少碧之不避耶
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廩彈冠始名州湯伯記註云三
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廩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
子廩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
子廩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
考歟子廩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峯實退錄曰諺謂物多為無為效漢成帝也語也
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為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
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
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為二斗
非也南斗於次為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
之南斗以別北斗耳若所謂斗覆為豐年者乃天市垣
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大明庚辰天順四年夏五月望日十三世孫叔善命工
重刊黃文獻公筆記

附錄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
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備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于
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清王尊朱世遠傅海等
葬于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帝德鄉東壘之原明年以
門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
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為知己公入
直翰林素為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

于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為供奉從公子史館
居則同巷嘗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
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
集賢校理文飾公著于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
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
輔力學尚氣飾泰丞相檜枋國殺議已者獨奮然題樂
府太平樓上有礮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
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
信建功鄜軍贈朝散郎于公為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
年建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



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瑒以進納恩補承節
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
夏郡侯父錡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初朝滿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
公事丁公惠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
朝請以爲其後姓章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初生母夢
大星煜煜然墜于懷生甫辟卽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
比成童不妄出門能背誦詩書追學爲文下筆頃刻數
百言著甲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鑄太常

公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
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寇避虎林故都
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獻期公甚遠歸從
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
友葉君謹翁力贊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
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
長吏亟起就試作太極賦傳於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
真儒行仁義爲旨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
海縣丞縣地頗於盛饗而亭戶恃其不統于有司厲民
爲甚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

以法吏因以利害自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如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賊者急逐盜墮于河帥廉以拒懲兵怒爲取它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却殺木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之疏別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獄事悉委焉公爲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觀昏田鬪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查經論定翕然畏

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積于龍林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丞制遷石堰西場監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舡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摠其事者私焉公泣是役擲節渾盜還其餘錢爭囁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脇掠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官

TAM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竊鈔板於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過諸野詰僱人曰弓辛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昔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唐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米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馬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僞文書米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歸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祿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稱之丁外憂去官服闋

再丞五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入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于時時欲移禮幾四阨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志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去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刺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慕嶠還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朶爾直班公令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樞百兼經筵官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見慈仁殿 上語彙爾宜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
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
知經筵事脩后妃功臣傳敘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曰
里不俟報而行 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救道還
職十年夏給得謝南還江制丞相達世貼駐邇公承制
起公商議中書首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
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
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于男一人樟也杭州路同
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
道琛道衡公天資介直極慕善而約之於至精

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亦
彙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斷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
見諸論著宜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
爲禮布置謹嚴機杼精切抑抑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龍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
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曰
益于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
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
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
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祭無圭田鬻產以佐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其貴在朝不事造請逢軍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
於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嬌飾以爲容悅
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震震一旋踵
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奢欲甫四十即獨楫
慶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鵲詠終
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
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數然
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徙豫章註乎名家定居烏傷當
宋中世故易有傳在其未奇 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

南土對象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尚
請彥珣振文鐸蚤懸其車召還經輶載筆石渠皇眷甚
隆宦情彌滿掛冠歸休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
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祭文獻之丞來
者飲租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者德東登之阡中奉
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請誥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啓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攬
一代之文章爲諸儒之軌範既有功於名教宜加贈以
褒崇切見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天資端介德操剛方早推秀於
翰林遂登名於科第初任僉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事郎
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應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
奉政大夫江州儒學提舉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順
大夫秘書少監居閑未久 今上以史事特召爲翰林
直學士兼經筵集賢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
事妻家召見殿庭賜以樽酒金織紋段寵遇優渥蹟公
之筆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而誅佞教成均則士類樂育
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秘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
知經筵有規諫之益三考卿爲於行省繼知貢舉於今

國主文既公得士爲盛言往理保程朱之奧妙論著述
總韓博之雄深絕業用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爲治朝
之大雅古文諸作垂奕世之弘規四方學者視之若星
鳳仰之若山十年既老耄優游鄉里文墨自娛多所撰
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堅出使江浙還
言本職已于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于家享以匪材
親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授道德之朕每當新體知
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爲縉紳所推許爲學
者之依歸如蒙轉呈啓文合于部令此依翰林侍講學
士袁桷鄉文原例依上表封贈益仍行翰林國史院爲

T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之立傳甚愜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門人宋濂所撰行狀條連在前合行移編請照驗越呈施行

議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賦于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以文章道德繼繼是獻爲當世之儒宗者未嘗無人焉道若改贈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編香之責抱高遠之志早奮跡于儒科繼登名于法苑一試祁邑有惠愛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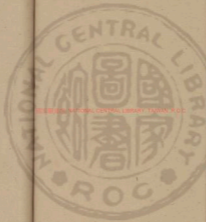
之



銘之本常允符公議易者定蓋國有尊章謹按諸法傳
間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滋曰文獻前應奉翰林
文宰亦事卽同知制誥燕國史院編脩官新降文林郎
太常博士傅亨謹議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N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八

門人宋王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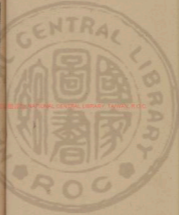
後學張全

會稽王廷會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墓記

宋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娶之浦江人潛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後店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于忠簡公澤之女第始家于義烏是為潛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璘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潛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5479 v.6



大舊譜所載間有脫畧其可見者曾孫萬頃昭祖紹祖
公顯公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潛為
五世祖玄孫伯謹簡天壽墓誌某伯自必大伯信慶符
伯恭三畏伯紀杜發繼介于唐英綱續十八人諱伯信
者於潛為四世祖累贈明後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
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
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大忠朝郎權安夏府望江縣
縣次太學生榮朝請公末弟時雍刻石表府君墓年
殊邈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掩其墓垣外餘地而有之亦
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詳悉後文

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
承節郎諱塢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大常禮儀院事
江夏郡伯諱鑄之子其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
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雖遺其傳而子孫衆多有以彰
積善之餘慶是爲叙次世系說于功總譜所弗具莫能
詳也但免而下令又六世譜之所及百五十八人亦不得
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孫潛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為吾祖考黃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
柩合葬于茲十年而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又二十有



八年乃得請而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奉

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年兩膺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駟都尉追封江夏郡伯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黃氏娶夫姓由金華散處它郡者住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文第又徙義烏而為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轉運使

子朝特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考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有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煇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祿當任子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廢入官者公僅以進納補承郎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楠祖諱焯考諱彬淳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



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為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間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有我先人為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靡所跌跲生於淳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歲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壘之原與先登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即我先人諱鏞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

劉應道後更名冊次洪次滋為朝請公長男核之子順後女三登賈師夔劉成生劉拱辰曾孫男六博權梓樞紀積女二遠陳克讓劉道森玄孫男八璨璵璋瑞璣璩璫璠女三鳴呼昔歐陽文忠公作龍岡阡表於北吉六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潛衰謝之餘繼罹憂患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寧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義不俟駕龍光赫奕有隕自 天褒大顯榮貴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庶賴其子孫者也虔奉 命書展告玄室感慕



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于茲石表嗚呼來者尚有所
以知其所自而末末不忘哉至正十年正月一日孫男
潛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 一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潛起自草土復憂病神之後固得乞
誌銘書篆於同年三節工頌以廢身下列久未克歸入
石既蒙恩外補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
將罷石以刻而奄罹大故惟先君存膺崇嘯祠版已廢
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尚仍其舊先夫人之葬僅序於
石

無由奔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清懼因循廢缺愈重
不孝之罪誰以其文墓勒上石而以其所未及者悉
系於石陰間之父老我先君年十有二穎悟軼羣朝請
府君見而奇之以為允吾宗者必此子也不謂承節府
君竟以疾廢先君年屬齠齡君喪衰廢形性骨立稱至
孝焉迨後負笈從師請業請益學與年長雖朝請府君
之力居多抑亦我先君篤志勤敏之所致也先夫人童
氏金華大姓內則克嫻幽閒貞靜里黨奉為閭範不惟
箕箒無遺其訓迪不肖也義方之下慈嚴並至夫人之
曾大父倫迪功即臨安府錢塘縣尉大父必遇迪功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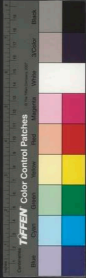


紹興府嵒縣主簿文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先夫人年二十歸於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謝於先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潛自國子博士出為江州等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秘書監丞駉駉耐進封義烏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潛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會孫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潛既得謝而

廷議妙東玄臣付以史筆旁招既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人之殯在堂已九月矣服除乃拜秘書少監致

社之命累贈先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贈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梅已卒梓園子學生今用廢赴吏部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璋瑤瑄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夫所謂贈與日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潛是用推迷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非不肖孤所能稱道其詳者僅陳其畧如左至於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潛謹記

後記



潛立石未幾而被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脩貞侍講比歲累蒙推恩褒及
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
夏郡夫人先君加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封江夏郡侯再加中奉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
人潛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夫人聞者潛以衰朽乞
身而退克親奉

帝制展告以禮俄復拜召還之命未遑有所登載茲幸

請歸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魯孫

文三琛唐城女二玄孫男一道未至正十年七月七

日男潛誌記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壘丁既
蒙 恩外補乞身而退俄被 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
得謝而歸則奉養大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
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追書其所可知者俾
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宇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
先淑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于葵之東陽



暨四世祖徽成弗仕曾祖諱師俊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實宰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困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宮左曹郎官朝請大夫致仕諱慶炎之姊朝散與中奉為友婚故以長女為其冢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場妣張氏初昭慶入奉大對隱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曰

嘗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靈廟以四十餘為殿試第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孫母第曰鏐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殿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童關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兒子如已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伴為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多諸老痛洗綺紵子弟後靡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操筆力就若不經思而萬然有前輩典刑在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宇乃煥章將潛時令公代



作迄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官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頗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 聖代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處州麗水縣王簿公不敢辭笑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閉門授徒生計自衰年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誥十卷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賢該關直學士吏部尚書大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李氏婿武後公某卒復今獨承其家之五公

潛妻累封江夏郡夫人潛之曾祖姑歸於昭慶王兵以女歸於潛篤世嫡也次適李法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湖某州司法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淵孫男二人坦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塔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饒童葬縣北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畝有奇俾寺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錄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須賴以無關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姜族子或竊其地券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相川又數毀於盜遂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塢遷兩世



四喪及內子之柩以耶穆序葬仍虛其左以爲壽藏
旁置冢舍名之曰壽庵示子孫使勿替其承也公既歿
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爲傳柳安
厝焉始公命潘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願
今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青冥佳山佳水兮佳城鬱
鬱吁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
末爰以屬於潘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
外故其素蘊不少槩見於談施潘所書若甚備畧而皆
有可徵不敢劾世俗巧飾誣言以爲欺也至於系序官
伐氓亞之詳雖細勿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

繁冗誠朝犬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幸無謂焉
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塔翰林侍講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謹

記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展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爲常非
有爲異及身而誠萬物皆備其勤斯何歿壽以之雖休
勿休伊誠之思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
爲勤而躬閱勉朝夕封各殖贖孰爲已得一元默運



其生職職天德之修人道之極倚君之爲厥志允感式
敬爾承勿助勿忘閑邪存誠充寔輝光我君哉之勒銘
茲堂

兼善齋銘

墨貴兼愛儒者損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以
及其支相古先民孰爲我師莫窮匪類莫達匪伊何志
何學朝斯夕斯乾之善世則罔敢知坤之積善尙其孚
學止也以所動也以時毋暴千里忽于毫釐仁如夷吾
或羞其卑爲善有術視我銘詩

朕晦齋銘

王君仲致以朕晦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
之祝辭云爾天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內腴者復而通也
今乃援其辭而左之者通而復也仲致來徵銘爲之銘
曰

惟皇播物終始一誠屈信相推乃色乃形有出於幽以
豐而亨有入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脩行展也
王君歛其華英退藏于密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
延曰千庶幾天之性情我曷相之式彰茲銘

息菴銘

上人允茲扁其菴曰息因以自號蓋扁以章所息之處



贊以表能息之人能所相爲無窮吾未見其息也上人
來徵銘爲之銘曰

謂菴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菴名孰與製所息者境能
息者智菴和人相依正不二和那之頃能所雙亡十劫
何短一息何長勿生勞勞而止中路咄茲草菴非汝住
處

圓視銘

龔之家藏王使君所貽圓視有白文贊其腹銘曰
黑之守處也久白之不涅歸也深

典讓室銘

何君貴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及妻父以讓於
其祖妻以讓子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聞地恩既行乃
扁所居之堂曰典讓名人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誦詠
焉君出以示子因系之以銘曰

讓之爲義推且所有本木本源則有所受子承其考婦
繼其姑室之積慶匪我有餘嗟嗟末俗借俎取帚孰視
爾民俾歸於厚施由親始千乘可輕義以起禮善不近
名皇仁在上孝子不置爽其能尤思榮備至爰建稱贊
樹之屋聲一家之讓國人其典作爲銘詩薦此榮石匪
私其家維以勸德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爲之銘曰

與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柄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于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冊以爲範不自矜于辨隨匪氣圓而喜方諒所求之莫移常息爾或知范在茲無矜而名尙尤蹈之

青石硯銘

古寶方丈所蓄青石硯德齋敬物與銘曰

匪琥其白匪璋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粗匱而微之以黑母曰茲宋之隴石也

恒德齋銘

易之爲義隨時變通有不變者確乎其中是曰恆性人之固有充爲恒德不息則久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其不息是之謂恒惟君法天 備行借極雖臣承君威有一德繫公之先國之元臣篤生後賢左右聖君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既立其用必行措諸事業乃恒之享允懷于茲益謹其度與國同休以未終譽



墓誌銘

張君妻趙氏墓誌銘

潛爲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踰
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詞人爲詩若文以抒無窮
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爲可憐抑其父之事
尤有足紀者夫刑若以訓俗長民者之責也潛幸以末
學與聞有政庸擬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爲銘以異之銘
曰

於粵之墟向無之里孰望其地曰有張氏軫君之名君
實其字羣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存茲運去物安在刀
可鑄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從賢出燕
邸五世祖詠疏封安定從伯碧光典領宗正暨惟伯父
以文藝著兩制八座累膺異數父曰希聖進食京秋出
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葵亦主外職流芳奕葉後先
相望賢也令淑婦德是積守節自誓娶居四紀至治初
年龍集壬戌三月之胎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
男復暨順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禫服旣除祥
琴弗御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孝子曷顯父母賢長
民者宜存風節顧慙不敏承乏下吏瞻彼西莊九九松
栢勤辭相哀用勸凡百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靜父元哲
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同管勾遷昌國正監管勾入御
史臺爲宜使肅政廉訪司立遷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
察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勅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斥
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貧自鬻爲
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主病死金華道上
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既傳致成獄君直其冤破械
出之蘭溪民王乙爲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
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貪其殺乙獨君

二人得不死它以事株連君鍛鍊無辜
求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毆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反抵
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姦殺人者宜愆使而下以受
賕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爲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於元天
子方用言者悉徙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它官更取
材望補其處君以遷權左右司都事且追用平反趙陞
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
十有五其孤汝桂等將奉柩歸蘭寧以某年某月某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華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謂潛子毋游於先人墓又
宜知先人蓋有迷潘婆人也幸能道君爲微官時事亡
宜傳者詎正是耶史稱子公爲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
獨孝婦不報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令抱其微哭而
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爲之銘君娶曹氏次
林氏子男三人汝柱汝楫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林
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孰降其材而奪其施孰受之器而易其宜百疇一途孰
終尼之維善無小維官無卑考事列辭或昭或幽

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爲法
人金末父信避地真定因家焉故今爲冀州南宮縣人
母李氏有五男子公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祕書監
爲奏差尋又入御史臺爲殿中司知班父之權新東海
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案兩庫兼照磨時方新使
名以正寬度將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首
膺其選深自底勵以求報稱間以處因攝使事行郡邑
歷歲食自寬需接引善類所至有聲居七年乃代去調
冀州路總管府知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
史調霍州靈石縣尹未上下內艱服闋改慶元路平寧



行用庫提領秩滿以奉詔大夫真定路涿州知州致仕
至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于鄆之寓舍得壽七
十有五公長髯秀眉容止言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
善屬文尤喜爲歌詩以其自號扁所居室曰本齋琴梅
園史羅列左右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與談中原文獻
之舊娓娓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赴
吏部銓覓首嘗謂蘇無難色其任楚庫也分帥間乘庫
軍者皆公故等夷見公必典均禮公執其分守滋益恭
任既久而家愈落歿之日賴故舊致賻槨乃克以飲其
清約如此娶鄆氏張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室

爲香寧路石樓縣尉次自祐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而
戶孫毅夫次未行次適孫某孫男三人女一人初公母
氏卒于建鄆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奉公柩葬其左貞來傳某爲之銘始公佐憲府某因
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
父子間殆四十年銘非潛其誰爲之雖不文不敢辭也
公家世之詳約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差早百喙一辭倚與劉公蚤
有令聞素乎其位無喜無愠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
孔昭以勵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
封天水郡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爲趙州晉寧縣人祖謙趙
州都自父珣將仕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
南武定王爲征南都元帥合衆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
未弱冠以推擇爲史隸河南統軍司徙築白河口鹿門
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寘之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
專以鈞攝趣辦爲務日與士卒同冒矢石未嘗辭難凡
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又次陞提控案牘歷行
中書樞密兩府祿太師淮安惠武王以右丞相行

公與在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旣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
師順流而下俾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
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
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省提控今史拜中順大夫書昌
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例解所佩金
符尙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且嘗
蒙上恩備官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得不以
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
事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爲南雄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



建等路都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爲福州路總管
至大二年九月某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
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據石盤頭勢衆甚守將其知所爲
公單騎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公徐曉以禍福則相與降
拜願焚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爲良民蓋公久居兵間聲
望已著故能使之無伏如此其以省檄閩漳州金鼓也
得美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爲轉運也惠富直交場吏受
鹽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做福之南臺列倉于
漳泉興化以貯之持引就受鹽者無所容其弊歲得羨
鹽五千九百引其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
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
男七人長曰鉉以公陰入仕今爲承務郎婺州路東陽
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旣以四年十月某日奉公暨夫人
之柩合葬寧晉縣村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於朝
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
景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
道潛惟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
其僚吏亦一時之選也予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
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趙
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欲蔽不輒出其毫芒輓牀百萬長
鐵鉤戰公於其間持以文墨且無悍強畏此簡書曉騰
電擊靡亟靡徐江流湯湯其險莫測投鞭而往歸數爾
獲執發而蹤其功也人公固敢知國有元臣元臣之賢
天子之聖曰弗汝遺視汝初命公材則多無適不宜魚
符龍節未寃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謝辭式告
木文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
許城曾祖諱基祖諱鉉皆不仕考諱璉甫佐開州軍

國家爲故又爲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
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
東都元帥府爲令史厥明年國家底定南服論次功賞
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向背所以
布宣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方居多換從仕郎龍興
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尚書中
書兩省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
公亡何以事乘傳入奏京師遷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
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節蒞浙右亟刺上乞畧公
臺職未報而公去爲兩浙都轉運鹽副使東南財計莫



重於鹽筴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爲憂公規措有法自常
等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最開除知平江常熟州下
車牒訴登集公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
者公探其微以爲此愚民無知因奪丹漂抵旁近地而
利其菽粟耳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寘之死
僚佐疑不決後竟如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
論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民用無裨徒旣又以爲水
利未復則旱澇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浦福山諸水之
故道湮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爲水門
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二百一十四萬所

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以斤計者一萬九千
九百官無臺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爲病也田里旣
以無事乃大治學舍凡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
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閏
五載如一日會朝廷以没入朱張家財物悉歸中官樞
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簿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
聞其事乃命公縮銀章爲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泄
焉常熟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爲生祠且請于前史官
聊城周君作文以記之有司其實以開除知建康溧水
州其治妙在常熟引年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



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其中一室餘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卒以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開之濶陽縣黃姑原子男四人長曰恂奉議大夫晉寧路潯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次恂蚤卒次恂次恂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劉撻餘未行孫男二人係濶陽僧孫女二人俱幼公爲詩曰琴川集者若干卷曰唐集者若干卷並藏於家惟盧氏壻范陽魏稱官於其別於開市任參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曰克柔公之

元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豆以文章家知名終於翰林待制而公文有潯州以爲之子方興而未艾也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潯州以公行實求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懿公兄弟弗睦益報公之受材孔敏且裕載而四馳以往用譽胡旣遇矣不究于施曰子其休退也委蛇勾貝之權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遠伊邇人孰不仕賴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揚詩墓門垂示無止

靈臺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洧孫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陳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蔡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郎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爲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卅歲即能讀父書慨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霽蛟之士得詳試于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咸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卷官不合卹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端憐其才宦游所至

引以自近於酉更以國子監預奏名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爲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二河而歸六年應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爲江浙同考試官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上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年卒榘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



長樂以先生致仕恩令爲某官次梁次大德蚤卒次梟
孫男十一人炯炫燧炳燁灼嗣忠嗣執焰炬燁凡先生
爲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弊出
內之謹直其細耳故待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
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謙尊之曰霽峯
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啓碑誌序說總若
千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滯
以先生較文鄉閭之感忝備薦送並仕之始適在先生
所居邑而獲以橙見先生之將辭也梁與潛遇於錢唐
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潛雖不敢誣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今世孰予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藜藿謂世莫
知今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藜味雖厚兮弗
實鼎羹鼓缶而歌兮日晏之難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
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潛往哭焉其友塔蔣堂代致八歲孤
逸之言曰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爲銘此先人治命也
敢奉以請惟先人哀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潛與仲
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
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
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
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於杭故又爲杭州人仲
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間
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
遠彈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聞英教言其材能
于朝遂以布衣召入提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
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叻何謂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
照磨兼提摺案蹟於是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
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有官恩
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
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
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
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卽選也次遵次迪俱幼
仲弘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
從皆當世偉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
爲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於書無所不讀
而其文益以氣爲主毫端疊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
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飈一瞬千里至於崎岸之縈折
態畷柅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撰著未及詮次以



行而人多傳誦之潛嘗評其文博而傲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潛曰子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潛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尙忍銘諸墓述其槩以慰吾人友於地下云爾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於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衰優優其辭不相不枝有寧一宮文冢在茲邁者必式考子銘詩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其沒於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敘官閩來求銘以葬子與弘道同對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臥翔鸞佛舍

竟不起悲夫尙忍銘諸維然知弘道者其子若也銘非子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將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毛氏詩爲舉子業塲屋車廢士之志于操仕者率授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筆右瓢輒四十年會有詔行貢舉法有司迺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仕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鉛山州事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曆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



年某月某日墓在永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爲人內秀朗
而外朴疎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才始求赫赫
名駭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爲功也由是
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
下代弘道爲鄞貴池者皆弘道榜特江浙文衡特進士
人尤以爲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
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資謀閣直學
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爲碑文曾祖餘曠直
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暉之承直郎溫同
樂清縣尉父績古特任郎中國朝以弘道官士品贈從

一 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
遠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大初之孫女今
以贈若封並爲宜人子男一人正棠也當以廢得官未
調予聞弘道垂簣績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
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未矣銘曰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
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潛異時
與彥實將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



長必先我死我死于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
文清公也潛貌焉晚出於文清無能爲後彥實乃欲以
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邪
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物朝廷既新貢舉法而
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
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
書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備學官人皆爲彥實喜而彥
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必死
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
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夫夫文潔先生宋寶
祐丙辰文天祥謫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遠於經術
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壹以躬行爲本故在朝
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擢節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
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爲
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
人率脂膏自保祕惋恨無可與語酒畔氣雄謂海宇方
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直否則披扶險
幽浩然爲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游采石上漢江西
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麓捧巖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
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布衣之士則皆與昔



文游者無大異於是泊其居曰贛巷閉門讀書益不妄
交嗟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爲知己而文清之言
如此彥實所存固可察見也彼以是瓊瑣者爲彥實置
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爲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
和靖米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選詣中書弗果行彥實
殊不以小試爲累不以大用爲訕也彥實於經史百
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爲文偶援條麗意氣放若不可
禦而要其歸能弗畔於道有慧兼暇筆三卷詩文雜著
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泰誠
郎一爲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彥文潔蓋門人私謚

子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沈出也娶岑氏先卒稱王
氏于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天次未行詔曰
物之不齊維樛錯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
物於物尚無有已孰得爲失惟浩然之死是不沒磊落
軒昂崢嶸突兀發其遺編猶見髮髯寫以石章用告幽
室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人其銘

君諱泰亨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之徐系出偃
王而代祀遼邈莫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誼甫有隱德
大父曰克威以疾廢里豪乘間兼并其家生事日削父



曰進始成童能隱忍激勵卒自奮以致完厚然喜施予
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娶越邵氏因徙家蕭山之邊
浦尋又徙餘杭而占籍焉繼娶陸氏俱無子其子男二
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長德祐元年從父避兵於
江夜夢神人告曰趣逐否且及難既寤遂西遊已而兵
從東方來人皆曰天既俾徐氏有後又謀護之積善之
報將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警敏少嗜學能為詞賦
既入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史平江精思竭力雖憊不休
人或譏其過君曰事無小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事在
鄙許君視其牘議不少貸而重官屬待其品級已高尤

且上諭如律民間以厝朱張財物多無辜坐逮者君力
為辨折免男女為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所引用斷
例不一求文學吏整比之君定自中統託大德為之綱
目條分理貫簡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既書滿行
中書省署君歸安縣典史白雲宗僧沈某冒名爵凌官
府有忤其意者兩人將真之死地兩人之絕家私鄰女
不得殺以減口棄尸桑林中事覺陰使以他辭引兩人
傳致其罪君將直其冤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拒
也君盡立羣史于前語之曰吾能死不能濫殺以求媚



於人會使者行部君卒白出之沈之徒有僧某者通民
家婦爲其夫所毆而銜之適有遺劫殺者賊弗得僧爲
飛書誣其夫及有他怨隙者七人故以書重誣卒家七
人中或以罪繫卒得之曰此警跡也因捕治不疑君察
其寃而七人者苦卒嘗莫敢易辭君命去其袒械始垂
泣自言令以左驗已具離之君服弊衣佯爲賣下至其
處悉得七人以已物實賦狀取其家餘絲布數并新
以比無不合釜竈及他物存者又合信乃伏罪七人
得直已而獲真賊於武康人始歎服焉縣獄舊有以
醉死弟自經死誣平人者獄已成君親案訪求其
生之鄰縣安吉有逐其妻之子而夜死於盜者意其子
也逕官捕繫而煨煉成獄且取宅衣物爲證君爲縱跡
其事或驚懼以寔自首乃出其子而坐巡卒及行貨者
屬歲大侵君夙夜施其拯救之術凡所給寧過厚曰無
以法害吾仁也已代去省臺猶以荒政委之陞平陽州
提控案牘以內憂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
案牘方次里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
之弊累數千言宰臣領其要者得書大喜俾乘傳白於
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田事期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
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咸取法焉未幾



以清事至京師中書奏君以九品官仍爲本府提按案
蹟兼照磨承發架閣 清法利病下至占候探測著海
運紀原七卷後有掾其美以自名者非本書也尋復以
清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數萬言條陳清運之弊當更
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至今賴之久之以
職官入福建帥幕田合史爲提按采列郡圖籍揆福建
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仕佐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言
當世安急行者其要六府上其事轉達於中書雖不報
而隱然用其說人或指曰是徐其所嘗言者時朝廷方
選用重臣宜撫兩浙江東君按時政關失關大體者爲
九策以獻會其使遷他官不果行用覃恩授承事鄧池
州路青陽縣尹爲治務教養其民縣人方某爲割地以
廣學官章某爲捐地以建惠民局有司歲徵民輸荒田
租爲田千四百頃人甚苦之君寘爲之限募民墾闢教
以修方置閘而蠶見田歸其實行視宅民田之阻山湖
江者俾因地畷爲蓄泄以備旱潦歲饑則出已俸倡衆
以賑之民有告四十人同發其糗粟者吏欲準強盜論
君曰吾方憂其死而食之彼乃以求生而抵重禁當用
法外意可也悉筭而遣之別郡邑事類此有瘦死者憲
府聞君議召其長吏切責焉鄰縣銅陵人爭魚池三十



年君數語而决尤以是受知於上官滿代而歸留居吳
之間門無復杜進意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醵酒賦詩
或乘輿獨往徜徉山水間自號可道人元統元年六
月忽携疾詣子懌或謂屬君止之曰吾猶未也果有異
則止藥弗服時是疾已而有瘳久之乃以病命立藥作
遺書及戒其子佛事不必作親舊致贈不可受須史端
坐言曰年六十五不爲天官正七品不爲小得正而幾
焉幸矣言訖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謝氏
先二十九年卒繼潘氏子男五人曰震餘杭縣學教諭
恒出後德清鍾氏曰濟曰孚曰良紹興和靖書院山

長文一人適章光祖孫男五人思誠思恭思溫思善
文女五人俱未行震等遵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
葬錢唐石屋鄉先墓之後物君未及任而父沒哀慟至
頓絕母氏卒于官第嘗亨以憂病感君曲盡調護之力
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屑於章句作詩善體物寫情
凡所著有端本書忠報錄自警錄可抄書各一卷歷
任藥二卷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藏於家史學大綱
折獄比事各十卷行於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建總錄
皆列于官書予方樂聞君行事而良以狀來謁銘敢不
諾銘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矯矯徐君秉茲諒直施于有政
焉厥績胡不卒施而有遺策勒銘告哀用表玄宅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越自越而吳
居澈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貴仕入國朝任益顯最號鉅
族今以古籍爲嘉興人君諱樞字伯樞贈忠憲大夫松
江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春之曾孫福建道
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
農郡侯發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梓之第二
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徐以贈並爲弘農郡大

人徐夫人溫之宦家女生君甫數歲而歿陸夫人撫君
不啻如己出君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嗜好接于心
自刮摩豪習謹厚自將未嘗有綺紈子弟態其處家雖
米鹽細務皆有法僕謀筆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
貴人多稱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
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卞懷等如京
師遂載之以來卞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
丞相哈刺哈孫答剌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
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
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徃來長風巨浪中歷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
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
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邨等引見宸慶殿而退方議旌擢
以酬其勞而君以前在海上海感瘴毒疾作而歸至大
二年也閏七寒暑疾乃間尋丁陸夫人憂家食者二十載
益練達於世故絕圭角破崖岸因自號默道人嘉定四
年始用薦者起家爲昭信校尉常熟江陰等處海運副
千戶居官以廉介稱被省檄給慶紹温台漕艘之且力
刻宿露培剋之弊絕無所容天曆二年部運抵且沽倉
適疾復作在告滿百日歸純醫于杭之詔軍次倉漕不

可爲繼陞於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命下君已卒至順
三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卒年四十有九娶劉氏
南渡名將太師鄒王光世之裔前四年卒贈嘉興縣君
初君有三子俱未亂而天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爲之
子後乃有子曰元誠君卒時元誠生二年矣元德卜以
元統二年正月某日襄榘事于泊槽山先塋東百步與
嘉興縣君兆合君從父兄朝刻大夫同知集慶路總管
府事清孫實誌其壙而墓道之石未有所刻元德以狀
來謁銘乃序而銘之序所不能悉者誌文可互見也君
平生所賦詩有遺藁藏于家銘曰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弗私于俠維時之逢弗救于周維才之通有仇其門堂
構則崇其播其穫乃蓄不禮尚其詞人勿替益隆琢石
以族表茲階官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若曾君堅奉書若狀
來徵銘以葬為呼滑於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
諱晉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
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國朝為潯州儒學
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時束師或命以謁趙文敏公及聞
文敏偏將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旨補國子學生

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光器重焉會有詔設科
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
當擇官者悉命與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
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
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
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已具君閱
其牘曰棒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
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崖日臨其徒泉而廣
東慕而趨之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
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居謂是將誅誤吾民為大恚



丞列上千部杖其首百其風遂衰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蓋田鄉民訟爭虛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備以新城事委君開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推沮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論止君守亦懼悔而加禮焉卒以前城樹不得置丞改續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且錄令下君訪校物力之薄厚以惠民用不擾紋錦局吏氣鼓匠繕而宰竊追呼盜及民君自千部發粟開舊積藏之其弊以絕家民澤君之

不便於已詣郡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壹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於家行及境病賜歸居久之復以病歿而卒至順三年三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踐踐卑謙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爲容悅然亦不以訐爲直其在南城官罷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固不畜馬市薪菜自烹飪而食畧無雜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者受而弗服也君蒞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
及門晚爲憾其爲文無曼辭詭辨而多骨鯁之言詩尚
醜籍未病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闢終年費並齊不作
後世亂詰且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惡殆不類平生作及
曾君求遺篋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妻
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也君卒後一歲
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日仲弟益孫亦卒不兩
月鬱林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爲呼是不又可哀也夫
銘曰

將聖之門故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煥慶非第

大元者云君世有子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璠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
炳之曾孫秘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
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渠之子曾祖妣周氏
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宜人初太中府君以旌
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爲鎮
江人迨先生以宦游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
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
府君以列卿在道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



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
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
共刻意於學日以微辭與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
公審俞公德卿為丈人行而與或公表元仇公遠胡公
長儒盛公彪為忘年友繁繁籍長人稱其兄弟曰楚兩
龔以比漢之西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訪聞其名碎
真幕下尋舉敎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以
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
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以告我
馮子取敎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選不肖者誠

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賤之士人
其言愈敏異之御史問公覽余廉訪司事鄭公雲與
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敎授
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病氏憂不赴服除授
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任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
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
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
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
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
作三皇廟記俄授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



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
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為先生論說彙分
縷析必使厥所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究明有司門生
第于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
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遺租為錢十二萬五千
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遺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
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歲以事顯以臨治之日淺其所
蘊畜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子
男一曰魯女二曰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
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樞于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

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己之情
于九新新遊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卓犖殊絕
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親輝繩墨中晚年學益
醇鋒鐔都盡其進脩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
從先生之友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
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
藻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孰嗣者宜春丞
旣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播落凡近趨高明



有來僥倖揚其 一 鑑亡矣嗚依承陳辭相表聖百齡
刻諸方珉告玄裔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
開之後亦或爲漆君蓋其裔也曾大父世昌居江之端
昌大父文興徙興國之末興又徙大平之富塗而占籍
黃池父未成宋將仕即君仕呈朝歷實地建康杭州三
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
尉用先賢子孫改將仕佐即累陞奉訓大夫年踰六
輒致仕而去君少敏於學敦行孝悌持仕君受與

事無遺力君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饑則爲糶
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菴冢積久而暴露爲聚而
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焉居官所至克脩其職業執
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皆再蒙
恩錫養甚厚以爲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
用未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爲茲謝公
玄暉舊宅不宜使文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
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祠將仕君於廡下里人羅君
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於兄弟



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前進士汪君記之瑞
運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先隲鄰於雙
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爲興恭利其後創置祠宇
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諱廷羽流
爲特任君歲醮事感八鶴來下迷黃鶴係因著其靈應
之實今天師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
承旨姚文公之使江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造退閑雅爲
製其號曰可心其爲一時鉅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
大見於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同里廣教寺法堂
久失處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爲己任閱兩寒暑而
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於已仍施田百畝以資
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覆曇氏示現之日爲登
堂說法緡白四衆咸會君忽頓謂其子與宗曰吾事已
畢將行矣明日竟以疾不起聞者嘆異焉君生於前至
元辛未二月十一日卒於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
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日葬新埂將仕君墓之左
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蔭授寧國路織染局使
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錯孫男一女六其葬也興
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迺按狀所載序而銘之
銘曰



繫君之先惟漆離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於所祖匪
襲其迹任不擇祿由由自得執違其歸年未及謝展也
達生委順而化仕而能止沒宜有後刻辭石章式示永
久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

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
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
皆嘗從子將及子承乏榜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
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錄斯文之雅放將其父公

以誌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公諱進字仲其先燕

人祖曰憲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

雅而獨稍出其藝以自異後遇憲宗於和林錫金符

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衛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

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其天性

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世祖選

用世勞以為金銀器益提舉又次當改調而備董中無

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任郎八年官奉事郎凡再陞且

階俸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議大夫諸路金玉人匠

副總管尋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



三朝每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
為降書存護其家實異恩也至於裁抑奇巧崇尚質
素又未嘗不寓詆譏以諫之意識者賈之皇慶元年正
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世祖之定都
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竟能無思乎吾歸
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妣毋吳氏之
柩葬城西十里樊村潘園之原公卒遂葬其墓次夫人
陶氏宜德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
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
曰賢佐 仁宗欲使講其先業詩授承事郎陽山瑤瑤

提舉今以累遷為行諸路金玉人區總管積階嘉議大
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
祝貞以國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監知事肅國子學生
曾孫男二人女二人益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
強者戮弱者倖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
而使人莫敢犯或自混於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
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
用而無害於義故君子寧屑為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
而恒若以為歎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於
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



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實志以沒子孫誠知之必有能
自拔以昌吾門者矣於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爲
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知位
丞相出臨江浙略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瞻者無異從容
一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於家庭者可知矣乎
與貞又皆生盛時蒙養教澤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
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時若于上帝曰咨聖實先斐龍降及中古爲
民者四人思擇術貴德職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
入彼與時汗隆曰子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舍吏爲
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選用一經守爲顯門兆茲幽地
足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胡景昌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昌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
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
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鏗踏門泣以告曰吾
祖葬有日以鏗之親焉不肯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
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
某之曾祖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大學與先生
俱允蹈齋生某生也後顧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



茲又仕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爲越之諸暨人渭先生之名景昌其字也曾大父婦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果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氏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年學問學尤謹於詩飯入太學嘗爲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辭職先生時遷扶侍絕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輩先生奉承議公傍伴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歡歌及履置然以樂蹟然以委乎至願而忘其老者以先生爲高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爲文壹主乎理至於詩歌儻語率不苟有雜助集若干卷歲千家娶樓氏先君千年卒子男三人曰璵曰玖曰珮亦俱卒孫男五人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爲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爲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爲掩涕爲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繼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茲聖賢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
為京朝官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
珣於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
江人曾大父曰璉樂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
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鹽州都
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
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節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
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

十有八年是為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
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
曰

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為靡言歌之其
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
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
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
銘于金華黃某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
昌進士其鳴以詩著飛史氏斯後曰騰實七葉孫勝之
千祐當宋竇元復自禾嘉徙於臨海上居章安幾三百
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爲君曾祖不耀於時負土葬規
虛墓三紀商公飛卿傳於私史祖惠父駟克謹其承惠
本胡氏處士芝甥君初名珪易以諱曰公望者始冠之
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僕子作守莆陽親所執業
時之師表白雲先生全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曰
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
微意槍曹之末至幽而終否秦則復循還不與繼是行

作斯爲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我彼秦誰我心之憂
如醉如噎蜀能興周小戎駟職風樂雅備周之爲秦噫
乎稀矣君性寬厚而無貽常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
屏處懸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足鄉鄰有訟必質於
君念闕之銷由君片言卽二千石王公華甫洎楊公棟
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以給餉饋樺
最兩息瘡痍未瘳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移符趣禪吏卒
旁午君爲代輸竭其貲聚舍此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
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
君捐私囊以募壯夫排木扶石活者十餘祭其死者用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淳熙法詭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親舊有施子思下述
輿諫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宇經
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樞雙桂之徵君旣預薦
而不及採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
仁鳳山先塋之旁君娶于孫子泰泰世繼室以張有子
男二其長即孫以孝友聞對策擢校力祇懼臣胡公在
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誓學以公故轉官迪功
奉直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從拜殿兵馬
游卒得卒欲刺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女
有三婿曰王牧程華黃世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

次則道唯道中遵成威歸釋氏不列于次已次道心
士寧其季文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
曰六歲吾祖以沒豐貌整容猶記髻髻坐而憇下大樹
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母曰小兒勿動長者吾祖曰
嘻茲吾孫也言已更寒炯贈莫知先人以告乃知其悲
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譏杜甫之沒餘
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闕非不自底勵孳孳
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爲銘章尙俾吾祖沒而不
凶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某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
曰無固辭庸撮其語播此聲詩爲言則俚而近於質刻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諸方珉永貢函室

道一書院山長戚君墓誌銘

君諱象祖字性傳姓戚氏世爲婺人戚氏在楚丘者實宋之世家而婺之有戚氏南渡後始著袁州府君如琥與其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如圭如玉旣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府君亦擢紹興庚戌進士第由國子博士出知袁州積階朝奉郎追贈其父約爲奉議郎而其子宋祥以蔭補官爲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君袁州府君之曾孫廣德府君之孫也父曰紹入國朝隱居弗仕詞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君天性質直

不妄出環堵蕭然有書數千百卷積然自放處城郭如山林間也用是尊官顯人鮮能知之大德中辛癸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吏部以例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說辭不就夫人義烏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妾初君之祖父皆娶于朱氏鄉貢進士君之弟木合令周謂君可妻以夫人歸焉江南之始附也愚民多尙句不自安君以祖母素嬰心疾慮其驚悸疾愈劇白于父



避地蕩陽山頃之又依外氏居義烏之赤岸君適有遠
行而大盜及境夫人獨舉幼稚返于家外氏亡奴以
聽從將汗其主賴夫人先事奪其後計而免於禍嗣黨
成歎異焉其後家毀于蕩夫人力相君作室如其舊而
君服於蕩頗遂僑居未厭之太平其子宗仁爲象州陽
壽縣龍門廛檢以死君念其去家萬里殯于瘴鄉哀之
不置爰形於歌詩哀竟以成疾至順元年十二月庚午
卒于太平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四君自是忽不樂
泛舟通省先墓俄感痼疾以爲殤事于夫人之日卒
赤岸之別業三年十二月卒于赤岸年七十

另二長即宗仁其卒前君七 years 次崇僧學于許君益之
能知經而有文稱其家者也女二長適朱處寧鄉貢進
士君之孫次適呂梓孫男六女四崇僧遵治命卜宅兆
于義烏明義鄉竹澤之原葬以四年閏三月某甲子乃
自其鄉之前山遷夫人柩合葬焉某之視君蓋父行也
而辱爲忘年交君平居罕與人接而遇某特厚甚崇僧
踏門俾爲之銘併誌夫人事某實知君不敢辭銘曰
維養也晦以尊其生維居也安以薦其承維歸也潔以
昭其成名之弗斯德則孔有維以有之用諗爾後

胡君墓誌銘



邨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六十里亭嶺下前事諸孤哀經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爲銘予爲之答拜且辭則又再拜回以請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珙字伯玉本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胡氏自君之曾大父祖李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任籍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爲郡列曹掾非好事也用父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滯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侶俗華靡較從事官顯人慕而興之不肖爲翁翁然於故舊煦煦有恩歲時問恙相過

夫幼童必峻踐然娶爲禮有疑其矯飾者迨君疾革姻黨朋從來一問度且弗起咸有戚色君纘息垂絕猶舉手加額曰一恐惶恐疑者乃釋然眼其出於至誠君平生無他好一獨嗜書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斲晚益聚書構精舍小溪上延師儒教諸孫爲舉子業葬地實在其西十里君所自辨定也蓋君於管郭之學甚遠云君娶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元厚曰元益曰元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笄孫男十有三人女十人曾孫男二人嗚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自信獨樂非能以利澤昭被于人而子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及衍若是宜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爲不朽者獨銘也哉
銘曰

維古宅兆視占從遠允矣胡君故志不疑我擇我匪
卦于著有封斯隆有潛弗輝有美其銘嗣人之思

鄧陽朱君墓誌銘

鄧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
且言坦之文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
兩貢于鄉晚厯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概
焉思自奮於科目而場屋事遂廢遲國朝復以科目取
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後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行

先志以吾爲念也坦銜訓就道尋屬預薦名而大
先不及待願乃挈孳然繼繩荷書而來者庶幾獲綴
于刻以副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上
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爲予也
請某哀其言亟爲之答拜而不敢拒也按狀朱氏世居
鄧陽之竟山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
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天
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
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允默若有不可犯之色
至與人交未嘗不務爲卑讓春秋既高族人在父兄行



者以十數爲之執子弟禮不少喪母喪猶致毀歲時也
事身親饋與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
能隨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後轉發粟以
惠貧乏人多德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懶而養其僮
伴煙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
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乘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之
子孫此所以識鄉先生具君仲迂程君時益具君存並
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藥爲名勝士
歛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死者於
殺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爲樂丘則應之白生事死亦八

子之聯吾安用蚤爲哉過仙翁釋子雖不眩於其說亦
不深斥之也同里 戶山有僧虛先達多講學其中君
捐錢葺治以爲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
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
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
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敷某官次某未仕女二孫男五
長即坦次蚤天次厘次頃次祐女四曾孫男五女一凡
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汚隘科目不預焉而君
之志則有足悲者某竊聞之苟鄉子曰皓天不復憂無
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 也銘以慰



君亦以勛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額門父苗子播連厥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云刻有本根惟華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惟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管龜

馮君墓誌銘

閩馮君既卒且葬至十又五年其子庭玉始以書來曰先人之葬久矣而冢上之石未知所刻若有俟也吾子不以庭玉之不肖而辱與之交失令弗圖懼遠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故奉狀以請惟矜而昇之銘按伏君

君字重福州閩縣人曾祖世則祖實宋大學生父汝翼母朱氏君少力學工為文從父伯震深器重之伯震在太學君不遠千里負笈從之游所接識皆一時鉅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以漕薦上春官不合將南歸道梗于兵乃即太湖上授弟子業至元十三年大軍下常州有以君名聞其主帥者即日延見問撫安之術版受南劍州儒學教授君松竊以歸養為善而受之竟不果行因留君為宜興人終其身不復言仕進所居室曰龜峯示不忘故山也以大德四年十一月三日卒得年六十其月十三日葬清泉鄉黃川之蓮花塢娶吳



氏子男一人庭玉也孫男三人女二人君平生所著有
四書直解若干卷文三卷詩五卷樂府一卷藏於家馮
氏之先在堂有延球者嘗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
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父未有顯者十一世孫
允中受業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
尉而伯震與從弟惟尹俱太學生惟尹之弟惟說與伯
震先後擢進士第君雖以隱約終而有庭玉爲之子庶
幾能充其宗者叙而銘之所以俟也銘曰

嗚奮于剛由杜陵君史跡其傳論言具存子孫則蕃不
有世祿散處綉郃爲三大然孰振以文曰維國宗其
之身乃番弗隆爾公爾侯必復其始我銘孔昭球石以
俟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娶之東康人諱堃者於君爲曾
大父諱茂者於君爲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
仕父名沒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
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毋浚時年甫
十三能佐父理家益練達於世故操第妹左雍睦有恩
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充吾宗會貢舉
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



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譚
思或竟夕不寐辭章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燾
天目以表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忝定三年秋疾
少聞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上澆術荏華閱
十四寒暑漫成裘翁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
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
無後請以弟繼之子桓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
其夢中之語曰青壁維嵩里白雲尺三尋莫知何義至
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爲詩文皆不苟
而無留藁其父下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塋君于義

以應前人之望自誌其憾累數百言猶以爲未足復得
予而其愛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尋與其父有
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愛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柱畫不使
年芳退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
木承光墮珠重泉兮幽二其誠父老子幼兮天之蒼二
孰紓其哀兮爲此石章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微之休寧人初奉韓公以中



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馬別
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應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
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被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樞
遠並能施惠其里中是謂長者父元珪母辛母吳氏守
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者亦痛自勵勵期
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將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泊李
公以情學相 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世
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志之乎君不
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纒髯如戟寬衣高
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

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
布衣居其間恒與公充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
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
江月我折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
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罵以為圈且謂不宜使清
時有遠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
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
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
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
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



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
老嫗來嘗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嚼案法而無從
得案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適遇虎君駭曰我死不足
惜如母何虎聽視遂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
母爲節婦子爲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
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徵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
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於閣學虞公以葬張蔡
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或以君對且要與俱諸公恨相
見之晚即欲握寢館闕君以葬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爲
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通謝前爲銘及哀挽者趙寧

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爲儒學提舉
君嘆曰一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任耶遂去入王蓮山
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
居歲餘微思歸織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
疾作且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
有五謚守爲具衣衾質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
還下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妻張氏前十三年
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
學今爲徽州教授曰紹爲仲氏一鵠後曰勝曰芳女二
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



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惡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稱福成敗之幾開人爲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詣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爲已德累朝元老甚聞名公至於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環探不聞於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據狀所逕爲之銘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感感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已胡有不爲而上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適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在上其厥在下銘以昭之用射來者

外姑夫人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某爲以職事走鄆江上法不得爲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計至鄆某旣爲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婦葬有日矣若能爲我銘其下棺之石猶滋執紼也惟我顯祖考裕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氏某在姜族子或以其地券習諸富人可司弗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丘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墓在桐川又教毀於寇
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改葬縣北甘泉鄉唐塢我叔
祖湖南轉運副使煥章府君墓在東南若干步而以吾
婦附焉煥章府君之葬嘗相田若干畝有疇畷廣陵寺
以給歲時饋薦祇掃百役之費寺弗能有也吾扣已索
得錢若干緡以復田俾歸其舊其併爲我誌之嗚呼夫
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爲琴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
同之從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夫
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剪製縷錦事年二十歸王
氏外舅用煥章府君恩補官將仕郎南家門戶方貴盛

元八自 年約未始以後廢囑縱有所缺虧述德祐內
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麗水縣主簿復辭不
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
寢媿無異處貴盛時臨終猶不廢御沐夷然而逝享年
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婿曰黃潛李法
何消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垣嗚呼潛不敏無以
褒叙今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與夫人承貞則衷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豐約不齋
曰婦之吉恒其德適爾祖姑送玄宅勒 方珉認問極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
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駕南渡乾道間始
定居於鄞曾祖謙晞亮朝散大夫祖謙揚嘉定癸未進
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
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兼同館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
以贈舒氏以封並爲碩人公幼端粹紹興時已化然有
巨人之志不骨與群兒狎長益純慈視貴游華靡事漢
如也用尚書公思甫承務郎未及祿而宗族已墟世

公柱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公甫
十歲時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羣公經制
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
聞異見變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爲
多著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優食書以復完
萬文一篋於本實世俗風情月飲語皆所不遺尤精於
易庶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國朝承平
既久故家子弟以舉附致顯融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
重世當諸公謂宜錄其詞人以表盛德薦章文上公力
辭曰士之大節詞守爲難故身所以較親肥堊所以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冥潛倘得讀父書求已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顧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卧病十年病藥必親調治不辭蕃勩逾月逮其既沒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左政其謹拜奠無所歸扶其幼穉相依者二十餘載饑寒十十餘年屬數日寒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慈疾不已而爲計殮之者公靜以處變訖保其遺緒有伐墓不者輒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鬻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飢苦耳爾吾不忍真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暴與人交無紛距重然若亦不苟語

公之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不實救自言公爲言之卒直其寃有過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其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健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碩人諱日力疾行車疾復作遂以癸亥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或爲之畫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妾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文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騰文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說道母以貧忘古禮母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彙藏
於眾公之葬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
鄉同縣先塋之側其葬也宜闡都司曹公處以先世之
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
采以銘焉錫某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治聞
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
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
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爲宋三百年文獻
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遺
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走白收召諸儒

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亦四
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某晚以
不足以知公序而銘之憾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
實毅承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庸孰無
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大建贊其筆削作爲一
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諱其藏有伏必與惟文有家
昭以茲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歲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玉四世



孫也其先古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文作配于穆陟
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
衛王謚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
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憲考諱聖兵部侍郎煥保寧軍節
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理氏通義郡夫人公
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刻摩綺紉之習而自齒於章布
成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交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
信州路總管判官公拜命即辭不起闕公復爲諭長佐
公琰爲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俱許可或舉公可

論材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
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爲
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
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衍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爲
商畧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盡不倦遇風日清黃輒
與勝流調士醅釀於水光山色間所爲詩直以寓其旨
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旣無累於物蓋自厚
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歸然孺存耄期
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
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火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



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禧未觀文殿學士太師
忠惠公與憲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丹六人
長榮老用公恩爲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廵檢次池武
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流爲伯父丹孫後次
汝養卒次泌爲季父曇孫後次潛女三人孫男三人杖
杓與權女二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初趙恭人葬湖州
德清縣末和鄉方山之原至是榮老等以其年十二月
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爲公所
鍾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

公墓旁樹葬焉公與潛之先人生同歲潛每
歲必嘗廢子弟禮而公讓不肯當以其爲忘年友公
次子池綠嗜昔之雅故致書及狀來徵銘於某謹備着
狀所述爲之序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畧得其時行時
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拊諸銘詩用昭
示于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

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玉孫際今興運共惟帝臣有命有天公
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涉游聖時既壽
而康卒全其歸委祉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足論撰物終有銘幽煙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而
莫先出處祭其幽潛式示永古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顯姓李氏世爲融州人其先始邯鄲曾
祖儀仕皇朝爲澄陽令因家焉祖毅以騎馬都尉忝木
台分封磁爲其人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爲
衆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
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歲
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歎而
去游京師咸宗時以善譯語稱宿衛

更爲散府楊州路而直慰司復屬之如故史民或以爲
病公白于奉使宜謂復謀宜慰司便因俾公驛聞中
書奏可之楊真會府歲所需糞積阻於師壞而經涉重
湖遇水涸水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皋諸州縣水
運爲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馬會福院所設營田提
舉司厲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司民力以紓
甍杜等三十六湖隄僅如錢聞有衝決則道路絕而禾
稼文公先事爲備脩除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
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衆

完公守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元年秋遷紹興
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殍相望公稽貧民之數老弱者賑
給之少壯者俾富家貸而備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
甚衆患疆界之不正則考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限
甲縮次請律分兩券間官執其左戶執其右需在則
齊隨之隨及統併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
而舟楫不通民疲於輸糧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飲爲
邑儲手書訓箴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感於陰陽
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以不葬
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十數有所進者必獲善名進解爲

信氏以不擾有聞舉悉遷書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
或委以郵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凡官府
既日以無事乃大脩孔子廟而新其碑舍至於縣驛驛
亭川梁遠路有廢舉人誦其政以爲創縣以來四百年
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
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附有爭家財而骨肉相
戾公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
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色民之妻爲其逃婢者中
使督捕甚急公不爲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
蠲券以羊酒一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產貢里

晉代輪其租公屏更卒入阡陌間觀地之肥瘠定爲
歲入之數歲有力者使樂種之有官經理田土奉行若
率務增加以爲功公不有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
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樂民不可病也
卒從公言仍其舊有基交章廉能延祐四年夏除
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

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突聞謠言
時適有結文權貴人假藥術以謀進者曠選翰林學士
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處諸學士上彼何備而得此
將何以贊書命特額問乎同列相視莫敢出一語公

獨奮然奏劾之止極不以爲忤會內府市薪炭司出納
者侵官尅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其奸章再上未報
解印綬徑去羣僚因得授其隙誣奏以所按不實召致
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
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品爲奉議大夫以外艱
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英宗在儲邸夙聞公名
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
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卒于家泰定元
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柩葬
于北唐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

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
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野以見其志平
生嗜杜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
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
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爲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墓端
抗言無隱真古之遺直哉公將二十有四年而墓隧之
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遂奉本省鹽磨官劉
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衍所爲狀俾其序次而爲之銘
其竊觀公在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
謹據狀所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曰

平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先帝之聖德於
無窮也公襲安氏追封滎陽縣君興國忠敏公之孫人
臣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
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廢入官由末嘉
縣主簿時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
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博霄次未行卒孫男
四人女四人銘曰

陽爲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侃侃李公蚤
膺殊遇旣瞻民府遂踐朝著來居帝旁耳目之司權奸
擊彊脫畧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

T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去嘗寧寤歎式遺其歸公去復來衆正所依百壬欲避
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繫帶之總上方用公乃不有年拱
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
凡百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沒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大和乃以
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父冢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
大和最長而獨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
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來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
憾天終有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

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

州宋元符中有後娶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為
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
曰煦煦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開開之子
曰運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
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於生
業能使費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衣
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
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事做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
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



末國勢日蹙，民幸變往，往歎傳，但依山林，拔間竊發，人懼其毒，故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砮，備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罷行部，嘉其稱，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之食，賴君以居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送揚州，君見德珪，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祈以片言，別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絕死，君所泣

而進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其樞歸葬，應于墓者，再期，兄子文嗣，幼病，儻不良于行，鞠之愈於已，子且為娶於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所積，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聲，欬皆欬，手正容，步履不致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效官，使于鄱陽，詠歸，則殆，屬續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母聽，婦言乃暎，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大和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大和，其官次文，泰，次文



厚次文孫女一人孫男九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二十二
人女九人玄孫男三人物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
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速君復孝舊規擴而大之文
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脩其業而不墜有司爲
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人君子推
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亡代不乏
人廷續其遺述休於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
勗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滄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
孝與弟軫夫類連雖死弗畔君材則多宜有位亭非患

而卒無敢沈沈義聲藏于州邑有仇其門子孫
贊號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某
侍中贈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
左司郎中府君某官某官某官某官某官某官某官某
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
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
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
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教行俱下



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探筆立就文意蒼古老
生宿學皆歎異烏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
受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筆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
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固旋家庭
間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青齋公以疾不起先
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義者謂義公有子矣先生既
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
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闡域秉心
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
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真先生自為師友不敢待以

常子婿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
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
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
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
師物性性折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
密者唐廷王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
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
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目忘
遐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儒而變化
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溟渤



顯後先以爲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
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
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宋
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
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
餘蘊矣顛力行如何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
末事豈有它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
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
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遂取科級
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禮備至和曰

以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爲名高入自化
居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
之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折是非則毅然有
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
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
聚葬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
郡而越族爲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
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
避道巷夫街吏爭前迎揖童稚厮後咸稱之曰韓先生
韓先生云先生蓋生平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也先是完顏公貞分特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爲慈
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
田可具體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爲祿仕若所願也
受而不起某年愈自編梅而未嘗忘情斯世派公昇王
公克敏于公九思前後爲郎首長二千石政事有所未
逢輒虛已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
陰被其賜者吳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
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爲御史朝
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耄歿之際殆無所
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必

行能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
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
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不尊
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爲當世
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未
盪碎務與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爲多先二十
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徵之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
全公升張正蒙高璠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下以年
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
以門人夏恭亨之狀屬某爲之銘昔曹文定公論古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世其道德者深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父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飄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某衰朽之餘惠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解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宗教所急故其論者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貴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郵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微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發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生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尼貢士君日
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
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在
重如成人宋亡家幾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齒長猶居
城閭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
博知辭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問仁
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
學若五味之在和醪醞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
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
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徇

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
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
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
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
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
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
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
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歲或入南斗句已而
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浸先生貌加



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令公私置堦道瑾
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
樂志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碎以為操避弗就
肅政庶訪使劉公庭直舉成材異等副使趙公宏條舉
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兩臺命除舍歸迎致先生將使
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
東遂以自責倦於惠接并迹入牟山中學者翁然慕履
筭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役尤多遠而為冀
齊魯近而制楊吳越皆自舍重跡而至先生之教以五
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已為立

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殫其
管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
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
貫終日無倦攝其寵踈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
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
為學者師書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
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
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耻搢紳先生至於是
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道
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庶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公煥王公克敏鄭公名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
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卿闈王司曹
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劄上其各于省闈郡復
以遺速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翁富大
比委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
爲名高任止惟其時耳晚年充以遜養本原爲上務講
授之餘齋居晏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
焉則闕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
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以鴈
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

婦兄環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
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履
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痺敝屋以居
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將玄金消方
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
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環喪於廣信疾
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
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
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
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備矣先生更蕭容端視頃之
視微瞋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永立郎廣德路總
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環
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葬在縣西北發女鄉
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
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
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宮欲廟
政廡訪司事杜公重囊建請贈官賜諡未報先生於書
無不觀窮探聖微漸於必得唯疑文義語皆不敢忽有
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因

此書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數釋義理惟務于
實每章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脩
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
聖人之事合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蓋在四書
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顯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
其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實亂務爲新奇者其莢正坐此
耳始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
覺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
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

T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缺八卷正其音釋攷
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
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
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
它人言之則爲護戚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
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千百條與友人張
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
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
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
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頁朱

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
難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
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
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
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
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闢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
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
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
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
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經國緯之法起大韓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
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
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滅一代理亂之幾
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
張君極爲喜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
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歎述修人事上答天變况聖賢之
培植基本析天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
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
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文多識之助者
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

曰固其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
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
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盡記皆彙
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
詩文若干卷文王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書
之所爲夜必之殆疾草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致論語
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
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
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
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50mm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學以淑諸人朱子又邈流窮源折衷其言而統一其編
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
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瀾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
師友之念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
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
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遐逢聖
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
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
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爲之銘潛
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涓
塵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
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
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
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
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
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
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
力扶正學聞風而來固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
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
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憚不說孝期
山頰木壞人將曠依不亡者存遺書札有文不在茲尚
啓爾後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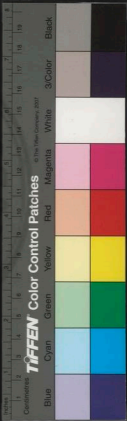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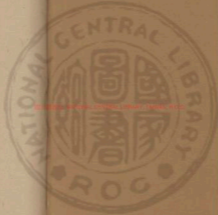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KANAKA P.O.C.





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101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2502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九

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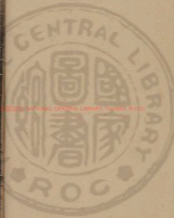
慈溪黃君墓誌銘

慈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來諗於某曰葬宜有銘敢以為請往者屬子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為幸率聯書之某之曾祖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季夙有雅故而玠又與某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宇長孺姓黃氏世為明之慈溪縣人

門人宋 全 輯

後學 全 校

溫陵 曾 增 補 訂



2454275 vj

曾大父諱一鶚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震擢寶祐丙辰進士第歷知撫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卽絕意于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佻父季父忠難相從不異貲產逮今雍睦密已索嫁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問君父子名遺幣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爲學者所尊慕雅不喜記誦辭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尚綱翁以見其志云至正

西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屬婦之父戒其二子曰吾祖一部州符三持使節稟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澹素終身日抄等書今方盛行道風儉詐彌久弗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爲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柩東還卜以某月某日葬定海縣靈巒鄉澤山之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卿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爲贅婿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于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其帶侍巾櫛無違禮而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其祭祝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勞致養于姑得其歡心詩



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
程督嚴于外傳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
致嘗爲二子賦詩若于頔有關於倫紀可禱於治化學
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魏塘之南年玠卽奉夫人家就
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三天曆戊辰
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縣之三石子男二人長卽玠
次璋女一今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師初先生
之子也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惟宗
鄉府君以直道爲時名臣而其學一本於躬行所著書
不爲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

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顯罕有能知君者後
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汲黯之直侃侃宗卿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戰兢自持以
孝謹稱如萬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爲己善不近名遠爾
嗣人復用文鳴登潛聞鳴式鴻其聲惟石可久薦以茲
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
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贊產寘弗問而護視先塋惟
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



外無它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
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因
而無籍歲所入爲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喻個人令自
實稱增其額爲六百石原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
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
得七人馬上其名于宜闕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
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
以陳祖義文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
以爲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
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

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
之蓋王氏上世有任興越爲鎮城使者從其王婦宋有
宋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文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
曰仁厚於君爲九世祖曾王父諱達良以恩贈訓武郎
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於武經郎權繫黃澤林
州事父諱集嘗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卿薦
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
上皆葬山陰其居櫛開化之馬念則自鬱林府君始山
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鬱
林府君子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郎



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遷葬壽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熾次曰圻爲伯氏後次曰堪曰塋女一人適羅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熾妹婿姚懋倚姪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亦有日堪以書抵某曰君之子早婚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爲託某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閱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立其有而以昇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辭以慰君於冥冥云

爾銘曰

有濟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覺有沃世後遺澤是蒙爾乎何媿爰茲玄宮

承直郎朝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懿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增太尉道輔又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傅南渡勅自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隆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



文字入皇朝隱居弗仕考諸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
貴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交州事姓陳氏諱宜人君幼
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愛之樂敏伴
受業聚齋翁先生閒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奇之
年二十舉茂材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
興約公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婦翁徐聖子從事江東
憲府携君以行涿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
皆爲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譽益起用察舉署學
國路儒學錄選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
兄誠東平曹公子自得君所爲古文歎賞不已是歲以

鄉薦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譏切主司竟不合用終
恩補深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於
役爲白請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湘行
中書省辟爲掾史曹務雖劇君廢事緩急閉白以行訖
無所建抗之高稅比歲不登俾君趨辦旬月而集時宰
以爲能而風紀之司頗欲躡尋其過該後乃察其無他
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勅同進
士出身用有官超授後仕郎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
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覃恩轉承事郎被省檄
點浙東諸倉庫餘姪因仍前弊糧不宿倉官吏惶駭莫

知所爲君知而不發使自爲之所報既充而官吏亦得
自遣乃嘗感服君始視州事囚有張甲以鹽稜盜錢乙
坐逮獄已具君謂所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饑民多事
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於凍餒而然不可
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湖太湖故紫塚以禦水結備無
時病民特其君爲改作使可支义氏力以紓水嘗暴溢
君跣躄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
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鄰州飢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
衆御史蓋公耘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爲諸州最未報會
深卒嘗家君所檢視嘗免輸田租者衆使者覆按左右

君居私廡之居無何誣君者以賄敗投遠方而
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于神弗答君探獄有冤
出其無罪者三人乃兩廣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民
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蠻獠雜處素號難治知
州方思廣以貪虐啓其爭殺人實弗問反加告者罪君
與之辨莫能直卽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乘廉車按是
州勅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德充諭以禍福昔
嘗伏聽命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人
廣陞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陽感永疾而歸疾稍間潮州
遊吏至乘傳行次武林驟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

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陳煥盛驎君易贊之夕惟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符得遺訓數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柩涉江還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太慰世父既襲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一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 詔令洙赴闕架閣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廷議俾仍朝襲洙力辭乃以爲國子祭酒從舉浙東學校洙所居室扁曰存齋君惜其以存自歎

而不能修承

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稱存存齋云君

所爲詩尚俊逸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墓木及淦文惟闕里譜系一卷爲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靈香密禱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遂愈後十年乃終人謂君得年不永所禱殆有徵焉架閣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洙方孱弱君獨治葬祭資產皆委而不較且擾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輟錢營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地爲報却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承



嘉族入以其疏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甫
八歲力爲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潤託其息女于君而
沒君鞠之如己子既長爲嫁于士人術士誦知幾來謁
遂以疾亡君爲其木衾以歿而緘其行矣其誦幾子聞
計而至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術爲賦其妻納有河
與計借者見縣于有司貧不能歸君爲笑錢一千緡於
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成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
矣君不聽而焚其券其急于人之患難窮厄多此類胡
先生沒君集同志之士甲祭而上私諡焉然齋之喪主
辦力深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于省尹到官未

幾而卒喪過枕君泣致於其家而爲位以嚴親舊皆
動爭來歸賻其篤於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驩然
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君不能堪久乃
暇其識世平生無苟取嘗積書大箴經有旨賜幣亦辭
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伍千卷而已君之葬也思耕
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謁銘于締交於君最久且
親自謂知君其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
不得而略也庸備著以爲序而銘以系之銘曰

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矯孔君生
今之世無待而與六行無備直道以行稅險若夷出其



緒餘卒不大施爰持斯箴里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諗來裔

明威將軍管軍士千戶所達營花赤遜都臺公墓

誌銘

公諱脫帖穆丹字可與系出蒙古遜都臺氏其先有事太祖皇帝為開國元勳者曰赤老溫名在國史公高祖也

曾祖納圖尼 御位下必闡赤繼領衛兵取遼破金

屢策勦功後攻西夏而歿於王事祖察刺從

工親征西域以功為業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

大元皇帝於潛跡經略中原立功尤多太宗即位錫金符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納襲前職以隨州孤絕澁治南陽府之昆陽愛鄰境却縣屬土淳美因家焉至正十三年 世祖皇帝命相臣總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戶實預在行渡江後加金虎符為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既平兵糧不用累持憲節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式列為堂貴贈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謚景桓母傅羅真封汝寧郡太夫人忽都真封陳留郡太夫人公以勳借家千套備宿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爲武德將軍斬縣萬戶府
東平等處管軍土千戶所達魯花赤延祐二年遷宣武
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前後
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爲湖南
憲長有德於民其歿也相與繪像而祠焉公不遠數千
里求遺像以歸事之如生存搢紳先生皆以詩文美之
公於人有善稱歎不容口有不善則爲之不憚終日至
戲于怒馬之其善善惡惡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
蔡定父年七十餘以事繫獄法當贖而吏持不可請以
贖又不報乃自沉於府河以死郡守爲出其父且給

榘以葬嗣爲郡者立廟卧龍山之麓請初類覽愍孝侯
久廟廢而居民侵其地官不之省公攝萬戶府事慨然
曰孝子不祀人奚以勸之使者行部亟以爲言使者頓
謂守令曰承宣風厲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愆乎即日使
歸其侵地廟以復完

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
王氏爲軍士所得自誓不暮至剡之清風嶺搗持出血
題詩石上投崖而死公移文有同爲立廟迄今不廢剡
有隱士吳君與公友善謂吾死得附葬於二戴無憾
矣逮其既卒貧不能喪公輟俸贖倡鄉人葬于書院之
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爲人廉介皆直不喜紛華講閱之



暇日與賢士大夫游清言雅論亮壘不倦懸車之後養
高城南關濟陽懸弓劍者坐聞聚古今圖書布列左右
延名師教其子每遇風日霜美輒緩帶外綉祥竟日
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自隨報後間巷間稚童迎笑
扶擁而娛亦不拒也禮部侍郎秦不在出守越作新學
校行鄉飲酒檀迎致公居僕輔公亦降拜起不愆于儀
人皆望而敬之公生於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於至正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哈魯氏封
陳留郡君高氏朱氏俱范陽郡君子男五人長大都尉
武德將軍襲職果平等處上千戶所達魯花赤次哈烈

未仕次月管不花元統元年進士累遷承事郎南陽府
穰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次爲列國至
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衡州路衡陽縣丞次完澤不花
方治舉子業女四人長適宣武將軍辛縣襲上千戶齊
伯顏察兒次適朵兒伯解次桑卒次適國子學生忽都
達爾孫男七人諸孫遵治命奉柩歸郊縣卜以至正六
年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滑於公父子
間有一目之雅奉鄉貢進士趙淑所爲狀來徵銘滑竊
惟自甘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材爲之股肱心膂披揆
經營尤啓鴻業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



性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無爲之治其德厚
者其流无豈不然哉而况公以陳留府君爲之父武德
及穰縣衙陽爲之子公居其間優游自適享有上壽其
存其歿皆可無憾頽潘之鄙陋衰朽無以贊揚萬一庸
忝取狀所述爲之序而銘之銘曰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由本而支彌久益振時方承平
衣當宇息馬段戈以文易武靖其爾位弗震弗驚標義
干櫓舒舒打城窟客在前園書左右蔽懸吾車長歌擊
岳我弓我治世適是承爾仲爾季人遺一經發漢儒針
踵武相接越而過庭建重組疊生榮死哀雖設不亡式
克有來焉前人光瞻言故丘返軀而榭念茲厥初祁迪
之墓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任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和字迪鄉其
先以國爲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史部員外部曰
則則之子曰勳任吳越爲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
家于葵之東陽勳三子其仲曰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
駟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顯又卜居縣南之積城大父
諱天廩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先
志立義整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爲之師



止謂君殺城尉附不過初品人皆以鈐曹失其平謂君
盍自陳君曰此上命也敢計其崇卑耶即日就道其縣
長官故紛事於嘗聞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爲祭而君顧
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
土者往往輕生而喜聞其不能自業起而爲盜者尤衆
備以主簿兼管曹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
爲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俗爲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
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自內出乎抑自外入
也乃逮其仇屏篋楚以情詰之則惶恚具服其察理之
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歛臂垂幕下君語人
其所以爲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俯仰偵伺爲
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而能通
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
君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一月辛巳生君於廬陵
寓舍故主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族殯廬
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輒泫然泣下殺城書滿代者
不至謀於故人金同曰奉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
入江汎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松江東不同曰舟行
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陸走衢信
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間其去皆述道請留委曲勞遣



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特治行而前所患瘰癧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惕焉靡寧疾竟不可爲以至治元年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它語惟戒其子玄曰汝能逐替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卻之孫父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也女四人長適通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瑜浦江趙友淳金華許正孫男四人允同名與名享允昇女四人先是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發有仁壽知戴初里水醫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一月乙酉改葬于義德鄉御史里

之側其右以爲朱夫人之壽藏祔祠堂於墓前表以主母戴氏慈母曾氏祔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寢次俟戴氏之柩既返而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婚李裕所爲狀以銘來屬竊觀君居勤死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隸外補爵首下僚尋常資級猶可序進而遽止於是小試之効雖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於幽可乎庸弗讓而爲之併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乘時捷出或取顯融疑是將君麟琴翼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濡爵乎良材執尸



繼墨奪爲楸櫟有隙自天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
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茲新十以寧君躬尚併嗣人
欽其福澤龍光是承貴于松柏

將仕郎建德縣事劉君基誌銘

君諱璩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
東北之閩風山曾大父嵩宋父林即貽慶軍節度判官
大父應球末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
入太學遂家于杭仕皇朝爲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吳等
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
悟絕人讀書至忘寒食母謂其以勞致疾遂與登衡

君竊嘗火閉意陳坐必至四鼓年吟弱冠出從名師受
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
君有侍者適 今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
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縣事有
在府第于剡而與君爲同年者曰文宣死於疾君經紀
其喪事無所避因除疾還寓門人麋氏家而卒五月某
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碩
氏合登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腹方孕而未生
也君卒之而手自爲書奉束帛爲母壽窮言且父南陽
未葬而庶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于仰祖



至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凡饒翁哀慟幾絕時進
義府君歿已若干年情殊殫于抗饒翁乃啓其殯并君
之槨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塋某原且以
快來謁銘于墓仕寧海聞關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
某曰許公皆祥並以文章大家師來一時心甚嚮往之
而兩先生之不可奪已又望尋交於君乃知君於劉公
爲從曾孫許公之子叔也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混
有自來飲君爲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哲人物與之游
者莫窺其涯族其訓誥生於抗心具有師法識者多以
遠大明之際逢聖時賢才棄進而君獨處止於是可衣

也三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天臨終言我死當復
爲劉氏子後十年見勞於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
歲而又天後二年復見夢於父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
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環
翁其拜薦也道感異夢乃以字爲名曰環翁云銘曰不
有時兮孰誦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天而闕之得於彼而
喪於此兮孰予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呱呱而泣
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學兮天不忘徃必復兮後其昌
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
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TAFER Color Control Patches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略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
子王府君以至元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宣城之寓
舍享年六十有八即宣城郭外西南岡下治地以葬而
府君元配劉氏前十有四年卒安厝開州已又繼室張
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尚祿殯于楊州至元後丁丑府君
之子大有始並遷其柩合葬于府君之墓自爲文刻石
以誌焉初大有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接者
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即大名略同知滑州事
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與府君同被命爲恭人及大有
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恭人之合葬亦大有死
陞五品乃加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
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諗于某曰誌所以昭世系謹歲月
已納諸龜堂惟是先人幼躬樹德以承其先以啓其後
者宜有辭揭于墓之原以示子孫頌猶闕焉敢以爲請
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完顏氏世居磁州有諱遠者
爲金欽軍使府君之父也自統軍而上遭亂失其譜莫
得而詳府君諱思孝字移忠幼警悟年方髫髻脫身兵
間東至大名居閭之滏陽乃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
稍長善讀書能屬文自處甚簡薄是時國家新取中原
海宇未一殊無仕進意泊天下既平朝野無事可以出



而仕而府君則既老矣惟資其子使爲學藝幾它目能
自振拔而大用首以材見推擇尋入江東按察司爲書
吏憲訪司立更留以爲奏差府君委蛇就養久之乃以
年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郎大用次珪次大有也今爲
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節勸農事次大慶女一
人婿曰俞楷縣主簿郭郁孫男九人女五人蓋金之將
亡大家貴族連親戚去蹟聚散之四方而其後泯沒無
聞者多矣府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
至於成立以備官使晚乃卒食其報豈偶然哉矧今大
有聖旨所至有聲其在湖北平及辰沅常澧諸郡做人
尤少爲明允臺府屢薦稱之其顯融未艾府君之宜凡
來崇者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於其身措諸事業
平生之志尚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之爲
王氏王氏之在宣城皆始於府君也銘曰

完顏之支別爲王氏遠迹于南由府君始惟時府君有
韞弗施一其初終靡聞險夷保厥嗣人使有保位賜恩
所加草木衣被其井在上神遊故墟降形在下兆茲坤
隅中鳥同定昭穆左右勒辭紀實式示爾後

贈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夫爲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衛表致辭于



某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
以非才叨綴末第獲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
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封吾母太宜人廣大
祖奉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求時之文人物諸貞石以
昭先德而後上恩詎謂吉凶同域吾母靈以疾不起風
木之悲罔極柰何忍未即葬以終大事願得述吾父曆
慶諸祉源流之所自及吾母為之攸助者合而銘之惟
許氏遠有世存其也藉台州路之天台縣莫詳所以從
提學公諱嗣宇繼可曾太父某大父某父某俱弗仕自
曾太父時以子孫衆盛併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代

不乏人提學公少愛尚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
以事進取焉名譽朝廷巷習皆為己之學其為人純潔
靜重不妄言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毀骨立藁麻之制
哭踊之節必求合於古諸第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
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遺產惟其所用無斬削祭百須
及門尹事卷心任之諸第咸感化而父事焉其教子尤
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寢疾病之三
月預為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應已接物之道窮
所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訖能有所樹立擢元統元年
進士第調昌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為祿吏用資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格序遷而來武義居亡何百廢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
業愛知上官見謂康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
宜人張氏同邑官族提學公之殿率諸子奉之愛惟謹
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待宗黨恩意甚至遇貧
之必周之諸子既發失所估宜人雖遠謂戒諭之尤勿
廣大在武義迎至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事貴
詳審不可奪於私喜怒莫踰則詢于僕僕有少不厭其
意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致有水患謀作隄以捍之而
或者憚其勞賈先聖廟及學舍屢徙而多未完欲繕治
崇飾之而或者以爲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爲己任宜

曰德惠未施於人而並贖土木之役得無爲民病乎
知廣大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談
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馳恩所及在其身後一
門之內死哀生榮可以無憾矣潛竊觀其示廣大詩有
曰金馬誇蒙貴吾謂非世傑惟能師古道乃與禽獸別
然則宦官峻爵固非其所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
以古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曷可無
一言以慰之於泉下乎提學公卒於泰定二年七月某
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榭葬於某鄉龍
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



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爲子男三人長郎廣大
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濬大喪明而卒
次小戍方業儒文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孟浩
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
集著書序其篇端以爲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實而不近
乎俚茲故弗論獨序其平生大槩而銘之銘曰

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
不有聞卒以不施藏器於身爰有淑德耀于名門克生
材彥孔敏而文惟君子使有社有民獨澤澤豈水必有
源遊者知斯不亡者存記尤下實寔於無垠公侯之復

石而孫孫龍山之石也爲年墳未則已撰合村世新歸
數同定表以貞瓊

成全郡江浙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郡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夢之東陽
人 世祖亮與宋政和中舉入行賜號冲去志士曰志
行者實見弟行履華縣商乘馳總木樞嶺荷塘西原子
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傳德高義爲鄉善士母碩氏
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發轍有大志既壯而隱於疇其
爲術深超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於爲人已疾尤善以
大素麻言人吉凶中時壽夭卒皆奇中公自建實堂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罕用爲其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
二十有六年大盜竊發於鄆郡蹂躪境尚書左丞史
公弼宣慰浙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塞
服滿寢食併廢公授以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
未康節雲皆預在行將卒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功行
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署公本郡官醫提領
使公入朝感詢以江南名醫必著及公且貽書招致之
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政事行省
江西後二年名選樞旌見公歡甚陸對亟薦公于上太
叔固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爲尚醫奉御食五品祿以
年卮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旨命公性視之王既
平復入謝上嘉辨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漢迴次和寧
三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衆醫莫知所爲遣府僚孫司
馬者詣闕請輟公以求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諭出尚方籠表重裝安車善馬資之以行仍
勅有司彈贈其家公既至施之鍼烙投之湯液閱月而
疾良已王爲之刲羊刑馬大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
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謁者張哥司徒復言于上及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聲動朝
野太醫刻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江西等處官醫提舉



階成金郎其年也公過家上家郎抵官下居三歲職事
脩舉者甚矣泉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
溫厚果食之日待鄉隣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
難色方將於一丘一壟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天
到官數月俄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
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之某年十二月其
日葬荆浦之北原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
祔焉于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於杭州路醫學教授
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誨父業以醫
名文一人適厲 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

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於是至道以狀來取文
爲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至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
人所遷徙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真能知
其詳所可知 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參知政事
張公基公言昔吾尚少求而父切脉卽知吾後當居政
路不自意奉竊至此而父可謂精于其術者也今豈可
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矣獨先
人自序大素風訣出于獨之清城山王僕仙翁而欲人
張子元子壽甫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
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槩見也昔劉歆序七畧將



經之有九血脈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
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尤秘而未出故無得
而述焉庸倘若公所序於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
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
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界以
制書歸榮故鄉幡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
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發潛明微在爾子孫爾文可寶
推述源委薦諸石章用裨信史

咸全即江蘇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震父世爲平江人其先仕宋李而朱顯宦
義居恭於公爲大父進義校尉徙漢於公爲父公少從
季父某受周禮爲舉子業國朝取宋場屋舉公無仕
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於九流百家靡
所不通尤工於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
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
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皆馳於是推五運六
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腑之虛實
以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
方劑施砭熅率與它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



察司判官李公其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
咨決於公開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邪
則蓋出所藏劉守真藥案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
膾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公始公所著書其大旨以爲醫
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固念人強盛民悍氣剛
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
志困故振緊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李
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
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
學會司摘古語補其齋曰恒蓋用荷責於通經立志則
不可無恒也 士大夫聞公名悉幣馬迎致之無虛

日是歲益廣天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
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自後多爲良醫尋用者嘗交
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爲其提舉階自醫俞卽
陞成全卽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於
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於哀毀如不欲生
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龐氏宋
其官誠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
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孫男四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
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隣有急拯救之



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至德鄉望野墩先墓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前宋進士顏先生堯煥所為公行狀屬予為之銘予觀前史傳稱講舍公華佗皆盛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首畧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為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備陳之公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遺時承平後以經術網羅天下士獨周禮為無所問乃伴乾孫學為詩以應有可之末乾孫為於學而敏於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荷藜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為常有命公是書樂其哉

一不近名尚有子畫儒英隱聖時伏必興馳茂恩耀良躬
終其飛在茲銘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俱弗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之生而不庇長益闡敏徐文真公持浙西部使者徵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節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於學公所為



詩文必出以示異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
至於前代遺宅若弁陽周先生淮陰暨先生當世宗工
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永康胡先生之無不按
其序其緒論中州雅教若期丘李公滌陽許公暨一
待賢閣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誦九最爲詳
博而具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拔之翼之
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具縣儒學教諭
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檄不復出閉居三十年安貧守
約未始有求於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酬嬉無虛
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柳誠聞公名與之

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選掖上旨擇工於書者俾書奏
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起翼之以應令較事薦章交
上亦不報得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
尚書恭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之人存者獨翼之將
力援之扞朝而翼之素志立誓至是亦既老夫翼之性
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於故舊得來尺牘輒輟寢治惟
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術其識人之多特以其間
有情辭諄切關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善於苟同人
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乎於人不以爲異也大徐金
源天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具越子孫多在東



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從稽也蓋某
之先有筮灑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
吾子孫其有興於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
五月八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歿已革猶正巾
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頌之而遺物室徐氏廣德縣尉逢
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
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曰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
簡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達既以其月十有
八日奉紙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
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紙來徵銘予辱游於翼之父子
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遽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
厚矣達又好學有文能副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於不
朽事予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
學士盧公已爲之序以故弗論翼之於古篆隸真行小
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爲珍玩或有所挾
而強使爲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
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
其人也銘曰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已
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里閭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觀此刻文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景年華甫娶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民丁術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文昌號空雲處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馬已子處士兄弟素嚴張若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惟心於同產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不聞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持有傳後二十

年往遊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學事自持同門中推爲高弟用舉者試憲府側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浦江會朝廷欲重師儒之選俾職教一縣者悉改調於外省君辭職以名剡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宦閩署置同轉捧檄而去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於進取有可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教於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氏所撰山塘歸于學在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慕好事者捐田以助養生東湖創於里之大家事多綿蕪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母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它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安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壻曰王濟川將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君貌瀟而志倜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敘必豐贐必厚爭不輸中人而輕財惠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初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卹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蓄人乃克葬諸孤既誌歲凡求于填諱納壙中仍跨門請于錄以揭于墓道于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爲同門知君爲浮屠據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致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行居邑中者爲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列居近郊之梅峴邑君之族擢世科躋朝者若以廷貢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皇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其得致身華要又遭迥而不進甫落一命死不及祿其
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人庶有知其委社
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衆方疾驅長裾佩王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
或謂迂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莫居載其
榮光歸貞幽壑善積于家穰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
野鷲翔鶴翥凡其門閭惟銘有徵末世不渝

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鄒君以至顯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
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年為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奉

故禮部尚書宛平曹公所為行狀來徵銘謹序而銘之
銘曰

鄒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
震不懼元符三疏光于史牒子孫蔓延散處吳中還居
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曾祖厥諱聞善祖諱成大再世不
顯遇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聲
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祿食恢其先業益厚于貴膏
已裕人遂大厥施君諱德修字曰君永生而慧朗長而
凝靜志學嚮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遺榮自
適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侈麗人有衣服美錦織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君則弗御終身布章人有室感穹掩違宇君則弗居取
庇風雨推其所有惠子宗姻由近而遠邇其鄉隣爾弱
我扶爾置我給力苟可爲靡有弗及或觸機非深憫其
窮排難解紛不自爲功青青者筠內虛外直以名吾軒
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違行孚于衆譽望所歸展
也吉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
一人是曰師尹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侃與
儼克肖其父女適顧璋暨錢允臣俱皆幼艾在室未婚
泰伯之鄉崇德之里爲君宅兆其葬以禮君所結交時
之豪雄知君最深莫如曹公謂君爲人卓邁醇厚其言
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九九有子承考湯辭罔
望顧慙不做筵屬史氏畀以刻文昭示無止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
狀述遺言來屬于余曰宗簡生不及從子遊死而得一
言爲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余之固陋何足以知敬
之敬之之望余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全壇
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明
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鼐大父與可父復祖
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



江東敬之以弟子禮兒留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
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察究郡庠延敬之爲少學
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于疑義數語而
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爲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
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
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
時拔所長取祿仕獨以古文自詭奚益敬之笑曰使吾
理明氣充其爲文于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
之異邪旣而稍出游江湖間遇臨川危素于金陵語意
合欲偕之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敬百卷以

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
以治後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爲言於太守及當公率
陽堂鄉桃李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儀
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摭若干
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爲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諾
取高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義而其卓然欲有所
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
壽於年如王逢原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



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爲依歸視昔人可
無憾尚奚以區區之言爲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
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者有以爲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水西翁呂公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脩姓呂氏呂氏於婺爲著姓而非一族
人固以其所居地望爲別君未康縣之太平鄉者號太
平呂氏宋之中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者曰遵遵之
子曰迪功郎師愈沈家海飛語中其長子約而克之

子同 弟 龍川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
知公使朱文公奏補郡文學用漕薦再上奏官時年二
十有四叩匭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兄罪丞相白無何
孝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緣坐得釋者五十
餘人幼子源是爲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
曾祖諱羔皆承郎郎祖諱楚承信郎父諱懋咸淳間嘗
與計借試禮部入

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

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夢然之後孫女府
君少嘗學至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於百家數術靡不
窮通其說平居致養於親爲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



月有稟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爲成規守而不廢子女
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濟及情文甚至各盡
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侵爲粥食饑者所全
活以千百計至於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
器用苟完出入無儲從唯以一簞挾策自隨人望之蕭
然山澤之塵也其素儉出於天性孝友行於家仁愛及
於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
必中於理譽感服服爲人排難解紛勇於赴義不以爲
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誣誣平民募延所及甚衆爲
之力辨於官以免人尤德之物知縣公遭值江南新討
官府未立綬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安其民使無失
業且爲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情以安反朝廷爲置吏即
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井不藉是爲進取之
階也其後大盜竊熒官軍進討復強起之以爲導府
君甫踰弔冠實預在行身政重山密林荒昧阻絕之境
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曉益務
韜晦自號水西翁云前妻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
十三年卒後妻趙氏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
女先五十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其次曰權
曰機皆未弋所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三子又幼弱回鞠



兄子俾持門戶事而恣肆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
遣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八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
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體之重為之斬
衰三年仍命以犧子恒為之後而繼亦先府君三年卒
女二人適同邑陳至齊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惠燧
炯輝頌煥文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於宋咸
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於今至正六年丙戌二
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
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室朱氏之
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歌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子樹才心樂公銘述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
仁義蓋呂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才
又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自見於世宜不止為一鄉
之善士而已頌乃歛歲弗權而優將以卒歲豈不曰為
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諸子雖早世而孫曾蕃衍生
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顯而大亢其宗者為之銘以勗
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賢者居
行義澤施於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



孫積善之祥亦既有子胡又天閔百年之積習而不發
是繼是述在其孫曾尚克有聞天寵是承馳息所加貴
及寔夢惟銘可徵勅此貞石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鄒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
忤旨謫通義今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
承事郎贈太中大夫曾祖諱公訢嘉定四年進士官至
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
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今之湖州祖諱子沫贈奉直大
夫孝遠純荷朝散大夫梓作盛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

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縣公妣陸
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耳濡目染能
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 出僑軍間稍長存心聖賢之
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敏聞時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
言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粹政文公
及翁大卿羊公燾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為者累舉
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
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
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
法再調絡與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籍



於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任卽台州路儒
學教授新葺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
將仕卽鎮江路總官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
爲蕃僚者窘於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
卽循州路江山縣尹爲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
力造舟齎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爲父遠計使者行部
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卽
武岡路綏寧縣尹縣鄰於落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
拊循以懷憐之政人咸感化境內以安會虜寇得徼徂
全道兩州長武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將事卽

旅將從被檣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徵
發屬郡民兵公恐義勇應之背懷復赴敵戰數有功縣
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爲家產所優公悉徵理之歲適
大侵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偶鈔數十年不決公力辦其
非寧旣而朝廷遣官處因因其始末見稱明允繼承事
卽廢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邇帥閩事尤兼劇公設施
注指若不經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爲民病公
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羅湖受諸水溉田
可六十頃豪民或請羅湖爲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
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廢湖爲農家乃均養其利公二



為難進事之職尤垂意于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
職遂以奉朝大夫徽州路慶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
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
松有時與諸老儒遊每咏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
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齋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既痊
而復作如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其弟沐斥女侍等
子孫立左必端坐而逝公生于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
卒于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
氏中書舍人某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
浙都運鹽使司庫少卿鹽司管勾次壽次治次潛女一

孫女一人權模楷植榭同生文孫住孫女
孫在於烏程縣求新鄉桃鵝先塋之旁公為人溫良易
直才學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又獻
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
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
從權臣妨國檢黨盈庭鉅盜衝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
而五速頌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
明而又恬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
時異也某幸嘗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筆又



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
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考龍圖仕宋乃祿於文危言正色匪
躬之故宰與百壬更起迭仕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
委社連其曾孫以名師儒為賢更視龍圖公世殊事
異非有鑿錫利器為施長歌鼓任式全其歸人之所歸
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元續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勇
以武弁危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其文定家於臨平

公湖州人曾祖後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
公堂奏補官終於其路兵馬監押父守直輕財尚義鄉
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
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
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背寫其文既長乃弃去
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
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
考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年公皆前代遺老莫
不器重焉用薦者畧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
許可時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



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爲南臺治中侍御史嘗以教先生及鈞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政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南王李憐吉爾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間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爲杭州路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歎歲之餘舍吏務然絃誦息響適祠歲小稔則豐入爲出鄭縮浮蠹既又復民間膏沃之田爲至三百石歲用稍完乃嚴師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論學官制至

樂工兩入俾以雅樂教諸生青藍聞之因招致兩樂工爲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有公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爲吏部尚書公可任史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亟具啓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敏知公不樂遠去論詮曹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翁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三教事重構先聖殿而朽
錫簾績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
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不學之如仁智
軒爲止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爲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
不得躬往徹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
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
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歛不均公振成以爲惠公爲分畫
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
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輟而大之民以病告中
書下其事于中書議以還民吏使豪家莫敢奉行或告

而民其有民訟于官而高家執矣自辨有司莫知所

職乃走江一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

或兵姓高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

者語之絲憑改也而盡奪其管產公焚其燬而登正之

皇父老數十人羅拜爲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道大浸

民以收言災傷邵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

郡中猶悔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委之公躬從所

爾不避其勞民賴以建元公去貞爲江東廉訪副使巡



惟一當塗王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淵之善力薦公才
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字本魯公猗復
聘公司文衡禮遇充至都使者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
年垂七袞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雷陽縣尹致仕
公天資粹美而藉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
其有情容居官判出蒞事暮歸讀書課子第或至夜分
不寐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通算尤精既老于家杜
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智勇果毅二十卷圖說序別
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焉是書矣公寡言敏著編述

易說於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已夫復
何言須臾倏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
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松
江府儒學教授次駉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
陸元瑾孫男六人長堞用公廕爲紹興路錢清務副使
次璠璣璵璿璣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
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已
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駉爲之後駉等遵伯命以其年
冬十月某日奉檄葬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與
鄭恭人同塋域後四年乃命璠走京師屬某爲之銘蓋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擅仕最顯公雖與
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帶止於文學探然
皆能騰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
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
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請特賜以神道
之碑銘而某以門生忝被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
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
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爲難聲求承應夫豈微公初有逢運茹
而進孰不望公爭翺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
英發而不歸白首一官老於文學本闡聖議以開後臺
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
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社則豈昇干來昆尚克
自振益仇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楊芬于
祀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尉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
父諱一榮俱弗仕父諱理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秘書
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
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受業鄉產篤行勵學克



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爲志故秘書少監凌公時中爲
江比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雅知公辟爲書吏督辦
富安場歲課場距海遠潮不時至鹽丁負水取滴力疲
而賦不充乃爲相其地形繫梁以通海潮公私咸便之
考蒲調將仕佐郎廬州錄事司判官淮東道宣尉使司
辟爲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
之爲脩作坊募工匠至於攻金冶絲設色具爲區處迄
今守爲成法兩淮鹽綱病於運河淺滄事聞詔遣都水
監官疏治之公從分閘至淮安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
千束手以俟郟水之來公言不宜墾墾自會足令興工
仍立法每十夫一治炊爨充糧番歸日所穿廣四丈脩
一丈深五尺比都水至河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
新興五祐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說功而它州役議猶未
定乃俾悉用公法行之調將仕郎峽州路總管府知事
入江浙行中書省爲掾史會朝廷遣使復立諸市船司
公從之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船商則費省
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掎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
凡爲船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升承事郎建德路建
德縣尹以方郡君憂不赴服闋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苦於計口食鹽言于行省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未報而王公爲轉運使乃偁與新守于公九思其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率以爲有成猶不可改公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饑今死徙已衆頓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石之郡商榷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榷之所處何不可乎於是議戢越鹽五千六百餘引欲有旨畋昇王公以湖南憲節後運使復排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歡谷利罕公聞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被本司檄分治浙東乃除稅改誣指之害按劾書吏奏差尤無良者黜之所徵減爲錢萬六千餘緡而以其自奉者

百餘緡丁七監公憂限關權海道漕運都萬力府運使越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舟人爲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餉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得並緣以曾民及至海次主運事者又不即受而有折閱之患公抗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衆莫能奪乃責運戶自買知送之舟運艤爲風所敗者例當毀實而味其所隔之糧文移往還運數歲不絕公取吏牘躬自披閱除其糧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缺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五百餘緡布囊一萬九千有奇而運戶免於破家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遷承務郎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屬宜人憂不赴服闋
除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請中書訴松江富民羅氏
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洩蕩爲缺五百餘萬
鐸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
進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遣官四員詣視其地而松江
當什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援古證今條陳曲折以
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撥田蕩缺以竦朝廷之聽
而報宿怨請創設牙門爲徵名請之計耳萬一民心動
罹患生不測宜爲國家培養根本又安長治之策哉同
列聞公言皆相預失色公處之泰然它所遣官副公保

亦行省以公言上于中書事遂寢遷廣州市舶提
舉公俸資造庫屋船商欣然出私錢爲助不踰月而告
成先是史胥怨爲姦利凡船貨稱其善者出而售之不
善者積久不售公始爲設法均配立號募商人掣籤取
物庫藏爲之清括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欺隱羨奇田租九千餘
石者初止八家而後四十年株連至于餘家行省數遣
官按問史已伏其虛誑而司屬之喜功生事者復勸其
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糧六百餘石憲司累按詔條革撥
莫能止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一百餘石豈復有所謂欺隱羨奇者乎惟憲司所擬可也行者用公言悉蠲之州人相率爲生祠以報撫之余竊有陸氏三先生祠堂豪民據其屋而奪其用陸氏子係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公所至輒除利害多此類其詳見於有臺薦牘及安陽碑先生國子監丞陳君旅諸公所爲善政祀惠政歌者不可殫舉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准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家食者五年屆所居室曰止止齋仍自號鸞游子以見其志云公質貌魁梧心也磊落憤昔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爲名高弱流時出游錢塘與浦城楊君載鄱州劉君汝友善論作詩宏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萎蕪之習間挾其所爲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爲隆山牟先生永康二胡先生趙文敏公鄧文肅公所賞識公處家庭澁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寡言故言必有中至于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而瑕疵人尤以爲難能卒于至正八年正月癸亥其將終也神完志定無異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于州東長寧鄉之龍岡娶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揚用公廢爲揚州路如臯縣主簿次仲慶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府令史文仲淮大寧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嘉績虞尚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葬之明年某以久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絲而歸抵家甫一日而有召還之命于是仲揚仲虛相與謀來請文爲銘而使者與仲虛至同日敦迫有嚴未遑仰如其請載念某納交于公踰四十年知公爲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追記其所可知者論次而顯詩之遺焉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濟表表王公時之偉器抱負千里出僅一二端歷而趨勳躬盡瘁拾級而升不懈于位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

致古今殊特學與政具公起文儒敏於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樵字士旣其德民酬其惠所去見思如古循吏沒世不忘仁言之利脩涂九軌方駕而稅用雖未竟志則已遂薦斯銘詩貢于封陔有之似之在爾來裔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子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子素博學而有文聞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口薦譽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經筵即以素爲檢討未幾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



儒臣纂脩三史又以素爲史官史事既畢中書奏以素爲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借承事郎遂進贈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某以退休之饒蒙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日下而同官爲僚且有平生之雅素以慕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狀危氏出於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凝有子曰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仵偁偁之南城富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堡壘以自衛而大破賊兵剽

廷國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庭王仵偁特進檢校太師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仵偁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衆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爲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谿則自全諷六世孫憚始憚五世孫光大育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免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



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祖友入皇朝爲潮州小江
等處鹽司

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
文聞儒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
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
母病割股和藥仍齋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
十六峯也陽身服田畝以爲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
十年不易歲高出粟必其鄰里而爲粥以濟路人未如
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善於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
氣剛而和警敏善料有一善於有一卷傳於學者平居
力排詩之素過庭之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克而已

利和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爲哉汝其求師取友
痛自脩飾期無愧於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
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
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孺疾遂不起要同
里鄧氏忠義社統領克志之孫女令封宜人再娶建昌
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
人素爲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蒼次白
次舟次赤次會次黠女二人適陸鉉傳權孫男二人叔
旂女一人府君之墓素自爲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
及叙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子有五年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爲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爲之銘平刻以俟焉銘曰

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一方或變其姓後乃昌爲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太宗多才良仁和身退各愈彰垂芳奕葉遠太常有子承者沒不亡終于呈朝耀休光齊以命書輝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于其蔭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晉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曹曹

今爲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即平江府百萬舍司門祖在孫通直即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徒仕即知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祿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與舉慶鑿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極受業焉楚釐後出入臺閣卒爲特之名人繼王君爲
其縣者復偈好事之家爲買書萬卷藏以傑閣宋康胡
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
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
稼軒前賢遺迹多爲人所據悉披其籍奪而歸之江東
新昇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府先生以副教事學者
翕然知所宗仰 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平來學賜以
金幣半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崇築室侵
入何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邵使者命毀其室乃
懼而請以畝田二十畝易之爲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尤
生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後來默卜之曰地
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
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回爲作群賢堂先是平章
政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
承禧舉先生可振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
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爲學者師帥聞及旁郡廣行鄉飲
酒禮皆侯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
置義廩以暇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爲之督視
貧者始實愛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吏官魁士相繼潤
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舉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



之飲于中漉酒半醅指所下舞也曰若豈知我之歸於
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其在望經賢傳吾嘗述之矣其
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熈之哉諸生爲之黯然各奉禮
爲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憐上京
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遲遲不能既正冠送客
顏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
也日已曠而頭微偏門人藥良進曰先生頽容稍備矣
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
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與晏潘氏
潘爲建子望族先生生故事時慕其以文稱之卒因葬

於建平至是奉遷而合附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
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卓務以記誦辭章爲資
身取能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
陸氏而宗楊衷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萊卿
始朱子之傳則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
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
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
未克究於該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爲無功於名教也故
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佉於先生之
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踴合行查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主以爲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盡之
吾性宜不合力辯不徃其源流本末可樂見也先生色
莊而氣爽喜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
學克謹師去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此河南釋氏西夫子
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須于即縣
學使以爲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截于家先生葬後
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
經卽范素之 來謁銘某幸嘗學交於先生徵於狀無
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表聖賢同趨政既隆製師異指殊宜需有作乃

其辭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
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
止志局於位既施未豐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
論誤遺德畀于方來未有於式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嚴鄉字務光以致和
元年六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
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
其子堅辱交於某謂先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
屬其不得辭按曾氏世謚曾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



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
至康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
延鐸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肇尚書左僕射右翰
林學士肇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贊堯生易祥易祥
生千復千復之金第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
欽生澤澤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澈隱
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今父
諱正言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澧
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淳安故名淑而字光石
賢厚氣兒不妄言笑雖安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孝父

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
世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室讓其叔有四妹悉營
之運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及及於生事
親勢利漠如也讀書自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
而不徒事記覽爲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
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爲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
焉君接之色溫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
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辯名無不寃盡隨才誘
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
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人自不得而親踈之隣里



有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感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
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
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客君度幾近之然君遺
文有南明壽榮三十卷傳於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
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
進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
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先諸儕仰任曾孫男一人立銘
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提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
言而民自服前人之光是是猶世其德而不世其祿
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壽其伏

禁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志延至前代遺老以主
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
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衆皆羨慕焉審言頽獨恬於
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貌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
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
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
世爲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冶縣主簿郵愛業呂成公
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榮
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家學私淑其里人
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堃知南康軍葉公闡成敬禮焉仕
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
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
傳之端緒沂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
游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儒之明正書院山
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慶之縉雲縣官政鄉巡
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
晉江縣主簿借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焉

有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爲異同乃貫其罪而解其
職頃之仍准階改調婺州路司徽在官五年以老請謝
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
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爲師友念母老不可一
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瞻之終身平居
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
之也貴產素薄而室廬再厄於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
僑寓說齋精舍爰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
之暇日以種蒔爲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得微祿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嘗
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嘗言所居當室扁曰四勿
自號蒼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高許文和易
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菜若干卷曲全若干卷
蕺於家嘗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
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葬蔣氏文定公一世孫
女後三年卒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
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慶州路慶元縣榮慶鄉
巡檢前卒次復之末仕次泰之陰禱江浙行司書省廣
濟軍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以道趙嗣德汪安倫嚴
順浦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其一適
浦江張裡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
最所交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
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脩撰張君經而潛而
幸獲陪諸公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某獨
存故泰之求胡君爲之狀而屬某以歸嗚呼悲夫我念
某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誅歎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
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游宦不遂晚適朝
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
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D50 Illuminant, 2 degree observer

一月而其業恩錫召欲伸德惟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於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爲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孝院復道流可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學官良不易爲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爲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爲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吾行龜勉從事靡愛其力執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於人蹈夫危機因而能亨罔間險夷皇仁在上天日臨臨朱紱之來千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縣孰聽其昧曰有刻辭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爲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逮君世夫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爲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脩元貞元年君猶未冠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選寧鄉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郡盧公按臨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藁相倡答君既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淑仲錫先生善之
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
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効之者往往過其然
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於篆籀文
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詔起文敏入侍講於集賢觀君
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皆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
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檢
遐荒之地縣長志久闕君攝縣事獲強盜之遁誅者八
人脫平民被誣於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
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委焉未幾終天而歸至頃二年

赴選集於京師某月某日 天子坐奎章閣河榮大學
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囑學士
方侍書於閣中前奏曰臣盍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
雖臣亦有所不及上領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時
用爲閣職有沮之者而止 今止皇帝至元元年調常
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爲諸
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澈浦務稅課大使
君承命欣絜識殊不以爲歡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
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至真人及名公之
歸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御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次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爲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爲豐年理民田爲家產所擾久而不歸者論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次者它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徵奉省撥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於御闈甫畢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遷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遷葬於唐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墓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繭女一人適巨與街

孫平孫男繼善君明敏出於天性豪邁不羈談辨地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于四方自儒釋老氏至焚岐黃尼勝之書無不讀嘗古暴器法書名畫其青綠掩於金石爲尤宜奉贊幣求之者無虛日禮部尚書泰不在嘗爲補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史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上患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於斯大乎人乎肅以狀來謁銘謹撫其所述附以平



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雖而退揚不汲汲於富貴類依隱以玩世儻爵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羸于躬兮來者之界

武累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林南渡時由泮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保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爲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當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漕運千戶統騎討逆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

君公諱某天爰剛直動必由機事親善色養以孝諱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爲法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帑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昆里中俊秀貧不能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入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目梅卿人有不能制其儆子者公呼之來前諭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爲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作足矣矣必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爲名言年踰對冠猶未有宦達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其事大德四年制授金符敕武校尉海道運糧



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嘉定等處海運副千戶公律
已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開洋而遇
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喻之曰委質爲臣
當忘身而殉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衆莫不服其量大
府或以事咨詢於衆多伏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起授
金符武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
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立
成以爲使四年夏御海艘八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
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重塹首斬亂令肅然細語
冊海首尾不遺旬日之間已盡海口將傳海道有

之人恃以無恐公蠲索致精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至
音獎諭宴勞錫子視常歲有加人以爲榮而公雅志恬
退既受代即屏居丘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
有借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
爲平江等處海運香橈所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
賚尤渥廷議復用公爲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
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福
山塘之西立公垂屬續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
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主之俾以歲入供養香夕蠟汛
掃百須之費頭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



蘇氏封長州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常饗茲及造文
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佐郎
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猷獎源州
知州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
運鹽使司水嘉場鹽司丞次思溫徽事郎温州路稅課
提領次思恭不仕次思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
次思忠次文英次思問皆未仕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
華長子珪嚴公職佩金符爲惠州校尉平江華處海運
香燭所副千戶次堃仙由也甲哈溫必開亦累遷僕仕
即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途官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

德濟君早世王夫人躬靡它之誓教育其三子託有成
立長郎公次良王承務郎其寧等處稻田司提舉無子
公命以思賢爲之後次濟滿從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
官贈珠賢係撰承直郎公沒二十有六年而珪來京師
以銘爲請蓋公先三世曾享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遭逢
聖代克承天寵又鬱必發乃理之常雖所用未究而諸
子嗣有名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其止推本
積累之自而昭示于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其
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西間爲物景鉅孰能以力與爲勝負有偉曹公孔



敏具武出長蕩大訓齊行伍風掃浪撼若鷹斯舉精忱
所格百靈呵扈天吳囚衆莫敢干侮千艘並集漕輸天
府克有成績徹聞當宁傳宣褒勞秩秩博選筐籠之將
便蕃錫千公不自矜軀其遠燕鋒車召還不留不處焉
官擇人愛以印組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于
帝所有子成孝成齡官簿惟時開孫大墓遺緒從事實
勞無忝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廩福山之西匪堂伊谷
史官勒銘垂輝千古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父鄉閩華亭黃璋首以薦者凡上試有司不

被肯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未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
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
璋殊不以欣感累其意躋千門拜拜而言曰吾家上世
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壯歲就學吾大父暨吾父
與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踰攀分寸爲國里之
宗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
以表于丘隲蓋有望於璋而璋又却劣不克自振無以
後于吾父失今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
父沒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爲明時棄物無憾



也子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乃序而銘之序曰君
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
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爲人謹厚而滯窄服食不
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爲盜
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志務期發先
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文益充裕或有爲盜者假貸必
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爲從信義或以非
理相加忍弗與校也性至孝母具疾年嘗百君之年亦
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喪致踐不嫌其過乎衣
歲時于孫率傷爲年必論以勸儉保家爲務元統元年

有詔旌高年者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
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史公爲大書其里門曰旌德
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
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續神識不亂大歎而
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
十八日卒於元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
以其年三月某日葬于香蒲鄉柳球里父墓西若干步
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錢璋之父也文一人適許庭芝孫
男三人環本君庶子命爲鍼之于珪無錫州新安巡檢
璋以天曆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



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
子開之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
素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爲不義夫爲善之報果何
如哉姑爲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緊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于及孫既富既播而
又肯復不以無事輟而弗作其種其種物之不齊曰至
而熟食之有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
懈

南樓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成仲學者因其制號南樓之曰南

樓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發之義烏者
彥超官至節度使其諸孫固早避安定胡公之門登皇
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年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恩
陽令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因諸孫從用生
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墓說生永年
喬年永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于
濟南後復歸義烏而占籍焉終于中大夫知福州文安
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
大夫侍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
正彙之女其沒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空連藤榔峽使江七州積階
朝請大夫裔年于壽承奉郎濤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
公事其世序官闕見于譜牒如此餘以賞筵入官十有
五人共通朝籍部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
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衡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
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
運判官養之孫女通齋隱君由典之女先生少嗜書於
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
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出頭者爲
許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誠經義者也

所有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齋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
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爲東陽常山兩縣
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譽在石峽
歲餘卽棄官而歸徜徉於山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
月十三日以末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
崇德鄉湖陽山先墓之次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踈曠
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其不做服焉爲諸
生講說務推明其人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
理詩極渾厚而閒出奇語不骨以雕飾工也有南樓頌
卷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族

人得先生以爲子俾盡有其田廬先生辭曰凡爲人繼
嗣貴能紹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田廬之不均先
業本有不可以贖者也考君貴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
焉然黨以是多之娶傅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同
北城子男二人長良王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次女三
人適傅保許文俊傳復亨孫男四人格律補初曾孫男
三人良王葬先生殆謂兩紀乃老誥於潛曰定人家居
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
誰預以子方効官於中外未遑有請子旣得謝而退失
今弗聞懼流風沈沈日就墜沒謹命次男緯疏其行實

以俟未據而論撰焉潛鑑惟吾里衣冠望宗莫有先於
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於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
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宜必亮都高位而後爲能世其
家也哉潛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種美嗟逝者
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蕩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曰
發女之壻孝子之里以儒起家學自王氏世科世祿恒
不乏人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績蟬聯十葉復抱
遺經脩其世業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
源教施於鄉佩於濟濟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
而又有孫餘潤所家有林彬彬趾美于前垂休于後嗚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呼先生是謂不朽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兼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咸字心可姓葉氏廣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爲著
族君十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
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
待制者曰宋其伯死也曾祖一爲舉進士未第而卒祖
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皇朝爲夫化書院山長秩滿當
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潘氏宋秘書丞復之曾孫
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
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於先世遺書明讀於九室

於受之與古今治忽之幾至於保單度數圖書曆象
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內
脩飾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
俾君援引經傳典故參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
盛暑不廢前史官鄭陶孫以千塔銘登仕公之墓稱君
通朗秀潤詳雅吾幹蠱人以爲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
以君充賦詎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其旨
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它所過時新之物未薦於
祖未進於親者則不敢嘗子守以爲法天厝庀辰山長
公卒既祥禫益不出築室萊山之西扁曰肯堂蓋山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日
則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愛子教無欺
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與壽育之
及長事之如母本繼母王次曲盡孝教無所不思教子
有法第三子琛爲通政院宣使至顯幸未以公事自上
京至江浙行者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也五年一見
面豈不願爲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
戒抵家之日即命進謝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
加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
及再見而君以重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七

有二碑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緇成之語不及

惟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于某鄉本原之清風
墓去家五里而近妻同邑湯氏琴都縣尹垓之女有婦
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蚤
卒次理後君五年卒次即琛歟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
方滿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爲承事郎處州路青
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婚曰湯奎何達孫男六人女
三人曾孫男三八君所爲詩文有樓閣集一卷其言務
去健美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謂世好也琛官正七品
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爲承事

卽慶元路同知本化州事君配湯氏爲宜人其明年環
用治最受知憲府委以覈田於吾婆之屬益會予歸自
京師乃奉君妹婚於江府儒學教授練時孫之狀來謂
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幼於孝養 不仕故所施
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君蓋有得其旨

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適爲夸大可
謂善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僭著其語而作銘以
表之銘曰士之爲善兮不與名期 又必發芳名斯我
配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兮買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
處順兮乘化而歸諸社實多兮嗣人之貽寵遠所加兮

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戚君墓誌銘

予爲仲威銘其父墓後若干年而仲威亦卒其子堯復
奉眷交朱濂之狀以銘爲請予衰年多感不忍銘人父
子而堯固請不已敢不諾君姓戚氏諱崇僧仲威其字
也上世占籍婺之金華爲宋官族高祖諱如瓊朝奉卽
知袁州軍州事曾祖諱宋祥從政卽廣德軍司戶參軍
祖諱紹入國朝隱居不仕私謚貞孝先生父諱象祖信
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母朱氏前鄉貢進士環之女君兄
第二人兄某以材見推擇從事於憲府用例補官君獨



不以榮進爲念端居苦學間弄翰於詩文皆積麗綿密
可喜年二十有七始盡業其學而從鄉先生許公講道
於東陽之入華山用意堅確蚤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
諸子百家尤潛心於儒先性理之說探幽發微必極其
其根抵而後已同門推爲高弟初表弟許公之所承傳本於
主如王並受業東萊呂氏之門而許公之所承傳本於
考亭朱子君以得於許公者歸而精諸家所之所聞無
不脗合自信愈篤克已厲行爲人所難能衣麤食淡待
親朋一以清約不曲徇時尚而改其度每謂人知富貴
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死後遺骸于葛君備葬

後訪矯呂公汲於永康太平山中僑寓久之因君徃省
遂卜居焉君性恬靜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
不妄出呂公既遺諸孫來學於君復創義塾聚族人之
子弟使就學委君主其教事君克謹師法持規嚴學者
敬憚之扁其室曰朝陽以表鄉土之懷人稱之朝陽先
生云君有春秋學譜一卷蓋其少作晚歲所著有春秋
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聆穆園
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置而不講
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



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詩儀禮春秋孝經論
論大學中庸孟子將驥罕有詞而乞頌行於四方以儀
禮一經未既弗及上又罪為書言時政欲詰黜陟之亦
弗果行人見君高蹈物表日以爲畸人靜者而不知其
未始忘情斯世弟不辱尚管耳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十
三日君以疾卒于太平其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義烏
雙林鄉下頭後祝之原娶朱氏從事卽揚州路崇明州
判官復導之女母氏之姪也有婦德諸子惟英非已出
撫而教之均壹無間前三十年卒君之葬與之同兆域
子男五人長卽英次炎次生次楚次多見卒女一人適

金華真遂慶亦已卒孫男一人前選尚幼楚懼君之潛
志遠行無以表標於世故求託於銘以傳予竊以爲古
之歿而不亡者在乎承之得其人不係乎銘之有無也
君多男子能讀父書它目必有出而顯其賢者姑爲之
銘俾刻石以識焉銘曰

厥之家學宗呂氏百年遺箴君克嗣私淑諸人相朱子
邇其承傳歸一揆君先群從皆進士季山師氏爲刺史
流芳五葉末梁已孰無望君復其始時之可行君則止
世其學弗世其仕社門著書逾兩記書成未出君不起
併以銘章示源委後人毋忘趾其美



樓文翁墓誌銘

君諱如浚字文翁姓樓氏樓之得姓出於東樓公子孫散處四方皆爲官族在齊之竹山里者具有侍中玄散騎常侍曠宣威將軍陵齊有給事中幼瑜梁有侍郎魯名見史傳國志竹山後更號智者里降及近代亦有稱儒科通朝籍者君之曾大父諱幹大父諱紹祖父諱某雖一世其官業所居猶故里也母陳氏君本黃山童氏子出嗣樓氏江南新附之初人心未寧愚暗因而搆亂本生父死焉君方髫髻能以智自全鄰人適是而負之以帝表官移欵以遠大朝之雨喻焉

相依以發前人之遺緒君諱人多出入意表成人或忌之君伯父謂曰是兒骨相不凡它日將亢吾宗宜善遇之君自少讀書不習爲記詞章以希世取名而能知其大意故其事親孝奉先有禮且善治生有餘力則推而及於族姻鄉鄰作義塾以教其子弟窮乏則周之舅氏嘗託其孤於君始終經紀其家事纖悉備至大德丁未歲大饑道殣相望君以活者甚衆間出粟貸之踰年而來踰所貸皆不取息貧不能償亦不問公上之徵歛必先期而集尤謹於將迎縣大夫有所詢則別白是非以告而無隱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人有患難赴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恐後而無德色居常以氣矜自高而性本自寬厚有雅量人莫不樂與之交四方賓客之來留連款洽無虛日母年九十而終治喪寧適平厚會葬遠近畢至姦胥大俠閭里惡子詳訐成風人多以小不忍務力勝之君悉不與較顧愛之而已父而各自悔服無敢復相侵侮故同邑贊相者惟君家父而獨完君素有幹局精力過人疎通當世之務而安於素分無慕乎其外人勸以仕皆不聽至正手辰朝用兵誅反者出粟二千餘石遺其子輪于官以佐軍餉有司州上其千名轉達於中書乞授以官君聞之殊無喜色蓋非特益望世中成願好宅

氏清淨虛無之說更創道院延羽流與居與游居一生少疾疾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復不異少壯時養母如戰氣稅免然其所養可知矣將終命恐遺積逋之券細書累紙區畫後事雖細不遺氣息奄奄猶嘆榻危坐左右懼其疲僦扶之就枕乃瞑君生於宋咸淳庚午正月二十七日卒於今至正甲午五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王氏先二十三年卒次葉氏子男六人長國華保義副尉湖州路德清縣主簿次士祥次璣管領拔都民力總管府王龍千戶管民司長官皆王氏出次士庸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次士欽次爲許氏繼



後更名煥女二人孫十五人錄錢銅欵鈔鈔錢鐵領鈕
鑲銚鑄錢銀女七人曾孫男一人莊女一人國華等十
以君卒之年十月十八日奉柩葬于所居西五里東塘
山與先室王氏合前期以傳生藻之狀聞銘於今年
春傳生來自君所徵子向游金華之紫華山升高望遠
哀惻久之明日遂過君家止宿飲酒酒便醉道者
故追計之不至君家已二十有六年又明日君歿後與
游嵩頭陀智者因所遺場上清五雲龍香請山子以興
書留詩為別而歸馳知遂成求訣乎十少君七歲而登
太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不朽之正乎雖然詎可
遂云爾銘曰

嗚呼文翁素分之安雅甚之寬處世能順保家能完養
生能壽教子能官人一能之斯以為難翁之於是殆幾
乎全其可以無傳耶

許君墓誌銘

君諱熊字吉甫姓許氏娶之東陽人晉孝子攷之裔為
近代衣冠鉅族居邑之南者曰南許處之西者曰西許
而君之先居昭仁里之梅峴則由西許而支分也宋宣
和中睦寇猖獗八世祖瓊集丁壯擇州城有功補東義



郎以城中食盡援絕力戰而死鄉人爲立廟而祭之曾
大父諱崇之大父諱元凱父諱文奎值宋社之貼危群
盜充斥肇家僑寓州治西南之桐齊坊而君生焉其後
歸也君生六年矣郎使就學朝益暮習業華不懈父性
方嚴君左右敬承克盡子職特鍾愛焉長兄喜爲伯父
後雖異居而有無相通不以彼此爲間仲兄數與君同
質業凡理家務應官府之需皆君獨任其勞而遺之以
逸仲兄個儻好客終日趨侍無厭倦之容仲兄歿以一
子甫十歲教育之至於成人而授之室君於族黨以感
時會拜正尊卑之分以祭祀飲福享親愛之情爲樂則
知同鄉推而及於鄉鄰凶歲賴以獲全者甚最遇急難
必扶持拯救之事之以義起者輒欣然爲之偈每誦昔
人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故與物無忤樂道人之善
而不欲指摘其過人以是稱之君鬚眉秀爽氣貌端正
平生安於素分而無慕乎外自號樵隱以見其志焉君
生於至元戊子二月十一日卒於至正辛卯六月十一
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家南五里
之西許山遵治命也娶義烏徐氏寶讓閣待制文清公
之曾孫通判州鍾之孫江東總領所幹官通之女子
男五人忻恂悌恒懌孫男七人震宣家高大有巽高太

同益高掛首女六人長適同邑陳應昌餘在室君孝友
出於天性父無志時愛西山之勝有終焉之意欲購其
地不可得及既歿而葬于柏墩其人始以地來售乃營
兆域改葬而治家舍於其旁以酬先志按儒先遺法創
祠堂於所居之左而饋焉以禮八世祖廟又壞弗葺終
已棄撤而新之仍畀以祭田若干祀俾族人之無所歸
者掌其祠事月有廩給焉又以外氏徐文清公之本支
彫落將爲之立後建祠有志而弗遂也君葬後三年始
葬以發州略儒學正王君龍友之狀來謁銘王許故有
建君之父與王君之伯氏御史公同誦事

先生而王君又與君二兄樂祭先生之門故知君爲最
詳狀所述其目有八文繁不可具載謹撮其大要以爲
序而銘之銘曰

嗚呼許君學足以持其身行足以律其家接物常存於
寬厚處世不奪於紛華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耶

退藏山人趙君墓誌銘

君諱若聲字仲和姓趙氏其先於宋有屬藉君所祖曰
德雍天平軍鄭度觀察留後威寧郡公贈宣德軍鄭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追封廣陵郡王謚康簡
宣撫悼王第四子廣陵生承亮感德軍鄭度使秦國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贈樂平郡王諡恭靖樂平生克愉封魏國公諡文思文
恩生淑洁內殿承制承制生皇之南渡初自開封徙衛
州終於大夫累贈正奉大夫正奉之子承事郎平
江府常興縣丞公傳則君之高祖也娶安州蘭溪徐氏
又自衛徙蘭溪之甘棠鄉新豐里曾祖諱彥鉞迪功郎
福州長壽縣丞祖諱吁夫從政郎處州遂昌縣令父諱
時堯本成忠郎履夫所生於常熟為曾孫故遂昌肯以
為子母徐氏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介之孫女君
幼開教授以書輒能通大義年十有二而宗國顛覆又
二年而夫所怙時新許未久君朝夕奔走以聽科錄豆
爛憐焉恐不克保其家庶賞賚為之援及侵奪尤母
相顧憂感弗堪君不得已僂首刀筆間斬以禦外侮並
僑居於郡城既而見推擇為主獄吏數辯繫者之寃所
活數十人部使者以為能陞本郡列曹掾用例遷衢州
府公之賢者咸加禮遇而權貪以不附已深銜之君強
直自信無所回撓竟不見容而免君太息曰始吾以門
戶多艱姑寓迹於是家幸稍寧不貽親憂可以止矣乃
歸理舊業因以退蔽自號君家居孝於母友於諸弟尤
篤於教子待姻黨有恩未嘗以疇昔之故為芥蒂人有
善必亟稱之至赴人之急雖莫夜風雨無所憚母年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七十四而終遷父柩合葬東陽縣懷德鄉之勝湖山且以其自號者扁諸墓廬云君疾既革命內外靜默無譁惟戒其子嗣鴻以謹祭享俾丘墓言終而卒重紀至元之二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何氏李氏何氏太府寺主簿自之女前君三十年卒陳氏有子嗣淇與俱後君五月卒于身三人長節嗣淇次嗣鴻嗣滋皆何氏所出也女二人適谷華楊孫翁義烏陳善新孫男八人古忠古憲古愚古怡古性古樸古恒古悅女六人其四已行二尚幼君歿後十年是爲至正某年嗣鴻乃克治地於金華縣談女鄉芙蓉山之原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以葬爰狀君行蹟于門再拜而言曰始先人遺嗣鴻受葬于鄉先生許君語嗣鴻曰吾衰朽無成汝兄既早失學汝弟又以疾廢三百年詩禮之傳天其或者不汝絕乎汝其勉之嗣鴻無能奉承教命大懼世叙之可徵者子孫日遠目忘而先人之承其先開其後者無以昭示於永久願備叙而銘諸子既答拜遂按狀所述爲之序而系以銘俾歸刻焉銘曰

惟其權曲以全執其節剛以折晦而明心則亨歿不朽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其誌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公諱寅翁字傳明姓王氏世爲葵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棟之曾孫中奉大夫直轄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似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生而岐嶷長益清敏才學兼茂爲宗邦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雅溫藉雖當子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爲相門子弟矣起家爲婺州一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爲之公名上天官蓋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滿考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制待之廷臣言虞集雖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肖前伐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群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議而公爲靜江教授南方歛暑多瘴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崔公以公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爲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賴人有因殿田虛增糧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謂民變雖靖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頽憚不敢理日致壅滯
公閱選簿爲之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
言是用休聞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
漕運萬戶府知事海道燕漕東南百萬之舉德京師
以軍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師至倭更率以選居
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僉以爲能仍紀至元
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達威設部使者徵公行視田
公爲其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好利事部
使者悉以委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
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

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

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于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

公娶唐氏子男六人長寬泉州德化縣主簿次藻杭州

路海寧州判官次蘭鎮江錄事司判官次荃次葵次葑

奉化州儒學正女三人長適劉文同次適申夢次適吳

儼孫男十二人女八人公天孝友事親無違壇養寡

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

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穢貧乏內顧不足不以爲

累高懷雅興一寓於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

傳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父居相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位是時南比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善
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百年之間江左元元得以
養生迭死而無憾南渡以遷論相業者直於斯爲盛魯
公之從子是爲文憲公相實學於黃文肅公論以傳考
學朱子之道統而數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揭堂劉先
生父雙峯晚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學者
推爲朱氏之適傳矣維公之生上承世德相業之隆道
統之重萃于一門者家庭之所見聞爲多而累世文獻
之傳逮于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
以定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室有後而公矣

之子孫當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宮林良材所生世家名聞是生賢能藝表庖家孰
處王氏相業道統嚙徽猷執奕兼載德委社于公公繼
承之文獻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任用世其家克濟厥
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曷觀水木繇有本原斷石刻辭
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故處士金華王君墓誌銘

君諱蕙字光庭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徙藝義烏之鳳
林鄉又自鳳林徙居郡城兄六世至宋政和間有以進
士起家者曰登卒官湘潭令贈太師魏國公於君爲七



世祖魏公之仲子曰吏部尚書贈少師莊敏公師心丞
相魯國文定公之伯父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僑迪功
郎台州臨海縣尉祖諱琰將仕郎父諱崇入 皇朝爲
婺州路廣盈車副使君六歲失母孺彌頓暗寢食俱廢
哀慕浸齒不忘里中偶不戒于火君年甫十六垂諸家
廟奉遺像以出它悉寘不顧東軒書院祠堂由始祖而
下不以世數遠迹爲間咸合食當屋堦弗葺君繼完使
一新且割田爲經久計先墓祭田族人迭主之春秋之
事或廢不舉君爲修其缺墜惟謹念上世獨莊敏公有
傳在太史氏其後累世歷官行和年壽卒墓皆未之言
大略其實請于時之聞人有志而竟弗遂君平居
於父友於兄弟推以及其宗族尤樂周人之急萬於愛
子而訓誨甚嚴臨終戒之曰汝能以孝友繼吾志吾死
瞑目矣君幼穎異稍長受業儒先尤精於音韻文字之
學有司以君善譯語薦于翰林而君以侍養辭不就遺
榮自適優游卒歲未嘗以寫達動其意也君生於至元
己丑正月十七日卒於至正甲申閏二月二十三日得
年五十有六娶戴氏子男三人浩存元功漢章女一人
許嫁曹道寧孫男一人女三人其明年乙酉九月十六
日浩存等遵治命奉柩塋金華縣婺女鄉槐龍里馬鋪

嶺先塋之次其塋也浩存既刻石誌歲月復介予友張君樞來謁銘吾竊故宰相家無若魯公之族最爲蕃衍衣冠奕葉後先相望至於運去物改出而仕今聖時者猶彬彬焉積累之素固非一朝一夕考其源委則功烈著于當世福澤被于後人實自莊敏公始德尊流光餘慶未艾而君謙冲退託如弗克勝典世濟湛淵於衡裸觀其孝支行於家持身接物始卒無疵可以謂之全人也已矣必傳珪讓祖然後爲能世其家乎歟曰大山穹林良材生焉遺彼斧斤以保其天孰然奪之者不使年英歟抑宜壽考乎

龍泉章府君墓碣銘

龍泉章府君以至治辛酉八月壬申終於家後八年常天曆己巳十二月己酉夫人李氏亦卒又二年至順辛未七月庚申合塋縣北西寧鄉古萊山之柯林墓上之石未有刻文又十有一年其子遇孫以秋來謁銘予雖不敏嘗執筆從太史氏之後以文字爲職業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府君諱格字元壽姓章氏其裔出康州刺史鵬刺史居泉之南安未幾徙浦城再傳至檢校太傅仔鈞任于闐王朝其子若孫多顯融于時章遂爲進之著姓太傅第三子檢校司徒仁燧生校書郎文錫文錫生



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處之龍泉重生告告生頓頓
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輔輔生開
義聞義生用之則府君之高祖也用之生強宗強宗生
煥文煥文生斯立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府君自高祖以
來咸不樂仕進壹以儒術自娛至府君尤能外去聲利
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甚偉見者皆指爲前代人然
不以弗仕而重也民之志性爲嘗黃帝內經甲乙靈樞
之學晝夜研劑之弗暇多居善醫疾病者疔瘍者咸走
藥之而不求其償或誦府君曰行藥如行師得非其人
則民生益隘子非世習或證不宜藥藥即殺人奈何府

君笑曰君言固當吾心將以己人之疾非若粗工然然
吾嘗以爲市也彼蒼者天君詎知不吾佑乎閭井之則
倚府君以生者甚衆果不遺其言府君孝友出於天性
人齡逾八十不良于行雖多僮僕府君朝夕給侍左右
未離去父既歿奉其愛姬如母人疑府君爲過府君曰
父母之犬馬亦當愛之況人乎哉聞者嘆服親屬有利
府君多金者數至豪奪巧攘府君笑弗較居亡何又措
誣府君倚官勢而鉗劫之府君曰子何必爾欲金當持
去又弗與競於是大慚服不敢侈有所支府君不嗜酒
每嘉賓至必陳壺觴以爲燕樂共談歷代治亂纏纏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貫珠聽者欣然忘倦客或沉酣擊節爲長歌亦弗之厭
蓋府君爲度擬廊過物有容類如此夫人出於宋之宦
族克相府君以成厥家而所以奉尊嫡和嫡奴飭子孫
又各盡其道人有貸錢者久不能償輒勸府君焚其券
府君享年六十有三夫人之壽視府君而幾十有一焉
生子一人曰遇孫女一人錦川季源其婿也孫男三人
曰珪曰璋曰溢惟府君生於晉綬之胃雖不出仕以流
聲問于時然在家以孝友稱其存心復以擇物爲務檢
於古者肥遯之士亦若斯而已如府君者可使泯泯而
無傳哉走宜銘銘曰

澤則有蘭兮山則有薇我來我食兮我佩我衣銀黃
貴兮襮之或非馬博孝友兮保家之肥我民疾痛兮况
切我肌完其熙醇兮起其枯羸人已一視兮我道在茲
萊山博慈兮有石如暗胎幽壑潛兮勒以貞辭

青樓居士鄭君墓銘

至正癸巳秋九月十又六日鄭君子敬卒于家其子煥
以冬十月二十又七日葬君子浦江縣東三十五里閔
子塢之阡今年春二月五日奉太常博士胡助狀來徵
予銘按狀君諱欽字子敬姓鄭氏青樓其號也其先出
後魏建威將軍暉生中書博士茂茂生白麟有七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郭號七房鄭氏首多子孫謂白麟之後不傳者史失之也白麟十六世孫宋欽縣令斌道姑自染腸遷于欽斌道子敬中侍御史自贖復自欽遷遂安贈生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又自遂安遷娶之浦江今爲浦江人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字宗文通春秋較吳學撰較梁合經論三萬言事父母甚孝父以非罪當入死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母張病風聲綺保持若嬰兒但適願必抱就之三十年弗懈教子孫不分財異費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朝廷旌之爲孝

生聞

生聞

生聞

生聞

生聞

德四奔父子不相顧恤政與妻鬻奉病母陳益勤終無他虞政生德璋處州青田縣尉德璋生大和建康路上元縣龍灣務提領君之父也龍灣旄疑端恪有嘗駟士君子之至行其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樂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出坐堂上君師群從子皆盛衣冠爲行立左序下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皆滿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街無敢參差者見者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有所未及名聞天下自皇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詩以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闢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復蒙東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第一家以喪之蓋大程喜學君益左右之得一言必藉
記而力行之冠昏喪祭壹從朱子家禮而老子浮屠悉
罷弗祀子孫變化馴行恭謹不知聖市涼薄華執親長
哀甚二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徭各有所司無敢私
凡出納絲毛事有文可復按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
諸子晝趨功入夜則聚博華軒中溫語笑至更餘始
休雖列顯仕不敢挾以自矜詳婦但事文紅不使穰家
政內外極嚴與堂通傳不敢越堂限然其所以致是以
龍灣親攬其綱而衆目之翁景則於君乎是賴及龍灣
采先世所行定著家規五十八則君復著續規七十三

則以補其未備文多皆不載初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
村文厚實生君即命爲嗣甫十三生母葛氏亡毀瘠如
成人俄心水得惡疾君晝則侍湯藥夜則哭禱于天或
謂人血能治之乃刺膚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
君雖出爲人後而服喪三年痛悼終身但語故即喫咽
不自勝未幾母周又病復三度發頂灼臂以哀龍焉卒
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安之不知身之早
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
不瞑病勢稍減津津喜溢眉宇間族子可出任者資而



勉之至於已歸不翅已得之者與第鉢同掌義財拓腴
田二千畝貯之嘉禮在中歲入其粟以爲婚嫁之費其
遇疏族則有饋食之粟無凍之食亂絕者擇良嗣繼之
性敏者營義方教之至於卹異姓周窮匱又有推仁之
財免利之黍嘗自訟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
吾可不盡心乎或陷危難奮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
爭弗決者得片言則曲直自明羅拜而去愚氓無知視
骨肉如塗人君至其家開陳大義至懇切處蒼然爲出
涕民多悔悟自新君爲人外雖嚴肅而內多慈惠尚氣
節英特異帶不能隨世浮沉古公閻善勇於行義勇於
義通如丸之轉曾無滯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
勞勩之以善道云有薦君才可使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
古健大十園乃冲素處士所植者君每舍其下因以青
檀居士自號示隱操也龍潯既即世君哭之過哀因以
疾卒書僅六十三娶傅福宇世昌少房徐偉宇妙英皆
前君卒同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村子男五澁湏瀟汪
瀾溢瀛汪皆天孫男三柘柎柎子家與君相去不兩舍
交君父子間者凡三世矣今年夏四月龍潯以疾不起
予來弔哭甫及六月而又哭君焉嗚呼天喪吉士何其
忍邪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群從子姓之賢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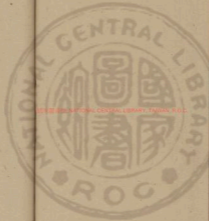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濟濟然各敦孝交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爲不亡
矣昔者予既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累葉
之美以垂勸於方來復系之以銘曰
倚歎鄭氏世有哲人君起繼之孝友彌敦九世同爨同
間疎親旁推其餘卹我里鄰榮辱疾疢視同一身苟用
于時澤將被民旣弗欲廢修于家門堂筵之上煥如春
溫百世之下善孰可混有崇斯阡厥石維珉紀美揚休
以勗後昆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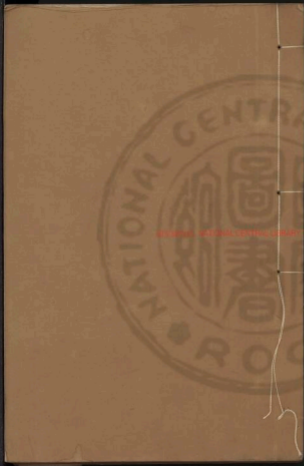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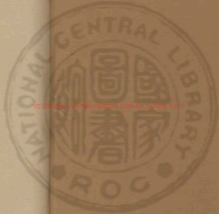
EDV 212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O.C.







2025/05/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十

門人 珠 全 輯

後學 全 校

溫陵張維樞子家康進
會稽王延會增卷補訂

碑文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正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
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二代爰狀其實來論於潛曰是
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易筆於
子潛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遠之蓋州總
管公之高祖諸璠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



307476 08

太祖從 睿宗南攻洙懸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勵誓不
與敵俱生摧堅擊強所向無克屢以捷聞汗旣下計功
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
之定平因爲其孫人高祖母曰亦刺氏曾祖諱德璋襲
父職仍爲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
祖諱堯通文史尤善譯語事 憲宗爲必闡亦而以材
學受知 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能興垂六十年
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欽助
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爲真定路魯魯總管真定於河北
爲巨鎮民多占籍軍伍無叛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

曰李氏幹臣穆氏父諱承良好好儉而嗜學歷觀古昔
興廢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
嘗由行工部怯冷口總管府令史補徵政院掾史調將
仕郎發州等處納總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
爲院以承事郎爲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爲其院之規
運提點毋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稱莽宛平先墓之次此
其系序官業之可見者也物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
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
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及
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奉議院



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駁騎尉大...
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郎中改授大都...
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
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今命...
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夫人...
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
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自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
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
四世咸有官序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
公實承之公名洪宇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

...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表服飲食之供靡所遺...
...夜則捧其足而卧病日則每且以舌舐之至病愈...
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祿...
必歸之且與孫夫人匿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
以畀其子慶不幸慶蚤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為難有餘...
費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言凶之禮者則...
贍給之所引接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
至於蒞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
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為關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歷...
而補署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為東兵所殺掠



兵未息而又苦寒公將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兵馬司至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爲可知觀公行若之恪則義方之教爲可見是用拳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頰齡女二人皆在室其蕃衛臨大未艾嗣是宜有後書不一書者銘曰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除蓬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燕輝聯奕乘踐敷中外珪重組疊志局干位歿施朱光委社後人五世而昌煌煌寧章昭恩父祖升華禁從疏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假茲寵靈大啓厥家史臣作頌庸修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廟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據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鶴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查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至改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輔贊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厓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適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附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安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藏事饋奠謹以潛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滑竊惟公初拜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慄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

官所將屬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出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歸關右祥德堂以荒政爲己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庠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慮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客然感卷及於大故指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甲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攝



誠宜惠功臣榮祿大夫快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濟國公益曰文忠卽典之優異先帝惻悼深
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知亦無所苟

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尚書尚持文枋克廣賢路深
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司亂拒不與爲禮書方寸之紙
令關人論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議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
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勸事以死宜如
功臣之祭於大雩文學論議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
之記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義

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嗟嘆歎息過而見其平
生釣游處池深木寒猶將徘徊不忍去况登斯堂而仰
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
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遂不敢
辭而序其繁復爲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
闕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勅諸
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如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連孰違公歸而
上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
有命責然來思曰子赤子汝喪子嘔庶幾當宁宜定西



顯遠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
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故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諡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觀于
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
旨詢日本事公對以日本最爾島夷不足煩天討因畫
相鍊之策以進深契上衷將使覆聞國政公親辭西降
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遠道宣撫使兼提

起舞霓辭而止公既還沿閩中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
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上春禮有加擢戶部尚書數奏
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廷辯薄百官俸非
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夫參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事
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母行二十一
年春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
臣等備一介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置財即事
不成亦無損國威重上嘉納之因以公爲國信使凡所



須一惟公意公以爲臣他無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茶
佐數董奉詔以行足矣有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
條納瑟瑟袍帽祥馬鞍各一俾丞相善護視公妻子之
留質京師者公既陛辭以夏四月營慶元五月抵虢羅
虢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
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各移書國王及用事者日本遣使
郊迎甚禮請遂以詔書入辛卯望儀舟對馬島丙夜俄
有衆火譟譟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
人葉氏携諸孤既哭赴淵闕下上聞訃震悼命頒其家
衣廩如故給夫人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竟其事諡謚公

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江賜宅一區田八千
畝厥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公雖已得謚
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
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
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閩國太夫人既
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上恩修前
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像
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
爲宋世族高祖諱戩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



太保南渡時嘗仕闕國家焉故又爲福之長溪人曾祖
諱椿贈太傅曾祖妣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
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
太師祖妣林氏贈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
穎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於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
公性至孝博學工爲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
父叅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
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闕四明辟來國軍節度推官改泐
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步
之凡所判折三百餘事石平心錄四卷本處須戶部

實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魯捐和平十二酒庫積
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爲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尹
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車
夜至餘杭閹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人
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沽
甚衆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糧買官江東轉運司幹辦公
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爲諸邑最皇族有縱
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
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
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陞安府除提轄文思



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還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出知徽州
兼都督真馬府參議官軍帥李銓據城謀為變勢張甚
公以計素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
侍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
提舉刑獄行次永嘉復以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
司馬特不就改知南劍州兼福建路提舉刑獄兼招捕
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
煇光德補內附三宮已北上而吳炎新浩未久又熈海去
迺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屬籍上之行省承制以公知建
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帥將李繼桀准兵爲亂
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屠其衆公收潛尸爲抬後事
且以計給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
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
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端問生齒數十百萬
卒賴以完亡何而入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人口
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
其爲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
明慧寺擲思母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日大師住持平
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爲僧已卒餘悉
以公奏補官曰瑋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曰



權中從仕即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即寧海縣尹皆
卒曰建中從仕即建安縣尹闕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
人留質而歸卒于維揚無子以都中之子爲其後曰
端中從仕即尤溪縣尹亦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
都轉運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爲尼孫男七人女四
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以太夫人之
命來徵文將刊之茲碑滯羈惟公之志身殉國亦既簡
在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勸懇宜爲天所
祐年幾八袞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材猷德業
需用於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爲臣太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塞明詔願以
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闕控辭則退而考其世
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牀死以上謹按王諱拜住
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從 太祖皇帝伐
秦疊以已馬濟 太祖步戰而歿贈推忠劾節保大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魯國王諡忠
宣六世祖妣諱關夔進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
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卽帝位以爲左萬戶
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者承
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魯趙魏晉



秦之地次第悉平歸終以金人未滅爲憾贈體仁開國
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
王諡忠武五世祖妣諱管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
諱李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
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高祖妣諱合
萬輝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
伐宋爲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
崩 世祖俾總師留屯而還歿於軍贈推誠宣力翊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武靖曾祖妣

弘吉烈氏諱鐵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

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塚衛之政令位百

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佐皇子北平王出鎮北
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上冊皇后皇太子議
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
正公喬商文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合馬察葛尚書
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綱立太常
寺以崇典禮定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國
朝之賢相必以爲稱首贈推忠同德順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



綱運功臣上柱國進封密王餘如故祖妣姓烈氏諱普
顏忽都累封魯王夫人翁哈兒都台 成宗時襲掌環衛
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輸誠保德胡衛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益忠簡加贈宣力迪
慶保德綱運功臣進封克王餘如故妣篤思剌氏諱吐
薛怯溫累封克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贈忠憲王開
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爲
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遠因臨幸而觀焉號
其地曰駐蹕莊云王生五歲而孤克王夫人撫育備至

今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信之說以開導之則其
學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帝
遺左上親執其手慰籍久之人見王毅然公輔之器相
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襲掌環衛歷事 仁宗皇
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因
年加榮祿大夫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
六年進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即位
拜中書平章政事初上在儲闈上之令譽日聞於左右
遣使召見王謝曰以扈從之臣而往來官邸嫌疑之際
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太子福邪上嘉其



有議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天子卽位之日必
大會諸侯王讀 太祖實訓是日命王啓而頌之王風
儀峻聲音節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土程德謀軍國
重事兼拜中書左丞相先是東朝變侍幼世于政首相
枯木遶而頰與之相爲孝哀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
何上崩 英宗在諫閣中遂復出居相位雖貶之怨必
報一時善類避其誣讟多陷于不測之罪其堂與以權
勢相軋而日生聲隙亦莫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
正論不少回撓退僚佐關必公選掄而用之臺臣奏疏
知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爲讒已而遂銜之顧未

三十九年監察御史言太歲在酉不宜造寺於
江遂指以爲謗訕言者既橫加酷罰因盡斥舊臣而
援鐵實爲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爲宣政中政
等九使璦南爲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要途秋某月王
至自上京視事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爲
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上使山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
病死八里吉思恩與姦人妄獻尺田而冒受其直王奏誅
之又奏黜璦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相
監籙國史上爲虛左換之席以示圖任之專仍降詔布
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政集大臣及



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咸以
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
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脩明條制而吏有
所遵守咸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
女之奴於民間者以隸焉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
人無不動色胥慶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草
屢殿規制猶迫命改作而修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
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爲山張燈禁中
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即命罷之仍
賜養浩以旌其直 仁宗嘗命拊而廟無其室王傳旨

宜更作前殿爲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爲 太祖室以
備裕享列聖神御間爲一室東西兩間爲祧而以今殿
爲後寢上可其奏廟制乃完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
太常所纂儀注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備大
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旂列黃麾仗五千人上服通天
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不
感歎以爲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上親
披袞冕執圭增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羣臣稱賀于大明
殿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唐魏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樂園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上稱善或勸上
純任釋氏之法以治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
貴清靜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
樂乃所以爲治也上然然有古任王提調六司農王曰
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爲知大體遂
賜以金春殿車又嘗問實王於章何暨命惟意所擇皆
力辭尋詔姻宗室女又辭命國工繪王像勅翰林侍講
學士袁桐爲之贊銜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直
宰相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
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下之重事有當強張
知無不爲旣盡發故首相欺博之迹削其官爵仆其碑
籍其家皆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爲之備王
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
何備爲然深患讒言之興因侍燕間從容奏曰陛下不
以臣年少無似使備負宰相方務彰善癉惡期致隆平
苟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爲矣上曰卿弟勉之果有
聞言朕不聽也三年夏上時巡甫至上京夜寐不寧疑
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輝財困民未見其
福上矍然曰朕所創惟盡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



子男二人長裕利麻碩理虎符宗仁蒙古術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因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篤隣鐵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策古術親軍都指揮使時十有一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宜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爲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遷大司農仍舊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上起居弗懈益虔人以爲能世其家臣潛歷親帝之聲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同

正備與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然開散之後相葉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來時奮庸爲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社于後邈述有人可謂卓冠古今夔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勲賢貴胃風受主知魚水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力推百壬之鋒訖使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爲尤難雖遭值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以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于無垠夫亦勲忠之道也



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英皇嚴石衛瞻侃侃鄧王惟王之先鷹
揚翺士手輦中原歸奉真王異才 剛出騰風躍雲克
濟其美篤國虎臣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
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三
朝服勤惟極靖共正直維事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
乃授以政乃登廟廟崇徽折奏諫行言聽乃宅百揆以
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適惟其時龍旂
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有
期孰使共光接武夷範綱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滅

衆正所佑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既專化豎乃張
霾滌盪天青日白構杭鬼瑣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播茲
闕凶萬姓之悲舉舜抱弓金枝翠蓋神游寒節英姿爽
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帝念功勳辭圖墜予以勸忠
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國同休末末無極

勅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
以紀勲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
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皇帝御明仁
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世帖睦爾之請以聞詔臣



其爲之銘以達世貼睦道素善書有旨就令書冊別勅
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高臣潛泰以
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議不敢控辭康里古高車國
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
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籍中負
以索賂而來朝則

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于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
也不可爲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屯日爲天
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暨憲宗御極二子旣長召入宿

衛領首贊赤遂應從伐宋母運應里而復來位憲宗

被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褫子神祠若有稱好者再
問而知爲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世祖皇帝入

正大統曠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佃居興和天城之大
羅鎮母後以牙牙子青追封察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
翊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諡

配忽都台氏封和國夫人樂桓答氏封康國太夫

人丞相順寧忠烈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
脫脫皆雲中王之子丞相拔魯文忠王鐵木兒達

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以古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入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前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以之以西手千戶額昔實赤從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有功入爲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西漢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則官有罪抵死王未有簿錄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司達魯花赤敘職不作錄下肅清武宗卽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訝其倉惶失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賊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爲貸其死有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實贖助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親上王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陛下旣納臣言不足取信也上爲罷酒進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爲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薨享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



進封順寧王夫人索羅夏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
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幹禿襲徹於燕南幹禿襲
使獻所獲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
入宿衛暨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
都軍于杭海手斬一士之首連背射以獻武宗壯之
與之始交也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鞭力諫上怒
揮鞭扶其手不送上不得已而止後與大將朵兒答哈
語及之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
脫有不慮蒙安所附脫脫之進諫可謂忠矣上深然之
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稱疾卧直廬中王商
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
王桑間入朝窺伺神器既而仁宗奉太母至自懷孟
忠烈謀知森黨謀僞賀千秋節而舉事亟白于仁宗
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武宗聞太母詢所宜立於陰
陽家遣王還獄事機時太母以武宗遲迴不至已命
忠烈往道宗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忠烈至野馬
川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疾驅與之
共載聞王致太母及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
暨忠烈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皇
帝正位宸極尊太母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



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 武宗嘗命王

同知樞密院問曾親事否王對曰今正服未御宗親未
見德音未下而竄從之臣擡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
不上累聖德是以未敢極事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
兒哈忽侍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陛
下新即位大儀未立而輕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
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曾於先朝
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
臣數宣王度以爲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
果播旨上次曰德爾木噶爾忽而朝人憚賊賊乃不

／僖也即以所進之言授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
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聽
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
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
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爲
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
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
法刑獄十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匯
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上乃爲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
所屬繳納僉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職罰



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
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言其主爲不軌王辨其
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諸民於齊王八不少部
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
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聞得實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
南邊將晚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
往給其資襄王言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諱不行遂
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往給之糶以激
變尋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眷之誦爲欲使均逸于外
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軍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

成謂杭城故有便河連於江漕運廢已久若疏鑿以通
舟楫物價必不儉估或難之王曰吾豈辭之日密旨許
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
王曰徵天莫能動民民衆其利則災涉自甌土功何尤
不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劄召赴闕杭民數
萬號慟遮道不得前既手賴仁宗察其無它厚賜而
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西行中書省左丞相英
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
夫復職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
乃解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三日薨享年



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爵爲馮
國公兼官爲集賢使仁貞使中書留守司達德花赤閣
寧路達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河天臺中衛廣武衛親
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建功臣太師中書左
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諡忠獻配也先氏封馮
國夫人 武宗又妻以喪兀氏月魯忽爾 仁獻章聖
皇后之同乳也封顯國太夫人冀寧文忠王以大臣子
事 明宗于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風質公輔之望
歷事累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爲工刑兩部侍郎權監察
御史悉被書賜除禮部尚書遂參議中書省事擢西臺

御史未嘗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遂同
知樞密院事上既總覊權綱用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王
爲右丞以便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參議府爭之不
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方爲上言前代科舉得人之盛
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家奴齎鈔
一千萬緡衣裘各二萬疋往周給之王被命卽行雖
數椽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上爲御宣文閣
尚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祀南郊王言歷事慶
成宜均惠于下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
秣歲餼賑以鈔無從羅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



由是獨先具而民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
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奪番
舶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夷得以窺中國事遂
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汲入其人於
有司以爲奴王以爲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
可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
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
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果有
其人正可合賭中國之盛歸告國人使知籌策勿視稱
款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不爲苛婢以立聲威律書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
滅者有幾籍其妻孥祖誥誥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
法上從之遂著爲令飢民集於墜下奏出贖罰鈔糶米
萬石即近郊寺觀爲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族餘
復爲平章政事進位次於端揆大駕時巡留錄大都舊
法細民糶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
之紅貼米賦簿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
之散需米豪民貪失得買其券貼以爲利王請別發米
二千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
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



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修法度奏立內外通鑄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陞辭上親臨遣貢以成効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朝廷惠僧徒雜厚贖事兼并抑使與齊民均受後于官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政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符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一再詣闕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勤王天性忠貞學術上剛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子奪各適宣上帝問可先王對曰真先於法祖宗上因稱王之誠

矣不同時之歎王爾奏曰世祖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爲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聖念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利之辨相奎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挾名醫押至疾已不可爲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年四十六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上命有司護其葬仍給賻銀二十五萬緡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爲甘寶赤右手萬戶左阿速親軍宣忠幹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



留學司武衛大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
德副衛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借勳者如故追封冀寧
王蓋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
位不可又處上曰鐵木兒達識有衆人之才後難為繼
朕當徐思之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上顧爾知樞密院
阿吉刺曰鐵木兒達識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
復得哉因悅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配
邢國夫人生四子曰李烈合兒曰和者吉禮推忠宣力
保德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榮王諡忠武曰不別逢校不肅行省右丞相曰幹禿不繼
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
烈子男二長海亦兒帽寧府達魯花赤次伯嘉訥前拜
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爲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累遷中
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失適上都兵馬都指揮使亦
思馬因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顯都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冀
寧文忠王次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世貼
睦適嘗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
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爲大
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次哈答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烈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大都副留守次汪家閩同僉資正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闊博次帖木倫適禮部侍郎不花次亦老適集賢天學士兼內史暨國公怯烈該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赤早思冊孫兒只次乞剌沈挫適諸王孫千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龜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忠獻九子惟文忠及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烈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拔都兒襲領昔寶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二間次完

者拔斤適衛王子吉剌失八次撻斤玉樞虎兒吐華之

男一紐鄰女 達世貼睦適之男一瓦咱刺失理女一

揭童脫烈之男二長壽安次其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

萬次某女 汪家閩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 女

拔都兒之男二長香答仁虞和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千順寧宜平宮家庄之別墅賜額景賢後即其中爲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于先聖先師則備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兄之子孫惟崇忠武王之子燕不憐燕八思撻別不花伯撒里爲最顯燕不憐卒官遼



陽行省平章政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湖亮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諡忠襄
燕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
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官登得
而殫紀也臣潛歛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漠 世祖
帝統壹方夏溥天率土共惟帝臣傑出其間而膺國家
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
如綫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諒撫于後人者天實佑
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
容今獨取其關於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
顯言之乃若今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
蘊紹休前人珪傳組翼方興木艾愿書不一書是在後
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唐寸之微縣縣瓜瓞天寶培之倚康里氏家
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
奕葉四相六王和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
偉被挈執銳出從撫軍佩玉瓊裾入侍嚴宸項虎伯仲
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陽九之危國有危疑民
心靡止孰爲龜著桓桓忠烈乃心帝室明炳幾先不俟
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大慈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清德音布漢九廟尊安三宮悅豫天子有命忠獻是膺
乃位該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寧有一夫不
被其澤帝降南服爰資保帟克勤小物靡有遜遺秉其
忠貞夷險一節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異于文
忠世濟其美來時奮情納言金匱藏經遠履克舜其君
貴王賤竊咨詢故老延登逸民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
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垂紳正笏泰山
門維天胡弗慈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顯冊史臣奉
詔表此幽夢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

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於是王
之薨五十年矣皇上繼承鴻業追念舊勳不以存亡久
近爲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
旣推述聖意彰諸贊書三月丁酉朔上復用中書奏勅
臣潛考次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述謹即王之孫今
上都留守古納剌訪求王世系官闕行事之實序而銘
之王元名帖木兒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解兒



系出兀里養哈喇氏其先折里麻生合赤溫合赤溫生哈班於王爲魯大夫有二人口忽魯渾曰速不辭俱以驍勇善射稱怒魯渾則王之大父也以哈必赤百戶事太祖皇帝哈班嘗從太祖欲班木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爲忽魯渾反鋒所刺人馬俱踏又嘗從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衆夜自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班而卒父曰哈班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毋曰某王生於湖漢資稟雄毅沈重有謀諳書能知大意弱敵入待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議深被眷知速不辭之孫是爲丞相河南武定王阿木受詔伐宋王於武定爲從弟武定察其材智絕人可爲已取言於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下襄陽至元十一年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爲搆虛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沂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武定俾王乘高檣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萬軍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遂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於從事赴功十二年有旨行中書省駐蹕遼行樞密院駐鎮江別勅武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楊子橋出奇兵斷真州運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派王從武定領佐徒善戰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箭灼其蓬橋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戰王無不在行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朝廷第功行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詔勇大將軍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

遷上將軍奏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

便殿出奏稿于懷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令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爲偉器論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上詰宰臣曰朕初意以爲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武王安童自北邊歸裹以爲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位宜拜用之其言適契於上意問居其上者爲誰對曰魯政郭



佑參議亮魯花拜降即日命爲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
事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
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三十四年尚書省之拜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甫視政而宗王乃頽叛扈從統征給餉運
籌備殫其勑既平乃頽其臣從屬車奉朝而歸其復與
諸將留兵討其餘寔金家奴塔不謝悉滅定之乃還上
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因奏臣前出軍至亦乞
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道者上命厚賞之二十七年武
平地大霍姦人乘災異相煽播藩王爲基言所動者三
人民大惶惑上慮乃頽之黨因而爲變遣王引兵五百

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
田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
而至以賑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爲盜者
無少貸收三藩王而鞠之始皆強強不伏既得其情徐
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上甚踴之遼陽行省
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頗迴遠王因奏請徙由高
州以此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人戶物力之乏絕
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爲
便方是時衆哥在相位已又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
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每及編民王旣遷居政府乃列



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垂哥及同惡
皆誅死王以是益爲上所親信某年拜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仍舊陪祭禱大夫 成宗皇帝以王先
朝舊弼委任愈專江浙有治錢唐實宋之故都所統列
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爲
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重素著滌事
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求權資無
或敢撓其政豪強彙編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
九日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某月某日還葬
于大都宛平縣即山之原王性剛直和善於自持雖正
考吳能偶其間隙由是始卒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
所託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忽賂追封安慶王夫人子
男三人曰忽刺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探
速御史中丞曰木八剌沙南陽府達魯花赤文一人曰
卯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朵剌孫男九人脫因納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刺
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權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御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府達魯花赤某某某臣潛竊觀自昔君臣際會之盛
或策勳於行陣之間或許謨于廟朝之上未始不各效



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是宜沒而不亡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弦歌尤在邦家豈徒貴其丘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聖神御天謨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屹屹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拔覆勇往訖成借功光膺上賞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紫纓取彼叛王旄頭豹尾凱旋京闕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聲靈植國普鼓聖聽詞綱紊弛民不其命自發其私靡所覆載揚于大廷解張易張肅持以柄坐鎮西服抱鼓不鳴森嚴人足肅道其制素不續矣胡不懲遺卷其論凶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履之舊駘後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本清風念舊功褒美有詔申勅詞臣爲此碑號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剌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穆爾爲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
院使臣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雅普化同侍上於經筵
十年四月十九日上復用臣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
士臣溫第其神道之神別効治書侍御史臣期願蒙其
額以賜臣朶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溫第其按史臣危素
所進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剌爾氏六世
祖諱孔溫窟哇事 太祖皇帝從征秦野殺里期奈蠻
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 太祖馬德遂以已所
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

大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妣
夔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
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爲左萬戶從破金
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部詔授大帥國王都行省承制行
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魯晉秦之地悉平贈
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大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魯國王謚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
諱李魯開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
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
運功臣大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



定妣奔只海道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連潭察嗣國王
從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鄂
州贈宣忠同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魯國王妣忠烈妣某氏禿末忽都追封魯國
王夫人祖諱乃熱性謙和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皇
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
忽林池長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
涕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
嗣爲國王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常誨羣從子姪曰
背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曾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
乃獲大功宜延後裔恩至隆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
人之令名其戒戒之哉初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
事教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習上每以爲可
大用因稱之曰薛禪薛禪者華言大賢也竟未及用而
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諱軍追封魯郡公妣兀魯氏鐵台追封魯郡夫人
考諱碩德世祖皇帝踐祚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
語大悅顧謂近臣曰碩德邁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
朝儀宗藩戚里爭訟弗決者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上
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族中可繼卿者爲誰對



曰性行淳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上深然之會始建通
政院即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之遠近以立
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不聽
納因言查陽女真之東幹拙吉烈滅三族之人數入寇
內地宜遣親臣敘釋以通之上雖其人僉言碩德元勳
世曾懋懋深長可使也上恐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
臣嘗國家肇造之功不避鋒刃滿死一生以身殉國陛
下不以臣年少無覺俾效驅策臣請行上喜賜御宴對
衣以遺之女真酋土有水達旦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
以衣糧有司發格不下屢訴于今日令道所侵壓以
紓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府道險阻崖石俱
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大駕祀行冰上地無未
黍以魚代食乃爲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以爲
便幹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綏
乖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害使諭
之曰朝廷爲汝等遠人不靈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來
切責有司而存恤汝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
爲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
島中者則遣招之弟戮其宗雖餘無所問宋之朝土有
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徒開元適與之



遇爲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爲文學侍從之臣還
朝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遠安不負朕所
委任美賜王笏頂連珠束帶且曰它日思所以處卿也
庭駕親征乃頗嚴屢捷斬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城
者有異謀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遠得無勞乎然非
卿孰可爲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佞幸以勳聞之高爲
國世臣邊陲軍事故當任責願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
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上尤喜賜宴
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問其賢勤勞
愈恭乃除番旨爲道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訓教
切鑒於至誠厥歎服曰真天使也既還中道爲疾有奇
施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
使當以碩德爲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之疾竟不起今
爾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諡封諡如故先是嘗
獲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蓋歷代所寶溥國
軍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甕吉刺氏脫脫真因御史中
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既而成宗皇帝入
繼大統以爲茲寶受命之符厚葬焉今追封魯郡夫人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公蚤孤太夫人教以讀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歎然而改
刻意於學後役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
旬月藥必親嘗成宗遣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割股
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語私室割肉七磅以和藥疾愈
公手漉凝粹而嘗數宏達嘗其燕客家僮溢玉杯誤墮地
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歎服逮事仁
宗皇帝春邁元渾權居通政俾世父官上嘗問問文王
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爲之
俯聽賜以卮酒燧鎗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
世所分食邑平其僮後而極其貧乏在官恒以律身報

國爲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
至元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薨於延祐四年閏月某日享
年三十有二計開上當宁而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
也命賻以鈔萬五千貫仍降聖書存護其家公先塋在
典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葬遂以其年三月某日
奉輅梓檀州仁豐鄉湖水西吳姑會訛阿兒刺氏伯篤
都彌普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朶術
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旣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
御授工部郎中遷天府火監提監察御史入奎章閣歷
供奉承制侍書學士遂爲翰林學士遷太宗正府也可

札魯忽赤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
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入爲資正院使拜
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行御史
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
院使召遷中政院使今爲榮祿大夫資正院使提調宣
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
鷹旁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
長適遜都氏實理由 格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爲資善
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老溫與志武王同事
太祖號曰傑者也次適於爾氏勃羅帖穆爾朝故大夫

同命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恩帖穆爾篤堅帖
穆爾渾都普化臣潛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
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弼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
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惟朴刺爾氏有大功於帝室
世享王封大恭始敷行禮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辨章
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
餘慶所鍾在於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上
知致位一品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同極幽光
潛德闡然日章之辭必發理之常也臣潛鄙陋荒落不
能敷揚聖意褒大遺烈承諾書辭無任戰栗銘曰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天啓興運爲生元臣勲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齊公遠
有系序四世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
其爵世其忠貞傳子及孫乃躋臨仕守夫一官再世不
徒公火旒學以至孝稱淵乎雅度喜愠不形材譎則冬
不識輒効人方僕公謀謀廟廟不使于遠以考終委
祉後賢夫尤其宗室所加旌以表職刻容爲章告于
玄宅有聞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獲茲故封申錫頌
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爲永久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种遵碑

于位享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並其明年
制贈推誠定力守正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追封定國公諡忠亮又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
奉敕撰次公行業以爲神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爲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上御輿聖殿西便殿翰林
學士承旨臣岳柱爲奏請命臣濟寧元用爲之銘以賜
其家俾刻焉謹按公諱谷失寧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
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
郡公祖阿里贈寶德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
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定國公曾祖妣



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祁夫人妣阿兀思吉氏
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爲其國之近臣素備懷有
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
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司農公前
率乃以司徒公爲質于時年尚幼上命有于春坊柏長
事 太宗皇帝爲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嬖之職最爲
親密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遇從西征有功妻以河
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
皆與在行每以疾文公少襲父職爲寶兒赤 世祖甚
愛重之 世宗上左右極論河合馬的其者之政悉國廢

世宗怒而斥之曰無稽甚事公徐對曰大馬知報其主
世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
合馬死尚書省罷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
百緡且諭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頗有
功妻以名族女脫朕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
物杭海之後督餉餽於雲中贊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
石師還以專擅待罪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
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公因奏草青畜肥之日尚
賒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之食上
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有言得盡言遂



指陳其非便言尤劄切髣髴若伏誅而其言皆驗詔賜
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遇之厚有
如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坂
王海都稱兵內向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
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徇往恐生它虞宜徐行俟衆
大集而後進乃可爲萬全之策上遵其言後數日戰大
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權
司農丞進職爲卿與其子買奴侍上疾於卧內連數月
臥不鮮帶疾少間賜以鈇二萬五千緡 成宗崩天公
九逝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衣極 仁宗在儲君

以公先朝舊人奏爲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農卿賜以
金帶犀帶七寶蓋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畝 仁
宗踐阼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誣陷於私罪
公獨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爲其院
使累階榮祿大夫嘗侍坐侑食間以典故從容奏對委
曲詳盡深稱上旨賜三帶海東白鶴且命國工爲之繪
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爲
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預其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
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忠君報國尊祖睦
族爲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愛人

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搆怨得一言莫不爲之釋然咸稱
其長者元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爲生三子
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卽世祖所
賜脫脫倫氏尤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封定國夫
人子男三人長賈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
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
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
老蒼而糊遺少監哈八失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
某其其曾孫男八人臣濟奉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記
所述公平生大體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予以昭示 聖
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父近爲聞百世之干何日而忘
之哉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家
家西域肇自高曾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帝臣荷天
之寵傳及子孫述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徭征伐入陪顧
問密勿告猷連任大憲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
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台輔身後之榮赫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

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董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董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于位年五十有二計開天子爲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董真之弟適宿衛禁中上弔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葬于真定縣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年冬十月十有二日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院事阿吉剌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爲奏請上既可其奏遂傳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濟爲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冊別幼禮部尚書臣泰不花

其額臣濟謹按公諱亦董真偉吾而人上世爲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癭剖其癭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爲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爲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爲的斤必里傑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爲吾魯阿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大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功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爲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爲遼陽花赤俾世襲其職曾



祖諱八帛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
皇帝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
皇帝爲金紫光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
中入爲通政使用新制樞榮祿大夫秦定間終於光祿
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羣兒狎長者偶
見其飲酒責之曰是兒少嗜飲它日可觀其成立乎公
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年逾二十爲 英宗皇帝御
位下必關赤帑定初爲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難荅
失里旣襲位其從父第克者篤懇于上曰我父兄也彼
父弟也烏得爲王阿難荅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
印 章至是有旨命公以阿難荅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
以告其人闕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
皇帝北狩聞關虎口調護聖躬親幸無爲比大駕還自
朔漠公與一三人臣奉皇帝璽綬遠逐于饒堅察罕上
大悅獎諭之曰卿祖父克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
萃于一門惟子一人汝嘉卽除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蒙
古教官之選垂滯已久俾暮僚閱其牘而一清之故事
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僞遺交錯悉拒弗受遣使請
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
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遷除通政院使奉詔巡



視驛傳公不憚險遠歷答八矢刺哈孫抵見火兒目連
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東勝州之
吳樂水與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爲諸人所侵目訟久弗
決公被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目耕其
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訴服願返所侵地公爲正其
經界而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
扶殘拯弊爲務遇災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
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爲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
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碑於樂陽驛以頌美焉
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監法之爲民病者
奏建白而更張之歲旱有禱輒應形於歌謠事聞有詔
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于帥堽之首未幾淮頰羣
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被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公獨任闕事使至
即行不宿命于家若豫備然宣靖王等遣怯薛丹十人
與諸郡兵來從至邳州境內過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
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
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級其黨皆剝殘而潰公亦
以矢盡回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
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

其責諱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後
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賊遂遯陽久
不兩民間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兩者吾身無憂矣公
視事之日果應禱而兩民饑則爲之設法以恤分薄關
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思公才智出
于天性操守得于家傳遇事立決嚴不失于苟寬不失
于縱所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以靜議者以爲得大
臣體遠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顏金貴疾起
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郡夫
人榮嘉貞顏克盡婦道見解于姪族公兄弟十人兄曰
季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提督討使曰老漢第曰老
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
總管府達魯花赤曰捏烈老賓善大夫官傳曰谷刺海
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顏帖木兒朝散大夫光
祿少卿字季實老漢谷刺海羅羅皆前卒夫人以公喪
至知院公率諸弟逆于通州而葬于京城南佛舍權墓
繼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
公曰茲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列父
遂運淚盡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諭于僚友以



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矣能光下貞炳耀泉壤公其庶幾
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群才雲合或在畿中惟公之先夙
倍禁近地官之責錙崇一品積慶所鍾篤生後賢再世
辨章相業是傳公方盛年委賂內相杜莘文苑爲時推
望出持使節風來振揚昭宣皇度肅政官常奉首修職
布德施令傳置所達國之大政總以尊使惠天才難夫
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宜保茲東土潞池弄兵公奮
厥武以寡敵衆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稷廓清簡在上
褒進立丞弼殺于大蕃民用寧壹益過其歸使業事極
奄其逝矣常寧欽敬公不有子公多允第承詔勅銘垂
示無止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忠丞董公神
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歿且葬二十
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
帝御輿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老奏請命翰林
侍講學士臣潛爲之銘資政院使臣榮爾直班書其文
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士
恭字肅卿姓董氏其定之墓城人昭光祿大夫大司徒



趙國宣懿公諱斯公會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竭運効節功臣太傅贈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祖考也資德大夫興瑞御倉糧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顧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薨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琦至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欽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

闈無間習學射否對曰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

於武況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勞非它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為尚奉御從成宗皇帝至三不剌時方保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命領其事及代祀懋濟復命稱旨益被優眷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八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九年特授奉議大夫興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為太監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



監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辟而後就職嘗軍安駕親王有
親鏡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構身堅守至廢寢食仁
宗入平內難公奉御寶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仁
宗大悅俾司舊職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以黃金帶
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為院即拜公中奉大夫同
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勅樹碑先塋賜以錢十萬緡解至
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毫不以它用
四年出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待御史處事務舉大綱
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為
五知院司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

金字圓牌馳驛敬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
上乎顯處其下上坐寢殿遣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勲其
之子故茲委任其母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
已乃拜命入謝上嘉獎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
苦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
任清獻公薨於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益異數
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
王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加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
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便服



不拜俄一日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衆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發無敢以爲言者公厲聲曰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使履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衆言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其焉叱左右去其有與明日詣蔡官墮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輩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未嘗禱于九龍池而雨遂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僦僦道至潮橋避留之公不爲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將田里杜門謝客與世相忘十五年如一日

遺像處今幸獲後開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于善誠九門先塋之次喪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 夫人前十年卒繼娶氏封某 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大中大夫東昌路總管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輝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經孫男二人韓懿女二人公質貌魁奇性度坦夷慎感係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

遺像處今幸獲後開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于善誠九門先塋之次喪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 夫人前十年卒繼娶氏封某 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大中大夫東昌路總管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輝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經孫男二人韓懿女二人公質貌魁奇性度坦夷慎感係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

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上春雖溼未老而休人
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為高也臣潛察以非才承
乏執筆諫太史氏頃歲被旨纂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
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承詔勅爲公碑考
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貞易所
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春倚爲國親臣勳德
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顧鄙陋衰朽莫能上副

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勳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闕參
有令聞從容入對弗亟于進陟降左右曰侍燕間命以

與珪嘗作世官固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菲察
伺人推求舊由監而卿温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甚
肅持風紀昭愛主知邊長御史重臣實偉人莫敢言公
顯斥之朝廷乃尊本身而退時止則止游頌使節公不
爲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
銘扁榜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進封董國公

溢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一月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治濟美功臣蔡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黃國公諡忠肅中書宰臣既奉制付外
施行夏四月丙子俊奏請并賜必神道之碑上可其奏
勅翰林直學士臣潛爲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
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頊書篆以賜之潛頌首受命
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判官德之其孤隨祥事未畢
代爲奉祭賢侍講學士蘇天爵亦述行狀授潛曰請以
備采擇臣潛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藜城公諱守簡字
子政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
曾祖志羽定州人父大興雲府儀司三司上柱國忠
封趙國公諡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興瑞卿會稽人
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正獻考諱士珙資政大夫御史中
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諡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
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
克遵祖父之訓奮直不踰軌刻步武必中尺度仁宗
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爲集賢待讀學士公雖曰臣幸以
家世之舊給事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况國
家筆置集賢密其德義以輔翼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



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今爲卿成之公兄方官于
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與瑞陸事以
代其兄官長有善譚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爲俚語以誚
之上曰黃僉院儒者勿嫂侮也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
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
之說以諫上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
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上問卿平居何
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師曰爲臣當盡忠爲
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愚未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嘗習之
非所好也上悅有召覽良馬 帝之賜公奉詔書同奉

蜀山川而還上問來何遲對曰道遠峽西見民多飢死
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
罪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眷暮遇爾溼丐外遷嘉
議大夫淮安路總管爲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
欺士豪或挾其黨與恣爲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
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候報首以祿廩備僚
屬及富家捐緘出粟土者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
步郡流移而至者則爲粥以食之鷹峯之所聚易上疫
癘則處以閑曠高爽之地死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教
荒之政下令募民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



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爲天子牧民寧忍坐視
其飢而得飽乎邦溝水涸運道弗通祭官祭倣工踈浚
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爲便既而水旱相仍
有禱輒應民以免於捐齋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鄙人挽
留不得行單騎由它道而去汴梁爲大河以南一都會
事至叢劇公操約馭詳廷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
者有弟利其家貨迫窶效破家出其報歸葬于鄉嫂弗
欲而莫能止也則厝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
于獄鄰有豪家覩以賤價得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
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曰弟之妻太傲卒皆
論死究丘有惡少爲宗族閭里害其同黨衆衆怒緩之
而誘其妻以避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
公聞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
其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爲
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典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
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徭人竊發不時官
運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
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
悉平遷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贊爲公格其
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濫竽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



告歸居無何召爲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銜不赴特
遣中使賜以上樽喚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
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知之才爲之無難也蓋
輟之下臺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
大振聞者無不震然期月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
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
劉建龍翔集邊等雜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
致平章政事張瑄公則瑄亦淫爲被旨霞以歸于張六
有司猶操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賜之召還拜御
史中丞用人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爲直以察爲明不動
聲色而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
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
曠祖父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况中書出治之本丞
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
委定卿其勉思報効可也公既視事以歲旬之民阻飢
白于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慮四方
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
執惟公爲漢人盡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爲之枯槁



新進士當校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朝廷
下詔求賢將以爲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
人將以獻策不如獻粟爲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
衆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
曰民貧故爲盜不求所以使之不爲盜而濫刑以逞置
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誅而連坐者
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行文
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赦
前宜可使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
餘人公據不問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登金宋三史

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
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正六
年夏四月大駕時巡上京公寔從至懋殿上解御服以
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與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
五臨終告其子瑄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帝獻公
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爲之言訖而逝計閣
上爲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護視其歸
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薊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稟
流輟發行率篤生將相家而未始泰於貴驕清獻公家
法素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



意已瞭然心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勲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無能爲也汝等當思秉慎不欺以報國家或以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留貨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侈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慈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洽鄉士庶咸有禮度故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閨名士中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關雎累封

國夫人子男二人長猷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卽短好學而有 當用務補官未命女二長適秘書監丞鄭郊次適樂陽司丞張某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未爲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未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旆來歸與金人戰死雖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凡忠穆公文用俱以勳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



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董綱堂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卽而卿逾二十
年于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宅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爲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
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
節增尤前烈形于贊書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
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潛於藜末學固不敢竊自
附於大雅之詩人故承詔言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愧

之失錄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大造方新聖
作物觀彙傑之興克歸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皇靈
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勳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
武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綱扶鼎運保其盈成公湛盞恭
委蛇進退履降左右踐殿中外蒐符龍蹕未究所施乃
預撰完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昭
異數一繼之亡哀動帝宸附解曰嘻茲予世臣錫之密
章下育玄宅中以頌辭樹此貞石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常宁惘焉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既傳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習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頓書蒙以賜焉臣潛蒙恩起自休退懼志應之洞悉無能發揚聖天子敬故賢之意承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于康太史氏不敢控筆謹按則前朝所立名賢之碑

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名賢之碑公諱傒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馬氏者以曾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使劉陽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中袁州刺史者曰鎮鎮始家于袁與唐時江者曰瑱唐豫章者曰稭同祖同柁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牒莫得而詳公於稭為世孫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常生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謚寧遠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罷舉
臣瞻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爲建書院因
所賜號以爲額祖姓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
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爲學
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于自爲師文刻苦書讀窮
晝夜不少懈通濶既久經史百代無不貫通嘗爲文辭
咸中短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
稍出游相漢間相南帥趙文惠公湛素號知人一見輒
驚異曰它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
後持朝北使者節經公奇其大吏以從妹仁宗踐祚

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
甚謹人不知爲賄賂之親也盛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
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梅
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淳浦城楊載繼
至以文墨議論與相頡頏而公名最爲暴著愛知中書李
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
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府過尤至相爲推挽不遺餘力
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李公以政
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
筆它人真歷史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仍兼編修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若舊職五年
賜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名俄丁內舉公十年閏三
應奉翰林於翰林朝廷之事察閣之儀靡不聞習王公
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
曆二年 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于奉章閣而赦
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
擢公授經耶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
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爲買馬公微聞之輒自
置一馬尋復露之示不欲以已爲人累而已其後去公
座下而入侍雜置者皆爲國之重臣公未嘗假以爲

營接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皆
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能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
揭曼碩朗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曼臣曰此
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曹
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家
而以其人總之散往它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
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戶者所存無什一
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
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窮其征人賴以甦至
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頓謂近

Color Control Patches



臣曰此非專律乎趙授文監本恭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絕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對論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執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本學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爲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於吏其法以事付本院爲官人以爲便五年奉旨勅書同北徵書清南草後定

公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今集賢促公奏回以疾固辭六年上親擢公奎章閣俱奉學士開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肇開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 如 遷至中順大夫其爲侍講階常與品對而新格超躐不越二等獨公不爲列 四等轉九階爲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 曰知多宰執大臣徵辭與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所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



遣使及於潮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稱論旨還
撰 宗皇帝神御殿碑文咸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
兩 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
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將修斯有一得之獻諸
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憚何益之
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爲先養之於位
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國審庶務之後則無乏才廢事
之患矣亡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
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
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夜事
而下登公等六人爲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爲都總裁承
相問修史以何爲本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
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公既領史事每
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難
難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
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財之賢否一切肆以是
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舉之辯求歸於至當而
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
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及入西出憲不敢休會盛夏



兩濠樓被新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
御大夫士則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
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使所以公
故爲政無日使者以聞上爲之嗟悼以積幣一萬緡賜
其家仍給騾券具官制送其 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
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曰有禄入那食請踰於前
親歡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彼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六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子弟有過不加責叔
爲罪亦寬容之入間之曰長上遇下稍見苛急後生
君暴戾不得以身教也公立朝謹居散地而恒憂

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爲廷試讀卷官者二
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自用會試
終場鄉試次勝舉人爲教習廟堂以資於公以贊成之
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善及引後進而不能喻洵流俗
御縣有一廡吏稱之宜過其實聞吏之合墨病民亦不
曲爲之掩覆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
軋而不悔間寫其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忤甚公曰言
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爲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
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
乎性情之正律詩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
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為重仙翁釋子亦不紀域
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集字者皆贊而傳之其文者
衆寢食為廢殊不以爲厭然亦不苟作有其民
奉金爲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不發其人
粟以贖敗客有爲人謁文而私其金者定必發其事公
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
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
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祿
章即公益文安有勳爵而無官慣有司失之也元祀李
氏繼即程氏太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嚴烈之
女並追封祿章即夫人于男二長汝李氏出國學上舍
生今用公祿官稱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友一人適
楊湘蓋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
乎重感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薄
久而益著非執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
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藉爲備
宗文師稱博春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
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 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蕙及後昆在 仁廟



時御獻俱俱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王長
款筆以從其行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
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今
旨恨峻踏適列朝其遠引萬夫莫過天子有命式遣公
歸重煩以事解職訓辭明明天子不自神聖廣夏細
覆公言是鳴稱右國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燕
贊潛圖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
錯優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天象功訖于絕筆克成
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職究於公始卒無凝而以豐
終取收葬贊天子之德河臣奉記于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蘇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懿文肅
鄧公神道碑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朶宜班同知
經筵事臣瑩僊護都臣潛等進講于明仁殿臣朶朶宜
班臣瑩僊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
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上既
可其奏命臣潛爲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蒙
其類臣瑩僊護都請就令臣朶朶宜班書丹上復如其
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鄒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誦
妣楊氏祖昭但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
尉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陽郡夫人考濬累贈中奉
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
公妣孫氏將氏妻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寶中又次
綿之彰明杭爲末行都南陽即公避蜀兵來依焉故字
爲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
十五以流寓取書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
學行益修益益茂開門授徒戶屢常滿中外士大夫多
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樂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玉
參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
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
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
家交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
升脩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崩預纂脩
實錄妣文公媵王文肅公措並爲承旨持見不同閱公
所具彙互有指擿公不與辯第令積藏以俟後數日二
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爲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書士習爲之不變召隆國



子司業建白脩明學政而樂因循極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李朱氏貢舉私議處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揚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侍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李華舉之權承德郎命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刺刃左臂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即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兒坐繫三歲公聞其獄曰白帽青衣姑勿問

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檢之真殺人者張輝摩也建德賊汝惟被盜已納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譚殺夫狀人以爲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瘐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命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



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
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視衆茶事者
適以贖敗乃爲設法而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
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
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爲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
之寔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爲定訟遂息
小吏有結爲兄弟持官符短長者發五虎杖而流之人
莫不稱快有劫盜其舅家財者以賊滿羅至死公曰賊
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
智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定論獄州民爲之稱帝於
傳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正之
使爲烘焙獄具嘗死公曰造僞當死者其等者有七烘焙
當何坐宜北行使加等杖罪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
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
宅而欲構害之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寃釋蘭
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爲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
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
臺撤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秦不佞
以爲舉首既上春官吳爲廷對第一士論翁服拜集賢
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瘠應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死
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囚應決即決寃即釋之河北流
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緡盜而有司奉行不至軍會
計海運糧支發之羨餘隨處軍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
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鐵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
論隨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倭西集賢直學士被
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上親學多士于廷仍留充讀卷
官有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
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建公
三從吉牌灰就寢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

許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

拜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五月二十

三日薨于杭州秘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

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
莊康易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

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

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廢為承後

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 羊卒女二人適石洞

書院山長史公壘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某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承慈翁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偕相宋理
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披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
家視華靡蒙縵事漠如也公手交絕悍氣強然明內慮
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禮相加未嘗
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者已常以待人常
厚諸生有病而以藥中金託於公者曰為一死願以
吾親其死也或竊以去公實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史
南入貢以黃金丹砂羨餘為私說之禮公却之其人曰
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素公我受之則汚也所至傲堂
以居四壁蕭然說乃增奉言曰乞一厚料以充其用

公承慈翁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為文精
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
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儀
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
若干卷素履齋善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
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
聘宰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
十人皆官而公不預第陞禮部教授一州後乃以
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
惟御史中丞王公士庶與焉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庠而擢逸科躋職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
公較藝鄉闈臣潛誤舉其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潛遂忝
預執筆茲又獲載華誥太史氏欽承明詔勅文公碑不
敢以菲陋荒踈伏闕控詳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實鍾後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友盛年歷
桓山澤翔而後集齊徐邴丞負其所歸時而出之學為
儒宗政為吏師其學斯何甚英文苑鋪張皇獻賦成帝
典弘敷教道煥範國人談經履屐拜俾吾君其政斯何
肅將使指扶若退惡以樹風能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輅
車所屆微無究民聖門四仞公兼其一舉以從政匪有
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詛公不為起瘞化而歸門生奉
詔為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
陽郡公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峰鄉
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閔皆力本尚義金季之亂
晦迹弗羅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王由元帥府都
提控歷專縣提領許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
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誌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
輅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姓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



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大原
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燦銘其墓累贈中
奉大夫諡軍追封平陽郡公妣庶氏邢氏並平陽郡夫
人公庶夫人出也幼穎異非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
磨礪浸礪日長月益以精方勁正為衆所嚴僅莫不以
遠大期之弱冠辟通政掾調同知糧州事嘗國者急於
賦歛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
意惟務布德澤以避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世祖
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聽
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獨除地稅以厚民

禁以修荒政蘇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
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
非其人因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
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
司農寺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進官者皆可罷
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啓邊釁文陞虛勞
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責梁子
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負重教官之選以
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脩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



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爲進身之計它
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
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
世祖賓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
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
大業萬一或孽姦觀變生不測實可寒心臣聞軍機
漠 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實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
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
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臣等謹題之 成宗皇帝
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奉養因言陛下

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空
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
亟相之爲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
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貳敦睦
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故
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
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
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
才品人皆悅服奉詔使甘肅給軍需視買轉輸規措有
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閔



所部獄囚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爲
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
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
不得與聞徽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誡之公即
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申嚴諭令本兵者願
其攸助爲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爲左司郎中風交
匪懈弥論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
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爲之辨有沮
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遷授陝西漢中

道肅政廉訪使關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
柔之以恩而憚之以威土俗爲之丕變入爲刑部尚書
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
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
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
廉訪使無何復入爲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
事 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
極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
赴闕遂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力籌而歸每謂人生未老得閑乃爲貴吾年周



六甲歷事四朝恒以無能補報爲懼安政昧止足之戒
季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千里第之正寢
享年六十有一卜以△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
累階資善大夫諱聞上嗟悼不已詔特贈資政大夫中
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臣爲贊
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
中大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葉宗文
次適姜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
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鄰次適教武校尉

權茶提舉王奇孫男二人徽倍公遺書有表繪五卷

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爲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
成正學遭逢聖代爲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於
憂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某
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倣以墓隧之碑
未建介翰林脩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游公之
門而觀其光儀聆其聲歆讀公之書而尚論其世君臣
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

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杜伊
公之貽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真臺端用副倚毗作帝



耳目爲國者齋宮軍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
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緩從班獻納論思乃隨有
乃陪宰司許謨遠散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初
然遠引莫可動轅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文赤烏
袞衣遺表上聞當宁齋各一鳳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
褒耿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墓碑

格菴先生趙公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展盡於一時
而淑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爲吾先生
而已蓋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辭與古散
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爲纂疏今
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
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迷也按趙氏之先蘄人齊國公迥
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爲韓忠獻王族大以行派分而三
居亳者曰光祿卿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祿三世至公
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診贈太
子太傅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
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蘄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
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



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千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教書郎奉差通判婺州以內憂去咸淳改元入爲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疎聽諭公曰御老儒議論似當窮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爲殿中侍郎史皆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

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樞經傳及累朝故事爲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竭乏而人主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閭官九式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令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爲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愆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公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



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過為瑟縮專求瑣細以備
對揚當申儆之以格習諛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
陳宗禮陳宜中遠居言職劾龔日升昏鄙不宜為寮官
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
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
為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瓚上遺
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為軍之情蒙莪
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
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暮年為期
時雖不能悉如公言情父之通成禮謝堂以從官導者

江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

此不已獨有不可勝言者歷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就
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之弟屋以
節欲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於闕間細民以物
求售輒攘取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不報公
抗疏不已卒罷星朝請仍徙其居賈似道以太傅平章
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
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靈公奏
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官之建議
錢民慮以廣衢路雖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



書生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遂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如故公自踏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爲意馬丞相廷嘯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嘆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爲張悌矣比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徐資致假大學士安奉詔安府洞霄宮仍書御名出尚

方以簡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懸二

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爲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爭以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旣歸知時事不可爲憂慮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憩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將止緡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胡氏贈魏郡夫人于男三人



長曰鞏次曰瑾曰華惟華以承奉卽直秘閣終鞏仕皇
朝歷南劍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
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懋康
瑾承事卽南劍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婚曰東平呂汲孫
男八人長曰桂承德卽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楸曰楸
曰楸曰楸曰楸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河
南屯田萬戶陳燮次適葉可大應天主陳璋胡衡陳允
德杜龍劬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
孤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級中外餘二
十年家無留貲爲初少師事考亭門人講元生海

所留集公既脫去場屋遲次里居因以得於家
者邇來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
考訂至易贊乃已公處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
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傳敬又如此公奏草可見者二十
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
宗繫年銀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
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於國史
而公之歿也兩宮北上九泱可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
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潛俾譔次以備
闕軼潛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



吾又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致以不敏辭惟公夙
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下方嚮用而輒自引去
晚執事樞國步已棘范希文脩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
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
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與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
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開衆
正所聚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漬則
不告斂箴著龜善非爲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罔間外
內有命來視曾夜以頂奠奠正躬終始弗懈此其
不爲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憂載瞻四方曰
其殆而繫于包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
爲樂大厦之蹇執持孰扶當宁曰噫其遂相予天胡嗇
之弗俾卒相迺以晉陽爲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業其身
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歸終有禮銘在奉常傳
在太史石財不違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誥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
忠也觀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
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開被旨追贈二代信乎
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棗州無諫縣之幸禮封
歿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之高以名爲氏譜牒隱
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
湖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州孔只官諱寧今贈中
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輪都尉進封渤海郡伯祖
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公曾祖考曰累
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軍都尉進封渤海郡侯妣
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縣君而下三世祖考
譜而志爲千位歿施未志

之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爲吏會天兵南伐
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
征安南討甯江群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獲
以入覲旣而丞相改蒞江浙行中書省奏以爲檢校官
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權鬻楚之利自汙簿
問其事者以公厲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
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爲左右司員外郎除江
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
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績用尤著建議公以贖賑滋久
將贖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後均田里



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
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特別郡方
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名匠備壺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
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毫民無半
餉之勞而祠事以儲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捧省
檄行旁近郡以丹陽全壘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
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
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
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云門
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輿道賜之命而公之墓

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求
愷明發獲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
紀世德乃俾來徵文爲銘潛聞古之爲銘者必斟酌先
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叙次高氏
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聲莫守其世不有厚德孰
復乎始蟬聯三葉躋于廕仕胡卒不耀不瘳以轟諸厥
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績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
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固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天書
下貫玄宅餘其幽若昭融煥赫辛禮之原歸焉豐碑珠



而銘諸以代鼎登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未觀無極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者令得請于湖道贈其頤考府君承事涇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陶氏皆宜人暇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進封嘉興縣男陳直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祗奉命書齋楹以告

慶衍滋貴及生存國之寵靈非辱焉不肖所克負荷可紀世德以承天休書示後嗣永無極爰以四明黃向興趙公所為誌趨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為銘肅敢撮取其大者以爲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誌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寔父澤並宣事宋爲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汾海制畧使李公會伯辟署準備差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適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既失所怙悉推費



產以歸二兄詢其弟妹遠有家室惟是志也達之鄉鄰
飢有米粟寒有絁綿病有藥餌死有棺槨舟楫道路脩
除惟特輟田四百畝開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
之由是人知有經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
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懷疾也遣令捐種戶
迪租猶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皇慶三年五月癸酉
委順而終寔于所居西北之韓端里於是旅行既周矣
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
已卒漢傑其弟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千戶今
方以討頌厥於時馳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爲善
者矣然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壘易曰積善之家必
無慶吳氏其成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訓古制引數孝治疏封班秩咸錫爾類顯爾君匪
以子貴慈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而家
而鄉弗屯其施單夫屨人幼童弱稚室無凍餓俗有孝
弟爲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獲乃引勿替有命自天
下飾丘隱赫其龍光松栢衣被曷哉嗣人無敢失墜便
蒼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耒裔尚不一書冊酌
祭器



故民應公碑

公姓應氏諱普字德施錢唐人年六十有九以大德八年七月某甲子卒明年二月乙酉葬縣西後泰祿接霞嶺北之花塢其配胡氏年八十有一以天曆元年三月某甲子卒四月丁酉合葬為余國子司業韓公鏞時以使者行部為立石永漢碑式大書其首曰元故民應公之墓而未有刻辭公之子木以書來京師諭于潛曰松幽潛以起衰懦觀人臣者之事也吾子以文字為職章幸序而銘諸按應氏之先汴人政和進士確南渡時來錢唐處家為建公六世孫公少失所怙孫外氏冒為

子業非其志也尋棄去而讀孫三善能通其意遂將畧一篇慨然欲以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奮聞彭文子余毅夫之為人心竊慕之薄遊江淮間以策干制置使李公廷芝李公見其魁峻整談論娓娓而奇之俾以進武校尉居幕下當是時內則權臣擅事外則疆圉日蹙諸將多解體公知無所効其力乃辭歸亡何而德祐失國季公亦死矣至元間凡異時有仕籍者徃徃持故所受書身請京師乞換授公獨悔匪不肯自言我冠大裾道經城市中日以教弟子接賓客為事閭巷細人無以自業者時貸以錢而不責其息人多德之胡氏族女



性端謹不喜爲容飾以勤儉佐公理其內公旣歿撫其
幼孤至干成人有子男一人本也女四適周某錢某周
某邵某孫男四材偉俊華初揚君載木弱冠公識其爲
佳士俾本與其學揚君後以布衣登史館尋擢進士第
本猶落魄不偶故集賢大學士王公約嘗薦之而本旣
老矣才今方以鄉貢進士起君子之澤或者未艾乎銘
曰
古稱平世士無功名胡有其逢而不有成括囊以俟際
于文明傳子及孫復用一經有揚益門不爵而勞繫止
刻辭以爲其聲

墓碣

黃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鄞江上某家方妙年
論議聲震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
僅三歲而復求東巽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
名復禮姓董氏世爲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至
其父潤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以貧轍其學故衣敗絮
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
嘗從鄉先生曾月卿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
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擿隱而求極其根柢間

出以爲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
榮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未疾老母弱弟婦孺之未有
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
年少戚戚以勸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矜然以忘其
人以爲難郭胡氏父子素善秉彝爲治舍館俾子弟研
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勵激切夜參半隔牆燃
大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雖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
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曠爲之後父命也賴胡
氏爲買棺乃克以歛衆公爲棧秉他朋游及方外交又

其合錢爲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遷葬于某鄉
西廬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敬德以書來曰秉彝純且節
子知秉彝者宜爲銘胡氏既置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
里駒不出阜樞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
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哀其年之膏志
之未塞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
夫銘曰

生不爭前死不爭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
而予不得以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
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其年月日附葬于湖
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交管理野臺墓任爲丹
徒適以事如杭買石爲子以銘嗚呼子固不可無一言
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及吾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
六人從于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子爲之師
子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視子弟禮
者子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暮燈扶冊而坐極至四
鼓蚤作殊無倦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出入以爲文
皆精深雄辯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之足不啻意於

白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
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
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爲疑竟棄弗錄子中退
自有司距時四千里負笈南遷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
兩月暇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夫若
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
晦跡弗任又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
管所判官致仕蓋其先父占籍于涿由直公任江南遂
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
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爲子中



扁所居室曰廣齋予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歸
其家上之石爲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稼樹之同方或以弗熟異天之
忍予兮胡彼培而此覆于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終
其式教

蔣君墓碣

潛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嗣先生嘗失景定咸淳間統
弟子禮者恒以百數願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
先生沒十有六年而其爲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由未
山中叩其師友之淵源則統弟子禮於先生者也君不

以業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輩與蔣與居者焉會有詔
賜高年第郡徵其奉以從事某方踰君之門而君已死
蔣葬其子果以狀來錫銘某不得辭按狀君諱明龍字
藥卿姓蔣氏由漢交州刺史嗣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
丞列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
頴教授生國子助教壽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
曾祖諱嗣興祖諱允恭又諱某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徙
越之諸暨造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
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
爲紹興錄事次適趙源孫另三人初助教君無恙時有



其俗突入其室示以八字白傳然佛祖涅槃會人揖而與之語弗頷而去他自以其言驗之書卷如瞿曇氏其殘即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先窮而獨果曰吾先世之關於浮屠氏者固非所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微之殆與吾夢協吾其迹矣即索經筆寫書與親友訣器且正襟充生奄然而化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有生之不齊苟冥命自天脩不可強復芳經不可苟延天胡厚唐之蒙芳賦予之獨專死之日芳生之年一四四世芳弗後弗先吾因知命可受吾不可俾天者之難况乎執則其然于嗟乎君芳尚歸土公

墓表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暨字齊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賈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不用爲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舉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

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
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推官務都茶場王君若訥
既又從秘書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
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書丞君以來惟用學于業
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所著升學錄者相望其高第或
拔乙科最後推貨君之孫龍澤遠寓武洋甲戌進士第
一人國朝以材學顯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
以是為先生之盛至其編述之微蘊與之遠世固未必
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者互言總論十卷其
為說不啻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巨命曰性曰心曰中
曰誠曰仁微辭與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予童蓋歎
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
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項項者為其
盛耶吾見其為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有足哀乎夫所謂
同尊而共慕者其果出於此乎彼乎潛生也後幸獲執
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羣游並進於先生十卷
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聞乃撰其章錄以充有司之求
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不又可哀乎
夫使先生之道卒排邊而弗揚者誰與潛嘗懼為謹次
其師友源流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



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爲之辭

峻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摩事三朝爲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峻峯先生如隱者焉在 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詔御史中丞崔或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詔命儒臣刊定前史以監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

公之阡表已上而其與公曾孫廷堅廷選同生史館具

得公言行之詳乃憮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按道脩解刻

石爲阡表肅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鏗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榮士覽公所對數陳鯁直親擢爲進士第一賜名遠辰故公以君賜爲字用例補京官簽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爲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爲著作郎兼權尚左御常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發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暮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亦皆以言者罷廢。淳元年召爲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
脩官。嘗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
舍人三年出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
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
同脩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試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
服闋以侍左侍郎召拜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
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俱
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闕之官也。秘閣脩撰父之
職也。承事郎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必相請之來改郎官以言者

徽宗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爲虛
堂監諉之術及兩察官以情請之去國公亟扣閣上書
力言之且謂所責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
嗣未定不能贊之故國伴道無以備之貨臣聚斂土木
方新頤而而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獲蹠丐聞
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朝
集所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曾丞相似道制五兩淮海
州表師更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及童子皆能
言之而聞臣以敗焉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
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掩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無收回御筆以鮮萬世之謔而
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謔未暇恤隣敵笑我何以立
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撻撻
權綱政多從中出尋檢校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
大本猶操之秋豈無旁觀蚬蚘之撼直節之鑿籛難度
其心平勃之疏疏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出縣而無
貧天子有貧國家而無貧歸第兩司貧而此司之此奉
不貧百姓貧而歸貴之寔寔不貧至於扶小才以濟大
貧者近視者依憑焉嗚呼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樂焉嗚
呼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

須有後愛慕厥福者矣又曰京有尹樂有漕所以培護
根本愛養命脉邇年居是當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
受耳無名宜頭與偽契詰非時取索隱匿莫辨仇士良
謂天子不可令間暇若以財貨聲色震其心使無暇更
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遲遲汲汲求適吾
意者正士良之榮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廩赤立萬
一畿甸之內有一旦緊急何所趨避何所倚仗乎願斷
自今日止營繕者宜索而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
並錄需索之有例者悉闕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爲
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爲少輟公復因



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善於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侷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躋可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欲壁我所築者一沃血山彼所築者華表地為

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之其言切中常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淨光然後可以全潯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淨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抗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辟而坐於禁制不得動矣為吾之計常勉論淮閩盡力以爭淨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常擇荆之徑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此可拒光



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
民則對聖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
疏直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
驗重爲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並宋臣
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中營茹之事且抗疏援
膏肓二堅爲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堅之甚乎
漢唐之季建蓋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
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番竇武爭之
不勝并州之將操父而殲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
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亦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
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懼於外若外不足懼
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憂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
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
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並丞相規勸公不必遠引公
曰丞相且日照管越數月果爲大全所繫而去吳公潛
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庶金等言大全雖
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
引庶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辯上爲之欲容而隱
自此開先是鄂諸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
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厲似道鄂以下宜厲趙葵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爲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得獨不惡意謀臣測潛遠能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共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独是之則爲上者亦誰知矣大抵上易則下親上難則下畏下親上安下畏則上孤竈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馬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楊朗數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信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

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爲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諫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夫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開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吞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兇渠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公於它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



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賤難以救民饑乞蜀和羅以
甦民病有文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愚民千百成群理門
微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遠息此公之績用是於出使者
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遷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
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犖於
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爲歸在自爲學繼志至
應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
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務
之東陽有好事者則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致古

人陳人林光世寅綠宦豎而賜出身及爲浙東常平使
者首勸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變州之命由是而寢公
遂即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惟每事啓沃
以格君心度宗春暹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
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冠錫蹶
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諸生
稍稍來集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
名其齋時所在士風積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
効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
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

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鍾磬落着青大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次觀書至老不廢視繪華盛麗華茂如也侍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爲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慈西之安懿娶趙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入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杰長洲縣學教論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爲軍無爲縣主簿徐敘中次適武學生項維飛次適

元孫男四人女三人翁蒸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

大梁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人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爲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其部石峽書院既領於有祠而設師弟子負道擊病其癖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廢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綜論之聲不減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在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陸荅先生墓表

陸之相廬有隱君子曰陸荅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所先墓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某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贖舟相廬驛先生之孫祿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為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失公杰與潛之魯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潛為大父行潛年十六七即齎幣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

辨四座盡領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歷歷不倦然意欲引後進有如潛之無所肯假猶不以凡子見過每折行箚以相傾下與懷嚮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潛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勞所業嘗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李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徵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



生詳潔無不服其明允循俗好聞不相能則弄兵以相
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刃劍爲良民蜀
名御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
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
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
乃已秩滿辭御兩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
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樓靈窟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
稍復其故宇爲設馬之計程公傑夫以侍御史將使指
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認先生固辭弗能強也
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能

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其老於布衣桐君古隱
者處於東華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華之下西
望漢源子陵釣臺再方玄英白雲翠嶺數十里山峙川
流僕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
與鄉先生素公易觀公新之爲三友表魏云亡先生時
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
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父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
否既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健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
相對歎歎注下前郡守方公回說奉版圖上千職方復
以德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父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

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餐唐始恨識先生晚賦
詩媿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
神無少憤昵亦足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蛟有三仁
焉說者以爲人臣之義當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
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
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
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生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
能亦非人之所難辨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
攻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
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道發字帝
錫一字彦文盛峰其別號也先世由蓬之金華徙桐廬
遂爲唯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漕貢進士廉父承奉郎致
任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濟誼女二人適
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
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父未克
彙聚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相君山集
者人多傳之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實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
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徒抗者生子曰森又自抗世娶之浦江家於縣西烏磽
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緇晦弗仕而寓迹於
賢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
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
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故命氏追封浦
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閻門命公萊發泗州府君同
權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事兩文易兩武贊於公
文爲員故公自署其名爲贊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
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
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用

以逮到非歲遭憂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
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晚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
先生鳳梧吳先生思齊學謝先生翊三先生隱者以夙
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政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
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操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
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
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
交而與許陽方先生四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
句章戴先生表元降山牟先生應龍東萊胡先生之純
長孺兄弟文尤密往來容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
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
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傷部大舉學政教
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
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
於鄆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爲之公年
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舉舉爲江山
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
則漲爲壑海鳴嶼間公不鄙其人所至日與爲士者
敦原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舉考赴選集於京師

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宦官大人得公
又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
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推園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
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
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
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
爲之折衷建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甌
茅輕舟楫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它貢物鎮其舟至今以
爲使動嚴大臣請誥者數十家文移山積文格不行公
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八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偶爲部



使者所劾它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
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而白其非寡安
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
莫敢許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
上僕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最能蔽民不治將爲亂宜
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
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爲江
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
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衆莫有敢追議其葬者龍興郡
學父蔡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

振道士作廟壑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
二十畝悉奪而歸之它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
設主領一負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
綵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
交訐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漢先
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
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
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百餘人公被行者及憲府檄
讞其獄鉤植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
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人痛其齋曰靜儉室庶僅庇風雨德暘時或不給處之
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
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特制
承務郎襲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慷慨出見使者
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偉絲次對而獲陳堯舜
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命有詔復行貢舉法
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
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
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
並教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輻南還諸公引端

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

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合葬于縣 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甫次同次

自孫男三人拒穎楷程早天穎以父命用公廢入官未

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

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第

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
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其刑律歷數術方技異
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滂泮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
氣充事詳而詞嚴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



古硬奇逸而意味澗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
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於理學
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
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書二十卷公之
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歲以居官監時夙有同寮之雅
故旣爲之銘納壙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
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厚游於公此又
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潛之責也是用弗讓
書而授之併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遊

公至則以文藝試之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
其間翔翔後先于子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
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
日益淪謝跡車在門公不僕駕有懷欲陳竟舞吾君輪
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行公平矣憾士林畫傷失其
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堯金宋三史今師相
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旣進擬叙權遺逸之士四人以
兩院次對之職併案筆削仍奏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辨不拜
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子中命史臣纂脩 本朝
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
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遊不說使指有違不得已爲之
起行至武林驛幸筵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
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輩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
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其名字長其字幼聰慈英
訓受教於八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著書數萬卷金石
遺文千餘卷子長蓋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

四五律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談

但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

教所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

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俸數暇日當憶酒意

氣然視餘子茂知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

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成樂

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

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閭閻與才質之臧
藏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寬成敗不旋踵皆驗初來



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發之言吐理悉
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
先生二十三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
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雖駁不能休先
生大奇之問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而之其
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發誓以朋友
待之自是子長益斂其苦欲超於平常學日公粹其能
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
以扶異教道不喜作詞球侈靡諂諛戲謔放浪無實之
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

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趨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
爲三傳臨一義三十卷又謂陸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
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
之當否歲久漫滅寢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
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
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
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滬於發寤其榮請
子長爲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爲三國之正閔
國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
漢未嘗稱蜀陳壽敘帝親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仰此所以伸彼也書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爲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僅列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控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爲時諱也兼周書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責降覆國書不以爲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如湯

李威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劉志經筵檢討卷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審可資勸講朝廷爲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賦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采釋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敵帚編若干卷其言闕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據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辨與義又有未易以淺覈者大抵其文



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閩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盛塲奎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即祖父諒迪功即父觀光昇嚴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後家金華先半遊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臨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起蔭常任家食者

卒於元二十九年而卒子長生於元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

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

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燦李氏甥

之子也次曰燦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

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

子元屬於子長元歿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

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君且

求潛據其大者表于墓隄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

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適承乏北扉法當歲

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議以子長素微不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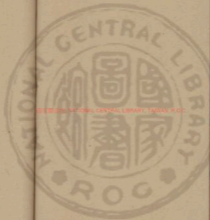


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爲士
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
以貽於後元酒以汲汲焉爲之國其不朽也後漢所稱
樊英初被詔命金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人無奇謀
深策談者以爲失重蓋不以其名量而故其毀譽甚于
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而於
先垂不自焚骨不自割以保其身以歸夫全於初九年
清風凜然今千年追者式焉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十

古書流通處





2025.01.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